

飘花令

卧龙生

第五十四回 圣主之谜

郭雪君愕然说道：“我说的不对吗？”

她存心想从张钧的口中，探出一些内情，故作愕然之状，做作甚佳。

张钧回顾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在下虽未得一睹大圣主的庐山真面目，但却对他的声音，听了甚多，适才的大圣主，和过去的大圣主、口音似有不同。”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诸般求证所得，三圣门的大圣主，似是已经换了一个人，这其间只怕还有更为复杂的内情。只听卜天庆道：“在下也觉着情形有异，难道，难道……？”连说了两个难道，却突然住口不言。

郭雪君道：“贵门中的组织，太过神秘，大圣主一直用黑纱遮掩本来面目，用心就在不让属下们认出他的形貌，不论何人，只要能尽得圣堂中的秘密，都可以成为三圣门中的首脑人物了，不过，还有一点，贱妾想不明白……”

一种强烈的好奇心，促使着卜天庆和张钧忍不住同时问道：“哪一点想不明白？”

郭雪君笑道：“贱妾去过三圣堂，看情形似是有三个人号称三圣，共同为三圣门的首脑，如若是有了什么变动，连带那二圣、三圣之间，都要有着变动才成。”

卜天庆道：“有道理。”

目光转到张钧的脸上接道：“张兄，在下居住于圣堂之外，对圣堂中，耳闻甚少，张兄为圣堂中的护法，常住于圣堂之中，想必对此事，有所了解。”

快剑张钧道：“兄弟从未听过圣堂中有何变动，如若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兄弟一定会听到消息。”

郭雪君低声道：“那时的大圣主，应该有好大年纪。”卜天庆道：“那时，我们常见大圣主，看他身材，和此刻大致相同，至于多大年纪，在下没有见过大圣主真正面目，无法论定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一个人的年龄，应该可以从言语中听得出来，卜堂主可否作一个估计？”

卜天庆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近二十年来，在下就很少见过大圣主了。”

郭雪君不再多问，回头向慕容云笙望去，只见慕容云笙呆呆的站在一侧，若有所思，似是根本未听到几人在谈些什么。郭雪君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块绢帕，拭去慕容云笙身上的血迹，神情间无限温柔。

卜天庆哈哈一笑，道，“张兄，你的伤势如何？”张钧道：“伤得不重。”

卜天庆道：“兄弟要他们备下酒菜，咱们一边敷药，一边饮酒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张钧道：“好啊！酒能疗伤，我看连药也不用敷了。”卜天庆吩咐属下送上酒菜，又命属下选几套洁净的衣服送来，三人更衣后，围坐小酌。

酒过三巡，郭雪君突然说道：“慕容兄心有所思，酒难解愁，不如让他休息一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郭姑娘说的是，小弟酒已足量，很想休息片刻。”卜天庆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在下为慕容世兄带路。”亲自把慕容云笙送入一座雅室之中，并嘱咐几个心腹属下严密戒备，以防变故。

原来，一切变化，都大大出人意料之外，卜天庆回想起来，仍是不敢相信。

慕容云笙盘坐木榻之上，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，恢复体能，准备迎接下一步更激烈的变势。

他虽然已得申子轩等验明自己身上的暗记，但他内心之中，对自己的身世，仍然有点怀疑，平常之日不去想它，也还罢了，一旦仔细的想去，却感到有甚多的破绽。

慕容云笙用最大的定力压制下脑际间汹涌的思潮，仍然耗去了极久的时间，才使自己平静下来，渐入了忘我之境。坐一周天，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醒来时见室中烛火辉煌，坐了不少的人。

卜天庆、快剑张钧还有连玉笙、云子虚、郭雪君同小珍等。慕容云笙揉揉眼睛，抬头看去，道：“诸位等候很久了？”连玉笙道：“我们也刚来不久。”

慕容云笙站起身子，道：“现在什么时间了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将近子夜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以去见家父了。”

连玉笙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。”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变化？可是那大圣主悔约了吗？”

连玉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圣主没有悔约，而且下令由我奉陪去见令尊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不是很好吗？”

连玉笙长长吁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慕容云笙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，心中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连老前辈，什么事，但请说出，晚辈年来历尽艰辛，早知世道多难，自信能够受得了任何打击。”

连玉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关于那杨姑娘的事……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她怎样了？”

连玉笙迟疑了半晌，道：“慕容世兄，你觉着个人的幸福重要呢，还是武林大局重要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想不明白老前辈言中之意。”连玉笙道：“老夫之意是，一面是绝代娇美的杨凤吟，一面是千百位武林同道的生死，你要选择哪一面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想不明白，那杨姑娘绝代姿容，和武林大局何干？”

连玉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圣主看上了杨姑娘，但那杨姑娘却提出一个条件，要和你见上一面，你能否劝说杨姑娘顺从大圣主，事关武林安危……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圣主的话可信吗？”连玉笙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大圣主是一位不轻许诺的人，承诺的话，从未失信过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能确定在下有能力影响那杨姑娘吗？”连玉笙道：“别说大圣主有这样的看法，就是老夫也觉着你有很大的影响力量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并无此感觉……”

云子虚接道：“慕容贤侄，老夫觉着世无两全之策，大圣主既然已示意下来，似是已无商讨的余地，对你个人而言，这也许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天下美女虽多，只怕也无法再找出个杨凤吟来；对武林大局而言，那确是一大喜讯。武林中，从此之后，将可过一段太平日子，你们父子相会，你也算全了孝道，千万人承受恩德，是何等博大的精神。”

慕容云笙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小侄心中实无把握能够影响那

杨凤吟，但为了能见家父，小侄愿尽力一试。”郭雪君突然说道：“慕容兄，且慢答应。”

连玉笙一拱手，道：“郭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姑娘顺从了大圣主，三圣门是否还在江湖。”连玉笙道：“解散三圣门，火焚圣宫……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诸位也可以恢复了自由之身。”

连玉笙、云子虚脸色一红，点头不语。

郭雪君道：“贱妾还有一个顾虑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姑娘请说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大圣主真能够解散三圣门吗？”

云子虚道：“他手握大权，乃三圣门中第一首脑，为何不能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贱妾的看法，只怕不会那么简单。”连玉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请教姑娘，有何凭证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我说不出凭证，我只是感觉到不是如此单纯，诸位都是有着丰富江湖阅历的人，请仔细想想，大圣主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建立起的三圣门，目下已掌握了大半江湖，什么力量能够使他放弃手握的大权？”

连玉笙、云子虚都觉着此言大是有理，不禁相顾愕然。郭雪君接道：“还有一桩事，贱妾觉着那大圣主太和蔼了，和当年三圣门在江湖争霸的锐利、残酷作风，完全不同。”连玉笙、云子虚、卜天庆、张钧等都听得瞠目结舌，不知所对。

但每人心中都觉着郭雪君讲的话十分有理。

郭雪君四顾一眼，接道：“贱妾之意，是说目下的大圣主，很可能不是当年创业的大圣主了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在下自入三圣门后，就一直担任着圣堂首座护卫，和大圣主应该是较为接近的人了。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你可曾发觉那大圣主有什么不同吗？”连玉笙道：“在下一直未发觉到那大圣主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你既是那圣堂中首座护卫，不知是否见过那二圣主和三圣主？”

连玉笙点点道：“见过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二圣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二圣主、三圣主虽然不戴面纱，但他们也似乎是有意地逃避，不让人瞧清楚他们的真正面目。”郭雪君道：“那是说，你虽然见过二圣主和三圣主，但却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形貌了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那二圣主似乎是一个老者，在下见到他几次，似是都穿着青色的长衫，胸前白髯飘垂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如若那二圣主不是戴的假发，似乎是比较大圣主老很多了。”

连玉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应该如此。除非大圣主的武功，已到了返老还童之境。”

其他之人，大都没有见过那大圣主，听不懂郭雪君言中之意。

郭雪君道：“那三圣主呢，又是何等形貌的人物？”连玉笙道：“一个中年文士，不过，在下有一次似是看到他身着道袍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是说，他是一个道人了。”

连玉笙笑道：“在下见过两次三圣主，他似有不同的装束。”郭雪君道：“白髯老者、中年文士，这两种人，江湖上实在太多了。”

慕容云笙接口道：“如若在下能够见着家父，或可问出一些内情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问题是慕容世兄如不答允劝说那杨凤吟，今晚只怕很难见到慕容大侠了。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那圣主的承诺，也未必是可靠的了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慕容世兄，在下觉着，你不妨去劝劝杨姑娘。”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不过，我想先说明白心中之疑。”

连玉笙道，“只管请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只答应去劝，能否劝得服她，我却不敢保证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这等事，也只有尽到心力就是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是否只限定慕容公子一人前去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大圣主如此吩咐，要在下带慕容公子一人前往。”

慕容云笙一挥手，道：“那就有劳老前辈带路了。”连玉笙目光一掠云子虚、卜天庆等，接道：“诸位请留此等候，在下带慕容公子走一趟。”

卜天庆道：“连兄是否还会回来呢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回来。慕容公子也不会在那里留上好久，少则半个时辰，多则一个时辰，一定可以赶回来了。”云子虚道：“如是连兄在一个时辰之内还不回来，那就是事情有了变化，是吗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我想一个时辰一定够了，如是我还不回来，诸位请准备应变就是。”云子虚道：“就此一言为定，你们快去吧！”

连玉笙带着慕容云笙行过九曲朱桥，直奔听蝉小筑。雅致的客厅中，高燃着两支红烛，照得一片通明。杨凤吟身着白衣，坐在客室中一张木椅之上出神。慕容云笙一路行来，不见有拦阻之人，但他心中明白，暗影之中，必有高手监视。

连玉笙低声说道：“去和杨姑娘谈谈吧！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怔，正想问话，那连玉笙已然转身而去。仔细思索连玉笙那句话，似有着很多的含义，但已无法问明，只好举步向厅中行去。

杨凤吟不知在想什么，想的似是很入神，竟然不知慕容云笙行入厅中。

慕容云笙抬头望了杨凤吟一眼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杨姑娘。”

杨凤吟缓缓转过脸来，双目无限忧愁，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身上。

四目交注，但一时间，谁也想不出该如何开口。良久之后，杨凤吟才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滚下来两颗晶莹的泪珠，道：“他真的叫你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三圣门的大圣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要我来劝说你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而且我也知晓了你爹爹还在人间，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。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很难说，到此刻，我还未能决定，我是否能够见到慕容大侠。”杨凤吟叫道：“你叫父亲，也称他慕容大侠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到此刻为止，我还无法确定自己真是慕容大侠之子，必须见过慕容大侠，才知真正身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几日中，我想了很多事，很痛苦，也很奇怪，很多新奇的感受，我都没有经历过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唉！我本来要劝说你，现在，似乎我应该听你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他找你来，就是想把心中想到的事告诉你，我过去认为最为简单不过的事，现在却是最难解决的事了。”慕容云笙奇道：“什么事呢？你过去既然觉着简单，此刻又怎会觉着困难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生有洁癖，最不喜欢和人相处，除了偶尔想念妈妈之外，从未再想念过外人，但现在不同了。”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美目中情爱横溢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几日，不知为了何故，我常常会想念你。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也时时担心到你的安危。”

杨凤吟想不到想念人竟然会这样痛苦，当真刻骨铭心。只听连玉笙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恭迎圣驾！”杨凤吟拭去脸上泪痕，道：“他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两步，站在一侧。

只听步履声响，面戴黑纱身着黑衣的大圣主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杨凤吟举手理一下披肩长发，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，我们的话还未谈完。”

黑衣人冷冷地说道：“江湖多变，在下也有很多未能料到的事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自和姑娘有关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是我爹娘找上门来？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也许令尊、令堂的武功，都有过人之处，不过，在下自信可以应付过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很自负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但我不能律己，所以，这事要姑娘早作决定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要我决定什么？”

黑衣人取下脸上的黑纱，只见他英俊的脸上，充满着焦急的神情，顶门上微现汗珠。

慕容云笙暗暗地赞道：“他不但很年轻，而且也很英俊。”黑衣人举手拭去顶门上汗水，道：“在下向姑娘许下的约言，不知何以竟泄漏了出去，三圣门已为此掀起了空前的大变，情势险恶到一触即发之境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他们背叛了你，是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也可以说是在下背叛了三圣门。”

慕容云笙插口接道：“大圣主权威极重，什么人敢出头向你挑战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大圣主权威虽重，但三圣门中也有重重的约法限制，我还未到为所欲为之境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二圣主和三圣主的态度如何？”

黑衣人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就是他们两人领导着属下，逼我下令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。

杨凤吟道：“你怎么不说了，逼你下令如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杀了你们四个人，以昭大信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要你去考虑了，怎会要我决定？”大圣主双目中神光一闪，说道：“如是姑娘允从在下，在下只好和他们一决胜负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武功高强，和他们动手相搏，定是胜券在握，稳操胜算了。”

大圣主摇摇头，道：“胜负机会，各占一半，中间情形复杂，我一时间也无法对你解说清楚。”

杨凤吟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如若我不答应呢？”大圣主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最简便的方法，是在下命二圣主、三圣主亲率高手，围攻你们，

或擒或杀，不但可挽回三圣门目下发生的大变，而且也可使我的权位此后更为牢固。”杨凤吟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我们不会束手待毙。”大圣主道：“我知道，而且我们圣堂护法之中，将会有很多人倒戈相向，帮助慕容云笙，但这些微不足道，决难胜得二圣、三圣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不过、我不会这样做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黑衣人神情肃穆地说道：“我已召了两名心腹，护你下山，就四名女婢中，选出一人，代你而死。”

杨凤吟黯然接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黑衣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一向心无牵挂，世间的人人事事，都不会放在我心上，但自从见你之后，竟然使我内心中开始有了负担，也使我体会到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有些时间，明明知道是陷阱，又不能不跳下去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姑娘如何决定，还望早作主意。”

杨凤吟尖叫道：“不要催我，我要仔细地想想。”黑衣人叹道：“他们已然召集人手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不论你如何决定，你必须早作决定。”

慕容云笙一拱手，道：“大圣主答允在下去看家父的事，看来也要变卦了。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变化，连我也未能预料，情非得已，只好失约了。”

慕容云笙满脸哀伤之情，黯然说道：“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。”

杨凤吟美目中，流下来两行清泪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一定要见令尊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还在人间，谋见家父一面，是在下一生中最大的心愿。”

杨凤吟无限凄凉地说道：“如若你见不到慕容长青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生则席难安枕，食不甘味，死亦无法瞑目九泉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大圣主，如是我答应你，你是否会答应我一个条件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说罢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带慕容云笙会见他爹爹一面。”

那黑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看他一面可以，但咱们要增多了很多危险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危险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如若被他们发现了领导三圣门的大圣主，竟然要毁去三圣门的基业，自然再也无法调度三圣门中高手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你有很多动听的理由，但我不要听，我只要问你愿不愿答应，是不是有能力办到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答应你，但能否办到，我就全无把握了。”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也答应你办完了此地的事，如是我们都还活着，我就嫁给你。”

黑衣人呆了一呆，惊喜交集地说道：“当真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自然当真了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”

黑衣人脸上的笑容，突然敛失而去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想姑娘一定会给我出一个很难的题目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我要你正式宣布解散三圣门，不妨和二圣、三圣一战，我将尽全力为你效命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说下去吧！第二件事是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带慕容公子去见慕容长青大侠。”

黑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敌我形势，在下不得不先作说明，我虽是三圣门的大圣主，但我并未能控制三圣门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们初入圣堂之时，见闻所得，似乎是整个三圣门的大权，操于你一人之手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三圣门，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，不论何人，只要能掌握那组织枢纽，都可以掌握运用三圣门这股庞大的力量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我常常戴着面纱，用心就在保持着一分神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难道现在你已经失去了掌握那枢纽的权力？”黑衣人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因为对你许下了解散三圣门之愿，这传言已到了二圣和三圣耳中，他们为了自保，自然要合力对付我了。”

杨凤吟还待再问，突闻连玉笙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大圣主在听蝉小筑，尔等怎敢妄斗！”

黑衣人急急戴上蒙面黑纱，道：“三圣门内幕复杂，一言难尽，但我已无暇和你多谈，希望能信任我。”突然转过身子，大步向室外行去。

但闻一个森冷的声音，喝道：“连玉笙让开路。”随着那呼喝之声，两条人影同时出现。

那黑衣人还未及出门，来人已到了大门以内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左首一人，身着青纱，长髯飘垂胸前，手中抱着一个红漆木盒。

右面一人身着道袍，木簪椎发，背上交叉背着双剑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两人极似那连玉笙形容的二圣主和三圣主了。”

黑衣人陡然停下了脚步，冷冷喝道：“你们要见我？”那青袍老者和道袍人停下脚步，齐齐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见过大圣主。”

黑衣人一挥手，道：“不用多礼，你们有什么事，可以说了。”

那青袍老者，对黑衣人似是心存畏惧，缓缓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近日圣堂中有些传言，大圣主想必早已听说了？”大圣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传言，本座未曾听过。”青袍老者道：“传说大圣主对一位杨姑娘许诺，解散三圣门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那身着道袍的中年人接道：“大圣主的私事，咱们不敢多问，但如涉及了三圣门，就算不和我们商量，也该先让我们知道，也好使我们有个准备。”

口中说话，两道目光，盯注在杨凤吟的身上。

黑衣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从哪里听得我要解散三圣门的消息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此事已然传遍圣堂，数十位圣堂护法和四大使者，齐集圣堂，击鼓求见，连圣堂八将，也听到了这些传言，难道大圣主当真就一句未闻吗？”

慕容云笙看那说话老者，一直举着手中的木盒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那木盒在他心中，似甚宝贵，不知是何奇物。”只听那黑衣人缓缓说道：“两位来此，质问本座，想是受他们所托了？”

那身佩双剑，身着道装的三圣主，冷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如是我们心中对你大圣主毫不怀疑，他们纵然请求，咱们也不敢冒昧来问大圣主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两位也对在下怀疑了？”三圣主道：“不错。”

青袍老者道：“此刻时犹未晚，大圣主还可一明心迹。”三圣主道：“那丫头就在眼前，大圣主如若对她无意，可以立刻搏杀。”

黑衣人探头向室外瞧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不信只有你们两个人来。”

三圣主道：“大圣主猜对了，圣堂八将和四大使者等，都在这听蝉小筑之外。”

大圣主冷冷说道：“我想你们两个人，还没有这样大的胆子。”

青袍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圣主，不可意气用事，三圣门的首脑，权位是何等重大，一个女孩子……”黑衣人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大约你们已对我不满了，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。”

三圣主道：“不是不满，而是怀疑。”

大圣主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对本座怀疑什么？”三圣主道：“这些年来，咱们常常觉着大圣主，不似当年领导我们创立三圣门的性格，所以，所以……”大圣主冷冷地逼问道：“所以什么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所以，我们对大圣主早就有了怀疑，这一次，大圣主表现得更为明显，和当年领导我们创业的情景，完全是两个人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总是要有些改变，难道两位，一切都和当年一样吗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大圣主改变得太离谱了。”

大圣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讲话要小心一些，不要激怒了我。”

三圣主冷笑一声，正待反唇相讥，那二圣主却抢先接道：“大圣兄不要误会，我和三圣弟之意是澄清一下我们这些年来心中之疑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好啊！原来，三圣门中早也对他怀疑了。”

但闻大圣主说道：“如何一个澄清之法呢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希望大圣主能把面纱脱下，让我们看看你真正面目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一个人的容貌，岂能全无改变，你们看到了，也无法能完全澄清心中之疑。”

二圣主道：“对此事，我们早已经计议再三，二十年，对一个身怀深厚内功之人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”大圣主道：“那是两位还能记得我的容貌了。”三圣主道：“不错。”

大圣主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两位呢？”

二圣主道：“咱们自然要先行取下面具。”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原来，这三圣门中三位首脑人物，平时竟然也不肯以真正面目相见。”二圣主伸出右手，似是要揭下脸上的面具。

三圣主却沉声喝道：“二圣兄，且慢动手。”

二圣主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小弟有几句话，不得不先行说明，而且还望大圣兄先行赐允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什么事，你说吧！”

三圣主道：“小弟们脱下面具，除了你大圣兄外，室中还有两个人见到，大圣兄准备如何处置两人呢？”

大圣主回顾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我脱下脸上面纱之后，他们也是一样可以见到。”

三圣主道：“所以，小弟之意，咱们要先行商定一个对付他们的办法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二位圣弟有何高见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小弟之意么！只怕大圣兄不会赞同。”大圣主道：“你先说说看吧！”

三圣主道：“咱们三圣门中，不论变化如何，似是都用不着让别人知道，

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先把他们杀了，不过……”慕容云笙听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三人之中，似是那三圣主最为恶毒了。

只听大圣主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不过，小弟已想到大圣主不会同意。”大圣主点点头，道：“三圣主猜对了，我想除了杀死他们之外，还有别的办法。”

二圣主、三圣主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大圣兄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让他们见过咱们真正面目之后，再杀他们不迟。”这答复似是大出了二圣主和三圣主的意外，两人又不禁相互望了一眼。

三圣主首先取下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在下相信大圣兄的话。”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都不自觉凝目望去。

那是一张恐怖的怪脸，满脸上都是深浅不同的血洞，似乎被鹰口啄伤一般。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都看得为之一怔，两人想不到世间竟会有这样丑怪的人。

但闻那三圣主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大圣兄，小弟这张脸，使人一见之下，终生难忘，大约你还能够记得吧！”

大圣主脸上戴着蒙面黑纱，无人能看出他的神情，只见他微微颌首，道：“自然记得。”

二圣主右手一抬，也取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大圣兄，还能记得小弟吗？”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同时转脸望去。

只见那二圣主的一张脸，虽然不及那三圣主的丑怪，但也够难看了，两道很深的血痕，由脸上交叉而过，成一个斜十字形。

慕容云笙仔细瞧两人脸上的那红色的伤痕，一般的鲜红。心中暗道：“这两人脸上之伤，却非与生俱来，听那三圣主的口气，这伤势至少也有二十年以上了，纵然伤势无法全好，也不会一直是这般鲜红之色，似这般历久不变，那定然是一种特殊的奇物所伤，也许两人是伤在同一人、同一物之下。”

只听那三圣主冷冷地说道：“大圣兄已见过我们两人的庐山真面目，应该取下面纱，给我们瞧瞧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如果他是领导创立门户的大圣主，自然是会给两人看了，如若他不敢取下面纱，定然不是原来的大圣主了。”

只听大圣主柔和地说道：“两位圣弟，还能记得小兄的容貌么？”

二圣主道：“咱们也许记不清楚，但大体上可以分辨得出来。”

大圣主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如是你们的记忆有误，咱们三兄弟，立时就将有一场自相残杀的凶恶搏斗了，因此，小兄忽然觉着，还是不看的好。”

第五十五回 无形之毒

三圣主脸上的血洞冲动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圣兄多虑了，就算小弟的记忆不好，但大圣兄的容貌，岂敢忘去。”大圣主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两位圣弟一定要看了。”三圣主道：“其实大圣兄不肯取下蒙面黑纱，才是不智之举，那似是更难免去我们心中之疑，只怕，只怕……”大圣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怎样？”

二圣主抢先接道：“大圣兄如是心中无愧，又为何不肯取下蒙面黑纱呢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如是我心中有愧呢？”

这答复大大地出了二圣主和三圣主的意料之外，两人相互瞧了一眼，迅快地戴好了面具。

慕容云笙眼看今日之局，似已难免有一场凶险搏斗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如若这三人打了起来，我又应该帮助哪个呢？如是二圣主和三圣主胜了，我和杨姑娘固是难逃毒手，大圣主胜了，亦是一个后果难卜之局。”一时间，大感犹豫起来。只见那三圣双手一抬，背上交叉的双剑，一齐出鞘。慕容云笙定神看去，只见他手中双剑，各具异徵。左手剑尺寸稍短，宛如秋水，霞光闪动，冷气逼人，一望之下，即知是一柄神物利器，具有削铁切玉之能。

右手之剑，泛起一片蓝汪汪的光华，分明是经过剧毒淬炼之物。

二圣主左手端着盒底，右手按着盒盖，大有一语不合，立揭木盖之状。

但慕容云笙用尽心机，就是想不出那二圣主盒中装的什么兵刃，那木盒长不过一尺，宽不过数寸，实非容纳兵刃之物。

但那大圣主却全神贯注在木盒之上，似是对那木盒的戒惧，尤过三圣主手中削铁、淬毒的两把宝剑。

态度较为缓和的二圣主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圣兄还请三思，我等并无夺位野心，只求一见大圣兄的庐山真面。这些年来大圣兄不少事独断独行，我们从未有过支字片语的不满，今日如为此事反目，岂不是太不值了吗？”

三圣主冷然接道：“一旦动手相搏，大圣主是否有自信胜过我们联手之力？何况还有四使者及圣堂八将，尚在听蝉小筑之外，备作我等援手。”

大圣主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若要咱们兄弟反目，作一场生死之搏，这权限不操在二位之手。”

三圣主道：“不错。是战是和，操诸大圣兄的手中，只要你揭开面纱；使我一睹圣兄容貌，立可化干戈为玉帛了。”

大圣主摇摇头，道：“可惜这和战的决定，也不操于我手。”

二圣主奇道：“操于何人之手？”

大圣主突然回顾，望着杨凤吟，道：“和战之决，已至最后关头，必需要立刻决定，已无暇再让你多作思考了。”

三圣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女色误人，果是不错，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儿，在大圣兄的心目之中，比我兄弟重要多了。如若这丫头死了，也许咱们兄弟还有和睦之日。”

语音未落，右手长剑突然一沉，指向杨凤吟。

只听几声轻微的波波之声，三道银线，疾向杨凤吟射了过去。敢情他右手毒剑之内，还藏有毒针一类的暗器。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好恶毒的兵刃。”

心想抢救，已自不及。

只见那大圣主右手一抬，啪啪三声轻响，三枚两寸五分的银针，尽都钉在一件黑色皮套之上。

大圣主右手拇指轻弹，皮套脱落，露出了一把八寸长短的匕首。

那三圣主突然发难，暗器闪电射出，大圣主已然来不及除去匕首上的皮套，去拨打暗器。只好连带皮套，用作拒挡暗器之用。

这时，杨凤吟也已拔出一柄金色的短剑，准备拨打暗器。目睹暗器被大圣主接住，立时娇叱一声，道：“还你暗器。”喝声中，金剑脱手飞出，疾如流星，射向三圣主。三圣主一挥左手宝剑，寒芒闪动，一把金剑竟被他手中宝剑劈作两断，跌落在实地之上。

大圣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三圣弟何必急在一时，如是非打不可，小兄自会奉陪。”

二圣主缓缓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三圣弟，咱们再给大圣兄多想片刻的机会。”

三圣主道：“大圣主已为美色所惑，今日一战，是打定了。”他这几句话，似是说给大圣主听，也似是说给二圣主听。那二圣主的态度，一直表现得比三圣主优柔、和缓，当下说道：“三圣弟，不要太冲动，给大圣兄考虑的时间。”三圣主道：“照小弟的看法，大圣兄已然被那杨凤吟的美色陶醉，只怕把咱们兄弟的誓言，早已抛掷于九霄云外了，而且，他不肯揭下脸上面纱，是不是原来的大圣主，也是大成疑问。”他似是感觉到意犹未尽，语声一顿之后，接道：“照小弟的看法，八成已不是原来的大圣兄。”

慕容云笙冷眼旁观，发觉了一件事，那三圣主苦口劝那二圣主同时出手，显是自己心有所忌，不敢单独出手。那大圣主突然间沉默下来，一直静静地站在原地未动，也不说话，也不出手。

二圣主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圣兄，你想好了没有？”大圣主冷冷说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二圣主道：“取下面纱，证实你的身份。”

大圣主一挥手，道：“你们先退出去，容我想想看，一顿饭时间之后，你们再进来如何？”

二圣主道：“好！但我们仍希望大圣兄能够悬崖勒马，继续领导我三圣门。”

回顾了二圣主一眼，双双退了出去。

大圣主高声说道：“两位最好能走远一些，不要听到我们的谈话。”

二圣主道：“大圣兄放心，我们当退到五丈之外。”大圣主目睹两人退去之后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杨姑娘都看到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看到了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这不是装作吧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像装作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在下希望姑娘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给我答复。”

杨凤吟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明白了……”大圣主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心中既想娶我，又不愿放弃三圣门的权势，所以，你才想出了这个方法逼我。”大圣主在两位圣弟苦苦相逼下，始终能保持着一份

平静的神情，但杨凤吟这几句话，却使那大圣主有些情难自主，全身微微颤抖。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就算在下出于伪装，但此刻时犹未晚，姑娘心中有何打算但请说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送我离开此地，你肯吗？”

大圣主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动身吧！在下为姑娘带路。”

杨凤吟大感意外地道：“咱们能够走得了吗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不知道。至少那是一件很艰苦的搏斗，要冲过重重拦截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心中既然是毫无把握，为什么要带我走呢？”大圣主道：“我要在姑娘面前证明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证明什么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证明我未对你用过心机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很痴，也很愚。”

大圣主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一个又痴又愚的人竟然能领导龙蛇杂处的三圣门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大圣主，你答应在下一见家父的事，是否还算数呢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事情变化得太快了，快得使我在片刻之间，失去了控制三圣门能力。适才阁下亲眼所见，你觉着他们还会听我之命吗？”

慕容云笙黯然说道：“他们知晓了你对我有此承诺，会不会迁怒于家父身上，把他杀害？”

大圣主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倒不会，阁下但请放心……”杨凤吟道：“咱们不能走，也不能长守于此，你准备作何打算？”大圣主道：“唉！我原想借此事逼你就范，我失了三圣门大圣主之位，可得个如花似玉的娇妻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就算你成功了，那也只是你得到了我的身体，永远得不到我的心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唉！你说的不错，现在，我又改变了主意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没有条件地帮助你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很难叫人相信。你如想暗施诡谋，还不如当面说明的好。”

那大圣主似是受到严重的伤害，全身颤动。但他只止于激动，却忍下来让它发作出来。

良久之后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在下似用不着再用心机，假装慈悲了。”

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步行到大圣主的身前，道：“你如真有此心，我会感激不尽，但你已身陷重围，自身也遭怀疑，如何能有余力，照顾我们呢？”

我们两个字，只引得那大圣主面上黑纱转动，望了望慕容云笙道，“我虽遭怀疑，但仍未完全失去大圣主的身份，我仍可利用余威，送你离开此地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们肯听么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如答应了他们某种条件，他们大概会答应我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只送我一个走吗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姑娘之意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把我们进入三圣门的人，全都放走。”大圣主道：“这个

只怕他们不会答应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大圣主道：“还有一个办法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否说出来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打！大家各凭武功，以分胜负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觉着是否有胜人的把握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机会不大，除非三圣门中，有人肯帮助咱们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金轮堂的卜堂主，连老前辈玉笙，云护法子虚，都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只怕他们几个人，也无法稳操胜算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也可挡他们一个高手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算上你和慕容云笙，实力也是不足，较安全的办法，就是我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交换你们离开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留在此地，会有何等的后果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很难说。你们离此之后，大可不用管我。”慕容云笙突然接道：“你送杨姑娘出去，我要留在这里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们已然知晓了三圣门的所在之地，留此还有何用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见我父亲一面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此地凶险万状，你一人之力，如何能够办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为见家父一面，死亦无憾。”

杨凤吟神色凄然地说道：“我会成全你。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你如何成全我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能见得父亲一面，其他的事，全都不放在心上了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求见家父一面，乃我唯一之愿，此愿得偿死亦无憾了。”

杨凤吟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有人能够帮助你见到你父亲一面，你是否很感激他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感激涕零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一辈子感激他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，“自然是一辈子感激他了。”

杨凤吟一双美丽绝伦的眼睛中，缓缓滚下来两行泪水，柔声说道：“你不再想想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想一想还有没有重要的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就目下而言，能见家父之面，是我唯一之愿了。”

杨凤吟美丽绝伦的脸上，泛起了无比哀伤，缓缓地转过身子，举起衣袖，拭去脸上的泪痕。慢慢地走到了大圣主的身前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可以为我死？”

大圣主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也可以为我冒险犯难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是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是不幸死了呢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死而无憾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！那么，你就帮助我去找到慕容长青。”大圣主道：“好！姑娘准备何时动身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立时动身。”

大圣主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你们要听我吩咐。”杨凤吟黯然

一笑，道：“只要能见到那慕容长青，不管你如何安排都好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就这样决定了，咱们走吧！”举步向外行去。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慢着走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咱们能活着出来，我就立时嫁给你……”那大圣主脸上黑纱颤动，显然，心中亦有着无比激荡，缓缓说道：“嫁给我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怎么？你不相信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姑娘的话，在下岂有不信之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说的是千真万确，所以你一定要活着。”大圣主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在下不幸战死了，姑娘也不用为此承诺烦心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我亲口说出了这句话，那就是海枯石烂，永无更改了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慕容云笙呢？我知道，你心里一直很喜爱他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我助他见慕容长青一面，完成他的心愿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两人对答之言，句句如刀如剑，刺入心中，几乎站立不住。他勉强忍耐着心中的激动，站稳身子。

但闻杨凤吟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圣主，那慕容长青，被囚在何处？你们这三圣门中，囚禁了多少高手？”大圣主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一言难尽，以后，我会说给你听。”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大战迫在眉睫，实也不宜谈这些事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你了，还不知道你的姓名。”

大圣主正待答话，突闻连玉笙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禀告大圣主……”

连玉笙一跃而入，道：“二圣主、三圣主，已然布成了包围阵势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只有四使八将吗？”连玉笙道：“除了四使八将之外，还有圣堂下二十余位护法，都已经赶到了听蝉小筑，人数不下四十位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！”

回顾了杨凤吟一眼，接道：“杨姑娘、慕容公子，万一动手之时，希望两位紧随我的身后，不可相距太远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身为大圣主，难道就没有几位为你卖命的心腹吗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不知会遇上你，所以，没有准备。如今大局都已被他们控制，再想调动人手，只怕不是易事了。”目光一掠连玉笙道：“连护卫，你准备如何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属下追随大圣主。”

大圣主微微一笑道：“看来今日已无法逃过这一场火并了。”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一粒丹丸，道：“吃下去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这丹丸是……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这是解你们身上禁制的药物，服过之后，你就永不再受三圣门的箝制了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属下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，在暗中控制着我们，只是无法说出而已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所以，三圣门从来不怕人背叛，武功较低的人，身受禁制，心中明白，不敢背叛；武功卓绝之人，不知已为毒物控制，所以，凡是背叛三圣门的武林高手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必被擒回处死。因为一月之后，他们已经没有还击之力。”连玉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大圣主的指教。”仰脸吞下药丸。这时，室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。

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，传入耳中，道：“大圣兄，想好了没有？”大圣主道：“想好了。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二圣主、三圣主，一前一后行了进来。二圣主一欠身，道：“大圣兄准备如何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打！你们想借此机会，把我除去，自升圣主，我做大哥的，自然要设法成全你们了。”

二圣主道：“目下除了四使八将之外，还有很多护法，集于听蝉小筑之外，三圣弟情绪激动，难以自制，已把大圣兄存心手毁三圣门的事，说了出去，不过……”

大圣主冷冷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二圣主道：“大圣兄神威极重，平常之日，甚得人心，三圣弟虽然说出内情，但他们还是半信半疑，如若是大圣兄一意孤行，岂不是把用心昭告他们吗？”

三圣主冷笑一声道：“那么，二圣兄之意呢？”

二圣主道：“小弟之意，大圣兄取下面纱，以证身份，然后，仍然领导三圣门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倒有一个主意，但不知二圣弟是否答允。”二圣主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就算我让出大圣主的位置，你们两人仍是难以久安无事，最妥善的法子，就是整个的三圣门交予一人执掌。”三圣主冷冷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大圣兄是早有意除去我们了？”

大圣主不理那三圣，仍然望着二圣主说道：“小兄愿让出大圣主的位置，隐身远走，不过，我要带着这位杨姑娘同行……”二圣主接道：“如若大圣兄说的是肺腑之言，我们自当遵从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但你是否能永保三圣门首脑之位呢？”二圣主道：“这个……”大圣主道：“除非你现在能够下得毒手，杀了三圣主。”三圣主听得心中一寒，道：“二圣兄，千万不可听他挑拨之言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古往今来，无数的史实可证，小兄岂是信口开河？”

二圣主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圣兄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这句问话，听起来轻描淡写，其实骨子里却是含意深长，用心恶毒。

大圣主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若你相信在下之言，我先为你搏杀他……”

三圣主急急叫道：“杀我之后，你一个人势单力薄，也不是他的敌手了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四使八将，想已早被你们买通，我一人岂能是许多人的敌手。”

三圣主回顾了二圣主一眼，道：“二圣兄，大圣主既存定此心，咱们早些动手吧！”

话落口，双剑出鞘，人也向前冲行了两步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那二圣主手执木盒，站在原地未动，而且神态之间，也不似要动手的样子，不禁大为愕然。立时停下了脚步，接道：“二圣兄，怎不出手？”

二圣主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我在想大圣兄的话，似是十分有理。”

三圣主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咱们早有协议，二圣兄怎能听那大圣主的挑拨？”

二圣主声音冷厉地说道：“在下不会接受挑拨，我只是觉得大圣兄说的活，甚有道理，如果咱们逐走了大圣主，咱们两人，由何人来领导三圣门呢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自然由二圣兄领导三圣门，小弟愿为副手。”二圣主道：“三圣弟的话是由衷之言吗？”

三圣主道：“话出小弟之口，难道还会有假的不成。”二圣主突然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大圣兄，三圣弟已有承诺，大约不会再有变化了。”

大圣主冷冷说道：“这等事你肯相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二圣主咧口一笑，道：“小弟想了一想，我和三圣弟已成欲罢不能之局，今日非得找出一个结果不可，大圣主如是一定要动手，咱们只好奉陪。”

大圣主回顾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可以亮兵刃了，你们如能缠斗三圣主五十招，我们就可以胜这一战。”杨凤吟突然一伏身，从桌底下面，抽出了两柄长剑，道：“你要兵刃吗？”

右手一抖，手中剑直向那大圣主飞了过去。

大圣主接过长剑，平横胸前，缓缓向二圣主身前逼去，口中说道：“此刻，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”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同时举起长剑，分由两路逼向三圣主。一场武林中绝顶高手的力拼，立时就要展开。

二圣主手握木盒，双目中暴射出冷厉的神光，道：“连玉笙，你要帮助哪一个？”

连玉笙右手一松腰间的扣把，抖出一条三尺六寸长短、二指宽窄、刃薄如纸的软剑，道：“在下么，自然是听命于大圣主了。”

大圣主长剑举起，剑尖指着二圣主，但却停剑不攻。只见两人四道目光，相互凝注，但谁也不肯抢先发动。慕容云笙、杨凤吟也逐渐逼近了三圣主，各占一个方位，蓄势而立，也不肯抢先出手。

突然间，那三圣主长啸一声，右手长剑一振，刺向慕容云笙的前胸。

剑势如电，快速绝伦。

慕容云笙长剑疾起，幻起了一片护身的剑幕。

杨凤吟急急叫道：“小心他剑中毒针。”

但闻当的一声，双剑接触。

慕容云笙早已防到他剑中的毒针射出伤人，长剑挥出的同时，人也向一侧闪开两尺。

三圣主冷笑一声，左手宝剑突然闪电而进，横里削来。这一剑来的时间恰当无比，正是慕容云笙剑招欲变未变之际。

只听呛的一声，慕容云笙手中的长剑，被那三圣主手中宝刃，削去了一截。

慕容云笙手中长剑被削，还未来及变招，三圣主已然双剑并出，合袭而至。

从两人动手，到慕容云笙陷入被动危恶之境，不过一转眼的工夫。

杨凤吟只瞧得心中大惊，长剑一起，一招“起凤腾蛟”，直向那三圣主背心刺去。

三圣主双剑合击之势，虽可伤了慕容云笙，但在同一的瞬间，必将被杨凤吟一剑刺中。

处此情势，自保要紧，三圣主左手宝刃回转，撩击杨凤吟的剑势。

三圣主回剑如风，杨凤吟避之不及，呛的一声，手中剑也被削去了三分之一。

大圣主沉声说道：“杨凤吟，你剑法决不在他之下，只要静下心神，不

要被他的毒针、宝刃震慑。”

杨凤吟动手两招，就被人削去兵刃，困于危境，斗志大伤，听得那大圣主之言，精神又为之一振，短剑疾挥，反击过去。这一番她心中有了准备，除了留心避开那三圣主手中宝刃之外，全神运剑。

慕容云笙长剑被削，也本有些气馁，但见杨凤吟挥剑再战的豪气，也不禁精神一振，挥剑夹击。

三圣主凭仗宝刃、毒剑，先声夺人，但在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静下心来，运剑反击后，立时形成了秋色平分之势。片刻工夫，已搏斗了十余合。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，长剑被削去一截，动手之初，原觉有甚多不便，但十余招后，渐觉习惯，剑招上的威力，逐渐地发挥出来，逐步的易守为攻。

三圣主未料到这一男一女在剑术上的造诣如此之深，心中甚感震撼。

这时，大圣主和那二圣主，仍然是一个相对僵持之局。两个人似是心中都有着什么顾虑一般，迟迟不肯出手。连玉笙手执软剑，挡在门口，暗中运气戒备。

二圣主缓缓说道：“大圣主何以不肯出手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在下身为大圣主，应该让你先机。”二圣主冷冷说道：“兄弟用的兵刃，不适抢先动手，大圣兄不用客气。”

大圣主目光微转，只见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的合击之势，隐隐间已然占了优势，顿时心头一宽，长剑一挥，缓缓向二圣主刺了过去。

他刺的剑势很慢，剑尖处微微颤动。

那二圣主双手捧着木盒，静如山岳，双目盯注在那大圣主颤动的剑尖之上。

直待那闪动的寒芒，相距前胸不足半尺时，才一张手中木盒。

木盒张动，立时寒光闪闪，响起一阵轻鸣，银芒一蓬激射而出。

大圣主手中的长剑，虽想避开，但却晚了一步，收势不及，迫得弃剑向一侧跃去，让开那木盒中飞出的一蓬银雨。二圣主身躯疾转，借势把木盒又合了起来。

只听一阵波波之声，那激射而出的银雨，尽都射在后面木壁上。

那是一蓬银针，根根深入壁内，显见那木盒中弹簧力道的强大。

二圣主木盒开合，只不过一瞬间的工夫，竟叫人无法瞧出盒中的情景。

大圣主望望弃置于地的长剑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你费时十余年，设计的百宝盒了。”

二圣主道：“大圣主的轻功身法，实是很快，竟然能够在这等近距离中，让开了兄弟这百宝盒的一蓬银针。”大圣主道：“银针一蓬，不下数十枚，在相距数尺的极近距离内，没有伤得了我，我就想不出，盒中还有什么奇毒之物了？”二圣主冷冷说道：“此盒既称百宝，自然是有着无穷的变化，大圣主不妨再试试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好，你要小心了。”

右臂一抬，一道红光直飞而出，点向二圣主的前胸。二圣主显是大有意外之感，一皱眉头，手中木盒疾张，迎向射来的红光。

但闻啪的一声，张开的木盒，竟把那射来红光扣入盒内。大圣主想那木盒中，定有奇怪暗器射出，纵身避开。哪知事情大出意料之外，木盒之中，竟然无暗器射出。二圣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圣兄原来也会害怕？”那大圣主横跃七尺，竟然未见暗器射出，不禁怒火上升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圣弟，你

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？”二圣主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要他们两人接下三圣主五十招，我们就可以胜定这一战。”

二圣主道：“不错。小弟记忆清明，大圣主确然说过了这样一句话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如若我无法把你打败，那只有杀死你了。”二圣主道：“你用什么方法杀我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驭剑术。”

二圣主呆了一呆，接道：“你会驭剑术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你不相信，那就试试看。”

二圣主又向后退了一步，人已接近连玉笙数尺之内。连玉笙暗中运气，准备适时出手，一举间能够击毙二圣主。正当他心中念转，准备发动时，那二圣主突然冷冷喝道：“连玉笙，快躲开去！”

喝声中，人也转过了身子。同时，张开了手中的木盒。连玉笙只觉一片耀眼精芒，直射过来，急急纵身避开。那二圣主借势一个飞跃，人也穿出室门，同时高声叫道：“三圣弟，快退出听蝉小筑。”

尾音划室，话刚落口，人也到了三丈以外。

那三圣主闻声惊觉，右手一振，连射出三枚毒针，迫得杨凤吟和慕容云笙各自向后退了两步。

那三圣却借势一跃而起，左手宝剑划出一圈银虹，整个的屋顶，吃他一剑削了一个大洞。

人随剑走，穿屋而出。

他手中宝剑锋利，听蝉小筑虽然建筑得十分坚固，但无法阻挡他手中的利刃。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虽然在这番搏斗中没有落败，但也未讨得半点便宜，望着他破屋而去，也未追赶。

慕容云笙回顾了大圣主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圣兄弟之间，还有情意存在。”

大圣主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此言何意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刚才，我们搏斗虽然凶险，但我仍然是听到了两位的谈话。”

大圣主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听到了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既会驭剑术，为何不肯施用，而且又先行向那二圣主发出警告，让他退出听蝉小筑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已经试探他的武功，纵然用出驭剑之术，也未必能取他之命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至少可以伤了他吧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不错，虽不能使他必死，但至少可把他重伤于剑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你为何不伤他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伤了他一个人，也不能解决问题。让他离开之后，代我宣扬驭剑术，反可收动摇敌心之效。当他们与我进入决战之时，心中都将存有此虑，必将分去他们不少心神；那时，我不用驭剑术，一样可以找出他们的破绽，乘虚攻之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现在我们应该如何？总不能坐在这里静待变化？”

大圣主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若咱们一定要见那慕容长青，也不用策划什么拒敌之谋，只有凭武功闯过去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说过，一定要见到慕容长青。”大圣主道：“好，我和连玉笙开道，你们跟在后面走。”行到

门口之处，突然又回过头来，接道：“那二圣主木盒之中，除了藏有暗器之外，还有一面铜镜和一块水晶石，在日光和灯火照在双目之上的瞬间，决无法瞧到暗器，但二圣主就在那一瞬间，射出暗器，取人性命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也许，那一个小小木盒内，还有别的变化，但千变万化，总归离不了暗器伤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日后，我们如若遇上他时，自会小心应付。”大圣主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如有了不幸，你和慕容……”杨凤吟接道：“你如受了伤，我会守在身侧，侍候你伤势复原；你如是不幸死去，我会以身相殉，同赴泉下。”大圣主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当真，你已经是我的丈夫了，我亲口答应了为你之妻，慕容公子可证，难道我还会欺骗自己的丈夫吗？”这一番话，并无缠绵难舍的情意，但却是掷地有金石声的盟约。

杨凤吟暗暗吸一口气，使自己站得沉稳一些，也尽量不让激动、悲伤，形诸于神情之间。

大圣主突然一振手中长剑，道：“闻此誓言，虽死何憾！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连玉笙紧行两步，道：“大圣主，圣堂之内，心向大圣主的护法，决不在对方实力之下，要不要招他们保护圣驾？”大圣主笑道：“二圣主和三圣主，岂会不计及于此，目下第一件险难的事，是咱们要冲出他们的包围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然人影闪动，四使者、八将军，全部飞跃而出，挡住了去路。

大圣主目光一转，道：“你们认识我吗？”

左手一个手执大刀的魁梧大汉答道：“大圣主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，既知我身份，竟敢拦我去路，该当何罪？”

那执刀大汉应道：“我等奉命而来，纵然有罪，也罪不到我们头上。”

杨凤吟转目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人粗眉大眼，阔背熊腰，手中一把厚背大刀，足足有五六十斤。

一看之下，即知此人天生的膂力惊人。

除了那大汉之外，环守在四周的人，个个都已经兵刃出鞘。大圣主回顾了连玉笙、慕容云笙等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四使、八将虽然各擅奇学，但他们却无法联手拒敌，你们三个人，分对四使者，本座独斗八将。”

那手执大刀，身着黑衣的大汉，突然一举手中大刀，道：“大圣主武功高强，咱们如是一对一地和他动手，自非其敌，好在大圣主已然说明要独斗咱们八人，诸位兄弟，请就位。”但见人影交错移转，片刻间布成了一座阵式。

杨凤吟，连玉笙和慕容云笙却已被排出了奇阵之外。但另外四个身着紧身衣裤，头戴皮帽，背插长剑的人，却分站四个方位，把几人围了起来。

杨凤吟见过神雕使者，当下低声对连玉笙道：“四使者的武功，晚辈见识过，如若个别动手，他们都非本姑娘的敌手，但不知四人是否有一套精密的合搏之术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四使者武功甚高，常年出巡江湖，有时四人同行，有时单人独走，是否有合搏之术，在下就不知道了。但他们武功，都是常受二圣主指点。”四使者分站四个方位，团团转住三人，但却静立不动，看样子，大约是要看八将对大圣主的一战之后，才会有所举动。四人不出手，慕容云笙

等乐得借机调息，先看看大圣主对圣堂八将的一战，是否有制胜之机。

杨凤吟四顾情势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慕容兄，四使八将和那二圣主、三圣主之间，合作的并非十分严密，似是各有所算，照此而言，整个的三圣门中，并非一个严密的组合，只要咱们留心观察，到处有可乘之机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却未答话。

忽闻金风破空，那大圣主已和八将动上了手。

八将各据阵位，分进合击，但见人影疾如风轮，忽进忽退，八般兵刃，攻拒之间，闪起波波银光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剧烈搏斗，八将身手不凡，合搏之阵，更是凌厉无匹。

大圣主似乎是全采守势，以静制动，分拒八将攻势，手中长剑，吞、吐、点、削，幻起了朵朵剑花。

这场搏斗虽然是剧烈无比，但只能听到金风之声，却不闻兵刃相触的声音。

显然，双方都在以快打快，相持约一盏茶工夫，双方仍是不胜不败之局。

八将的连环快速攻势，有如奔雷闪电一般，似是困住了大圣主，使他只能防守，无能反击。

杨凤吟凝神观察了一阵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一个严密的奇阵，当真是丝丝入扣，不亏不盈。”

连玉笙低声赞道：“姑娘好眼力，这八将合搏之阵，由当今武林中两大奇阵演化而成，去芜存精，当得当今第一奇阵之称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由哪两大奇阵演化而成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少林派的罗汉阵，和武当派中的五行剑阵。”慕容云笙听得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三圣门和少林、武当，都攀上关系了。”

连平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只是听得他们谈过这阵势的来历，是否确实，在下亦无把握了。”

慕容云笙强忍下心中之言，不再多问。

只听杨凤吟清脆柔甜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他只缺少那一点力量，就可破围而出了，我去助他一臂之力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右臂一伸，拦住了杨凤吟，道：“姑娘稍待！”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让我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一击不成，自身即将陷入困境，你又何苦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难道姑娘就不怕险恶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怎么能和我比，他是我的丈夫啊！夫妻本是同命鸟，生同罗帐死同穴。”

字字如刀如剑，刺入慕容云笙心上。

他强作欢颜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缓缓向后退开。

杨凤吟也看出他笑得很勉强，那笑容简直比哭还要难看。这才使她忽然发觉了自己原来在慕容云笙心目中，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，顿觉一阵伤感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但她生性倔强，不愿慕容云笙瞧到自己流下泪来，突然举步向前冲去。

环守四周的四使者，齐齐举起长剑，蓄势待敌。杨凤吟冲向正西方向，手中半截断剑一起，疾向那拦路的使者刺去。

那人早已戒备，长剑疾起，硬封杨凤吟的剑势。杨凤吟一挫玉腕，收回断剑，但因剑术奇幻，攻势十分凌厉，那使者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只见守在正北、正南两方位的黑衣人，同时一振长剑，分由两侧夹击过来。

慕容云笙冷冷说道：“三个男子合打一个姑娘，不觉丢人么？”

口中说话，人已欺身而上，振起断剑，拦住正北方的黑衣人，立刻间，展开了一场激烈恶战。

连玉笙手中软剑，监视着正东方位的黑衣人。

杨凤吟却凭藉一截断剑，力敌两使者。

慕容云笙经过了两次凶险的恶斗，已对他父亲手录剑法，熟练甚多，展开剑法，处处迫攻。

转眼之间，双方已恶斗了二十余招。

杨凤吟以一敌二，成了个平分秋色之局，一时难分胜负。慕容云笙以一对一，却是渐占上风，手中断剑，控制大局，已迫得强敌没有了还手之力。

那守在正东方位的黑衣人，眼看同伴渐呈不支，立时挥剑助战。

连玉笙软剑一振，笔直地刺了过去，口中喝道：“想打架，由老夫奉陪如何？”

守在东方的黑衣人，长剑一起，对开了连玉笙的软剑，回手反击一剑。

连玉笙手中软剑甚长，站在原地不动，手中软剑却如灵蛇出穴一般，上下盘攻，阻拦住去路。

恶斗之间，突闻一个冷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。道：“住手！”四使者闻声住手，各自向后跃退八尺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喝住之人，正是三圣主，手执双剑，缓步向前逼来。

二圣主随在那三圣主的身后，同时向前行来。

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和连前辈暂时挡他们一阵，我必需及早救他出阵，如若仍任他被困在阵中，在一顿饭工夫之内，咱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只管出手。”

横跨一步，拦住了两位圣主。

杨凤吟不再犹豫，娇叱一声，断剑疾起，直向阵中冲去。她早已暗中运气蓄势，准备一举冲破八将的阵势，反把自身安危，置之度外，身剑合一，化成一团光影，向前冲去。只听一阵乒乒之声，杨凤吟身剑合一之势，竟然把奇阵冲开了一个缺口。

但闻大圣主急急叫道：“杨姑娘不可造次。”

手中剑转如轮，飞出寒星。

只听低吟惨叫，连续响起，鲜血飞溅，奇阵破散。剑光突收，人影实现，场中已然是别有了一番情势。只见杨凤吟右手执着断剑，左臂上鲜血涌出。

但八将之中，却有一个人头落地，一个重伤前胸，倒卧地上，另外两个右臂受伤。

四个完好的人，已然魂惊胆破，突然转身向前奔去，两个右臂受伤的，随后急追。

大圣主关心那杨凤吟的伤势，也未追杀六人，急步行到杨凤吟的身侧，说道：“姑娘伤得很重吗？”

杨凤吟弃去手中的断剑，右手按住伤上，道：“快些出手，对付二圣、三圣，只要你杀了一个，咱们就减少了一份的阻力。”大圣主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杀他们一个，也好稍减你心头之恨。”

抬起头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慕容公子闪开。”

原来，三圣主和二圣主正想出手之时，场中已有了变化，两人也就未再出手，以观变化情势。

慕容云笙闻声而退，闪到一边。

只见那大圣主缓缓举起手中长剑，脸上的蒙面黑纱，无风自动。

二圣主突然叫道：“他要施展驭剑术，咱们走吧！”走字出口，人已转身跃起，飘落到三丈开外。

三圣主、四使者齐齐转身急奔而去，眨眼间，走得踪影全无。

第五十六回 圣主之谜

大圣主弃去手中长剑，急步行到了杨凤吟的身侧，道：“姑娘，伤势怎样了？”

杨凤吟拿开按在伤处的右手，道：“不太重，也不太轻。”大圣主撕下一角衣衫，看了看杨凤吟的伤势，道：“幸好还未伤着筋骨，我替你包起来。”

慕容云笙原本也想过去瞧瞧那杨凤吟的伤势，但他目睹那大圣主和杨凤吟的亲密形态，只好黯然退到一侧。

大圣主包好了杨凤吟的伤势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为了救我，使你受了这等重伤，实叫我心中难安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没有断去一条手臂，那已经算运气好了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我心中有一件事，一直想不明白，得要问问你才成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一受剑伤，你就破了他们奇阵，而且杀死一个，重创一人，又轻伤了两个，那是为了什么缘故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八将奇阵奥妙，变化万端，我也无法突破他们奇阵，但你冲入阵中，使他们阵势变化受阻，露出破绽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是和我受了伤无关了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如若不是听到你呼叫之声，我也不会妄动杀机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好像很善良。”大圣主道：“至少，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，对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是三圣门在江湖上声誉很坏，杀人如麻，手段残酷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这些事，都记到我的头上，唉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叹什么气？难道你们圣堂中不下令谕，他们还敢擅自做主不成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三圣门中，早已经建立了一种严密的制度，有很多事，不用向圣堂请命，就可以自行作主，而且这一个控制严酷的组织，过于庞大，龙蛇杂陈，但因圣堂与世隔绝，一直给他们一种神秘之感，除了几个首脑人物之外，一般弟子，对圣堂中事，知晓不多。因此，还无人敢妄生背叛之心，但其间良莠不齐，只怕难免有很多逾越之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何止逾越，简直是胡作非为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但这些事，我无法全部知道。”

杨凤吟脸上泛现出一种奇异的神情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你真的不是那原来的大圣主了？”

大圣主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但如不是姑娘到此，他们至少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不会对我生疑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位原来的大圣主呢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他受了重伤，已无法再主持三圣门中事务。”杨凤吟奇道：“这多高手，对他重重保护，他本身亦有超凡入圣的神功，怎会受了重伤呢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个中详情，一言难尽，此刻实非谈论之时，咱们离开此地之后，我再详细地奉告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但我心中几点重要的怀疑，希望能得先行了解。”

大圣主点点头道：“你要我解说什么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和那真正的大圣主是何关系？为什么他身受重伤之后，找你代他之位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和他并无直接关系，他选我作他替身，完全是因才施用，因为我武功很高，面手段狠毒，也不是正人君子，机智、才能，都可应付危变，所以，他选中了我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时，你怎会在三圣门中呢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我被他们掳来……”

慕容云笙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那位原来的大圣主，是何身份？”大圣主道：“这个么？在下很觉着为难，因为我立过重誓，不泄露他的身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既然敢创立三圣门，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？”大圣主道：“自然有原因，只是，只是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只是你不能说，是吗？”

大圣主道：“这时刻寸阴如金，咱们尽耽误这宝贵光阴……”口中说话，人却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急行两步，拦住了大圣主去路，道：“你急什么？说明白了，咱们才能彼此互信，坦诚相依。”

大圣主停下脚步，道：“难道姑娘对在下仍是有些不信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你仍不肯说出胸中隐秘，我就很难再信任你。”

大圣主道：“除了那原来大圣主的身份之外，其余的你随便问吧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其实，你们见着慕容长青之后，不难问明内情，诸位又何苦急在一时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咱们不谈大圣主的事，你上姓大名可以告诉我了吧？”

大圣主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姓康，名字叫无双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，名字和你的人一样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姑娘还要问什么？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来日方长，我以后再慢慢地问你吧，你说的不错，这时刻，对咱们很重要，不能这样浪费。”康无双道：“趁他们还未完全布置停当时，咱们行动要快速一些，诸位请紧追在下身后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群豪奔行了一阵，只见那前面带路的康无双，忽然退下来。群豪也止住了脚步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康无双低头在地上查看，似是找寻失落之物一般。

慕容云笙目光一转，但见路上一片平坦，并无阻路之物，心中大是奇怪，暗道：“不知他在查看什么？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但闻康无双沉声喝道：“慕容公子止步。”

慕容云笙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康无双淡淡说道：“我想慕容公子一定瞧到了，在下正在查看，不知阁下何以要涉险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因为在下瞧不出这大道之上，有何不同之处？”康无双冷冷说道：“如是我晚叫片刻，你再往前多走两步……”杨凤吟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就使在下永远无法获得杨姑娘的谅解，你也无法见到你爹爹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也许慕容世兄不肯相信在下之言……”突然抬头四顾了一眼，目注正北方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诸位不可妄动！”

纵身而起，闪电奔去。他轻功卓绝，去势奇速，眨眼间，已踪影不见。

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康无双去势快，回来得更快，只是回来时，在肋间挟了一个人。他奔至原位，放下肋间挟着的黑衣人，拍活那人身上的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向正西方逃命去吧！”

那黑衣人望着康无双脸上的蒙面黑纱，脚下缓缓后退，退约一丈左右时，突然转身向前奔去。

慕容云笙目睹那大汉，奔出了数十步，跤摔在地上，面地背天，手脚略一伸展，即不再挣动。

康无双冷冷说道：“如若你慕容公子适才不听在下之劝，此刻那倒地上的人，不是那黑衣大汉，而是阁下了。”

慕容云笙默然不语，心中暗忖道：“他如不招呼一声，我必勇往直前而去，那是必将中毒而死了。不管如何，他对我总算有救命之恩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前面布的有毒，你说上一声就是。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，抓一个人回来，要他以身试毒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若我此刻还是大圣主的身份，我相信你们都会相信我的话，但我此刻是康无双了，只怕你们对我的话，都有一些怀疑。因此，我不得不证明一下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目光缓缓从慕容云笙和连玉笙脸上扫过，接道：“不论诸位心中作何打算，但咱们目前却是个生死与共的处境。我自信武功、机智，都比两位高明一些，希望两位在目前处境之下，能够暂时听从在下之命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大圣主……”

康无双接道：“我是康无双，你不用再称我大圣主了，此后咱们以兄弟相称就是。”

连玉笙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属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康无双抬头望望天色，只见晚霞满天，已是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的时刻。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希望咱们三更以前，见到慕容长青，天亮时光，脱离险境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得先设法过了这一布毒地段才成。”康无双道：“这奇毒很利害，只要被它沾染一些，沾毒之处，立刻发作。我得先查看一下，他们布有多大地方。此毒炼制不易，布置的地方不会太大。”

伏身就地上捡起两件兵刃，道：“我去瞧瞧，再作道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要小心啊！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们站着别动。”

他脸上虽有面纱，叫人无法瞧出他的表情，但可从他声音中，听出他满怀喜悦。

只见他纵身而起，头下脚上，用双手兵刃，代替双足向前行去。他动作迅快，而又十分轻灵，片刻工夫，已然行出了七八丈远，停下瞧看一阵，又用兵刃代足行了回来，一个悬空翻身，落回原地。杨凤吟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布毒有八丈左右，不论何等轻功，都无法一跃而过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用兵刃代步，空过布毒之区，能够安然无恙，我们也可袭用此法，度过毒区了。”

康无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过此毒区，并非难事，重要的是用作代步之物，落地不要太重，就可以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就我们目下几人而言，大约都还有点能耐，只可惜用作代

步的兵刃太少了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这非难事，听蝉小筑四周植有圆竹百棵，在下去取些来用以代步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片刻之后，连玉笙已抱了一捆竹子，行了过来。

康无双道：“如若咱们行到途中，受人攻击，那就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感，所以诸位如还有暗器，就准备以暗迎敌，如是未带暗器，也请捡些石子，放在身上，而且鱼贯通过，在下开路。”翻身跃起，仍用兵刃代步，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双手各握一根竹竿，飞跃而起，也学那康无双一样，头下脚上，追在康无双身后两丈左右处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连老前辈请走在慕容公子身后，万一有变，也好有充分的应变时间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在下觉着，不如等他们两个越过毒区之后，咱们再动身不迟。”

杨凤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。”

在两人想象中，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定然会在途中受到攻袭，但事情却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，两人竟然都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布毒区，未见有人攻袭。

杨凤吟回顾了连玉笙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看来那二圣主和三圣主，似都非多智之人物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们在此地布毒，却不知埋伏人手，在我们越度毒区之时，突施袭击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纵身而起，双手分握竹竿，向前行去。连玉笙一提气，闭住呼吸，追在杨凤吟身后而行。

两人也平安地越过毒区。

康无双望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事情有些奇怪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不信，二圣主和三圣主会忘去在这里设下埋伏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以那二圣主的为人，决不会忘去此事，只怕其中别有原因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有人在暗中帮助咱们，清除了此地的埋伏是吗？”连玉笙道：“属下确有此想。”

康无双沉思良久，道：“我想不出，谁会这样地帮助我们。”连玉笙道：“属下觉着，大圣主在圣堂权威已久，也许有人在暗中帮你。”

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，如若有人在暗中帮我们，那也是冲着你，和我无关。”

连玉笙淡淡一笑，也不辩驳。

康无双突然一跃而起，直向两丈外一丛乱草之中飞去。只见他右手一扬，拍出一掌，掌风过处，丛草倒折，右手一探，抓起一个人来。

杨凤吟等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后背之上，鲜血透衣。康无双仔细查看了那尸体背上伤口一眼，面上黑纱突然抖动起来，显然，他心中不是有着无比激动，就是有着无比的震惊。杨凤吟回顾了连玉笙一眼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连玉笙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康无双似是把两人谈话听得十分清楚，接道：“你过来，瞧瞧他们的伤势。”

连玉笙大步行了过去，瞧着那尸体伤势一眼，道：“伤在一种圆形兵刃

或暗器之下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只此而已么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其他的属下就瞧不出来了。”

康无双缓缓说道：“瞧瞧他伤口的四周。”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齐齐探头看去，果然，在伤口四周，发现了一圈黑边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也看不懂，那一线黑沿，代表着什么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好像是用火灼伤了肌肤。”

连玉笙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

口中连说明白，脸上却泛现出一片惊怖之色。

杨凤吟奇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说啊！”

连玉笙道：“魔焰椎，魔焰椎。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魔焰椎是什么？是人呢，还是绰号？”连玉笙道：“都不是，那是一种暗器，致人死命的暗器！”康无双不再多言，放下尸体。道：“我想这附近有很多尸体，这些埋伏，都死于魔焰椎下，所以没有人攻袭咱们。”

说完话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心一些。”追在康无双身后行去。

行约一刻工夫，到了九曲桥头。

只见那段天衡身着红衣，站在桥头，拦住去路。

康无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停下。”举步行近桥头，冷冷说道：“让开路。”

段天衡略一犹豫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三圣门中，这么久时光，难道连我是什么人，也无法分辨吗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你是大圣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。你既知我身份，竟然敢不遵令谕。”段天衡道：“在下并未见过大圣主真正的面目，今日希望能够一见真面，了却在下心中之愿。”

康无双冷冷说道：“你这愿望存了多久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在下守此桥二十寒暑，存此心愿，也有二十年了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你为何不早日提出此求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在下没有机会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现在是你的机会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不错，二圣、三圣联手对付大圣主，属下受命挡关。”

康无双接道：“你好大口气。”

段天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实在说来，在下对二圣、三圣，也未存效死之心。对你大圣主也是一样，我可以帮他们，也可以帮你。”康无双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三圣门中人个个都和你一样吗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三圣门全靠苛法、严刑和一种秘密所统治，一旦被人看破，他们就不会再对三圣门存有效忠之心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但你们却为一种慢性药物控制，无法离开三圣门。”

段天衡道：“所以甚多人才存着激烈的报复之心，一旦他们有机会，就会反剑相向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三圣门在江湖上称雄二十年，江湖上，提到三圣门

无不退避三舍，其实三圣门早已经众叛亲离，一旦爆发了，那就不堪收拾。”

康无双缓缓说道：“可惜我时光有限，无法和你多谈了。”段天衡道：“在下话也说完完了，大圣主如若想以武功闯过此桥，只管出手。”

康无双缓缓掀起面纱，道：“你想见我本来的面目吗？”段天衡凝目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康无双放下面纱，道：“你已经瞧过了，可了去你二十年的心愿了。”

段天衡道：“阁下是不是真的大圣主？”康无双道：“两个时辰之前，我还坐在圣堂之中，发号施令，但此刻，那二圣主三圣主却不承认我大圣主的身份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大圣主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你应该不是，因为你太年轻，在下守此九曲桥，已然二十寒暑，进入三圣门时，我还不过是五十多岁的壮年，如今已是古稀岁月，世间虽有返老还童之说，那也应该有痕迹可寻，但在下看大圣主却是实际年龄不大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好吧，我不是原来的大圣主。”

段天衡道：“那么，大圣主可否把姓名见告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叫康无双，不知你是否听人说过？”

段天衡略一沉吟道：“康无双、康无双，似乎是听人说过，可惜已无法记忆起何人说过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阁下还要问什么？”

段天衡道：“你带慕容公子，意欲何往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带他去见慕容长青。”

段天衡道：“可要在下相助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如真有帮助我们之心，就坚守此桥，不让二圣主和三圣主的人手过去，那就对我们帮助很大了。”

段天衡道：“在下尽力而为。”

转身对慕容云笙一抱拳，道：“见着慕容大侠之时，请代我问候一声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一欠身道：“晚辈代家父先行谢过。”

段天衡让到一侧，道：“诸位请吧！”

康无双当先而行，慕容云笙等鱼贯相随。

段天衡高声说道：“如若二圣主和三圣主等通过此桥，在下便要横尸九曲桥头了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豪放异常，也无疑告诉康无双等他将死守此桥。康无双道：“如若我们能够分出手，当会遣人相助。”段天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有此一言，区区死而无憾了。”康无双回顾了连玉笙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段天衡的武功如何？”连玉笙道：“很高强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该是咱们一个很好的助手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如若他真的死守这道九曲桥，必然会坚守一段很长的时间。”

康无双突然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回去告诉他一件事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告诉他二圣主手中的木盒，含有着绝毒的暗器，而且盒中水晶，反光耀目，要他多多小心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他那木盒中暗器，如若被兵刃点中，暗器就会随着兵刃飞了出来，此一点最为重要。”

连玉笙点点头，转身而去，告诉了段天衡。

几人越过九曲桥后，康无双直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见行经之路，正是来此之路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道：“阁下带我们到哪里去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去见令尊啊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在下记忆不错，咱们此行之路，似乎是离开三圣堂的去路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，你们来此之时，经过一座矮小的石城，记得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记得很清楚，那似乎是一处很奇怪的地方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如若武林之中，真有一处高手云集之处，那地方应该是当之无愧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很奇怪，三圣门把那样多的高手，集中关起来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要他们交出武功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地方如何能困住武林中那么多高手？”康无双道：“那里有一道无形的枷锁，锁住了所有被关在那石城中的人物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里都是武林中的精萃，江湖上的高人，就算是铁锁金枷，也未必能够锁得住他们，但我们行过石城，却未见任何可以制人的迹象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咱们到那囚人石城，还有一段距离，藉此机会，谈谈那囚人石城的内情也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曾经打开一座石门查看，见室中人静坐无恙，一无手铐脚镣，二无加身刑具，为什么他们竟然甘愿被囚？”康无双道：“别说是一个身负有非常武功的人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如若被常年囚在石城之中，他亦将设法逃走，那些人岂甘常年枯坐于斗室之中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们想领教的是，那些人受何禁制，如何破解？”康无双道：“我说了只怕诸位也不肯相信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说来听听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虽然贵为大圣主，但却不知那石城之中，囚人之术，以及如何破解之法。”

回顾了连玉笙一眼，道：“也许你曾听人说过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在下倒听人说过，石城中被囚之人，似乎是被一种固心术所制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叫固心术，武学之上，从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传说之中，除了三圣主之外，再无人知晓内情，大圣主竟然不知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有数次，我在交谈之中，想从二圣主、三圣主口中套出内情，但他们竟都支吾以对，似乎是也不尽知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既有禁制，就该有解得之人，你们都不明白，岂不是大笑话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事情很明显，那些人下手之初，就已经下决心要被囚之人，老死石城之中，不能再走一步，所以，这法子一直没有传下来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法，咱们进入囚人石城之后，也是无法救人了。”

康无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去碰碰运气，我想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我们应该会瞧出一些内情。”

杨凤吟叹道：“三圣门在江湖上充满着一种神秘气氛，想不到你们三圣堂中的首脑人物，竟也是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唉，当真叫人糊涂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究竟有什么人，才知晓三圣门的真实内情呢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这个么，连我也无法了然。那传位给我的人，只告诉我统驭、剑术、应付三圣门的方法，却未告诉我三圣门中的内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二圣主和三圣主，似乎还比你知晓的多一些了。”

康无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也许不错，但他们决不知晓囚人石城中的秘密。三圣门的厉害处，就是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，但他们除了本身应知晓的事务之外，很少知晓别的事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似乎是在你们三圣之上，还有一位统治的首脑。”康无双苦笑一声道：“你说对了。”

杨凤吟突然停下脚步，圆睁一对转动的大眼，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康无双道：“不知道，也许他只是圣堂中一位护法，也许他只是一名喽兵，没有人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去推断他的身份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越说越玄了，当真是叫人难信。”

康无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说就说吧！说出全部真情，也免得你对我生疑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他从没有现身，但每三个月中在十五深夜子时，我们就在圣堂供台前一座小鼎内，取出密函，有时一封，有时两封，收取函件之夜，是一桩绝对机密的大事，圣堂之中，除了我们三人之外，不许再有任何人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每一封密函，都由你们三人同看吗？”康无双摇摇头道：“不一定，那封套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有时，封套上指明由我一人拆阅，也有指明二圣主或三圣主单独拆阅的，极少是三人同看之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信上都写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指示我们三圣门中事务，也有限期命我们完成的事情，我们就靠那密函，统治着三圣门。”

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当真是曲折离奇，充满着诡异神秘，那些密函想已积存甚多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没有，所有的密函，看过之后，都要放回金鼎之内，不能携出圣堂。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说来，你这位大圣主，也不过是一个傀儡、替身罢了。”

康无双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如若当真的大权在握，只怕人家也不会真的把这大圣主之位交给我了。”

杨凤吟心中暗道：原来，他这大圣主之位，也是一个食之无味的虚名，早生背离之心了。

但闻康无双道：“虽然在我们之后，还有一个主宰人物，但他只是每三个月下达一次指令，平常时发生的事，仍然由我担当处理，这大圣主之位，也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傀儡、虚位。”说话之间，已然行近了囚人石城。

这时，大约快近初更的时分，星光闪动，景物隐隐可辨。康无双道：“咱们等一等再进石城吧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急于见到父亲，急急说道：“既然已到此处，似乎是愈快愈好，迟延时光，对咱们有害无利。”

康无双缓缓说道：“慕容公子如若还记得在下说过之言，当不会急于进

入石城了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已记不清了，阁下可否再说一遍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说过这地方很危险，首先涉险之人，可能有伤亡之险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等一会，对咱们又有什么帮助？”康无双道：“等一会明月上升，那光亮至少可使咱们多几分生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果那二圣主和三圣主带人赶到，岂不是一样麻烦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不知晓这囚人石城中详细内情，量他们也不知晓，他们要和咱们一样冒险。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，不再多言，心中却暗自盘算道：“如若真要涉险，我应一马当先才是。”

只听杨凤吟说道：“你对这囚人石城，既然是全无了解，怎会知晓这石城中，有着重要危险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三圣门中，有几位护法误入此地，因而丧命。”连玉笙突然说道：“据说这囚人石城之中，每夜子时，各门齐开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每月中三、六、九日，夜晚子时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属下不明白……”康无双道：“别问我，我也知晓不多，也许三圣门中的最大的秘密，就在这囚人石城之中，今夜咱们要仔细地查看一下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咱们为何不早些进去呢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咱们如是早进去一些时间，就可能早一刻遇上危险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希望将近三更时，再进入石城中吗？”康无双道：“那就太晚了，咱们等明月升起，二更过后，时间正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今天十几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二十三日，月亮升起时，已然是二更时分了。”杨凤吟凝神听去，但闻松涛盈耳，四处一片静寂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们来此之时，也曾经过这座石城，但我们不知其中藏有凶险，所以，走的很坦然，除了觉着它阴沉、死寂，建筑奇怪之外，并未瞧出有何特殊之处。但经你这么一说，这座死寂的石城，才是你们三圣门中最为重要的所在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若能揭开囚人石城之秘，那就可一瞬间，尽知三圣门的秘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当了数年的大圣主，就算是傀儡也罢，难道就没有来过这囚人石城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来过一次，那是一年前，我和二圣主、三圣主，一同来此……”

望了连玉笙一眼，接道：“似乎是带着你一起来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不错，不过，我守在城外，没有进去。”康无双道：“我记得，那也是二十三日，月亮升起时，已是二更时分，我们在月亮升起时，进入石城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一次没有危险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是奉命而来，是否早已有暗中安排，不得而知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记得，那一次，我、二圣主、三圣主配合，越过了三道险关，事后想起，仍然是心有余悸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想那越度的险关，如若不是事先知晓应付之法，凭我们武功，决难平安度过，至少要有一两个人伤亡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人告诉你们应付之法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圣堂金鼎之内的令函，它清楚地说明了应付之法，只是事过一年，人事已非，是否还可用老办法应付，实是很难预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至少你熟练一种办法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在下今夜之中，就准备施用此法……”

望了慕容云笙和连玉笙一眼，道：“希望两位能够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目光转动，扫掠了慕容云笙一眼，接道：“最危险的一环，由在下担当，两位分为我左右双翼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我等如何应付，还望大圣主指点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叫康无双，前两个时辰起，我已经不是三圣门的大圣主了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我们要通过一道石门，当通过那石门的一瞬间，同时有一十二件兵刃一齐袭到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那一十二件兵刃，是同一种兵刃呢，还是几种不同的兵刃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就在下记忆所及，并非是一种兵刃，有刀，有剑，还有铁棍一类的重兵刃，同时袭至，六件攻向中间，另外六件兵刃，分袭左右双翼，他们用出不同的武功，但却都极恶毒，而且配合佳妙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一齐攻至。好的是，他们只攻一招，如若咱们几人能够抵拒得住他们，就各自散去，不再攻袭。”连玉笙说：“那就是说，你要在同一瞬间中，封拒六件兵刃，而我和慕容公子，各封拒三件兵刃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十二件兵刃中，任何一件的攻势，都足以制人死命，同时数件袭至，自然是更具威势，有一件封架不当，就可能伤亡，至少也将重伤残废。”

连玉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咱们是各自为战呢，还是联手拒敌？”康无双道：“自然要有一套配合之法，才能同时封挡十二件兵刃，不至于露出破绽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现在我们三个先要练习一下配合拒敌之法。”慕容云笙、连玉笙、相互望了一眼，围拢过去。

康无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看仔细些，我先把合作动手的分、合方位，划在地上，两位仔细看过，在下解说一遍，以两位才智而言，也应该了解了。”

此时，天上明月未现，见物单凭星光，是以连玉笙、慕容云笙虽有过人的目力，也不得不留心查看。

康无双用手指在地上划出了三人配合的方式，并且详加解说，彼此虽是三人，但在合拒那一十二件兵刃的攻势之中，三人合出的剑势，亦有着相互支援的作用。

慕容云笙和连玉笙都算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那康无双略一解说，两人都已经完全了然。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只说出一道险关，还有两道，又是何等险境呢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另外两道除了武功之外，还要有智慧定力，在下能够克服，此刻也用不着说出来，说出来徒乱人意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派我一点事做，不要把我当千金小姐看待。”康无以突然举手放在唇边，低嘘一声，道：“小心些，有人来了！”几人凝神听去，果然听得轻微的步履之声，传入耳际。杨凤吟道：“只有一个人，但决不是你那两位圣弟追来了。”康无双点点头道：“他走得很慢，似乎是有恃无恐。”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星光下，只见一个长发飘飞，娇小身材的人影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杨凤吟道：“是一个女的。”

谈话之间娇小黑影，已然行到了几人身前四五尺处。只见她停下脚步，举手理一理头上的长发，缓缓说道：“慕容公子在吗？”

慕容云笙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在下就慕容云笙，尊驾何人？”

第五十七回 夜探石城

那长发女人道：“慕容公子贵人多忘事，又正值春风得意，哪里还会记得我这个人。”

慕容云笙突觉脑际灵光一闪，正待叫出那妇人名号，康无双突然冷冷接道：“你是不是三圣门的弟子？”

长发妇人道：“如不是三圣门的弟子，如何能到此地。”康无双道：“那你认识我吗？”

长发妇人抬头望了康无双一眼，道：“似曾相识。”康无双道：“那你就说说看。”

长发妇人道：“好像是三圣堂中的大圣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很好，你既然认识我，快报上你的名号，职守。”长发妇人道：“蛇娘子，原任三圣堂护法。”

康无双望了蛇娘子，说道：“我们见过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见过几面，但你是大圣主，我只不过是圣堂中一个小小的护法而已，大圣主怎么记得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现在是在何职司，怎会如此的打扮？”蛇娘子道：“我在受惩罚，罚作这石城中的女奴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在我记忆之中，未曾听过此事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一个小小的护法，生死何足道哉，怎会惊动到大圣主。”

康无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这石城之中，可是有很多女奴？”蛇娘子道：“不错，就我所知，已有二十四名女奴了。”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但她们遭遇更惨，不像我这样能够自由出入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这些事，我都不知道，那些女奴有何惨处？”蛇娘子一理长发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圣主是真不知道呢，还是明知故问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自然是真的知道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些女奴个个都被铁链穿过琵琶骨，而且那铁链之后，还带着一个数百斤的铁墩，那铁墩有大有小，按各人的武功高低，配以铁墩的大小……”

杨凤吟听得心头火起，忍不住道：“那些女奴，都是些什么人？”蛇娘子目光转到杨凤吟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是飘花令主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不错。”

蛇娘子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是你带了慕容云笙到此地来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不错。”

蛇娘子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那些女奴，都是三圣门中犯了戒规的女弟子。”

康无双接道：“三圣门中的人人事事，有很多事情我却不太清楚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现在，你知道了，你准备如何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胆子很大，对我如此说话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是的，我很大胆，但我已想不出还有什么痛苦，能比罚入石城为奴更为悲惨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对石城中的事务，早已十分熟悉了。”蛇娘子奇道：“你身为大圣主，难道当真的不知晓城中的事情？”康无双道：“也许你不相信，但我确实不知。”蛇娘子道：“你今夜到此为何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准备暗访石城。”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很奇怪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，怎会和慕容云笙等走在一起。”

康无双冷冷道：“你不觉着问的太多么？”

慕容云笙后拱手，道：“姊姊，大圣主带我去见家父。”蛇娘子道：“慕容长青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姊妹是否见到过他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没有见过，但我听人提过他，他确在石城之中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为了救父亲，也投入了三圣门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，我依然故我，我还是慕容云笙。”蛇娘子道：“你如何认识我们三圣门中的大圣主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们相识不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蛇娘子，在我记忆之中，你似乎是中了我的……”蛇娘子冷冷接道：“但我没有死，你那花上之毒，也不是世间奇绝之毒，一样的有人能解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好像很恨我，是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，我很恨你。”

杨凤吟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是不是因为慕容云笙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如若你这样说，那就算是因为慕容云笙吧！”杨凤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只是为了这件事，那你就不用恨我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我已经有了丈夫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是慕容云笙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慕容云笙，是你们的大圣主。”蛇娘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当真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。”

蛇娘子目光转到康无双的脸上，道：“大圣主，此话可是当真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，确有此事。”

慕容云笙只听得有如利剑刺心一般。

杨凤吟道：“你人在石城之中，住了很久，对那石城中的情况，定然十分熟悉，希望你能带我们进入石城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是大圣主的夫人，为什么不要大圣主带你们进入石城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云笙要进入石城探望他的父亲，你若肯带我们进入石城，那是替慕容云笙帮忙了。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慕容公子，是你进入石城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如若姊姊肯帮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蛇娘子道：“就凭这一句姊姊，我也该带你进去，不过……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要易容改装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装扮成何许人物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女人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要我装扮成女人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，而且要改扮成和我一样的女人，长发披散，衣着褴褛，才能够混入石城。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要我扮成女人，实是有些疑难。”蛇娘子道：“那你就别进入石城了，你没有机会闯过三道关口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们能够闯过三关，只是闯过之后，反而进退无据了。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只要你们能够闯过三关，我在那里接迎你们。”

蛇娘子转身行了几步，突然回身说道：“慕容兄弟，你过来。”慕容云笙举步行了过去。

只见蛇娘子低声对那慕容云笙说了数语，转身跃入石城，消失不见。

她说的声音很低，康无双和杨凤吟虽都有一身绝世武功，亦无法听到她说些什么。

慕容云笙目睹那蛇娘子跃入石城，才举步行了回来。

杨凤吟忍了又忍，仍是忍不住心中之言，问道：“她说的什么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告诉我逃命之法，她不信我们能闯过三关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她倒是关心你的安危。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默默不语。

杨凤吟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月亮出来了，咱们该动身啦。”康无双一提气，当即跃上石城。

三人急起而追，落足于石城之上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石城中一片死寂，那仓库般的房子，在初升月光的照射之下，半明半暗，听不到一点声息，也不见一点灯火。杨凤吟道：“我瞧不出这地方会有什么险关。”

康无双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就在下记忆所及，这囚人石城的外貌，并无奇特之处，但在这石城之下，另有一座石城，那才是这石城中的精要所在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无法了解当年筑建这座石城之人的用心，但它确是一个巧妙的建筑，天然的形势和人为的配合，筑成了一座外貌平淡的石城，不论何等精明的人物，行过这座石城，都无法了解内情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说这上面石城，并无什么奇异之处，但那石屋之中，仍然囚禁着高人。”

康无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是城内石屋之中，空无所有，岂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吗？”

这时，突见石城一角处，现出一盏蓝色的灯火。

康无双道：“时刻到了，咱们去吧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紧追在康无双的身后，道：“也许在圣堂之中，有人管理这座石城，蛇娘子被罚入石城为奴，是何人送她来此？”康无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但你别忘了那圣堂金鼎中的神秘手谕，那人才是三圣门中的真正主脑人物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然行到那蓝灯高挑之处。

只见一根铜竿，高挑着一盏蓝绫围成的灯笼。

杨凤吟四顾一眼，只见地下一片平坦，四周也未见门户，心中奇道：“难道这石城中的建筑，也暗含八卦、九宫等变化不成？”心中念转，口中却问道：“咱们要如何才能进入地下石城？”康无双道：“就是这块地方，蓝色灯火升起的时候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地方五丈方圆中一片平坦，你再想想看，是否记错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会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这地方，也许我们来得早了一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是说，这地方会出现一座门户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一座进入地下石城的门户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如若你背叛三圣门的事，被他知道了，是否

会暗中和你作对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他如知晓了，定然会和我作对。过去，我是被那种神秘所控制，但近来我体会到一件事，这件事想通了，也使我了解到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意义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能弃高位，行所愿，这要很大的勇气，个中必有着深奥的哲理。”

康无双微微一笑道：“自入三圣门之后，我的武功有着一日千里的进境，天下高手云集于此，每个人都不敢藏私，把一生辛苦练成的武功，贡献于圣堂之上，真是洋洋大观，无所不有，只要是喜爱习武之人，面对此境，无不为之陶醉。所以，这些年中，我一直苦求武功精进，凡是我所喜爱的武功，都可畅所欲为地练习，如有不解之处，我立召来这门武功有造诣的人，要他说明。数年光阴的成就，无异等于别人数倍时间。但我近来却感觉到面临着一种体能崩溃，也就是习武人所谓的走火入魔，轻则残废，重则殒命，就一个人的体能来说，学武应该有一定止境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可是觉着自己已经进到了体能所难承受的边缘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是的，如是我再练下去，就算不走火入魔，也将患上嗜武狂，除了武功之外，世上再无别的事情放在心上了。”

杨凤吟嫣然一笑道：“幸好，你还来入颠狂之境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他原想把我造成一个嗜武如狂的人，可惜，他们未算到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没有算到你出现在三圣堂中，如若你晚来半年，那即将是另一番景况，我不是体能折伤，就是精神溃散到忘我之境，那将有两个结果。”

慕容云笙等无不听得个个神往，接道：“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一是落下残废之身，送来这囚人石城，二是冲破体能限界，而成一个精神溃散的狂人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狂人，那人把三圣门大圣主的位置支付于你，要你代他行使大圣主的职权，如果你变了一个精神溃散的狂人，那岂不是和他的原意不合了吗？”

康无双淡淡一笑道：“也许他们正希望我变成一个狂人，代他们屠戮反对三圣门的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很多枝节，现在都已经很明白了，但最重要的关键，你却不肯说出来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什么关键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就是这三圣门真正的企图何在？把无数绿林小恶，汇集一处，把无数武林高人，囚入石城，说他们想号令江湖，统霸武林，但又有甚多地方不像，实叫人猜不出他们的目的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三圣门的宗旨，我也一样不了解啊！”杨凤吟道：“但你如肯说出那让位给你的人，咱们就不难找出这三圣门的用心了。”

突闻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，由地下传了上来。

康无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咱们先隐起身子瞧瞧。”

四人齐齐飞身跃起，躲入四周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蓝色灯火之下，裂开一个洞口。

那洞口方圆三尺，足可容两个人并肩出入。

首先探出洞口的，是一盏红灯，红灯渐升，行上来一个身着白衣的大汉，接着一连行上来四个白衣人。

除了当先一个白衣人手中高举红灯之外，其余三人都佩着长剑。

只见那执灯人一个转身，直向正西行去。

三个佩剑的白衣人，鱼贯追在那执灯人身后而行。

片刻时光，转到一座屋后，四人已为房屋掩遮，只见那红灯在空中游动。

杨凤吟低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知晓，那晚我来此之时，只见这座蓝灯，那红灯和白衣人，全都未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倒是有些明白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地下石城之中，有人管理，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。”

康无双突然拉下面纱，道：“咱们进去吧！”

站起身子，向前行去。

连玉笙、慕容云笙紧追在康无双的身后而行，反把杨凤吟挤得落后了两步。

杨凤吟心中明白已入险境，把她挤在后面，是怕她先行遇险。康无双一马当先，行入洞口。

只见一道石梯直向下面行去，慕容云笙心中暗暗数计，一共行过四十九级石阶，才到洞底。

两根立地木竿上的蓝色吊灯，照亮了洞底的形势。

那是一片三丈见方的平坦之地，一排灰色的石墙，拦住了去路。

灰墙上以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，五种不同的颜色，分开着五座门户。

那门上颜色鲜艳，看上去十分耀目，再经蓝色的灯火一照，形成一种怪异夺目的色彩。

康无双回顾了一眼，脸上是一片茫然之色。

杨凤吟悄声说道：“自们从那一座门户进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情形有些不对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怎么不对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就我记忆所及，那次进入这地下石城时，只有一道木门，怎的会变成了这一付五彩缤纷的门户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管那座门户变成了五座彩门，方位必有移动，咱们随便进一座，碰碰运气就是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康兄不用犹豫了。”慕容云笙接着道：“就算今宵在下死于这地下石城之中，那也算为父尽孝，死而无憾了。”

康无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位不但没有责怪在下之意，似乎对在下仍有着很大的信心，唉！三位的盛情虽然可感，但目下形势已变，只怕这石城的部署，也有了变化。在下记得初次到这石城之时，那门户之外，有一具兵器架，上面兵刃陈列，此刻那兵刃架已然除去，想来这木门之内，定也有着变化，似是也用不着咱们三人同时涉险了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着道：“黄色为尊，在下已决定进入这道黄门中试试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康兄为何要一人涉险，咱们早已商定三人同时入门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目下形势有变，自不能照原意进行，你两人请在后面接应

我就是。”

举步行向黄门。左腿一抬，踢在门上。

但闻砰然一声大震，但那座黄门仍然是纹风不动。

康无双已从嗡嗡余声中，听出那黄门，竟是一扇铁门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慕容世兄，铁门坚牢，破门不易，在下答允三更会见令尊，只怕是很难兑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形势变化得大出人意料之外，如何能怪康兄，咱们合力设法，破除铁门就是。”

康无双突然疾快转动，双脚连环飞起，眨眼之间，在另外四座门上各踢一脚。

但闻嗡嗡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敢情另外四座门户，亦是钢铁所铸。

只听康无双道：“目下之策，只有设法夺回那三圣手中的宝剑，撬开铁门。”

突闻一声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正中那蓝色铁门，突然自动大开。

康无双暗暗提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何许人？”

那冰冷的声音，又从蓝色大门内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不用问我姓名，但我却知道你是大圣主，你取下面纱，弃置不用，那是说已然明目张胆地背叛了我三圣门了，是吗？”

康无双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不错，我背叛了三圣门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是这石城中的首要人物，为何不敢现身一见？”那冰冷的声音接道：“等你该见我面的时间，自会让你见到，不过此刻不成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阁下既是不肯相见，在下也不勉强，但阁下启动铁门，那是有意迎我们进去了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启开的蓝门内，一片黑暗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目光所到，难见里面的景物。

那声音正是由那黑暗中传了出来。

只听那人应道：“进入这铁门之人，从无一人能全身而退，但你此刻，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能办到，不但可复大圣主之位，而且特允你参与这石城的机密。”

康无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什么机会？”

那人道：“杀死你身后的三人。”康无双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已无意再复任虚有其名的大圣主之位。”

那冰冷的声音微含怒意地说道：“你当真要和三圣门作对吗？”康无双道：“那倒不敢，但在下很想查出三圣门的真正内情。”等待良久，再无回声，似是答话人已然含怒而去。

但那大开的铁门，并未关闭，显然，启门人存心让他们进去了。康无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算不如天算，咱们在城外研商了半天，费了不少心机，但进得城来，却是景物全变，计议落空。”口中说话，人却举步向门内行去。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、连玉笙，紧追身后，向内行去。三人心中都感觉到，自那康无双取下了面纱之后，存在他身上的诡异之气，一扫而光，他已经不再是带着满身神秘的大圣主，而是铁铮铮的江湖英雄。

几人行入两丈左右时，铁门外的灯火，已难再照入，顿觉黑得出奇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这地方黑得很出奇。”

康无双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不错，如若我推想不错，这地方应该经过了很特殊的布置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我带有火折子，但不知可否应用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拿来给我。”

连玉笙取出火折子，交到康无双的手中。

康无双低声说道：“为防万一，你们散开去。”

右手一晃，漆黑的甬道中，突然间亮起了一道火光。这时，慕容云笙、杨凤吟等已经散布开去，凝目望去，只见壁间一片漆黑，非石非土，照不出是何物。

慕容云笙伸出左手，向壁间摸去。

杨凤吟右手疾出，抓住了慕容云笙的左手，道：“不要涉险，那不是墙壁。”

两人掌指相触，如触电流，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触，慕容云笙不自觉的五指反扣，紧紧握住杨凤吟，似是生恐失去了她一般。四道目光，相互交注，脸上都是十分奇异的神情。

似多年故交，重逢于患难之中，彼此都流露出无限的思慕。似恩爱情侣，大限临头，生死缠绵的一握之后，彼此将各奔东西，相逢无期。

突然间，杨凤吟眨动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流出两行情泪，缓缓挣脱了被慕容云笙紧握的右手，道：“那墙上也许涂有剧毒。”慕容云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提醒。”

淡淡的一句话，似是又突然在两人之间，造成了很长的距离。杨凤吟缓缓退后两步，道：“这地方险恶、诡异，千万不能有丝毫大意。”

说完这两句话，缓步向康无双身边行去。

慕容云笙忽然之间，失去了所有勇气，别过头去，不敢再望那杨凤吟一眼。

只听康无双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哪一位当值，似是用不着再藏头露尾，我们只有四个人，诸位如是不希望我们进入，尽可现身拦阻，放手一战，如是有意让我们见识一番，那就该派遣带路之人了。”

话还未完，耳际间已响起一个阴沉的声音，道：“快些熄去你手中捏的火折子，这甬道之中，都是易燃之物，一旦起火，就算你是钢筋铁骨，也要把你融化为灰烬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若这甬道燃烧起来，阁下是否也会烧死于此呢？”

口中说话，左手五指张开，缓缓把熊熊燃烧的火折子，握在手中熄灭，点滴火星未溢掌外。

火折熄去，甬道中又恢复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

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已然如约熄去了火折子，阁下准备如何对付我们？”

那阴沉的声音应道：“在下未得令谕之前，诸位最好是站着别动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果我不愿停在这里呢？”那阴沉的声音道：“如果你们当真不把生死放在心上，那就请便，在下决不拦阻。”

康无双淡然一笑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阁下似是很关心我们的安全了，既能对面交谈，何不请出一见？”

那人突然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并非不愿出面相见，实是不能和诸

位见面。”

他的声音虽然仍是那样阴沉，但因措词缓和，听起来，竟似是也和蔼了不少。

康无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以前也曾来过这地下石城一次，不过，那时在下的身份不同。”

那人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你那时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，是吗。”康无双道：“有名无实的大圣主。”

那人似是陡然间高兴起来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听说三圣门在江湖上的威名很大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威名很大，不但掩过少林、武当，而且掩过了大半个江湖。”

那人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可惜，老夫已快三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了，不知目下江湖上，又是副何等光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，整个江湖都被三圣门搅得天翻地覆。”

那人声音一变，又恢复原有的阴沉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慕容云笙。”

那人道：“老夫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长青，你听人说过吧？”

那人道：“慕容长青大侠么，老夫倒是听人说过，只可惜缘悭一面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位慕容云笙，就是那慕容长青大侠的公子。”慕容云笙接口道：“阁下不能出面和我们相见，但姓名总可以见告吧。”

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夫九指翁萧三山。”

连玉笙一抱拳，道：“原来是萧老前辈，失敬了。”萧三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实在活得太久了，久居斗室，未见过日月星辰，但又偏偏越活越长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一个人如是想死，那该不是太难的事，你为什么不自杀呢？”

萧三山笑道：“老夫也曾动过这个念头，但又想着总会有一天能够离开此地，所以，就苟延残喘地活下去，想不到这一活就是几十年。”

杨凤吟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听老前辈的口气，似乎对那位囚你在此的人，十分不满，是吗？”

萧三道：“难道你们女人家，对囚你数十年的人，心存感激不成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失去了武功，是吗？”

萧三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如是失去武功，哪还会活到今日，奇怪的是，老夫不但是越活越长命，而且越老也武功越强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反抗，反正你已经不畏死了。”萧三山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老夫如是反抗不成，那份身受折磨的活罪就叫人难以忍受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晚辈觉着一个人既然要死了，杀一刀也是一死，杀千刀也是一死，管他如何一个死法呢，何况，你还有武功在身，如若是想死，总有自绝之法。”

萧三山道：“如是老夫死了，那岂不是永远见不到日月光辉了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这人很可怜。”萧三山怒道：“老夫哪里可怜了，你这女娃儿胡说八道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凶什么，我说的哪里不对了。世上最孤僻的人，也该有一个人想想，但你却只想看看日月光亮。”

突然萧三山暴声喝道：“臭丫头，对老夫如此无礼，吃我一掌。”喝声

中，一股强大的暗劲，直撞过来。

那力道虽是撞向杨凤吟，但暗劲波动，却使甬道中人，全部感觉出来。

杨凤吟双掌齐出，踏上了一步，推出掌力。

慕容云笙一提真气，发出一掌，暗助了杨凤吟一臂之力。双方掌力接实，杨凤吟已知非敌，只觉对方力道，强猛绝伦，震得杨凤吟气血上涌，不自主向后退了一步。

慕容云笙发出的一掌，虽非直挡锐锋，但也觉着被那反弹之力震得心头一震，暗遁：“这人的功力，当真是深厚得惊人。”杨凤吟接下一掌之后，心中暗暗吃惊道：“如若他再发一掌，我势必要伤在他的掌力之下了。”

但形势已成骑虎，只好暗中戒备，准备再接他一掌。

那知情势大出意料之外，萧三山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能接下老夫一掌，足见高明……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老夫仔细想过了你说的话，觉着你说的不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我还道你老糊涂了，永远想不明白个中道理。”

她得寸进尺，愈骂愈凶，只听得慕容云笙暗暗地皱起眉头，耽心激起那萧三山的杀机。

康无双和连玉笙都没有说话，也未阻止杨凤吟。

一声深长的叹息，划破了黑暗中的寂静，耳际间响起萧三山的声音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杨凤吟已然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准备着那更为凌厉、恶毒的一击。

听得萧三山问她年龄，心头为之一松，道：“我十八岁……”萧三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打断了杨凤吟未完之言。杨凤吟奇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萧三山道：“老夫如是当年娶妻生子，孙女儿也比你的年纪大了，所以，老夫也不和你一般见识。”

黑暗的甬道中，突然间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哭声，悲悲凄凄，动人心弦。

杨凤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萧三山道：“你这丫头，说的甚是有理，可怜老夫不但无儿无女，这一身武功，只怕也无法在世间流传了。唉！当年老夫苦苦习武，想不到练了这一身绝技，竟然埋没于斯，势将随老夫的死亡绝响人间。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连老前辈，这人倒是性情中人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九指翁萧三山，如若没有这一点赤子之心，这数十年来，闷也把他闷死在这地下石城中了。”

但闻杨凤吟高声说道：“萧老前辈，不要哭了，我们进入石城中见过慕容大侠之后，离开此地时带着你一起走。”

萧三山止住哭声，道：“你说的当真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。”

萧三山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过来让老夫瞧瞧。”

杨凤吟举步向前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老前辈在哪里，晚辈瞧不到你在何处？”

萧三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击掌为号，你循声行来就是。”言罢，果然拍响了一掌。康无双身子一横，拦住了杨凤吟，道：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不行，他只要我一个人去。”

萧三山也不接言，只是不停的击着掌。

杨凤吟循击声而行，走约两丈多远，才停了下来。

耳际间，传出了萧三山的声音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伸过手来。”这甬道经过特别布置，黑得出奇，四面似是都用着黑绒幔起，黑得叫人瞧不出三尺外的景物。

杨凤吟依言缓缓伸出手去。

但觉一只大掌，一下子握住了杨凤吟柔若无骨的玉手。杨凤吟仔细看去，只见黑壁上，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。四道目光交触的反射，使杨凤吟隐隐地瞧出了眼前景物。只见黑臂间，开着一个两尺长短，一尺宽窄的长孔，孔中露出一个大脑袋。

萧三山笑道：“女娃儿，你瞧到老夫了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瞧到了，老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萧三山道：“你附耳过来，老夫要告诉你几桩事情。”杨凤吟略一沉吟，伸过头去。

康无双凝足了目力，也只能瞧到杨凤吟隐约身形，却无法看到细微动作，倾神而听，也只听到了三人都暗中运足了功力戒备，但因未闻得杨凤吟呼救之声，都忍着未轻率出手。

足足过了一刻工夫之久，听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的指教。”

萧三山道：“老夫已尽了心力，你能有多大成就，都要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然亮起一道黄光，远远地直照过来。

借灯光，几人都看清楚了甬道上景物。

只见那萧三山满头蓬发，头大如斗，双目闪光，额下一片黑髯。连玉笙道：“老前辈发髯俱墨，想来内功已精进到还老返童之境了。”

萧三山道：“老夫这髯发俱经染过了，这条甬道中，除了墨黑之外，不准有别的颜色，前面亮起了迎宾灯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言罢，砰然一声，关上了长孔铁门。

但闻遥远处传过来一个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迎宾灯时间有限，诸位要走快一些了。”

康无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紧随在康无双的身后，依序为慕容云笙、连玉笙。几人行五六丈远，去路折向右面转去。

那照射的黄色灯光，也一直跟着几人转动。

又行数丈，去路突窄，那照路黄光，至此突熄，但接着却有一道强烈的白光，直射过来，光线强亮，耀目生花。

同时，又响起那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暂请停下，戴上了铁帽子再走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铁帽子？”

那应道：“不错，铁帽子，诸位请各站原地，闭上双目，自会有人为诸位加上铁冠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要我们束手待毙吗？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是要杀你们，那也用不着要你们进入此地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希望你言而有信。”

那人并未施诈，果然是只在几人头上加了一个铁帽子。那铁帽子由头上直扣颈间，目光难见帽外之物。

只听那清冷的声音又道：“诸位请抓住带路索绳，如是有人擅取铁帽，

那就不要怪在下手段毒辣了。”

康无双冷哼一声，也不答话。但却依言行动，跟着那牵绳之人，向前行去。

这时几人心中都已明白，所以被戴上了一个铁帽子，主要的原因，是怕几人记下行经之路。

那带路人走得很慢，足足有半个时辰，才停了下来。康无双道：“到了吗？”

但闻一个娇若银铃的声音应道：“到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是否可以取下我们头上的铁帽子了？”那娇脆的声音应道：“可以，但不劳诸位动手，因为那铁帽外面有毒，幸好诸位都是很守信诺的人。”说话之间，几人头上的铁帽，都被取了下来。

定神看去，只见停身之处，是一间石室，室中布置很简单，除了一张木案，四张竹椅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木案上，燃着一支即将烧完的松油火烛。

一个衣衫褴褛的长发女郎，脸泛微笑地站在室门口处。这女郎衣着虽破，但身无刑具，并不似蛇娘子说的那般悲惨。慕容云笙打量那女郎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不是石城女奴？”长发女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这石城中有女奴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石城之中，有很多秘密，知道了三五件，实也不足为奇。”

那长发女郎眨动一下圆大眼睛，笑道：“你好大口气。”脸色突然一变，冷冷接道：“你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亦是暗暗震惊，忖道：“看来，这地下石城之中，对我们的举动，似是极为熟悉。”

那长发女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是三圣门的大圣主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不错，三圣门真正的首脑，似乎就是在这地下石城之中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彼此都已经叫明了，似是也用不着再作隐语，劳请姑娘通报一声，就说我们急于求见。”

长发女郎道：“求见何人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求见这地下石城中的主人，三圣门中的真正首脑。”

长发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要打算得太如意了，你们身处险地，能否保得性命，还无法预料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们很了解自己的处境，但我们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。”

长发女郎道：“很有豪气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就麻烦姑娘了。”

长发女郎不再理会那康无双，两道目光却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太美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

长发女郎道：“你们如要我帮忙，那就要姑娘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长发女郎道：“划破你的脸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长发女郎道：“不关你的事，我在问她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能帮我们多大的忙，我要算一算，看看是否划得来。”

长发女郎道：“我安排你们见到这石城中的首脑，够吗？”杨凤吟道：

“不够，再加一点斤两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好吧！带你们去见慕容长青。”

杨凤吟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样交换，我划破脸，你先带我们去见慕容长青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但要我动手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，自是不会悔改，不过，你要先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要动手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因为我不信任你，要我动手，我就使你永远无法复原。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现在，该是你先带我们去见慕容长青呢，还是先要毁我之容？”长发少女道：“自然是先要毁你的容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是毁了我的容，不肯带我们去见那慕容长青，我岂不是吃了大亏吗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你此刻处境，已经是身处绝地，我心中妒恨你，一定会想法子害死你，不管是明枪、暗箭，你如毁了容，我心中对你没有嫉恨，你活的成份就大一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既然心中很有把握取我之命，还有什么顾虑呢？”

长发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设法先带我们去见见慕容长青，然后，再毁我容，然后再安排我们见这石城首脑人物，这样算起来，咱们谁也不吃亏了。”

长发少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说的倒也有理，我出去瞧瞧，等一会我再来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

康无双目睹长发少女去远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真的要毁容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是我的丈夫，我是否应该毁容，似乎该要你同意才成，不过……”

康无双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喜欢我，只是为了我生得很美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倒不完全是，一个人的气度、风姿，和容貌一般重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就是了，就算我毁了容，我还是我，只不过丑了一些罢了。”

康无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是你自愿毁去容貌，在下不敢干涉。但如你受人威迫如此，在下自应挺身而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为了在下毁容，岂不是叫我终身难安。”杨凤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丈夫不嫌弃我的容貌，我自己也不心疼这张脸，关你什么事呢？”

第五十八回 石城怪丐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但我们几个男子汉，眼看你身受到伤害，落下残疾，传扬出去，岂不要留人话柄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原来你怕别人说闲话，损了你慕容公子的威名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但在下的用心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心中所思和口中所言，不能如一，那还算得什么英雄人物？”

唇舌如剑，词锋犀利，慕容云笙被她两句话问得瞠目不知所以，虽然她有些强词夺理，叫人心中难服，但一时之间，确又无法想出适当的措词反驳，只好向后退了两步，默然不语。

室中又沉默下来，良久之后，那长发少女，又自行了回来。杨凤吟望了那长发少女一眼，道：“你安排好了吗？”长发少女道：“好了。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慕容长青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时间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现在就可以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答应我毁去容貌一事，不知要几时动手？”杨凤吟道：“见过慕容长青之后。”

长发少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见过慕容长青之后，你如变卦，我岂不是上了次大当吗？”

慕容云笙突然奔行两步，一拱手，道：“那慕容长青乃在下父亲，却和杨姑娘无关，姑娘如想开价，尽管同在下谈。”长发少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样吧！我先带你一个人去见慕容长青如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行，我要和他一起去瞧瞧。”

长发少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可以，咱们走吧！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回顾了康无双一眼，目光中满是乞求之色，柔声说道：“让我跟他们去一趟好么？”

康无双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只要你高兴，随便你做什么都好，我会很安静地等着，不管是海枯石烂，地老天荒。”

杨凤吟举起衣袖拂拭一下双目中流出的泪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丈夫，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，此心不渝，可鉴天日，决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”

康无双挥手一笑，道：“你去吧！见着慕容大侠时，代我向他问好。”

慕容云笙本已举步，追在那长发少女的身后，心中还在忖思着这位姑娘很恶毒，但却是不擅心机……

但他听到康无双和杨凤吟一番对话之后，顿觉心头一沉，四肢发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急急向外行去。

室外无灯火，一片黑暗。

慕容云笙步履踉跄地冲了出来，一下子，撞在了那长发少女怀中。

那少女右手一伸，扶住了慕容云笙，道：“你这人很胆小，怎么吓得出了一身汗。”

原来，他右颊正好碰上了那少女的理发左手，汗水沾湿那少女的纤纤玉指。

慕容云笙冷哼了一声，疾退两步，道：“得罪了。”但觉后背被人一把

扶住，身子稳了下来。

敢情他退得太急，又撞上了急步追出室外的杨凤吟。慕容云笙不用回顾，已知身后何人，急急向旁侧闪去。只见一只柔若无骨的玉手，伸了过来，拭去他脸上的汗水。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两人都未说一句。

耳际间响起那长发少女的声音，道：“这段路很黑暗，我牵着你们走吧！”
长发少女拖着慕容云笙快步向前行去。

这条甬道仍然十分黑暗，慕容云笙和杨凤吟都有些看不清，但那长发少女却是奔走快速，从不稍停。

转过了两个弯，那奔走的长发少女突然停下来。她突然收住奔行，事先全无半点预兆，慕容云笙不自主地又撞在那长发少女的身上。

慕容云笙心中甚感抱歉，但那长发少女却浑如不觉一样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站着别动，我来开门。”

放开了抓住慕容云笙左腕的玉手。

甬道中太黑暗，黑得慕容云笙无法看到那长发少女近在咫尺的行动，但感觉之中，她似已蹲下身子。

只听一阵轻的波波之声，陡见光线射入，一片明亮。定神看去，只见那长发少女，正在托起一道门户。

慕容云笙看她十分吃力，立时蹲下身子，道：“在下助姑娘一臂之力如何？”

长发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不是用力的事，不敢劳你相助。”慕容云笙碰了一个钉子，退到一侧不再多言。

只见那长发少女把门户托起约三尺左右时，停下了手，道：“快些弯着身子钻出去。”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依言屈身而过。

门外景物又是一变。

只见一条长长的甬道，每隔四丈左右时，都有一盏垂苏宫灯。长发少女小心翼翼的放下门户，道：“你们跟在我身后走，不论遇上什么变化，都不要多言接口。”

一面从怀中摸出一条白色的绳索，接道：“你们自捆起双手，但要捆个别人瞧不出可以挣脱的活结。”

杨凤吟接过绳索，结了几个活结，绑住了慕容云笙和自己的双手。

长发少女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并肩走在那少女身后。

行过一盏宫灯，转向右面一条甬道行去。

只见一个身着青袍的老人，坐在一张木椅之上，拦住了去路。那老人一张脸色呈铁青，青得和身上的衣着相似，只瞧那一张青渗渗的脸，就要心生畏惧。

只见他转过目光，冷冷望着三人，一语不发。

长发少女莲步细碎地行到那青袍老人身前，欠身一礼，低言数语。

那青袍老人点点头，望了慕容云笙和杨凤吟手上捆的绳索一眼，微一颌首，缓缓闭上双目。

长发少女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们过来吧！”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依言行了过来，尾随那长发少女身后而行。又转过一

个弯，慕容云笙突然开口说道：“那老人生相很威严，想来，在这石城之中的身份，定然很高了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他相貌奇特，久走江湖之人，一眼就可瞧出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惜在下在江湖上走动的时间不久，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长发少女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没有一点见识，青面阎王你都不知道吗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多承指教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长发少妇突然停了下来，举手一指，道：“这条甬道尽处，有一座石门，门上写第一囚室四个字，就是慕容长青居住之室，你们去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呢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我又不要见那慕容长青，为什么要去冒险？”慕容云笙已然举步而行，闻言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冒险，冒什么险？莫非家父神志迷乱，时常出手伤人？”

长发少女笑道：“那慕容长青还好，但那位玩蛇的老叫化子，确是讨厌得很，他就住在慕容长青对面的三号囚室之中，常常放蛇吓人。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凭你姑娘这身武功，难道还怕一条长虫吗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谁说一条了，满屋子除那老叫化子之外，都是蛇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只有一盏热茶的时间，还不快去，再要耽误下去，只怕连面也不能见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你既带我到此，走与不走，就非你所能控制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大步向前行动。

杨凤吟听说有蛇，心中有些畏惧，绕到慕容云笙右侧而行。慕容云笙想到就要见到爹爹，心中无数的不解之谜，就可全盘了然，心中不知是喜是忧，是苦是乐。

行到甬道尽处，果见左右各有一座石门，右面写着第一囚室，左面写着第三囚室，一切都如那长发少女所言。

慕容云笙正待举手拍动一号石门，突然三号室中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慕容云笙。”

但见三号石门呀然而开，一个蓬头乱髯，身着褛衣的怪人，身上盘着两条茶杯粗细的巨蛇，蛇头探出室外，红信伸缩，身后蛇头攒动，为数不少。

看来，那长发少女说他弄了一屋子蛇，似并非夸张之言。只见两道炯炯目光，由发髯虬结中射了出来，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望了一阵道：“你不是这石城中小厮、爪牙。”慕容云笙摇摇头道：“不是，在下来此探亲。”

怪叫化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探望什么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慕容长青。”

怪叫化道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家父。”

怪叫化道：“世上大约不会有人冒充儿子的，你叫门吧！”退后两步，砰然一声，关上石门。

慕容云笙举手叩动石门。

过了一刻工夫，石门才缓缓打开。

只见一个发髯皆白的青衫老人，当门而立。

慕容云笙盯注那老人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慕容长青？”青衫老

人缓缓点头，道：“我是慕容长青，阁下是……”慕容云笙扑身拜倒于地，道：“见过爹爹。”

青衫老人脸上闪掠一抹讶然之色，但不过一瞬之间，又恢复了平静之容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我是慕容云笙。”

青衫老人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先进来，咱们慢慢地谈。”慕容云笙站起身子，行入石室。

杨凤吟紧随在慕容云笙身后而入。青衫老人缓缓掩上石门，步履摇颤地行到石室壁后一座石榻之上，坐了下去。

杨凤吟冷眼旁观，看他举步艰难之状，似是一身武功，都已经失去。心中暗暗骇然，忖道：“他如失去武功，救他离此，只怕非易了。”

慕容云笙早已经泪眼模糊，未注意到那老人的举动。

那青衫老人坐稳身子之后，目光转望着杨凤吟，道：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晚辈杨凤吟，和慕容兄是道义之交，情同兄妹。”青衫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杨凤吟突然一整脸色，严肃地问道：“老前辈，可是慕容大侠么？”

慕容云笙连经凶险之后，也变得小心起来，听那杨凤吟问的口气不对，立时心生警惕，举手拭去目中泪水，只见那青衫人手捋长髯，坐在石榻之上，沉吟不语。似乎是杨凤吟这一问，问得那老人很难作答。

陡然之间，慕容云笙心中动疑，神情肃然地问道：“老前辈到底是不是慕容长青？”

那青衫老人缓缓抬起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老前辈如若不是慕容长青，希望早说实话，免得招杀身之祸。”

青衫老人突然放声而笑，道：“老夫被囚于此，已不知几易寒暑，除了进食之外，何异行尸走肉，早已了无生趣，你如想以死威胁我，老夫早已无贪生之心了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：“听老前辈的口气，已经承认不是慕容长青了。”青衫人摇摇头道：“老夫没有说不是慕容长青。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如是慕容长青，自然知晓慕容长青昔年之事。”

青衫老人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摇摇头，叹道：“不论我是不是慕容长青，但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，那就成了。”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晚辈不解老前辈言中之意。”青衫人颌首说道：“你千里迢迢，受尽了千辛万苦，找来此地，那是一片可昭日月的孝心，只要你有此心，那就算尽了孝心了慕容云笙事先想到了很多意外变化，但却从未想到会是这样一个情景，一时呆在当地，不知如何应对。

杨凤吟缓缓伸出手去，拭去慕容云笙夺眶而出的泪水，柔声说道：“你静静心，休息一下，我和这位老前辈谈谈。”慕容云笙长叹一声，退到一侧。

杨凤吟清澈的眼神，凝注在青衫老人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不论你是不是真的慕容长青，但他是慕容长青的儿子，有很多话，也不便说，我就不同了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没有他的顾虑，我能畅所欲言，放手施为。”青衫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！老夫愿闻其详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是慕容长青，就该体谅他千辛万苦，找来此地，历九死一生之险，孝心足以撼天动地，就该认他为子，说明内情。”

青衫老人似是被杨凤吟犀利的言词，逼得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是老夫不愿说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你就不是慕容长青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就算你能证实了老夫的身份，不是慕容长青，你将如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好办。”

突出左手，一把抓住了青衫老人的右腕脉穴，道：“我要一根一根地拔下你的满嘴胡子，再拔光你一头白发，然后再拔牙齿，挖你眼睛。”

青衫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夫早已活腻了，不怕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谁要你死了，我要你不死不活的再受十年罪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暗加手劲。

但闻老人失声而叫，疼的老泪滚落，脸色大变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急，道：“轻一些，不要伤了他老人家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不是你爹爹，你爹爹一身绝技，怎会如此不成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也许他们废了他一身武功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依你之意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慢慢地问他，不要伤害他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是慢慢地和他谈，只怕谈上两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……”

突然伸出右手，拔了那老人两根胡子。

只疼得那老人大叫一声，流下来两滴泪水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父亲乃是天下的一代大侠，就算失去了武功，也不会这般大喊大叫，这人果然不是了。

只听杨凤吟冷冷说道：“老头子，我知道你不信我的话，咱们就试试看。”

右手连挥，一口气，拔下那老人十几根胡子。

青衫老人急急叫道：“不要拔了，咱们再谈谈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才对啊！你先说你是不是慕容长青？”

青衫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是。”慕容云笙心中虽然早已对他是不是慕容长青一事起了怀疑，但此刻听他亲口否认了慕容长青的身份，不禁仍黯然一叹，一种失望悲苦，流现于神色之间。

这石室燃有一盏灯火，慕容云笙的悲苦神情，瞧得十分清楚。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不用悲苦，他虽然不是慕容长青，但我相信令尊定然还在石城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，忖道：“他如不在这囚室之内，那会躲在何处呢？”

但闻杨凤吟问道：“你在这石室中好久了？”

青衫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约四五年了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才四五年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也许更短一些，老朽实在记不太清楚了，他们把我关到此室，教了我一套说词，要我冒充慕容长青，你们今日追问之言，完全出人意外，所以老朽无法回答，被你们找出了破绽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你根本不会武功了。”

青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嗯！老朽从未学过武功，手无缚鸡之力。”杨凤

吟道：“因为你长的很像慕容长青，所以，才被他们选作了慕容长青的替身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不错，你这女娃儿聪明得很。”

杨凤吟放了那青衫人的腕穴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慕容兄，他知晓的事情，恐怕只有这些了，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，我觉着应该换个方法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方寸已乱，应该如何，悉凭姑娘裁决。”杨凤吟伸手一指，点了那青衫老人的穴道，道：“走吧，咱们先去问问那玩蛇的人，如若是他不知道，只有设法问那位带路的姑娘了。”

慕容云笙望了那青衫老人一眼，举步向外行去。杨凤吟紧追身后，出了室门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那怪叫化，早已开启了石门，当门而立。数十条蛇头转动，吐着红信，作势欲扑。

杨凤吟生恐慕容云笙心神不属，讲错了话，急急接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那怪叫化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臭丫头，闭上口，老夫素来不喜和妇人人家交往。”

杨凤吟看他身侧蛇群，跃跃欲试，不敢出言反击。

慕容云笙只好上前一步，拱手说道：“老前辈有何见教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不是慕容长青，不过，我们并没有暗算他。”怪叫化双目一瞪，道：“什么？他不是慕容长青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他承认了他不是慕容长青，而且，他也不会武功。”

那怪叫化还未及答话，突闻一个清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们时限已到，还不快些回来？”

杨凤吟转目望去，只见那长发少女，站在转角之处，举手相招。似乎是她也有些怕蛇，所以，不敢走过来。

怪叫化道：“你们快去扶那人出来。”

慕容云笙只好转回内室，去解开那青衫人的穴道。

杨凤吟心中暗道：“这玩蛇的怪叫化，看上去虽然是一位极具功力的人物，但他不能离开石室，显然是身受一种严厉的禁制所困，而且他不计生死，一味地维护慕容长青，显然是一个心存侠义之人。”

心中念转，对他减去了不少畏惧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已经很仔细地问过那人了，他的确不是慕容大侠。”怪叫化道：“你们扶他出来之后，老夫瞧瞧便知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老前辈不知道想过没有？”怪叫化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们发觉这慕容长青为人冒充一事，最好暂时别让他们知道了。”

怪叫化怔了一怔道：“有道理，你们不要把他推出室外就是。”说话之间，慕容云笙已然解了那青衫人的穴道，大步向外行来。

杨凤吟一伸手，拦住了慕容云笙，不要他行出室外。怪叫化也向后退了两步，一挥手，七条三尺长短的毒蛇，应手而出，直向那站在转角处的长发少女游行过去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你打开他前胸衣服。”

怪叫化凝目望了一阵，道：“他果然不是慕容长青，任凭二位处理了。”

他似乎除了对慕容长青有一份维护之情外，其他的人人事事，似是都不放在他心上，也不待慕容云笙等多问，砰然一声，关上石门。

杨凤吟急急叫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但闻石门内传出那怪叫化的声音，道：“不要问我，你们可以请便了。”

杨凤吟转头望去，只见长发少女已然把七条毒蛇击毙，缓步向前行来，当下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出其不意地点中她的穴道，她能在地下石城中畅行无阻，必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，也许能问出令尊的下落来。”

慕容云笙放下青衫人，道：“哪个下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是你了，所以，你要对她亲热一些。”慕容云笙还想再问，那长发少女已然走近石室，道：“叫你们听到了没有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听是听到了，但那玩蛇的不叫我们走啊！”慕容云笙举步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见过慕容长青吗？”长发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见过，但我不太留意他，已经记不得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位慕容大侠病得很厉害。”

长发少女啊了一声，举步向室中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我来瞧瞧。”慕容云笙右手一伸，出其不意，疾向那长发少女穴道上点去。哪知长发少女竟似早已有了准备一般，右手一伸，接住了慕容云笙的掌势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要暗算我吗？”

语声甫落，突觉右臂一麻，抓着那慕容云笙的右手突然松开。原来杨凤吟以快速绝伦的手法，点了那长发少女的右臂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防了他，为什么不防我呢？”

长发少女张口欲叫，杨凤吟又一指，点中了长发少女的哑穴，接道：“姑娘如若是不想活了，那就不妨张口叫吧！”玉指挥动，又点了那长发少女几处穴道，却解了她的哑穴，又道：“你如是不想死，那就乖乖的听我们的问话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你们要问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石室中不是真的慕容长青，那真的慕容长青现在何处？”

长发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这第一号石室中囚禁的慕容长青，凡是知晓这石城秘密的人，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也无人怀疑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在这里身份似是很特殊，是吗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石城中的女奴，个个都穿着破衣，身带刑具，你这身衣着，虽非很好，但并不破烂，而且身无刑具，往来自如，足见你的身份和那些女奴不同了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你知道我们石城中很多秘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也知道我们此刻处境险恶无比，随时可能死亡，所以我没有耐心和你长谈，你最好能够据实回答我的问话，拖延时间，只是自我苦吃。”

长发少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真的慕容长青现在何处？”

长发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主持这地下石城之人，是何许人物？”长发少女道：“是我义父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问他的姓名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总该知道他的形貌、年岁吧？”

长发少女正待答话，突闻一个清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放开她，她知道的有限得很。”

这人来的无声无息，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都未能事先闻得一点警兆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来人身着青袍，身材修长，头上戴一方青巾，胸前飘着一片花白长髯，慕容云笙极力想看清楚他的面貌，但他却侧脸半避，竟叫人无法瞧得清楚。

杨凤吟和慕容云笙，都有着一种相同的感受，觉得这个人武功高得出奇，适才他如存杀死两人之心，两人早已经没有了性命。一时间，两人都呆在当地，忘了说话。

但是那青袍人，声音却突然间转变得十分平和，接道：“你们要见真的慕容长青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青袍人笑道：“慕容长青可以见，不过，你要有些凭仗才行，你凭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是他的儿子。”青袍人嗯了一声。

杨凤吟拍活那长发少女穴道，道：“我们没有伤她，只点了她的穴道。”

青袍人点点头，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长发少女挺身坐起，口齿启动，声音还未出口，那青袍人却突一挥手，接道：“不用说了。”

那挺身坐起的长发少女身子突然一颤，人又倒了下去。杨凤吟伸手摸去，只觉那长发少女气息已绝，竟已死去。不禁一怔，暗道：“这长发少女武功不弱，他竟能在一举手间，取了她的性命，这人的武功，确实可怕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了她？”青袍人回过头来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女孩子果然心细得很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我带你们去见慕容长青，她听得清清楚楚，如不取她之命，这消息岂不要被她泄漏出去吗？”

那青袍人望了两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紧跟在我身后，不要多问，该你们说话的时候，老夫自然会问你们。”

言罢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随在身后。

一切事情变化，似乎在意料之外，那玩蛇人未再出现，甬道上一片平静。

青袍人举步而行，头也未回过一次，似是全未把两人放在心上。

片刻后到了一座拦路的石壁前面。

青袍人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过了这道石壁，就是这石城中最重要的所在，你们将大开眼界，看到无数的奇异事物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前已无路可通，如何才能过去？”青袍人道：“你们闭上眼睛，自会有人接你们过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地方，就是燃起一千盏、一万盏灯，也不能逐走那阴森气氛，这不像人间，倒似鬼域，日后，就算请我们到这里身为上宾，我们也不会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既然存心要我们见识一下，为什么还要我们闭上眼睛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我想你们受不了那些惊骇，还是闭上眼睛的好。”慕容云笙、杨凤吟相对望了一眼，缓缓闭上双目。

青袍人道：“最好不要睁开眼睛。”

两人凝神倾听，只闻得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，传入耳际。突然间，感觉到一个粗大的手臂抱了过来，拦腰一把抱起。杨凤吟心中暗道：这不像人的手臂啊。微启双目望去，一看之下，顿觉心中一寒，尖叫失声。

原来，那拦腰而抱的不是人臂，竟然是一条毛茸茸的怪手。青袍人冷然说道：“镇静些！如是警扰他们发了野性，那就有得你们苦头吃了。”

杨凤吟急急闭上双目，不敢再睁眼偷看。

耳际间又响那青袍人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们要小心了，这一段是专以伤人双目的毒瘴，只要两位睁动一下双目，就可能双目失明，希望你们相信老夫。”

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虽然无法辨别出他是否说的恐吓之言，但想到兹事体大，倒也不敢冒险。

感觉之中，似是在快速奔行之中，鼻息间有着一股腥霉之气。忽然间，奔行之势停了下来，身子也被放开，耳际间响起那青衫人的声音道：“两位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

慕容云笙急急睁开双目望去，只见黑影一闪而逝。隐隐间，慕容云笙瞧出了那黑影不似人样。

再看室中景物，宫灯垂苏，四面屋角处各垂下一颗明珠，灯光照耀下，珠光灿烂，整个石室中泛起了一片青白光辉。青衫人坐在一张锦墩之上，微一颌首，道：“你们随便坐吧！”慕容云笙、杨凤吟互相望了一眼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青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地方怎么样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很豪华，只可惜不见天日。”

青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天地常在，日月绵长，石城中人，都是从天日之下而来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阁下带我们来此的用心，是去见慕容长青，希望你能守信约。”

青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慕容长青真的还活在世上吗？”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不是带我们来见他吗？”青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如若他真的还活在世间，你们自然会见到他……”

语声一变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在未见慕容长青之前，希望两位暂时留在这里，作我上宾。”

霍然站起身子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杨凤吟一跃而起，拦住了那青衫人的去路，道：“慢着。”青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这地方，豪华瑰丽，情郎相伴，纵然是天日之下，也很难觅得，难道你还不满足么？”

杨凤吟右手一探，拍出一掌，道：“既是见不到慕容长青，我们也不愿在此多留了。”

青衫人右手一挥，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杨凤吟的掌势，笑道：“你不是我的敌手。”

杨凤吟只觉他随手一挥间，就有一股强大的潜力，逼了过来，挡开了自己的掌势，心中暗暗惊骇。

慕容云笙右手疾出，一招“五弦聊弹”，若点若劈地击向那青衫人后背，道：“还有在下。”青衫人头也不回，身子向前一探，五指反扣，扣向那慕容云笙右腕，迫得慕容云笙收掌而退。

杨凤吟娇躯晃动，连劈三掌。

那青衫人指点、掌切，身立原地未动，化解开杨凤吟三招攻势，但却未出手还击。

慕容云笙借两人动手机会，绕到前面，和杨凤吟并肩而立。青衫人向后退了两步，打量了两人一眼，笑道：“你们就算合力出手，也非老夫之敌，不过，老夫不愿和你们动手。”杨凤吟出手攻他数招，知他并非夸大之言，

缓缓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因为老夫不愿伤害你们。”

杨凤吟冷笑道：“大约在某一方面，我们还有利用价值。”青衫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在后起之秀中，你们确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但你们并非是仗着才智武功，进入三圣堂中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但我们进来了，而且毫无损伤。”

青衫人笑道：“你们托了慕容长青威名之福，老一辈武林人物，不论正邪，都对那慕容长青有着一份敬慕之心，而且大都还受过慕容长青的恩惠，如若他们知晓慕容公子陷身于危境之时，纵不敢明目张胆施救，亦必暗中设法相助，才使两位越过重重险关。”杨凤吟心中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此人对三圣门中事，了如指掌，定非平常人物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阁下是否亦受过慕容长青之恩？”青衫人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两位身受如此礼遇，何不多想一想呢？”

突然举步而行，直向外面走去。

慕容云笙正欲出手拦阻，却被杨凤吟一把抓住，道：“让他走！”青衫人行出室外，回首笑道：“姑娘很聪明，希望能多劝劝慕容公子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要我劝他什么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劝他别妄动逃走之念，此地只有一条出路，已然布有毒瘴，纵然是一身绝世武功，也无法生离此地。”言罢，转身疾奔而去，片刻之后，消失于夜暗之中不见。慕容云笙回顾了青衫人一眼，道：“合咱们两人之力，未必就败于他手，为什么要放他离开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就算咱们胜了他，也无法离开此地，何况，咱们两人联手，也是无法胜他。”

她缓缓在锦墩上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你坐下来，处此情境，智谋犹重于武功，咱们应该仔细想想，找出脱身之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康无双、连玉笙久不见咱们归去……”杨凤吟接道：“康无双智计不在我们之下，他信任我，决不会想到那里去。他会想到咱们已经遇险，倒是那青衫老人，举止有些奇怪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也许，他也受过家父之恩。”

杨凤吟摇摇头道：“不会如此单纯，如果我推想不错，他可能就是石城中的首脑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你说他是这石城中主脑人物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慕容兄看法可有不同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如是这石城中的首脑，似是用不着再有顾虑，早已宰了咱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他和咱们两人沾有亲故呢？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和姑娘沾有亲故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小妹，是慕容兄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幼稚时，家散人亡，纵有亲戚，也不会相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如若他是你很亲近的人呢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会吧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有一个奇想，说出来，希望慕容兄不要见怪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此情此景，咱们是生死与共，姑娘有什么话，只管请说就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说，那人会不会是慕容长青？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说他是家父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是这样想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这想法，也并非全无根据，胡乱猜想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事情非同小可，你有什么根据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听他讲话的口气，似乎是这石城中身份极高的人物，他能在立刻之间，下手处死那长发少女，那可证明他拥有随时可处死自己人的权力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很有道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对自己的属下，随时就下手处死，那可以证明他是一位生性十分冷酷的人，但他对咱们很优待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把咱们囚禁于此，还算是很优待吗？”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了，以他举手杀死自己人的冷酷，对我们已算是十分优待了。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若如我还是自由之身，能和你常守斯地，似乎是天地间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般，对一个女人而言，实也该心满意足了。”

慕容云笙黯然说道：“姑娘已然示意在下，只怪在下太过愚蠢，不解姑娘言中之意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现在，我已经是那康无双的妻子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明白，但在下对姑娘仍像过去一样的敬重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很可怜，他为我丢了那三圣门大圣主的纱帽，抛弃了四个如花妾婢，如是我死于此地，他什么都未得到。”两人心中潜伏的深情、爱意，一直都紧锁心胸，此刻一旦开启，有如江河堤溃难以遏止之感，似是已忘了正置身险恶之境。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觉着，世间上正有着无数的人，羡慕于他。”

杨凤吟奇道：“那三圣门的大圣主，虽然是虚有其名，但总比冒险犯难，被困于斯好的多了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获得了姑娘心许，获得夫妻之名，那还不够他满足吗？”

杨凤吟突然流下泪来，道：“他是我丈夫，但他……”突闻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杨凤吟急急拭去泪痕，转脸望去。只见两个绿衣女童，手托木盘，联袂而来。

木盘上分着八色佳肴，和一瓶美酒。

左首一个女童进入室中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两位腹中想来十分饥饿了，小婢奉命送上酒菜，恭请公子和姑娘进食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们奉何人之命？”

左首女童应道：“我们是丫头，遣差小婢们的人很多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一次，是何人派遣？”

两个小婢怔了一怔，相互望了一眼，仍由左首小婢答道：“酒菜之中，决无毒药，两位但请放心食用，至于何人遣派而来，小婢们未得令允，不敢奉告。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，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这地方只有一条出路。”左首文婢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路上布有毒瘴，是吗？”

左首女婢点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们如何到此，竟然不为毒瘴所伤？”左首女婢道：“小婢们早已服过药物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酒菜之内，难道不会落入瘴毒？”左首女婢笑道：“这个，公子但请放心，越过瘴区之时，酒菜都是密封，而且出了瘴区之后，又经过药师处置。”

慕容云笙一挥手，道：“你们拿回去吧。”

左首小婢似是早已料到有此一变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和姑娘，要在此住很久，如若不进食用之物，岂不要活活饿坏吗？”慕容云笙正想挥手喝退二婢，杨凤吟却抢先接道：“酒菜放在这里。”

二个女婢应了一声，放下酒菜，转身退出室外，一边一个，守在门口。

杨凤吟道：“你们回去吧！酒肴丰盛，我们要慢慢食用。”仍由左首那女婢应话，道：“小婢们奉命，等两位进过食用之物后，收拾了碗筷，再行退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是说，两位奉命，要看着我们吃下酒菜，才肯离开了。”

左首女婢应道：“我们奉命送上酒菜，取回碗盘，小婢们不敢抗命，只有在这里恭候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当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了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是了，那酒菜之中有毒，一定要我们吃下。”左首女婢应道：“这石城之中，武功强过两位的人，太多了，很多人都是可以出手杀死两位，似乎是用不着在酒菜之中下毒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好一个利口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左首女婢应道：“小婢叫春月。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道：“看来两位不似来侍候我们，倒似是来监视我们了？”

春月道：“姑娘言重了，婢子们当受不起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不再望两人一眼。

另一个小婢，似是一切唯春月马首是瞻，也跟着闭上双目。杨凤吟道：“两位慢慢地等吧！我们如是不肯吃，我不信两位有能力迫我们吃下去。”

当下盘腿而坐，运气调息。

第五十九回 难明真相

杨凤吟已发觉目下处境的僵持，已非自己的才智、武功所能打开，只有暗时的忍耐，等待着演变机会。

慕容云笙也随着杨凤吟坐了下去。

身处绝境，生死已非自己所能控制，两人都放开了胸怀，运气行功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杨凤吟首先醒来，只见那青衫老人端坐在一张锦墩之上，闭目养神。

她打量了室中情势一眼，再望望慕容云笙，只见他顶门上不停冒着热气，似是调息正值紧要关头。

室中一片寂静，静得落针可闻。

但见青衫老人睁开双目，瞧瞧杨凤吟，点头一笑，却未出声打招呼，好像很怕惊醒了慕容云笙。

杨凤吟口齿启动，话还未说出口，青衫老人急急地摇摇右手，示意她不要说话。

再看室外，二婢仍然一左一右的站在门外。

室内酒肴仍然摆着。

又过片刻，慕容云笙也醒了过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睁开眼睛。青衫老人站起身子，笑道：“你们这一阵坐息，大约使体能恢复了不少，外面看来，容光焕发，如若再进一些食用之物，当可使体能完全复元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送来酒饭的两个女婢，也这样讲，劝我们进用酒饭。”

青衫老人笑道：“这些酒菜已冷，自然不堪再食……”提高声音道：“春月进来。”

春月举步入室，欠身应道：“小婢候命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你叫厨下做几样精致的菜肴，拿一瓶雪酿桃蜜露，我要陪两个佳宾，好好地吃一顿。”

春月道：“婢子遵命。”

收了早先送上的菜肴，转身而去。

青衫老人目睹二婢去后，笑道：“大约有二十年了吧，老夫没有和人同桌吃饭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是对我们特别的优容了”

青衫老人笑道：“也许我和两位有缘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缘份只怕是不如亲情。”

青衫人呆了一呆，但立时间又恢复了镇静之容，缓缓说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在胡猜些什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只是这样想，你如真是慕容长青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，为什么不敢认你的儿子？”

青衫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不要自作聪明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不是慕容长青，那你为什么不敢否认？”慕容云笙眼看那杨凤吟刀直入地和青衫老人谈了起来，反而有着不知所措的感觉，呆呆地站在一侧。

青衣老人似是在有意逃避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有什么话，咱们用过酒饭再谈不迟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世上到处有珍肴、美酒，我们要吃东西，也不用冒着万死之险，来到这地下石城中，进用酒饭了。”

青衣老人双目中神光一闪，似想发作，但却又突然一闪双目，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等用过酒饭之后，老夫再解答你们心中之疑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想不明白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要明白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食用酒饭？”

青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老夫在这石城之中，住的时间太久了，养成了暴急之性，如若姑娘得寸进尺，激怒老夫，只怕有得你苦头好吃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们既然来了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”青衣老人不再理会杨凤吟，目光却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说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吩咐？”青衫人道：“咱们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受妇人之气，对吗？”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晚辈不解老前辈言中之意？”青衣老人未来得及答话，两个女婢已然捧春酒菜而入。室中有张矮桌，两个女婢把酒饭摆在矮桌之上，欠身而退。青衫人首先拿起筷子，把各种菜肴都吃下一口，然后，又喝了一杯酒，道：“酒菜之中无毒，你们可以放心食用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他说过食完酒饭之后，再解我们心中之疑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老前辈答允我们食过酒饭之后，解答我们心中很多疑问，还算不算？”

青衫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是算，不过，你们不要希望太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的意思是……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进食吧！未进酒饭之前，恕老夫不再回答。”慕容云笙举手一招，道：“杨姑娘，百里行程半九十，这位老前辈既然答应了我们食过酒饭之后，解答我们心中之疑，何不坐下杨凤吟接道：“我腹中也有饥饿之感。”

话落口，立时举筷大吃起来。

慕容云笙也随着举起筷子，酒菜并用。

两人腹中本有饥饿之感，这一放怀而吃，不大工夫，四盘佳肴，被吃得盘底朝天。

青衫老人冷眼看两人吃完之后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吃饱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没吃饱也算饱了，在下希望早些知道心中之疑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好！不过，老夫有一个条件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你们心中疑问很多，老夫不能一一回答，因此，你们一个人只限问一件事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但我一人心中疑问，又阿止两件，只限我问一件，无论如何难解心中之疑了。”

青衣老人似是已瞧出他心中所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来日方长，不管你心中有多少疑问，只要你们答应长留此地，慢慢地都可以了解。”

杨凤吟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限问一件就一件吧！我先问了……”青衣老人摇摇手道：“慢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怎么？难道连限问一件的承诺，你也要悔约吗？”青衣老人招来门外两个女婢，道：“你们收拾好碗盘退去，未得老夫令召之前，任

何人都不得进来打扰。”

两个女婢应了一声，收了菜盘退下。

青衣老人目睹二婢去远，才缓缓说道：“现在姑娘可以问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是否还在世上？他现在何处？”青衣老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姑娘问的是两个事，老夫只能回答一件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有儿子在此，是否还活在世上，他儿子应该比我更关心了，我只想知道他现在何处？”

青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这石城之中。”

杨凤吟冷冷说道：“我问他人何处？”

青衫人笑道：“就在这地下石城之中，老夫并未答错啊！”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我可能上当，所以，我先问了下一句。”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你要想想再问，需知个中关系很大，你如是问对了，武林中演变、纷争，纵然还无法全盘了解，但已可找出一点眉目；你如是问错了，咱们只能去凭空推想，再也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。”

慕容云笙两道精湛的目光凝注在青衣老人的脸上，道：“我希望你不是慕容长青。”

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？如是老夫回答了，你就没有再问的机会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们两人限问两件事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把这一问，让给杨姑娘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你如相信她能一言问明内情，自然可以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才慧，一向高过在下，请代在下问吧！”杨凤吟点点头道：“好！有些话你也许不便出口。”她双肘支放在矮桌上，手托下颚，凝目沉思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在想应该如何问他？咱们已经知晓了慕容长青在这石城之中，现在我要想一个使他无法推赖的问题。”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：“不错，虽然只是一句话，但却是极高的智慧运用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不能拒绝回答，也不能说不字，是吗？”青衣老人道：“好！你问吧！”

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我要和那慕容长青比试一招掌法。”青衣老人微微一怔，显然，他未想到杨凤吟会如此问法。只见他双目中神光闪动，缓缓说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老夫要先说明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武功高强，如若姑娘要和他比试一掌，很可能你就会没有了性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不怕。”

青衣老人突然转过身去，伸手在脸上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，缓缓转过了身子，道：“就是老夫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早已想到是你了，不知你为什么还要玩出这多花样？”

慕容云笙虽然心中也有此想，但那青衣老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仍然觉着心头大震，呆了良久，缓缓跪了下去，道：“孩儿见过爹爹。”

慕容长青神色严肃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如要杀害你们，你们根本就进不

了这座石城。”

一挥手，一股强大的潜力，托起了慕容云笙的身子，接道：“你站起来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那力道奇大，身不由主地被托了起来。

杨凤吟突然仰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一生仁慈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对你心存感激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成立三圣门，把武林闹得天翻地覆。”

慕容长青神情冷峻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你们心中既然已猜到了我就是慕容长青，就不该迫我承认身份，以真面目和你们相见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住口，老夫这大年纪了，难道还不知晓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那你准备如何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要亲眼看到你们气绝身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虎毒不食子，我不信你忍心杀死自己的儿子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他不是我的儿子。”

这一句话，字字如千斤巨锤一般，敲在慕容云笙的心上，但极度哀伤、震惊之后，反使他冷静下来。

他举手拭去了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孩儿身上有一封书信，老前辈请看看如何？”

慕容长青摇摇头，道：“经过之情，我很清楚，不用看了。”杨凤吟移动娇躯行到慕容云笙的身前，柔声说道：“大哥啊！咱们纵然不愿束手就戮，只怕逃离此地的机会也不大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看她神情镇静的出奇，心里既是佩服，又是惭愧，暗道：“看来我连一个女孩子也不如了。”

一念动心，沉重的心情，突然间开朗了不少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找出了慕容长青遗留下的剑法、拳谱，多年来苦苦习练，自觉稍有所得，我也不愿束手就戮，就算要死，也要死的轰轰烈烈，只不过，我心里重重疑问未解，死不瞑目罢了。”

杨凤吟眨动了一下清流、明亮的眼睛，道：“人家要咱们死，就是因为咱们知道的太多了，不用奢望再解心中之疑了。”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世间不如人意的事，十占八九，我在未遇到你之前，生活得快快乐乐。但自遇你之后，却尝到情愁。我们历尽艰险，找到了三圣门，为助你能得觅父心愿，我答应嫁给康无双，你找到了慕容长青，他却不肯认你为子。唉！这些变化，又有谁能够事前想到呢？”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纵然被碎尸万段，亦不足惜，只是连累了姑娘。”

慕容长青转顾了两人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如是真的慕容长青，你如是真的对我们还存有一份好感，在下希望你能在我们未死之前，告诉我们这曲折的内情。老前辈不过是怕我们泄露内中隐秘，但你既有把握，能够杀死我们，自是不用怕我们泄漏隐秘了。”

慕容长青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说让老夫告诉你们内情之后，再行杀死你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嗯！如是这样死了，我们也可以作一个明白鬼，那也算死而无憾了。”

慕容长青神情冷肃地说道：“可以。不过，你们也要答允老夫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不忍心杀你们，希望你们在了然内情之后，自绝而

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答应。”

慕容长青目光转到杨凤吟的脸上，道：“杨姑娘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答应了你是否会相信？”

慕容长青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相信。所以，我要你们服用一颗毒药，这毒药在一个时辰之后发作，一个时辰的时间，老夫相信可以说得很清楚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公子冒九死一生之险，觅父到此，你却一口否认了是他生身之父，世间只有冒认子女之父、却没有一个人，硬要强认生父。他心中认定了你是他的父亲，自是有着很多证据。如今，这很多证据，都在他脑际中变成了重重疑问，他必需了解，纵然是付出死亡的代价，亦是在所不惜。但我……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可以和你打一架，打不过你，我可以逃，逃不了才会死，是不是？”

慕容长青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你好像不信老夫能杀你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恐两人说僵，势必要立时动手不可，接口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如若在下服下毒药，老前辈是否可以说明内情呢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一人服下毒物，老夫只能说一半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在下能听一半，总比完全不知内情好些，老前辈拿药来吧！”

慕容长青伸手从袋内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一粒红色的丹丸，道：“拿去吞下！”

慕容云笙接过丹丸，便要吞服。

突闻杨凤吟冷冷说道：“不要吃下去。”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哥，咱们被他骗了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，他不是慕容长青。”

慕容长青怒道：“臭丫头，胡说些什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这一发怒，更不是慕容长青了。”

她希望慕容长青接言，再从他语病中出言相激，却不料慕容长青抢先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昔年身受武林同道尊仰，不是大贤，就是大奸，岂会是他这样的半吊子？”

慕容长青右手扬起，冷冷说道：“口没遮拦的小丫头，老夫先杀了你。”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一般强猛绝伦的暗劲，疾涌而至。

杨凤吟感觉掌力奇强，但仍然举掌硬接一击。双方掌势还未接实，杨凤吟已然感觉到那一股强大无伦的潜力，直逼过来，身不由己地被掌力震得向后退去。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道：“多口饶舌的丫头，老夫非得把你劈于掌下不可。”左掌一挥，又是一掌拍到。

杨凤吟在对方强大的掌力之下，人已不支，眼看左掌迎头劈下，已然无法分出掌势招架。

但闻慕容云笙大喝一声，右手疾出，接下慕容长青的掌势。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，听晚辈解说……”

慕容长青怒道：“老夫无暇再和你们斗口，两位再不出手，老夫就不再

奉让先机了。”

杨凤吟高声道：“大哥，放手和他动手，他不是慕容长青。”慕容长青冷笑一声，双掌分向两人攻击。

慕容云笙也觉着他的身份，确有甚多疑窦，又在对方进逼之下，只好出手还击。

杨凤吟娇躯一闪，攻向慕容长青的右侧。

慕容长青掌势一变，奇招绵绵而出，招招都是指向两人的要害大穴。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在对方致命攻击的追击之下，也只好全力出手。

这一番恶斗，乃是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生平从未经过的恶斗。初交手一阵，两人合搏之术，很难配合恰当，于人可乘之机，迫得两个人常常不能相顾。

但经过了数十招后，慕容云笙已和杨凤吟习惯于合搏之术，相互支援、抢救，配合得十分恰当。

那老人果有着深厚无比的功力，和两人斗过百招之后，不但毫无倦容，而且愈斗愈勇，掌力也愈见强猛。但慕容云笙和杨凤吟，却被对方强猛绝伦的掌力，迫得汗流浃背，只余下了招架之力。

慕容云笙在对方强力压迫之下，把胸中熟记的拳路、招术，全都用了出来，虽然汗流全身，但招术变化却是愈来愈精妙。

杨凤吟亦觉着慕容云笙在这番搏斗之中，确是愈战愈勇，招术变化，也愈见奇幻凌厉，一面放缓掌指攻势，让慕容云笙接去对方大部分的攻势，一面暗中运气调息，以便使体能恢复。”

不大工夫，三人又斗了五十余招。

慕容长青眼看打了一百五十余招，不但未能把握胜机，而且对方愈打愈见功力，合搏之势，比起初动手时更见佳妙，心中渐感震惊，忖道：如若不能在二百招内重伤他们一人，只怕今日之战，难再有制胜之机了。

原来，他初和两人动手时，觉那杨凤吟不但才智敏锐，而且武功也强过那慕容云笙甚多，只要能制服或重伤了杨凤吟，再对付慕容云笙，那就易如反掌了。

哪知打了百招之后，慕容云笙竟是铁打成钢，越打越强，隐隐然驾于杨凤吟之上。

这时心头震惊，有了速战速决之心，辣手频施，希望先伤慕容云笙。

他这般变来变去，不但给了慕容云笙的机会，也给了杨凤吟的机会。

绝顶高手，大都有深厚内功基础。杨凤吟略得休息之机，立时暗中运气，虽然无法停手调息，使体能尽复，但有此机会，已是疲倦消退了不少。

她自觉着恢复了再战之能时，立时一紧双掌，由守转攻，道：“大哥啊！我猜的不错吧？”

慕容云笙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你说的什么？”

就这一分神，那慕容长青乘势攻入两拳，几乎为拳势击中。慕容云笙震惊之下，急急凝神运拳，在杨凤吟全力相助之下，抢攻了十余招，才算把落后的劣势，扳了回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险啊！咱们不能让他占到一点先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只管说话，不用去想它，像我一样，就不会分去心神了。”

语音一顿，又道：“我说他不是慕容长青，看样子是不会错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的武功，都得自那慕容长青的手著拳谱之上，他如是慕

容长青，岂会不知破解之法，他却似不知道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说的有理啊！我几乎被他骗了。”精神陡然一振，攻势也更见凌厉。

杨凤吟道：“如是咱们两个能够把他制服，这三圣门之秘，立时可以揭穿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

两人言语间相互砥励，斗志更见旺盛。

慕容长青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两个年轻的男女，武功竟然如此高强，而且两人的武功，似是都在搏斗中迅快的成长。他心中渐觉不对，急攻两掌，陡然退开了五步。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怎么不打了？”

慕容长青冷冷说道：“就算再打下去，两位也未必有胜我的机会。”

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打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不愿再和你们缠斗下去！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我们不愿束手就戮，你除了战胜我们一法之外，似乎也别无良策了。”

慕容长青脸色铁青。显然，他心中已为杨凤吟的讥讽动了怒火，冷笑道：“我有杀死你们的机会，但我因一念仁慈……”杨凤吟正是要存心激怒他，接口说道：“那只怪你智慧不够，计算错误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我们已身处绝地，生机渺茫，如若能够胜了你，我们才有生存的机会，除非你能杀死我们，你今日别再想离开石室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！你们亮兵刃吧！”

慕容云笙急急接道：“老前辈，兵刃凶险，动起来必然有人伤亡。”

慕容长青冷冷说道：“看不出你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，老夫上了一次当，不能再上第二次。”

杨凤吟突然伸手关上室门，肃然说道：“大哥，不用多说，此人心如铁石，言语之间，决然无法说动他了，只有求生，和他一决死战！”

玉掌一探，突然自贴身内衣中，取出来一柄绿色的剑鞘。那剑鞘长不过八寸二分，估计那鞘中之剑，不过八寸左右。杨凤吟一按机簧，短剑出鞘，而且竟然是雌雄双剑。剑身极簿，但却有一种冷森逼人的感觉。

杨凤吟分了一把短剑给慕容云笙，道：“我娘告诉我，非到性命交关时，不能轻易动用此剑，因为此剑主凶，出鞘之后，必得见血。今日咱们处境，应该算生死交关了。看样子，也非得见血才成……”

扬剑一指慕容长青，道：“你可以亮兵刃了。”

慕容长青两道炯炯的目光，一直盯注短剑之上瞧着，神情极为紧张。

杨凤吟一颦秀眉儿，娇声叱道：“你再不亮兵刃，我们就要出手了！”

慕容长青如梦初醒，道：“你这短剑从何处得来。”杨凤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很想知道这短剑的来历吗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短剑由何而得，只有我一个人知晓，我如不说，你这一辈子也无法知道了，不过，有一个法子，我可以说出内情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告诉我三圣门的隐秘，我告诉你短剑内情，咱们谁也不吃亏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如何能相信你，你这女娃年纪虽然不大，但人却刁滑得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，我也是一样的不信任你，但这并非死结，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法子。”

慕容长青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倒是很聪明，不知是什么法子？先说给老夫听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一人讲两句，彼此就不吃亏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法子倒是不错，但不知要那个先讲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当然是你先讲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这三圣门内情必极复杂，几十句话，未必能够说完，但我这短剑来历，却很简明，也许你只说一半，我已经说完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算算看，大约要几句话，才能说得明白。”杨凤吟想了一阵，道：“大约十句之内，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！那么老夫先说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慢着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哼，小丫头花样真多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记着，话是你先起头，如是你藉词搪塞，那就也别想从我口中听明白一点内情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已领教你的厉害了。”

语声一顿道：“老夫和另外两个人合作，创出这三圣门。”轻轻咳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老夫说得很清楚吧！”

杨凤吟沉思道：“我这短剑，分为雌雄剑，合装于一鞘之中。”慕容长青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虽是言之有物，但却尽都是人人皆知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开场白嘛！自然是谈不上隐秘二字，抛砖才能引玉，只要你说得句句中肯，我自会投桃报李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们三人的身份各不相同，一僧、一道、一俗人，那俗人就是老夫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这一对雌雄宝剑，得自一位前辈奇人所赠，那奇人是位女子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已经说完了两句话。”

慕容长青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还要几次，才能说出全部内情？”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要看你了。你如是说得清楚明白，我也许两次就可以说完，你如是说得语焉不详，那就说不定，我也要扯得没完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其实，老夫只想明白两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夸口的丫头，你说出来给老夫听听！”杨凤吟道：“第一件是想知晓赠我短剑的人的身份，第二件事，是想知晓她现在何处，对吗？”

慕容长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杨凤吟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你不该逼我进用饮食，也不该把自己置于绝地，你不用再动妄念，只有说出内情，才可以交换去你想知晓的隐密。”慕容长青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们成立三圣门时，原本心怀宏愿，希望在武林创出一股很特殊力量，震慑江湖，调解恩怨，使武林中不再有永无休止的冤冤相报的仇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一次你说了不止两句话，但内容却很贫乏，咱们各逞口

舌之能，谈上一夜，也难谈出个所以然来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姑娘之意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改个方法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！愿闻高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彼此互问，对方要诚心作答，彼此都无法再卖弄口舌之能，三五句就可揭穿内情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但不知咱们哪个先问？”杨凤吟道：“这一次自然是由你先问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很公平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赠你雌雄双剑之人，现在何处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仙霞岭埋花谷内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埋花谷，老夫怎的不知有这样一处所在？”杨凤吟道：“那只好等下一次再问了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道：“那和你合作成立三圣门的一僧一道，而今安在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问得好，他们仍在这地下石城之中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为你所谋，遭囚于斯。”

慕容长青答非所问地道：“那埋花谷在仙霞岭中何处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仙霞岭万谷千峡，何处不可埋花？”

慕容长青一怔道：“怎么，这也算回答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，你只要稍微用点头脑想了想，就应该很明白了。”

慕容长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是说她喜欢埋花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我吃点亏，多告诉你一些。”

沉思了片刻，接道：“那赠我短剑的老前辈，爱极花木，所以，每当落花满地之日，她就肩荷花锄，满谷走动，埋葬落花，故名埋花谷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和你合组三圣门的僧道都还健在人世吗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他们都还活在世上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们合组三圣门时，各怀宏愿，以后，你们志趣不投，所以，你把他们囚了起来。”

慕容长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老夫也吃点亏，被你猜对了。”杨凤吟微微一笑道：“该你问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赠你双剑之人，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她姓田，叫惜药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名字不会错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真名真姓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！该你问啦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是不是真的慕容长青？”

这一问显然是问到了对方要害之处，慕容长青呆了一呆，半晌答不出话。

杨凤吟柔声说道：“我告诉你的，都是句句真实，你也不能骗我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这丫头精灵得很，老夫就是想骗你，只怕也骗不过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你就据实说吧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可以说不是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不懂什么叫‘可以说不是’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告诉我，那田惜药是你什么人，老夫就告诉你内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我母亲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老夫早该想到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应该问完了，你如是守信的人，那就说明内情，如若你自承是无信的人，那你就不要说了，其实你说与不说，已无关紧要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你不说，我也能猜中十之六七。当然，其间有很多内情，无法猜得出来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噢！那你就说说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第一件，我可以武断一言，你不是真的慕容长青。”慕容长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说下去，只要你真能猜个大概，中间细节如有疏漏，老夫为你补充，不过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如说错了，老夫就恕不接言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咱们试试看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洗耳恭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们三个人，眼看武林中纷争处处，所以动了仁慈之心，成立三圣门，准备排除武林纷争，江湖上少一些凶杀惨事。”慕容长青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夫初时用心，确然如此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但以后，你变了，另两位却不肯同意你把成立三圣门的原意有所改变，所以你就施毒手把他们囚了起来，囚于这地下石城之中。”

慕容长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猜对了一半，因为那首先想改变三圣门原来宗旨的，并非老夫。”

杨凤吟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不是你，是什么人？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这要姑娘去猜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少林清规，一向森严，能具成立三圣门的才华武功，其在少林寺中，必有一定的地位，由我推想，定然不是少林和尚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又猜对了，我们三个人，不是老夫，不是那少林高僧，还有一个人，那也不用说明是谁了。但老夫奇怪，天下僧侣何至千万，不属少林一支，仍占大部，你怎会断言他出于少林门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要我老实说，那是赌运气，因为少林寺的僧侣，总要比别人的可能大些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往下说吧！”

显然，中间变化，使得杨凤吟有了为难的感觉，沉思了良久，接道：“你不想改变成立三圣门的原意，所以，暗算了他们，但当你一个人控制了三圣门时，你自己又变了，想称尊武林，号令江湖，是吗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一次，猜对了大部分，但中间还发生一件事，才使我改变了初衷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说过，其中的细微枝节，我不能全都猜到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所以，老夫要补充说明，那是因为受了一个女人的影响。”

说话时，双目凝注杨凤吟手中短剑之上。

杨凤吟心头震动，缓缓说道：“那女人和这短剑有关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只能说，那时那女人执有这一对短剑，但剑之为物，可能易主，在未见那人之前，老夫不敢断言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几句话，倒还说有点道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啦！你再说下去，不过老夫不能永远留在这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大约情形我已经知道了，只有一点我想不明白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慕容长青乃是这一代武林中有名大侠，你们怎么会缠夹到他的身上。”

慕容长青突然仰天大笑，历久不绝。

这一笑，只把个智慧绝世的杨凤吟笑得茫然不解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自负聪明，猜猜看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杨凤吟道：“这并非很难猜，只不过个中可能因素甚多，猜起来太费时间罢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丫头才智不过如此，老夫不再和你们斗口了。”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可惜你走不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们真想要阻拦老夫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看，我们未离开之前，你也别想离开此室。”

慕容长青长剑一振，突然闪起一道银芒，横里斩了过去。杨凤吟短剑疾起，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封开了长剑。慕容长青长剑连挥，连攻三招。

这三剑势道凌厉，杨凤吟兵刃过短，封架不易，被迫得连退数步。

慕容云笙大喝一声，挥剑攻上。

三个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。

石室中剑气涨漫，寒芒飞旋，耀眼生花，凶险百出。慕容长青剑势虽然奇异，但在杨凤吟、慕容云笙全力配合拼搏之下，恶斗了二百余招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这时，慕容长青才真正地感到了二小配合的厉害。

杨凤吟的短剑以灵动奇幻见长，慕容云笙却是以雄浑、沉稳为主，双方佳妙的配合，刚好把两人的缺点，完全的弥补了起来。又斗五十余招，慕容长青已确定在掌法和剑法上，已无法制服两人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以雄浑的内力，先伤了一人，才有取胜的机会。

但两人佳妙的配合，一直是有意地避免和慕容长青硬拼。那杨凤吟说的不错，如若没有奇策，慕容长青已很难冲出石室。

这意外，使慕容长青心中很后悔，不该遣二婢远走，如若二婢守在门外，似这等久战不胜的搏斗，不用招呼二婢，自会去招来援手相助。只要有人能够接下杨凤吟或是慕容云笙十招，他就能在十招之内伤他们一人，使局势大变。

他想大声呼叫二婢，但又觉太失身份，何况那杨凤吟已把室门关上，二婢能否听到，还难预料。

他心中念头转动，不觉间分了心神，登时被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联手的佳妙攻势，取得了先机。

双剑进逼，迫得他连退五步。

慕容长青心头震惊，赶忙定下心神，全力反击了五剑，才扳成平衡之势。双方都已把技艺和功力，发挥到巅峰之境，任何一方，都无法再求寸进。那寸进，即是决定这一场激烈搏斗的胜负关键。

突然间，慕容长青舌绽春雷地大喝一声：“住手。”当先收剑而退。

杨凤吟回目一顾，看室门上有道铁栓，急急拴上，说道：“他们听不到，纵然听到了也进不来。”

慕容长青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丫头确够厉害，步步被她抢去了先机。

但他表面上，却又不得不保持镇静，道：“小丫头，自作聪明。”杨凤吟不理慕容长青，却回望着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大哥啊！我说他不是真正的慕容长青，你现在信是不信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看来我应该相信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已经想出了杀他的方法，不知你是否能下得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方法不能试，所以，必需得事先说明白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致胜之机，就在瞬间，如果你下不了手，我就要死伤在他的剑下，我如不能再战，你撑不过十招。”慕容长青怒道：“老夫不信有这等事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只要我慕容大哥答应他能下得手，我们立时可以试试。”

慕容长青心中在思索对付两人之策，在未想到办法之前，也只好暂时拖延时间，当下说道：“不用试了，只要你用口说出来，能否伤到老夫，老夫心中自会明白。”

杨凤吟略一沉思，道：“我可以给你听，但有一个条件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好吧！老夫答应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的武功，并非绝高，我们两个合手，可以和你打一个平分秋色之局，但我们两个人联合起来，却未必能胜过康无双，因此，我不明白你怎会把武林很多绝顶高手，囚于这三圣门中，身不加枷，脚不带镣，他们竟然不肯逃走？”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问得好呀，问得好，这才是三圣门中的真正秘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可是怕泄漏出来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可以告诉你，你们听说过‘制心术’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制心术，是不是一种武功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可以说是，但也不能说是，因为，制心术和一个人的功力深浅无关。你们也许已听说过，他们每日在不知不觉中，服用着一种慢性毒药是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听他们说过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医道精奇的人，最多能配制成三两年再发作的毒药，功力深厚的人，也可以把服下的毒逼聚于一处，操刀一割，天下能有数十年不发作的毒药，那就不叫毒药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可思议，也很难使人相信，因为那些高手，不乏定力极强的人，如若世间真有制心术，那应该属于迷魂法一类，岂能尽制武林高手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武学一道，浩瀚如海，你这一点年纪，就算聪慧过人，也是所知有限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照这么说来，这地下石城的人，都被制心术所控制了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可是有些不信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的，我不信，我现在好好地站在此地，那制心术如真有效，不妨就在我身上试试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杨姑娘，你……”

杨凤吟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要管，我很想见识一下制心术。”慕容长

青道：“姑娘如若不后悔，咱们不妨当场试过。”

第六十回 情意绵绵

杨凤吟不理慕容长青，却附在慕容云笙耳际低言数语。慕容云笙频频点头，缓缓向旁侧退开三步。

慕容长青只看得大是狐疑，道：“你们要耍什么花招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咱们现在是敌对相处，不但要较力，而且要斗智。我不信你会制心术，但一个人的武功到了某一种境界之后，可杀人数尺之外，甚至于借物传力，伤人于无形之中，所以，我不得不作准备。”

慕容长青啊了一声道：“你们怎么准备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试你的制心术了，要我如阿准备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姑娘一定要试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我一定要试，因为我觉得你在信口开河，世间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武功。”

举手理一下长发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已经老迈了，体能面临到天然的限制，智慧也早已开始衰退，如若我们在这石室中，再斗三日，很容易把你杀死，我们失败的机会，愈来愈小，但你失败的机会，却是愈来愈大，我想你心中应该很明白，如果世间真有制心术，这该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”

慕容长青神色严肃，默然不语。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咱们都不进饮用之物，你可能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就败于我们的手中。”

慕容长青冷冷说道：“别说老夫别有安排，就算你们真能杀了老夫，你们亦无法生离此地。”

杨凤吟看攻心已成，心中暗喜。口中却冷厉地说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必善，等你确知自己将死之时，你自会说出很多秘密来。”突闻砰然一声，传了过来，似是有人在击打石门。

慕容长青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来了什么？”

慕容长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真的慕容长青。”

慕容云笙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什么？”伸手去拔门上铁栓。杨凤吟急急说道：“别上他的当。”

慕容云笙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不错，是他的援手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决不会有帮手赶来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就算你们不开门，他们亦会破门而入。”杨凤吟突然回过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啊！我说的不错吧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一切事都在你预料之中。”慕容长青更感纳闷，猜不出这两个年轻人，在耍的什么把戏。但闻杨凤吟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那就照我的方法做了，咱们出手吧！”

其实，杨凤吟胸腹之内，并无成竹，但她却暗中告诉了慕容云笙，任何事，都要互相了然，似乎两人胸中早有算计。这等空无所恃的事，全凭当时的观察、灵机，攻敌之心，再从细微中找出敌人的弱点，予以运用，乃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计谋。好在一切装作，都以那杨凤吟为主，慕容云笙只不过装腔作势，倒也不易露出马脚。

慕容长青在搏斗受挫、杀敌无力的心情之下，再经那杨凤吟真真假假几番话轻讽慢刺，逐渐地消失了镇静。

那正是杨凤吟期求出现的奇迹。

慕容长青不敢要杨凤吟以身相试制心术，乃是杨凤吟攻心有成的第一步。因为他无法判断慕容云笙向旁侧退了三步的企图。忽闻慕容云笙纵声而笑，一弹剑说道：“慕容长青，不论你是真的、假的，目下已无关紧要了。因为，你已说明了你满身的罪恶。”缓步向慕容长青逼了过去。

慕容长青目光一顾，只见他脸上一片庄严，豪气横生，给人一种英雄盖世、仁侠无双的感觉，不由得心弦一震，道：“你要和老夫拼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！在下忽然感觉到一个人活在世上，谁都无法逃避死亡，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价值，和年龄并无关连，只要死了能够留给后人怀念，那就算死得值得了。”

慕容长青冷冷道：“你如死在这等暗无天日之处，世人根本不知你为何而死，怎会对你生出怀念之心。”

慕容云笙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至少，我死得心安理得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何况，死的未必是你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如不出手相助，老夫在十招之内取他之命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试试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大哥，你至少可接下他二十招。”

慕容云笙豪壮地说道：“也许他三五招就可以杀死我，也许我可以和他拼上一百招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长青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如想和我单打独斗，那就放走杨姑娘，她在此，决不会看着你杀死我，而不出手相助。”慕容长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要她打开石门走吧！老夫传令沿途无人拦她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何通过你那毒瘴区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仍用来时的方法，你要她闭上双目通过。”杨凤吟双目神凝，似是在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直未接一言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我们常困石室，武功又无法胜人，他的属下，总会赶来救援，那时，亦不免横死于此。如是能使杨凤吟平安脱险，我死于此，也算不负她对我一片真情。”

只觉公谊、私情，全于自己舍身战死之上、顿觉心情开朗，脸上泛现出欢愉之色，接道：“我要知晓她安全脱险之后，才能放心和你动手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们不放心我离开此室，那似是只有相信老夫才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打开石门，你先要他们送走杨姑娘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室外外早已有他的援手等候，咱们一开室门，就由不得咱们做主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是何等身份，岂会说了不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正是你所说的，此地暗无天日，如若你把我们杀死了，你说的话，永远无人知晓，对你的身份又有何损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那要老夫如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先点了你的穴道，然后打开室门，放你属下进来，你如若能够遵从诺言，我们留下慕容云笙一人在此，由他和你动手相搏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这个什么？这地方为你所有，都是你的属下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们杀死你也无法生离此地。”

慕容长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夫让你点上穴道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他忽然间变得英雄起来，放下手中长剑，背起双手，显然，已放弃了抗拒之念。

杨凤吟走了过去，伸手点了那慕容长青两处穴道。

那慕容长青倒是遵守许下之诺，未曾还手，任凭那杨凤吟点中了自己两处穴道。

杨凤吟突然伸出手去，握住慕容云笙的左手，缓缓说道：“答应我，你必需要用尽智力活下去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被她握着的左手，如接触到一股热流，迅速的在全身散布开去，心中泛起一阵强烈的冲动，伸出右手，揽住了杨凤吟的柳腰，抱了过来。

但他突然又警觉到这时杨凤吟的身份，名义上已非小姑独处。慕容云笙迅快地放开了右手，也推开了被杨凤吟握住的左手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该去了。”

杨凤吟脸上横溢着情爱，目光中满是期待，神态间，又有些畏怯，那是一种欲迎还拒的娇羞，动人心弦的少女风韵。

但她想象的风暴，并未发生，慕容云笙悬崖勒马。

杨凤吟不知是失望，还是痛苦，凄凉地笑了笑，把手中一柄短剑，连同剑鞘，交给了慕容云笙，道：“这两支剑是一对，从未分开过，你要好好保存它。”

慕容云笙潇洒地笑道：“我如能活着离此，一定会把一对短剑奉还给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用还我了，你留着吧！我娘说，这一对短剑，很珍贵，但我却一直没有发觉它的妙用何在，也许它和我无缘，或是我太笨了，没有发觉它的妙用。”

缓缓地转过身去，打开了铁栓，拉开室门。

只见那两个女婢，和一个全身黑衣、面色苍白的人，都执着长剑，并肩站在门外。

慕容云笙迅快地扬起短剑，指在慕容长青的胸上，道：“你快传令谕，不准他们伤害她。”

慕容长青缓缓睁开双目，冷肃地说道：“送她离开，不许她受到伤害。”两个女婢应了一声，带着杨凤吟向外行去。

黑衣人却仍然执着长剑，肃立未动。

慕容云笙高声说道：“你会到康无双后，要她们带个信来，我再解他穴道，和他一决胜负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，转身随二婢向外行去。慕容云笙目睹杨凤吟背影消失之后，抬头望了那黑衣人一眼，只见他面如寒冰，有如从棺材中拖出来的尸体一般，怎么看也不似一个活人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也是你的属下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他叫毒剑彭公明，剑上造诣极深，而且招招恶毒。当年在江湖上走动之时，剑下从未留过一个活口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他能找来此地，自然是你很亲信的人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看他人像僵尸，又有毒剑之誉，手段定然是很残酷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想先杀了他！”

不再等慕容长青回答，又伸手点了慕容长青两处穴道。慕容长青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。”慕容云笙不再理会慕容长青，伸手捡起慕容长青的长剑，举手对那黑衣人一招道：“你进来！”

慕容长青急急叫道：“退出去。”

那黑衣人已然举步跨入室中，听得慕容长青呼叫之言，又突然退了出去。

慕容云笙已然收好了杨凤吟留下的雌雄短剑，握着长剑笑道：“为什么不让他进来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慕容云笙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怎的会突然关心起我的生死来了？”

慕容长青冷冷说道：“我如不关心你的生死，你有十条命也活不到现在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除了我们进来时，经过那段瘴毒地区之外，在下实是想不出你什么地方帮助过我们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同时，我也不相信那室外的黑衣人，能是我的敌手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单以武功而论，他也可以和你打上一百招，何况，他剑中藏有毒针，使人防不胜防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因为不愿意要你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长青答非所问地道：“他服用过一种毒物，和人动手五十招后，药物开始发作，他剑上的力道就愈来愈强，约在两三百招后，药力即行消失。纵然是武功中所谓的一流高手，也无法挡过他三百招猛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有人能够支持过三百招，待他药力消失之后，杀他是易如反掌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能撑三百招，那就不用杀他了，他自己会耗尽体能而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段。”

慕容长青急急说道得快些解开我的穴道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杨凤还未回信，恕在下难以从命，但我不会杀害你。”

猛闻脚步声响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那黑衣人大步向室中行来。那黑衣人原本苍白的脸色，这时竟然泛出一片红润。双目间杀气逼人。

慕容长青大声喝道：“孩子！快解我的穴道，再要耽误时间，不但我们都死于他手，而且，这石城之密，你也永远无法知晓了。”

慕容云笙一面运气戒备，一面冷冷说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冒充慕容长青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先解开我的穴道，老夫答应告诉你个中隐秘，这些年来，老夫也住厌了这不见天日的地方了。”

这时，那黑衣人已然逼到慕容云笙身前五尺左右处，举起了手中长剑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那慕容长青，告诉我很多事情，对他可算得一大隐密，不知何故他竟然听而不闻，既不发怒，也不出言斥责，如若说他神志迷乱，但他分明又能听懂那慕容长青之言，其中确然是有些奇怪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冷冷问道：“阁下可是很想和在下动手吗？”

那黑衣人脸上毫无表情，叫人无法猜测出他是否听懂了问话。

他的神情、态度，给人一种阴森、空洞的感觉，唯一和活人一样的是那两双眼睛，闪动着一种冷酷的神光。

慕容云笙虽然瞧过那黑衣人几眼，觉得面色苍白，举动僵硬，有如一具僵尸，但此刻仔细看来，又有着一种不同的感受，这黑衣人除了举动不够灵活之外，神态间的冷酷，眼神中的凶残，不都是人所应有。

只听慕容长青叫道：“孩子！快解开我的穴道，不能等他发动，大约你

已经瞧出他和常人有很多不同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的，我觉着他有凶残的味道，不用和人动手，已有着一种逼人的煞气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是的，孩子，他已如满弦之箭，你如再稍行撩拨，他即将如决堤的洪流，离弦之箭，一泻千里，莫可收拾了。”

慕容云笙又被他这两句话，激起了豪壮之气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倒不信，他一定能胜过我。”

转目望去，只见那黑衣人，脸色愈来愈红，双目中的凶光，也更见旺盛，心头亦不禁为之骇然，但又有着一种很强烈的好奇，回顾了慕容长青一眼，问：“他如杀了我之后，也可能杀你，是吗？”慕容长青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闪到了慕容长青的身后。

慕容长青道大感意外，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自己承认是慕容长青，却又不识我为子，不管你是真是假，但你决非好人，似已为不争之论。我不忍亲手杀死你，正好借这黑衣人之手，替我杀了你……”

慕容长青接道：“如若老夫是你生身之父，你也不管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他杀你之后，我再杀了他替你报仇，如若我们之间，真有私情，那也算报你之情了。”

这时，那黑衣人已然缓缓移动脚步，向两人巡了过来。慕容云笙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！解开我右臂穴道，给我一支剑，让我抗拒他几招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想不明白，你自称这黑衣人是你的心腹属下。怎么，竟然无法支使他，让他反口相噬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不明白的事情，老夫已然准备告诉你，如若我被他杀死，江湖上这段秘辛，将永成武林中一段疑案。”慕容云笙果然被勾起了强烈的好奇之心，伸手拍活了慕容长青右半身两处穴道，同时把手中的长剑、也交到了慕容长青的手中。

慕容长青挣扎而起，缓缓向后退了五步，背靠在墙壁之上，右手长剑连连挥动。

那黑衣人每当慕容长青长剑挥动一次，就延缓了一下向前行进的速度。停留在原地。

但不过片刻工夫，立时又向前行了过来。

慕容云笙留心观察，发觉那慕容长青手中的长剑，似是在画出一种图案，联想到和那黑衣人有关：所以，才能使那黑衣人前进之势，受到了阻延，当下说道：“他似已经不听你的指挥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他已如脱出了缰绳的野马，天下再也无人能控制他了。”

渐渐地，那黑衣人逼近慕容长青的身前，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长剑。

黑衣人的一切举动，都缓慢得很，使人觉着他力难从心。慕容云笙退到八尺外，藏在一张锦凳之后，心中暗暗奇怪，付道：慕容长青似乎是很怕那黑衣人，不知何故，他竟然不肯抢先出手，那黑衣人动作缓慢，也许能一剑把他杀死，至少可把他重伤剑下，一个人身受剧创之后，不论他服有什么药物，也难发挥出力量了。

只见那黑衣人长剑高高举起，缓缓落下，劈向慕容长青。那剑势之慢，就算是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人，也可以轻易的闪避开去。

奇怪的是慕容长青竟然也用着极慢的动作，缓慢地向一侧闪动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暗道：是了，他老奸巨猾，想诱使那黑衣人和我动手。

黑衣人一剑落空，第二剑随着劈了过去。

这第二剑似是比第一剑快了很多。

慕容长青半身穴道被点，闪避剑势，十分困难。

第二剑虽然也被他避开，但却不由自主地摔了一跤。黑衣人手中长剑，突然碰在墙壁之上。一声砰的轻震，传入耳际。

慕容长青突然间脸上大变，呼的一声，刺向那黑衣人裆下。慕容云笙暗忖道：那黑衣人下半身门户大开，不知他为何不刺小腹。

只见那黑衣人一收长剑，身子随着微微一转。

慕容长青刺的一剑，正好落在那黑衣人左大腿之上，人却借势而起。

但闻“当”的一声，长剑似是击在了一块金铁之上。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恍然而悟，原来这黑衣人身上穿着特制的铁甲，外面瞧不出来。就这念头一转之间，那黑衣人的剑招，突然间由缓转疾，攻了过去。

慕容长青仍然靠在墙壁之上拒敌，因他半身两处穴道未解，运转不灵，必需借那墙壁倚靠帮助。

很快地，慕容云笙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，那黑衣人剑势愈攻愈快，身子也越来越见灵便，慕容长青已然无法还手，只有挥剑封架之功。

这也使慕容云笙想到了慕容长青不愿抢先下手的原因，似是这黑衣人剑上受到反弹之力后才能激发出他的武功。突然间，双剑交击，响起了一声大震，慕容长青吃那强力一剑，震得跌出了四五尺外。

黑衣人动作迅速，喇的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慕容长青着地一个翻滚，黑衣人一剑划破衣衫而过。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黑衣人剑法之快，他倒是不像骗我了。”

但见那黑衣人长剑连连点出，寒芒闪闪，快得目不暇接。慕容长青应该早伤在那黑衣人剑下，但他借着地上一张矮桌和锦墩掩护身子，翻滚其中。黑衣人闪电似的剑招、不但快速，而且剑上还有着浑厚的内劲，矮桌锦墩，片刻间都毁在了利剑之下。

慕容云笙眼看情形危险，慕容长青很可能在十招内伤在黑衣人的剑下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“此刻那杨凤吟安危未知，如若他真死于那黑衣人的剑下，我岂不是全无仗恃了么。”心念一转，拔出雌雄短剑，握于手中，着地一滚，已到了慕容长青的身前，低声说到：“我解开你另外两处穴道。”右手短剑连挥，挡住了那黑衣人的剑势，左手连挥，拍活了慕容长青背后两处穴道。

慕容长青穴道解开，顿感灵活，一跃而起，长剑一连反击三招。三招剑势，都是硬碰硬的力拼，响起了一串金铁交鸣之声。慕容云笙解开了慕容长青的身上的穴道之后，立时退向一侧躲开了这场恶斗。

他留心观察的结果，觉着那黑衣人似是没有辨识敌人的能力，只要和他动手，他就是以命相搏的招术。

慕容长青武功博杂，奇招练达，反击了十几剑之后，已把那黑衣人的攻势挡住。

突闻慕容长青大喝一声，一剑横斩，把那黑衣人斩成两段。慕容云笙望了那黑衣人尸体一眼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原来，那黑衣人的血非常之少，被慕容长青一剑拦腰斩断，鲜血不过一

小碗的样子。

慕容长青似是很疲倦、长剑支地，背靠在墙壁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为什么又改了心意救我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坦白点说，因为那杨姑娘还没有手讯到来，我还不知道她的生死安危。”

慕容长青冷冷说道：“只有这一个原因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看那黑衣人神情有些奇怪，见他死于你剑下之后，更是疑窦丛生。”

慕容长青接道：“所以，你动了好奇之心，想明白内情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生也晚，极少江湖历练，但初出茅庐，就让我碰上了江湖之上最为诡秘的大事，其中的曲折变化，必将动人无比。”

慕容长青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愈是卓然不群的人物，这好奇之心，偏就愈是强烈。老夫常想，有些人能够抛却功名利禄，美色财气，但他却无法抛去好奇之心。这好奇之心，才是英雄豪杰的致命大伤，你年纪轻轻，竟然也有这样的毛病。”慕容云笙怔了怔，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愈是难得了解的隐秘，愈是诱人。你如此自豪，在下亦甘愿入你掌握。”

慕容长青大笑接道：“看来，你已经入迷了，不知这石城之秘，颇有死不瞑目之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在下确有着渴骥奔泉，难以遏止的念头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孩子！那要很大的代价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要看清楚，我能付得起好多，我最大的本钱是一条命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不会强你所难，自然要你作到的事情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，那你就开价吧！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把你手中短剑给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他这个几句之后，还是把短剑纳入鞘中，递了过去。

慕容长青接过短剑，目光流出无限惜爱，道：“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慕容云笙怒道：“你又想食言悔约了？”

慕容长青收好短剑，道：“伸出手来，老夫要点了你两臂的曲池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手中已无兵刃，非你之敌，如何还要点我穴道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怕你听到激愤之处，难以自制，举掌自绝，或是出手向老夫施袭，自取死亡。所以，要点了你双臂曲池穴道，保你之命。”

慕容云笙叹息一声，伸出双臂。

慕容长青微微一笑，点了慕容云笙两臂上的曲池穴，道：“现在，你心里纵然有什么不平之处，也无法出手，可免招杀身之祸。”

慕容云笙大感不耐地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夸耀成就和生死威迫的话，在下已听得太多了，实是用不着再重复了，我要听真实内情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！老夫先告诉你一件最为关心的事，我是真真正正的慕容长青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！就算你是真的慕容长青，但我施用的怪招，都是慕容长青留在人间的武功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那确实是我留在人间的武功。不过，那都是倾尽我才智之能的结晶，我录下了剑招、拳谱，但我还未练习过，我知你用出的

每一剑招，但一时间，却无破解之法，所以要要点你两肘穴道，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想出破解你剑招的武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些事，都已经成为过去，你点了我两时间的穴道，我已经丧失了抗拒之能，我只希望能明白内情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再告诉你一件你最关心的事，那就是慕容长青没有儿子，我不认你儿子，说的是字字真实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唉！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别人硬要插手此事？不但把我送入了慕容府，而且还伪造慕容长青的笔迹，留下了一封书信，那时，我还不过是一个婴儿，似是和任何人都攀不上关系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能怪他，他这番安排，也全是为了我，替我安排下复仇的种子，但他们未料到，堂堂一代大侠的慕容长青、竟然会变成了地下石城的主持、首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非慕容长青之子，却在不解人事中，卷入了武林恩怨之中。”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、道：“孩子！你如不是被人当作慕容长青的儿子，不论你生长于何等人家，岂能有今日的荣耀，我慕容长青的余荫，造成了你绚丽的经历和惊险的生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找到生我的父母，不管他们是农人、樵夫，不管他们是如何贫苦，我要尽人子之孝，奉养他们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吧！老夫告诉你，只不过事情千头万绪，老夫亦觉着不知该从何开口？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老夫一生事迹，有如波浪狂涛，起伏不定。未入这地下石城之前，老夫确是一代大侠，我一生中做过无数的慈善事情，帮助了无数的人，替武林中解决了无数的问题，不论正邪两道，没有一个人恨我。不管敌友，甚至是吃过我苦头的人，也对我来存一点恨意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那你又为什么不惜自毁成就，躲入这地下石城之中，为非作歹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但我付出了无比的代价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代价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有着很多的朋友，但他们和我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竟然都要离我而去，甚至连我的妻子，也要弃我而去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大奇，道：“这就很奇怪，你是武林中最受敬仰的人，为什么他们要离你而去呢？”

慕容长青神色一怔，冷冷说道：“人性中除了好奇之外，还有最大一个缺点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缺点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贪！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得无厌。他们都感觉着我应该对他们更好一些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我的妻子，感觉我重视他人，对她太过冷淡了，我的朋友，感觉到我对他不够道义。唉！慕容长青只是一个人啊！我不能化身千万，使每一个人，都感觉到满意。我愈想求全，愈是不全。因为世间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十全十美的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所以，你变了？”

慕容长青不理那慕容云笙的问话，接道：“孩子！你知道，我为什么会受武林如此敬仰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不明白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因为，他们认为慕容长青死了，才想到他诸般好处，才感觉着天下再难找出第二个慕容长青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惜你没有真的死去，你如是真的死了，你将是武林中最受敬重的人，留名千秋，但你为什么不死呢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不肯死，有两个原因：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一次，不可轻易尝试，另一个原因是，老夫想看看，我死去之后，武林道上对我的看法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说，慕容长青全家被杀一事，是出于你自己的安排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是我自己的安排。而且我还故意地留下了很多破绽，使得人们对慕容长青之死，存着一些怀疑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知为什么，会把我一个人事不解的孩子，也卷入这场武林恩怨之中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要安排一个孩子，伪冒慕容长青之子，看他们如何对付这孩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所以，你又留下遗书，而且又把手录的剑招、拳谱，埋于地中，藏于荷池，留下了一个大隐秘，这一切的安排，只为了求证一下武林同道对你死后的观感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人活在世上，有谁能看到身后哀荣，但我慕容长青看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可知道，你这玩笑的后果吗？千百人为此送了性命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救过千百人的性命，如若是一个人有功有过。我也该功过相抵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慕容长青之死，留给武林的原本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大秘密，但经过你一解说，事实不过如此了，纵然这中间还有什么曲折内情，也不过是属于枝叶范围。在下已经没有兴致听，我心中还有几点疑问，阁下见告之后，我就任凭你处置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什么疑问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的生身父母是谁？他们现在何处？我不愿沾你慕容大侠的光，我在了然了自己的身世、姓名之后，恢复本性，免得又被人认为我是慕容公子。”

慕容长青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孩子，你一定要知晓自身的身世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子不嫌母丑，我父母纵然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我身为人子，也应该替他们担受起来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吧！我告诉你，说起来令尊、令堂，亦非外人，他们都是慕容府中的佣人。可惜的是，他们都已在那场劫变之中死去。”

慕容云笙怒声接道：“是你害死了他们？”

慕容长青摇摇头接道：“不是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那是你的安排。”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本是一场假戏，但却想不到真的做了起来，若非我办事小心，才智过人，我也将送命于自己安排的一场游戏之中，人心的阴险，实叫人防不胜防。我原想是让他们假搏假杀，点到为止，不要闹出人命，想不到他们却心狠手辣，藉机行凶，致使慕容府中男女老幼，仆婢从人，全数被杀。最为冤枉的，是那晚上留宿在慕容府中的一些武林朋友，全部遭殃惨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只有你一个人逃出来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我，但他们却未料到，我早已找好了替身。他们预作布置，在食物茶水之中，全部下了无色无味的毒药。当时，慕容世家虽有很多高手，但都已无能反击，等我警觉，再想出手阻止时，才知晓本身也中了暗算，为势所迫，我只好让预先安排的替身代死，我要留下有用的性命，替他们报仇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既然是慕容长青，为什么又要故弄玄虚，另外找一个慕容长青，把他囚在这石城之中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江州慕容府惨案发生之后，经过我一段暗中查访，才发觉武林中正在酝酿着一件极大的阴谋，除非使他们怀疑我并未死去，这阴谋立时就要爆发。”

他自我解嘲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如若那阴谋爆发，至少有成千的武林高手死于那大阴谋中，而且还要拖累上很多无辜的生灵。因此，我又不得不透露出那慕容长青并未遇难的消息，只是这消息很少有人知道，除了他们几个主脑人物之外，妙的是他们也不敢把这消息泄漏出来，生恐影响了他们的计划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这中间还有这么多曲折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所以，我不得不另外找了一个替身，那人就是你适才见到的蓝衣人了。他原是一个中年不第的秀才，只因生得很像我，只好用他假冒慕容长青了。”

慕容云笙打量了慕容长青一眼，道：“如若那人很像慕容长青，你应该不是慕容长青才对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对！问的好，这可以说明你为人很细心。十几年前我已经不是慕容长青面貌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涂了易容药物？”

慕容长青摇摇头，道：“易容药物、只能混瞒一时、岂能长久有效。再说，那几个阴谋的首脑，不但都有着一身惊人的武功，而且心机深沉，敏于观察，易容药物，如何能瞒得过他们？老夫迫不得已，只好自行毁容了。”

慕容云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已经见过两个自毁容貌以避人耳目的，只不过，一个为友全义，值得敬佩，一个是想实现其阴谋，以逐更大阴谋。百年之后，一个在武林留名百代，一个却遗臭万年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说那遗臭万年的，定然是指我而言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应该自己觉到，用不着我多说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说那个留名百代的人，可是申子轩吗？”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原来他已经早知道了。”口里却冷冷说道：“你自己猜吧！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说的定然是他，我过去瞧过他两次，不过，他自己不知道罢了。”

慕容云笙搬过话题，道：“以后呢，你就加入了三圣门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我毁容化名，加入了他们之中，凭仗机智、武功，渐渐进入了他们的首脑群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些首脑，都和你相识吗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何至相识，过去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慕容府中的常客，但他们却一直在暗中设法，研究算计我，可惜的是未叫他们如愿，我仍好好地活在这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几个首脑人物，究是何人呢？现在是否还在这里？”

慕容长青点点头，道：“大部分在这里，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

却漏网而去……”

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唉！自那次事变之后，使我性情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世界上坏人太多了，我慕容长青一个，无法对付很多人，也使我体会到声名狼藉的坏人，并不太可怕，可怕的是那些伪装和善，笑里藏刀的人。孩子，你能想到吗？鼎鼎大名的慕容长青，竟然连他的妻子都保不住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可是被人杀了？”

慕容长青脸上浮现一股激愤和痛惜混合的神情，缓缓说道：“她背弃妇德，红杏出墙，和人私奔了。”

这倒是大出了慕容云笙意料之外，如若不是慕容长青亲口说出此事，天下有谁会相信一代大侠慕容长青，竟无能保住自己的妻子？

突然间，慕容云笙由内心之中，泛起了深深的同情，沉声说道：“大丈夫难保妻不贤子不孝，妇道人家的事，也不用放在心中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能够放开那位杨姑娘？心中永远不再想念她？”

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孩子，你听过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这句话吗？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太有名，人人都对我推崇备至，因此，不管我受了多大的委屈，都不能向人报复。虚名误人，尽管心中痛苦万分，表面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风度，享受人间称誉，内心是充满着血淋淋的痛苦。孩子，那就是慕容长青被誉为一代大侠的人生。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雁过留声，人死留名，至少你已得到了名，如今，你却又亲手把你用痛苦、血汗创造的侠誉毁去，在下想不出你这作法是聪明还是愚笨？”

慕容长青摇摇头，道：“孩子，或许我手段和方法有些错误、激烈，但我并未存心做坏事，如若不是我慕容长青，此刻武林岂是这等景象？武林道上的恶毒人物，不是被我囚于地下石城，就是被我利用三圣门的名义，收归所用，三圣门有着森严的戒律和残忍的控制手段，不怕他们作出滔天的事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但你们这三圣门，在江湖上的声誉很坏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那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，用三圣门结合起来的力量，对付武林中邪恶之徒。孩子，这三圣门非我所创，他们原有着严密无比的计划，杀我之后，就逐步实现，因为慕容长青没有死，才未容他们的阴谋如愿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现在总该知道，你是慕容长青吧？”慕容长青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他们如若早知道我的身份。怎还会容得我活到现在。”

慕容云笙冷冷说道：“那石城中冒牌慕容长青，一点也不会武功，难道别人就瞧不出来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囚在石城由的人，除了老夫之外，别人不会检查，甚至也不愿多来此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因为这地方很恐怖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除了恐怖之外，到处布满着危险。”慕容云笙虽然不大了然，但又觉得这些属于枝节范畴，如若能够了然主要内情，枝节不难推断出来，当下口气一转，道：“这石城之外，有一座三圣堂，内奉三圣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慕容长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就是三圣门。这座地下石城，又叫人间地狱，用来囚禁反对三圣门高人之用，但经我十年努力，却把它改

变成一座地下避难处所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把这些人囚禁于此之后，每日暗中下毒，使他们在一定时间内毒发而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不一刀把他们杀死来得干脆呢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因为要逼他们说出武功，那些人虽然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人物，但也无法承受那些日以继夜的痛苦、折磨，迫不得已，只好交出武功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迫他们交出武功之后，何故仍然不杀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苦刑难耐，虽可交出武功，但人人心存激愤，自然不会把奇绝之技说出。但当数年之后，想到自己死后，技艺失传，心中大为不忍。于是，就把隐藏于心中的绝技，留传下来，有的刻成文字，亦有画成图形，他们亦知道这方法留下的武功，未必能够传诸后人，但却又寄望于发生奇迹。其实，这些留下的奇技，都落入三圣门中，他们被掳于此之后，既已被迫说出武功，此刻，再研究他留下的绝技，自然有脉络、经纬可寻，这就是他们被囚于此的真正原因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设计得很周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他们虽计划得很周详，但却未料我从中破坏了他们的计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唉！你说了半天，还未说出那真正主谋人物和那圣堂中的三圣身份。”

慕容长青缓缓说道：“我已经说过，除了一个人漏网之外，其余两个人，都在地下石城中囚禁着，至于圣堂中三圣身份，那不过是被利用的几个傀儡而已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只怕你低估了他们的成就，那康无双的武功，也许已不在你之下。”

慕容长青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如是要利用他们，自然应该造就他们，使他们的武功，愈高愈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他们高到一定的限度，那就非你能控制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不会笨到用武功和他们硬拼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有另外的方法对付他们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这些年来我博览天下奇技，学会了很多邪门外道的奇术，有很多异流别枝的怪学，如若能适当运用，倒可以收到十分神奇的效果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看那康无双很正常，不似受奇术控制。”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孩子！你不懂，老夫在未入这地下石城之前，我也一样不明白，不过，我可告诉你，邪术奇技，并非胜过苦练而成的正宗武功，但在适当运用之下，可收到奇效，但那要时间和环境的配合，这座地下石城中有着绝好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孩子，你心中的疑问，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，该谈谈咱们之间的事了。”

第六十一 回拜认义父

慕容云笙听慕容长青说，要谈谈他们两人之间的事，忙问道：“咱们有什么事呢？不论你告诉过我多少隐秘，等一会你一剑把我杀死，岂不是一了百了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现在又改变了心意，你虽不是我的儿子，但你却具有和我相同的侠骨，世人都已知晓了有一个慕容公子，不能让他们太失望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要你认在我的膝前，作为义子，变成真正的慕容公子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认你做我义父，对我并不屈辱，但我要先了解你的用心何在。”

慕容长青缓缓说道：“我要你接管这地下石城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老迈了。体能和智力，都在衰退。”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目下这地下石城中囚禁的有两种人，但哪一种都不能放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是坏人，让他老死此地，江湖上省去了不少是非；如若是好人，为什么不可以放了他们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一则是他们中毒过深，已没有一种药物，可以疗治好他们身上的积毒。我阅遍天下的毒经，请教过无数的名医，都已无疗救之法，唯一的法子，就是以毒攻毒，以毒制毒，延长他们的生命。因此，这地下石城中人，不论正邪，一个个满身毒气，一个服毒为生的人，大部满怀着愤世嫉俗的怒火，这怒火一旦燃烧起来，必然是凶残万端，好人也变成坏人了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说的倒也有理，但这些人还能活多久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他们服用的虽然是一个药方调配的毒物，但他们的生命力，却是有着悬殊的不同，这自然和他们的天赋体质，内功修为，年龄差别，都有着连带的关系……”

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我研究毒药，以苟延他们的生命、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，中了奇毒，目下这地下石城成了我一个沉重的负担，我必需学他们一样，服用毒物，延长死亡的限期。但总有一天，我会突然死去，一旦这石城解体，流害之大，必然要造成人间空前的灾害，我又不放心交给不能信任的人管理，因此，我想好一个很残忍的办法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要把这座石城用桐油、火药，炸碎烧毁，使所有的被囚之人，全都死于这石城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果然是很残忍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所以，现在要靠你了，你如肯接管这地下石城。他们都可以再活下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件事太重大了，只怕我担负不起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会全力帮助你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让我仔细地想想，再决定好吗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自然，我不能强迫你，一个人谁愿意过着这等不见天日的生活呢？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滔滔人世，我没有一个亲人，常住地下石城，自然也不算什么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那是答应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答应是答应了，不过，我有三个条件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只要不是强人所难的事，老夫都可答应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第一件，我要去查查亲生父母尸骨处，把他们重行安葬起来，然后再来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访查父母遗体，人之大孝，老夫自然赞成，而且还全力助你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第二件，我要带几个人来，那些人都是你昔年的金兰好友，中州一剑申子轩、九如大师、金笔书生雷化方，据说还有一位紫云宫主，为了追查你的生死下落，混入了三圣门中，迄今生死不明……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带他们来此作甚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证实你的身份，在几位音年老友面前，你是不是慕容长青必将现出原形。”

慕容长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多年不见他们，也希望和他们聚会一次，不过，不要在地下石城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因为，这地下石城中有甚多秘密，还不能泄漏出去。自然，有一天这地下石城将开放为武林同道游玩的胜地，但此刻却不能公开于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！你说在哪里见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地方要清静一些，以便长谈，我会随时和你联络。你说说看第三个条件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第三个条件，就是一旦我接管这地下石城之后，我有权修改规程，放手作为。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接管之后，你即是这地下石城中唯一的主宰，不论你有什么作为，也无人会干涉你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必需慎重选择那接我的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！那就此一言为定，我现在要走了。”慕容长青解开他双臂穴道，道：“孩子！你可以现在认我做为义父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果你说的话，都很真实，我就认你做义父。”慕容长青笑道：“如若你日后查出我有意骗你，可悔此约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既父死母亡，世人又部称我慕容公子，我要作，就作一个真正的慕容公子，父亲大人受孩儿一拜。”跪伏于地，大拜三拜。

慕容长青受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准备几时离开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儿心性甚急，我要立刻动身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多留半日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半日自是无妨。但不知义父留我用心何在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带你看看地下石城的大概情形，顺便替你选两个仆从随侍，也好保护你。”

慕容云笙笑道：“孩儿自信可以自保，用不着仆从相侍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不明白，你生离此地之后，很可能有人想取你之命，个中玄机，一言难尽，你不用推辞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孩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举步向外行去。

两人行出室外，只见一个女婢手执白笺，匆匆行了过来。慕容长青接过白笺，看也未看一眼，交给了慕容云笙。慕容长青展白笺望去，只见上面写

道：“妾已安抵暗室。”下面署名凤吟。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杨凤吟武功自成一家，难得她小小年纪，就练成一身绝技。”谈话之间，已到毒瘴之区。

慕容长青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丸药，道：“服下这丹丸，可避毒瘴。”

慕容云笙服下丹丸，慕容长青又取出了两付水晶石镜，道：“戴上这特制的眼镜，即不畏毒瘴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如把这地下石城交我接管之后，是否还要留在此石城中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六月，就可以重回此地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爹爹可否告诉我离此原因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出去杀一个人。但我是否能够如愿，那要碰运气了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为何不肯交给孩儿去办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不是他的敌手，他除了一身武功之外，还有着用毒之能，我和他动手相搏，胜败机会各占一半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人可是逃离此地的三位首脑之一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元凶首恶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是何身份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孩子，你不能冒险，我已是快要油尽之灯，平平安安地活下去，也不过是多活一年时光，我一生以侠士自任，在死亡之前，自是应该为武林中作最后一件有益的事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再说，我已猜到他是谁，但还要求证两件事，然后才能去找他；也许他自认易容术十分高明，已把我瞒了过去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中间内情曲折，好像复杂得很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那三个人都是第一流智慧，加在一起，自然会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大事；他所以不敢动手，是因为对我有些顾虑，除我之后，他们自可放手施为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名无幸至，爹爹能成为武林中人人敬慕、尊仰的人物，实是付出了无比的代价，忍受了无限的心酸，痛苦。”慕容长青微微一笑道：“咱们走吧！过了这一片瘴区再谈。”当先举步，进入石洞。

两人行动迅速，片刻工夫，已然行过瘴区。

瘴区之外，有很多机关布置，慕容长青一面动手开动机关，一面为慕容云笙解说。慕容云笙人本聪明，听那慕容长青解说了一遍后，立时一一默记于心。

瘴区之外的机关，计有千余道，各有着不同的变化，再加上瘴毒和猩猩的守护，虽有绝世武功，也不易通过。

慕容云笙看完机关布置，低声问道：“这重重设置，似乎是只为了保护我们停息过的那间石室。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你可是有些奇怪，那室中并无可以保护的隐秘和价值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儿确有此疑。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表面上看来如此，其实那石室确藏着武林中世无其匹的宝物。”

慕容云笙迅快地想了一遍石室所见的情景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孩儿还想不出区区斗室、怎会藏有世无其匹的宝藏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因为在那石室，有机关控制一座暗门，那暗门内藏着石城中被囚之人交出的全部武功，其范围广博，实非少林寺中藏有七十二种绝技所能比拟了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确是武林中的宝藏。”

慕容长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除了那藏着天下高手交出的武功之外，还是这地下石城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说任何人都无法越过那重重机关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除了那很多的机关布置之外，还有那巨大的猩猩，和使人晕倒及双目失明的毒瘴，那解药由我保管，非我同意给予解药，任何人无法通过那毒瘴之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两个女婢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每一粒解药，只能支持六个时辰，超过这时限。这药力就失去了效用，而且我每次给她们解药之前，都看着让她们吞入腹中，使避毒药物，永远无法落入别人手中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那头巨大的猩猩，不畏毒瘴，当年设置这毒瘴时，得了它很多助力，它服用了永免毒伤的药物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和杨姑娘越毒瘴区之时，并未服用药物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一则你们很听话，没有睁开眼睛偷看，二则，那猩猩全身都有避毒之能，你们在它怀抱之中，中毒极轻，我又把解药放入了菜饭之中，使你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服了解药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设计很精细，如若你不说明，很难使人想通。”

突闻一阵搏斗之声，传了过来，似乎不远处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。

慕容长青道：“杨姑娘和康无双已经发动，咱们出去瞧瞧。”加快脚步，向前奔去。

转过了两条甬道，果见杨凤吟、康无双，正在和两个身着黑衣的老者，拳来足往，打得十分激烈。

双方搏斗虽凶，但功力悉敌，一时间还无法分出胜败。慕容笙正待举步行上去，却被慕容长青一把拉住，道：“不妨事，让他们打一阵，两个穿黑衣的人，是武林中有名的凶徒，追魂双煞。”

慕容云笙人虽停了下来，但口中却急急说道：“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如若让他们打下去，只怕难免伤亡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这追魂双煞，在武林中凶名甚著，如若他们伤在康无双和杨凤吟的手中，那是死不足惜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伤了杨姑娘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留心看着，如若杨凤吟将要失手时，你就出手相助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的用心何在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要看看那康无双的武功成就，也看看追魂双煞的武功，是进步或是退步？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，不再多问，却留心着杨凤吟动手的情形。但闻康无双冷冷喝道：“躺下去！”

砰然一掌，击在那黑衣人前胸之上。

那黑衣人倒是听话得很，身子摇了两摇，跌倒地上。口角间涌出鲜血，显然是伤的很重。

康无双打倒了敌手，纵身一跃，飞近了杨凤吟，道：“杨姑娘请闪开，让在下对付他。”

杨凤吟应了一声，纵身向后退避。

康无双身子一侧，欺身而上，挥手击去。

那黑衣人对同伴之死，似是全不放在心上，接下了康无双的掌势，展了一场凶猛恶斗。

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暗中一提真气，缓步行了过来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好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很好啊！”

杨凤吟一颦柳眉儿，道：“他没有给你毒药吃吗？”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：“没有，他是我爹爹，做父亲的岂有不爱惜儿子之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真是慕容长青？”

慕容长青在旁道：“不错，真正的慕容长青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不像，那慕容长青乃武林中人人敬重的大侠，岂是他这等长相。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不错，过去的慕容长青，不是这付模样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不信一个人老迈了连样子也会改变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父亲为了隐蔽身份，自己毁去了容貌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我如不是慕容长青，你们岂能活着进入地下石城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么，你的被杀之事，完全是装出来的？”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杨姑娘，个中内情十分曲折，一时之间无法说的明白，以后我再慢慢地告诉你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慢慢地告诉我，你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内情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爹爹很详细地告诉我这地下石城的内情。”

杨凤吟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能确定他是真的慕容长青吗？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呢？是不是真的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，他也是真正的慕容公子。”

杨凤吟似是不太相信慕容长青的话，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他说的是真是假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都是真话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恭喜大哥，贺喜大哥，你这寻父心愿，总算得偿了。”说时笑容消失，两行清泪顺腮滚了下来。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为了我偿心愿，使姑娘吃了不少苦头，也使你承受了不少痛苦，这份情意，在下将永铭心上。”杨凤吟凄凉一笑道：“不用了。纵然我真的吃了不少苦头，承受了不少的痛苦，那都是我自己找来的，和你无关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当时，我一心寻父，心无旁骛，但如今想来，姑娘的情重如山，恩深似海……”

杨凤吟突然举手，拭去了脸上的泪痕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想走了，你已经找到了父亲，以后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危险，求求你爹爹，放我们离开这里。”

慕容云笙觉着前胸被人突然重重击拳一般，血气翻涌，眼花头晕，天旋地转几乎站不住身子，急急举手，按在双鬓之上，道：“你真的要走吗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是啊！我只要知道，你心中永远牵挂着我就行了。”

慕容云笙勉强忍下心中的痛苦，镇定心神，说道：“你要回家去？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家总是要回去的，不过，不是现在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你要到何处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已经答应了嫁给康无双，总不能说了不算，我想找一个

清静的地方停下来，先和他成了亲然后再回家去。”慕容云笙只听得心中有如刀搅一般，缓缓说道：“这等终身大事，你不要禀告父母一声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是父母掌上珠，如是先禀告他们，他们决然不会同意我嫁给他，只好先做了再说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了。”

慕容云笙长长叹一口气道：“这法子不错，只是太绝了一些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出道江湖不久，但已厌倦了江湖上的险诈、冷酷，实不愿再在江湖之上走动了。”

慕容云笙黯然垂下头去，道：“咱们以后，还能够见面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两情相悦，心有灵犀，再见面我已是罗敷有夫，相见不如不见，又何苦再安排见面的机会呢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……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唉！杨姑娘一定要走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石城有着无数隐秘，姑娘不想知晓一二吗？”杨凤吟摇摇头道：“我知道这地下石城中，每一件事，每一个人，都有着很动听的往事，不过我不想听。”

慕容长青愕在当地，显然，杨凤吟的答复，大出了他意料之外。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觉得很奇怪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姑娘如若不是超人，就是女人确和男人有些地方不同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男女本不相同，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我此刻最关心的事，是你是否肯放我们离开这里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，放他们去吧！”

慕容长青点点头，还未来得及说话，突闻砰然一声，那黑衣人已被康无双一掌击中，跌摔地上。

慕容长青神情一片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康无双，你带着杨姑娘离此之后，准备到何处安身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慕容长青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乃地下石城主人，其他的，你似是不用多问了。”

康无双望了杨凤吟一眼，道：“可要据实回答他的问话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据实说吧！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”康无双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离开此地之后，不愿再在江湖上混迹。准备找一个人迹罕至之处，从此，不再和武林中人往来。”慕容长青缓缓说道：“你一身武功，而且又卷入江湖恩怨之中，只怕摆脱不易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阁下之意呢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奉送你一句话，你如真想和这位杨姑娘过一辈子快乐生活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只要确具功效，在下不惜任何代价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唯一之法，就是留下一身武功，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一切事都需要仰仗那杨姑娘对你怜爱，方可保你们一生快活。”

康无双未想到是这么一个条件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切肤之痛，难道还会有假的不成。”康无双回顾了杨凤吟一眼，道：“他说的是真是假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若是真的爱你，惜你，你什么都不如我，自然我会对你加倍的惜爱，但我们之间无情无爱……”

她似是自觉说的太过难听，说了一半，忍下不言。

康无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说下去吧！我自己心中也明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我不好，我已经是你的妻子，实也不该再这样伤害你。”

康无双哈哈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，这些话，你如憋在心中，不说出来，形诸于神色行动之间，岂不是更伤害我，倒不如现在说个痛快。”

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你一定要我说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说出来，总要比不说好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嫁给你，只是为了要力行承诺，日后咱们成夫妇，那也是一对全无情爱的夫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但我会办到一个妻子应该办的事，除此之外，你别妄想我会对你生出情爱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只要你是我妻子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”杨凤吟望着慕容长青，道：“因此，他不用留下武功。”慕容长青不理睬杨凤吟，却望着康无双，道：“你的决定呢？”康无双道：“杨姑娘决定的事，在下无不遵守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向前一步，道：“爹爹，孩儿送他们一程，望爹爹指示一条去路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老夫带路。”

说罢，放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放心，如若有什么危险，在下当死在两位之前。”紧追慕容长青身后。

杨凤吟加快脚步，追上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大哥啊！你当真要留在这里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我已决心留在这里，不过，在常住于此地之前，我还要离开一次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想不通，他怎会把你说服，使你甘愿留居于这不见天日之处。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何况，这地下石城，未必真是地狱，姑娘，你们已经决定息隐林泉，不再问武林中事，最好也不要了然这地下石城的内情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听你口气，这地方当真的藏有很多秘密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天下高人大部被囚于斯，难道还不算大秘密吗？”

康无双忍不住说道：“慕容公子，在下想问一件事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令尊可是这地下石城中的主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但名义上不是他。”

慕容长青回过头来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迄今为止，除了几位之外，还无人知晓在下是慕容长青。”康无双神情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如在这地下石城很久，当知我一身武功，来自何人所授了。”

但闻慕容长青说道：“他用李代桃之计，人已逃离此地。”康无双微微一怔，“你知晓他的真正身份吗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知道，他是……”

康无双似是又怕那慕容长青一口气真正说出了那人的身份。急急接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那就不用说了。”

杨凤吟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康无双。”

康无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好像有很多事瞒着我？”

康无双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如若勉强算一件出来，这一件应该是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！那你就先说说这一件吧！”

她的问话，似乎比任何的压力，都有效果，康无双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叫在下很难措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你照实说出来就是，没有人会留心你措词好坏。”

康无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不论他为人的好坏，但我却受了他很深厚的恩德，他传授了我一身绝世的武功，把我扶上三圣门大圣主的位置，如非他对我帮助，康元双一个默默无闻的江湖小卒，早已尸骨成灰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是你的妻子，如是一个人对你施恩甚重，我也应该感同身受才对，自然应该告诉我……”

目光一掠慕容长青，接道：“他已经知道了，要瞒的只有一个慕容云笙，对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既然是在下不能听，我可以回避一下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杨凤吟沉声叫道：“慕容大哥，等一等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爹爹已经告诉你很多事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对他是否是真的慕容长青，心中一直表示怀疑，你留下这三口六证，也许会有别的发现？”

慕容长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说的也是，在下也希望消去你心中之疑。”

杨凤吟目光望着康无双，道：“现在，你可以说了！希望能把所有的事情，对证得清清楚楚，然后，咱们也可安心结为夫妇。”康无双面现为难之色，沉吟不语。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你真的不说，咱们现在就得吵上一架。”

康无双泛起一片幽深的痛苦，目光却像闪电一样明亮，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，道：“凤吟，你对我全无情意，但却答允嫁给我，只是为了你对我有过一句承诺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说的全是肺腑真言，因为我对你并无情爱，所以、我也不希望你对我太好，日后，你娶上三妻四妾，我也不会气苦，甚至你现在都可以带着四花女婢同行，只要她们愿意过宁静淡泊的日子，让她们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

康无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果然是一位贤妻。不过，康无双还不是人间贱丈夫，我不能不守承诺，你如一定要逼我，倒是有一个办法。”

杨凤吟脸色一片冷漠，叫人瞧不出她心中所思。

但两人之间微妙的关系，却使得慕容长青和慕容云笙都不便插口。

良久之后，才听得杨凤吟缓缓说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康无双道：“康无双如不守信约，也无以立足人世，此地有刀有剑，你可以出手杀了我。”

杨凤吟淡淡然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敌手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不会还手。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杀死我，我都不会还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天下哪里有妻子亲手杀死丈夫的道理？”康无双笑道：“这些事情，虽然是很少有人肯做，但也并非全无人做，你如不肯动手，我自绝也一样能死。”

杨凤吟双目中神光闪动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如一定要死，也该过了花烛之

夜，让我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寡妇啊！”

牵起康无双的右手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爹爹，别要他们遇上危险。”

慕容长青叹道：“孩子，你一点也不难过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很痛苦，但孩儿相信能够振作起来，我还要接管这地下石城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他们会很安全，我已经封闭了所有的机关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地下石城中道路交错，如无指引，只怕他们很难走得出去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们会安全地离开此地。”慕容云笙突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，用手抹了一下，道：“爹爹，带我看看这地下石城吧！”

慕容长青伸手抓住了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很痛苦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孩儿自信还能忍得下去。”慕容长青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这就是侠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只要被人称为侠字，那就要付出痛苦的代价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儿明白，爹爹不用替我担心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孩子，你坐下来。”慕容云笙依言坐在地下，慕容长青膝坐在慕容云笙身后，道：“孩子，运气调息，我帮你先使气血平复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儿并未受伤。”

慕容长青缓缓说道：“这比受伤还要厉害。”

伸出右手，按在慕容云笙的背心上，接道：“孩子，运气和我攻入体内的内力呼应。”

慕容云笙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已觉着背心之上，有一般热流攻入体内，只好运气迎上那一股攻入体内的热流。

但觉那攻入体内的热流，流入四肢百骸，迅快地遍布全身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慕容长青才站起身子，举手拭去脸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孩子，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伸展一下双臂，道：“现在孩儿觉着心情很平静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唉！孩子，这等内心的创伤，比一个人受了内伤，更难平复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站起来身子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多谢爹爹！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走！现在我带你去看看地下石城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！孩儿想再看看杨姑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！咱们去看看她。”

慕容云笙发觉了慕容长青脸上的奇怪笑容，急急接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只是要看到她离开地下石城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带你去，咱们隐身在暗处瞧瞧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就有劳爹爹带路。”

慕容长青举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心有所思，也未留心到行经之路，迷迷糊糊地跟在慕容长青身后而行。

大约走了一刻工夫，在一道石壁前面停下。

慕容长青伸手在壁上一推，石壁间裂开出一道门来。门里面是一条很长的甬道。

慕容长青搬动机关，掩上石门道：“这是地下石城中唯一一条没有机关

埋伏的通路，但出口之处，却在花树阵中，如是不解五行变化之术的人，纵然知晓了这条密道，也是毫无用处。”谈话之间，到了一段石级之前。

慕容长青举步登上石级，接道：“上了这石级，就到了花树阵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一条道上，没有守护之人吗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很细心，在出口处，确有一位守护之人，是位以掌力称雄武林的高手，名字叫一掌翻天单宏。地下石城中被囚之人，虽然很多，但却以这单宏最为寂寞。也正因为此，才使他内力、掌劲，更上了一层楼，练成绝世无匹的劈空掌力。”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可惜，他只能再活三个月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因为他中毒太深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是根本原因。其次是他太喜爱喝酒，酒促毒发，所以，他要比别的人早死一些时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地下石城中被囚之人，个个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他们心志未失，不知何以不肯逃走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等一会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一掌翻天单宏，你可以问问他，为什么不肯离开这地下石城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知道吗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自然是知道，但我觉着解说起来，十分不易，不如你亲临其境，听听当事人的话，我再一一解说，你就不难明白谈说之间突闻一个冰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是单兄么，在下面是王大夫。”

慕容云笙听得大为奇怪，道：“你怎么会是大夫？”

慕容长青低声说道：“暂时别把我的身份揭穿，王大夫在地下石城中，一向是最具权威的人。”

只听那冷冰冰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你是王大夫，咱们好久不见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还有一个是谁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是我请的帮手，地下石城中的病人越来越多，我一个人实也忙不过来了。”

只听一阵使人心悸的凄凉笑声，接道：“我问王大夫，我还能活多久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单兄，纵然你能够控制奇毒，让你晚一些死，只怕也难见天日。”

单宏沉默了一阵，道：“那东西带来了么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带来了，不过数量不多，只怕无法多留给你了。”单宏道：“老夫不能白白受你的好处，这几日我想到了掌法中一招奇学，你能给老夫多留一些，我就传你这一招掌法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到时间看看吧！如是能够多留，我就多留些给你。”

单宏道：“我那掌法，敢称是一招独步武林之学，你如不学，那实在可惜得很。”

交谈之间，已到了单宏的停身之处。

第六十二回 情有独钟

慕容长青和慕容云笙行经之处，已然接近花树林，天光透入，比别处稍觉明亮，慕容云笙凝神望去，只见一个蓬发长髯，身着黑衣的老人，紧靠在石壁之上，闭着双目而坐，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慕容长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单兄，你很疲倦吗？”单宏道：“老夫这几日来，一直精神不佳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号称一掌翻天，必有着很精深的内功，不知何以不知运气调息？”

单宏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这个语无伦次的年轻人，由何处来此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刚才不是已告诉过单兄了么，他是我收的徒弟。”

单宏连连点头，道：“记得，记得。快把那东西给我，老夫当真快支持不住了。”

慕容长青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药丸，交到慕容云笙的手中，道：“孩子，把这粒药物给他服下。”慕容云笙接过药物，道：“这是毒物？”

慕容长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是的，但在单宏的眼中，这是金丹玉液，只要他有的东西，你什么都可以换得到。”慕容云笙默然一叹，把手中丹丸，交给单宏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丸药在此。”

单宏取过丹丸，迫不及待地吞入了腹中，闭目坐息。片刻之后醒来，有如另外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精神饱满，双目中神光湛湛逼人。

只见他目光转注到慕容长青的脸上，道：“大夫，你答应要多给我一些，是吗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啊！但这药物，已经不归我管了，从明天起，我就要交给徒弟。”

单宏目光转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孩子，大夫的话不错吧？”慕容云笙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有一天，我将接管这全部地下石城。”

单宏道：“好啊！如若有不肯听从你的人，老夫第一个出手宰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以后的事了。”

单宏接道：“你现在想要什么呢？快说出来，只要老夫能够办到的，决不推托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想问你几件事情，希望你能够据实回答我。”单宏道：“好！老夫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他和慕容云笙谈话时，双目一直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，似乎早已把慕容长青抛掷于九霄云外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被囚此地有多长时间了？”

单宏道：“这个，这个老夫也记不清楚了，我只记得时间很长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你难道要永远被囚于此吗？”

单宏道：“老夫虽然不想永远被囚于此，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能离开，再说，现在老夫也无法离开此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单宏道：“因为，天下除了这地方之外，再无药物供给老夫食用。”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可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物？”单宏摇头，道：“老夫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因为，只有这药物，能给我一种舒畅的感觉，不

过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单宏道：“不过，老夫怎会从未想起过逃走的事，今日如不是你提起，老夫从未想到过逃走之事。”

慕容云笙回头看了慕容长青一眼，慕容长青已知他心中之疑，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制心术！”

单宏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今日，你虽然提醒了我，但我仍无逃走的念头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大是骇然，暗道：“看他神情，似是言出由衷，世间如果真有制心术，那将是武功中另一种境界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如若我告诉你，吃的药物，是一种毒药呢？”

单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毒药，就算它真是一种毒药吧！老夫也无法离得开它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我带你离开此地，你是否愿意逃走？”单宏道：“老夫不会逃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哀莫大于心死，大约是你的心已经死了。”单宏叹息一声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老夫已经习惯了这等生活。”慕容云笙低声对慕容长青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单宏，我徒弟为人如何？”

单宏道：“很精明，只是太爱管闲事了。”

慕容云笙回过头来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对老前辈说的话，都是肺腑夕言。”

单宏道：“你这年轻娃儿，当真是罗嗦的很。”

慕容云笙偷看那慕容长青的脸色，全无愤怒之色，胆子一壮，道：“老前辈号称一掌翻天，当年在江湖之上，定然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了。”

单宏道：“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老夫如若不看在给我送药的份上，立可把你毙于掌下。”

慕容云笙看那单宏面上有了怒容，倒是不敢再多接言。慕容长青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单兄，我们想出去一下，一个时辰之内，就可以回来，不知单兄可否放我师徒一马？”单宏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可以出去，这小娃儿要留在这里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不行，如若你不肯放他离开，老夫也不去了，以后，单兄只怕难再使用这药物了。”

转过身子，向来路行去。

单宏道：“大夫等一等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单兄答不答应？”

单宏道：“好！老夫放你们一马。”

伸手在背后用手一摸，立时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，天光透入，幽暗的石洞中，立时明亮起来。

慕容长青加快脚步，向前奔去。

慕容云笙眼看慕容长青几乎是放步奔走，也跟着跑了出去。只觉一阵花香扑鼻，人已置身在一片花树丛中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大开的石门突然开了起来。

慕容云笙长长吁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爹爹，你刚才跑什么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这些人都不能相信。他们随时可以改变主意，所以，你必须把握着那一瞬间的时机。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孩儿还是不明白，那单宏为什么不肯逃走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康无双和杨凤吟，立时就要到了，咱们先去瞧瞧他们，再谈别的事情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你学过五行奇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学过。”

慕容长青伸手牵着慕容云笙的左手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如想走得快些，最好闭上眼睛。”

慕容云笙依言闭上双眼，任那慕容长青牵着左手奔走。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慕容长青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

慕容云笙睁眼望去，只见自己和慕容长青，正停身在一株大树之下。

慕容长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上树去，大概就可以看到他们了。”慕容云笙一提气，飞上树身，隐于枝叶密茂之处。

这棵树并不高，但枝叶十分茂密，足可隐住身子。

大树距离那必经之路，大约有四丈左右，青天白日之下，看的十分清晰。

慕容云笙低头望去，只见那慕容长青闭目盘坐在树下，运气调息。

片刻之后，只见两条人影，大步行了过来，正是那康无双和杨凤吟。

康无双走在前面，杨凤吟紧随在康无双的身后，两个人走得很慢，慕容云笙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两人的眉目。

杨凤吟突然加快脚步，追到了康无双的身前，缓缓说道：“如若不是那慕容云笙帮助咱们，咱们只怕无法离开那地下石城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嗯！那石城隐藏着无数的隐秘，对人有无比的吸引力，如若不是为了你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就要留在那地下石城之中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为何不肯留下呢？”康无双道：“因为我不愿失去你。”

杨凤吟道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忍气吞声，屈辱自己，只为了一个原因。”

康无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讨你的欢心。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因为我生得太美了，如若我稍微丑一些，你也不会弃去四花女婢，放弃那三圣门大圣主之位，不惜和二圣主、三圣主翻脸，随我进入地下石城，是吗？”

康无双轻轻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凤吟，我不明白你这番话的意思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唉！你如真是真不明白，那就别再问了。”康无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伸手抓住了杨凤吟的左腕，冷冷说道：“但我明白，你还一直在怀念着慕容云笙。”

杨凤吟脸上泛现出美丽的笑意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很希望你能好好地打我一顿。唉！我既然决定嫁给你了，但却无法挥抹去心中留下的影子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是慕容云笙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是他了……”

黯然叹息了一声，温柔地说道：“我会尽力做一个好妻子，但要你帮助我。”

康无双突然间脸红气喘，全身抖动，似乎是忽然间得了急病一般。

杨凤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康无双放开了杨凤吟的左腕，左手一掌拍在自己前胸之上，一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滚落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儿，黯然说：“你心里很恨那慕容云笙，是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若我说不恨他，你心中一定不信，但我真的是不太恨他。”

杨凤吟伸手掏出绢帕，拭去了康无双嘴角的血迹，道：“你真的不应该恨他，如若不是慕容云笙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”康无双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所以，我心中一点也不恨他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这样明白事理，咱们以后也许会好处一些。”康无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现在想了一想，自己也不应该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和慕容云笙本来是很好的一对情侣，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。我却是中途杀出的程咬金，横刀夺爱，活活地拆散了一对恩爱情侣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心里很感激，不过，应该痛苦的是我，你不用为此事伤心，我已经数度暗示给他，他早应该明白了我的心意，但他并没有重视我，虽然我知晓他一心想见父亲之面，为了尽孝，本也无可厚非，不过，我一向喜欢别人把我排在第一位……”

康无双缓缓说道：“只是如此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为了成全他一片孝心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你为了他不惜委屈自己，嫁一个毫无感情的人，慕容云笙如若有一份人心，他应该对你感激不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不要他感激，最好他根本就不知道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为什么你要这样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以你的才智、聪明，难道还想不通吗？”康无双道：“这就叫当局者迷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如不对我心存感激，他才能生活的很快乐，我才能做一个好的妻子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唉！你用心良苦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现在，只有我们两人，我想在我们还没有成亲以前，我要把心中的话，全都说完，以后大家都不要后悔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我本来早想问你了，只是不敢出口。现在大错未铸，时尚未晚，还来得及改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为了娶我付出无比的代价，我报答你的是一具美丽的身体……”

康无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再三的说明这件事，想来是有些后悔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件事应该是讲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，我对你有了一个承诺，我要履践此约，你只是喜欢我的美丽，你得到手了，说起来，咱们也算是个皆大欢喜之局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，你不愿身为贤妻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接道：“咱们谈的都是大体，现在，似是该谈一谈微末细节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也这样想，事先能说清楚一些，事后也可以少去很多麻烦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说吧！我洗耳恭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第一件，你心中知道我嫁给你，只是为了履行承诺，对你自然是不会很好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这个我早知道了，你说第二件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有洁癖，不喜和人同榻而眠，所以，第二件事，你不能在我房中住宿。”

康无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奇刻的条件，还有第三件事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答应第二件没有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似乎是我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说第三件吧！”杨凤吟道：“第三件吗？我如给你生了一个孩子，咱们的夫妻情份，就算尽了，我要离开你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孩子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是要留给你，你要好好待他。”

康无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还有第四件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，如是我不能生儿育女，咱们至多作十年夫妻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十年之后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走，离开你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斩断尘缘，不再在武林中走动，但咱们仍有夫妻之名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常年不得相见，留着名份何用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每年七夕会面一次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太少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牛郎织女，都能忍受，你难道不如牛郎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好吧！我都答应，我如不能忍受那相思之苦，自有法子斩断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这条件有些苛刻，所以我要替你选四位美妾，常年陪伴你的身侧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用了，四花女婢一个个对我情意深厚……”杨凤吟和康无双相处一起时，一直是满脸忧郁，皱着眉头，脸上从没有现过笑容，此刻却突然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那四花女婢，虽然一个个都很美艳，但她们和你相处的时间太久了，喜新厌旧，人之常情，我这个做妻子的，有百般缺点，但却有一样长处，那就是我不妒忌。人家做妻子的，恨不得用一条线把丈夫拴起来，我却希望你无数的美妾相伴。”

康无双冷冷说道：“你把我看错了。”

杨凤吟看他脸上是一片激愤和悲伤混合的神色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生气了吗？”康无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敢生气，但也不希望你把我看作个好色之徒。”

语音一顿，道：“关于那四花女婢，也是别人替我安排，我心中明白，他们希望我贪爱美色，以消去雄心大志，安于那有名无实的大圣主之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说到你那有名无实的大圣主之位，我倒想到了一件事。这件事，我已经想了很久，却一直想不明白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人只不过希望借你作一个三圣门的傀儡而已，为什么要把你造成一身绝世的武功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因为他别有用心，借我在一场决战之中，制服一个强敌，所以他不但倾囊授我武功，而且要把我造成强他很多。”杨凤吟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心中还藏有很多秘密没说出来，是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说的不完全对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是夫妻，不要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和我交谈。”康无双道：“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确实没有尽吐胸中所知，但这些事都是我暗中观察体会，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，我心中既无把握，自然说不上隐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现在除了我之外，再无其他的人，你可否把这心中之秘告诉我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自然可以，夫妻本是同命鸟，告诉你自属应该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一面走，一面谈吧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杨凤吟急行两步，和康无双并肩而行。

两人万万没有想到，慕容云笙竟然会隐藏在树上偷听，因为两人谈话的声音很大，慕容云笙听得十分清楚，他用尽最大忍耐力，忍下了胸中的激动，目睹两人去远之后，才下了大树。慕容长青不知何时已经坐息醒来，面带微笑，望着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子，你都听到了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道：“爹爹呢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听了一大半，不过，内情我已全部了了。”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应该怎么办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也可以追出去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追出去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啊！你不是还有很多事要办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可是我一人之力……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派人助你，连玉笙还有那郭姑娘等，都会尽快安全离此，三圣门中眼线众多，我能随时知道你的停身之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离开此地，要经过重重险关，孩儿只怕无能越渡。”

慕容长青笑道：“康无双有这份能耐，你只要追随在他们身后，可保平安而渡。”

慕容云笙有些茫然不解地问道：“爹爹似是要孩儿和他们走在一起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们会自然遇上，因为只有一条出路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儿还是不明白爹爹的用心何在？”慕容长青摇摇头道：“我无法具体的说出来，但我已觉出杨姑娘正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遇之上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是说那康无双会伤害她。”

慕容长青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康无双武功之强，大出我意料之外。他的权力一直没有全力施展过，他不会放弃大圣主的职位。只不过，他想由一个听命于人的傀儡，变成真正主宰罢了。”慕容云笙只听得心头震动，但他却想不出这和那杨凤吟有何关连。

慕容长青似是已瞧出了慕容云笙心中之疑，接道：“杨凤吟虽然很聪明，但她不够阴沉，决然斗不过康无双。康无双此刻忍气吞声，实因他心中别怀鬼胎，他要制服杨凤吟，为他所用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杨凤吟和他的武林霸业何关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孩子，为父的只是从观察所得，有此感觉，我也无法具体的说出内情。但凭我数十年的经验，此事决错不了，快些去吧！”

慕容云笙对那杨凤吟心中实有着一份很深的挂念，听得那慕容长青说的如此严重，也就不再多问，放腿向前奔去。慕容长青急急说道：“孩子，慢一点。”

慕容云笙回头转身，道：“爹爹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慕容长青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盒道：“孩子，收好这玉盒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玉盒中放何物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玉盒中有两种丹丸，一种白色，一种血色，白色的是一

种疗伤的圣品，服用之后，可使伤势立愈，且可增进体能，极快的恢复再战之力；至于那红色的药丸，却是至毒之物，但也有一种激发身体潜能的力量，可使身体中的余力，完全发挥出来。在搏斗中，可发挥很大的作用，但当余力用尽，也就是性命结束的时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爹爹给我这一盒药物的用心何在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留作不时之需，因为那康无双的武功，强你甚多，只怕机智也比你高明，所以，有时间你必须借重外力以求自保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儿还是不太明白，有毒药丸，要如何应用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给三圣门的弟子服用。”

慕容云笙若有所思的嗯了声。慕容长青接道：“我派出助你之人，如身上佩戴一朵红花，必要时，你就给他们红色药丸服用，如是佩带着白花……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我就给他们白色的药丸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！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爹爹的意思，可是因怕孩儿也可能会遇上危险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加上你和杨凤吟，两个人合起来，也不是那康无双的敌手。”

慕容云笙一欠身，道：“多谢爹爹。”

慕容长青又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把形似短剑之物，道：“孩子，这个你也带上吧，不过，不到生死关头，千万不可轻易的使用。”慕容云笙接在手中，道：“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这是剑令，别看它只是短剑，它却是地下石城和三圣门最权威之物。”

慕容云笙半信半疑，但又恐杨凤吟去远，忍下未再多问，放腿向前奔去。

慕容长青望着慕容云笙去势急促，摇摇头叹息一声，却又忍不住微微一笑。

慕容云笙知晓那花树之中暗藏玄机，不解五行变化的人，陷入花树林中之后，就很难再走出来，是以行动之间，十分小心，沿着小径奔行。

片刻之后，已可看到那康无双和杨凤吟的背影。

两人并肩而行，走的很慢，似是一面交谈。一面行走。突然间，杨凤吟停了下来，慕容云笙怕被两人瞧见，急急闪到路边。

果然康无双也停了下来，低声下气说了几句，又并肩向前行去。慕容云笙和两人相距过远，两人说话的声音又很微小，无法听到两人说些什么，但可从康无双表情之中，瞧出两人是争论一件事情。

直待两人行出数丈，慕容云笙才站起身子，举步向前追去。又行十余丈，杨凤吟又停了下来，康无双一个人向前行去。杨凤吟缓缓坐了下来，望着天际出神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就算此刻我能避开他们，但等一会也难免和他们碰头、见面，既是无法避开，不如早些会面了。”在他内心之中，极想早些见到杨凤吟，自己想了一个理由出来，自觉理直气壮一些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不知在想的什么，直到那慕容云笙行到了身前，才瞧到了慕容云笙，啊了一声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慕容云笙突然觉着脸一红，道：“在下也要离开这里。”杨凤吟脸上的惊奇之色，逐渐的平复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不是来追我的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管我是不是追你而来，但咱们见面了。”

杨凤吟又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见了面将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杨凤吟神色一整，道：“我现在的身份不同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已是康夫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告诉我实话，那地下城的慕容长青，是不是真的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真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不是你父亲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现在，应该算是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一个人的父亲，也可以算的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吧！我告诉你真实经过，但希望你答应替我保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说吧！我答应不泄露出去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是确实实的慕容长青，但我并非慕容长青之子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是说目前为止，你还了解自己的身世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已知晓了自己的身世，说出来，希望你不要见笑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，我如若和你交朋友，交的是你，不论你出身何处？父母何人？”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是慕容府中一个仆人的儿子，不过……”
“不过了半天，还未不过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杨凤吟看他一脸黯然神色，心中大感不忍，柔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心里有些难过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抬起头，望着天际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其实，一个人活在世上幸与不幸的际遇，全在一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上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话一点也不错，譬如咱们相遇一起，你说是幸呢，还是不幸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在下对姑娘很感激。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感激我，一切事情都是我自愿而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你是为了我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希望能快乐，希望你心愿得偿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但你却为我付出了无比的痛苦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所以，你要珍惜你的快乐，我知道你快乐了，我才能安心的过日子。”只听一声轻咳，打断了杨凤吟未完之言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康无双背负双手，站在一丈开外之处。慕容云笙突然有着不安之感，只觉脸上一热，缓缓向后退了两步。

杨凤吟抬头看了康无双一眼，道：“你办好了没有？”康无双点头一笑，道：“办好了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笑道：“慕容兄也离开了地下石城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弟有一点事……”

康无双接道：“咱们一起走吧！在下对慕容兄，一直存着份很感激的心情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很感激我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啊！如若不是你慕容兄，在下这一生中，也无法遇到杨姑娘，只凭此一点，我就要感激你一辈子。”慕容云笙只觉他字字如刀如剑，刺入心中，但表面上却又不不得不装出微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康无双耸耸肩头，笑道：“兄弟虽然是一个傀儡的圣主，但我仍然有些傀儡的威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话是何用意？”

康无双笑道：“用意很简明，我这傀儡圣主的身份，除了极少数的人外，大都不知，在他们心目中，我这个大圣主仍有着无比的威严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终日戴着面纱，纵然他们不知你背后还有主持人物，也认不得你。”

康无双微微一笑道：“三圣门内幕复杂，如若是不用一些心机，很难生存下去。因此，我在大圣主位置上时，也培养了一点力量，不过我着手太晚，力量不大，那些人中，有很多见过我本来面目的。”

杨凤吟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守候这出口的人，也是你培养的属下之一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。他们之中首脑，见过我。”

缓缓取出一块黑纱，蒙在脸上后，道：“慕容兄，恕小弟暂时要戴上蒙面黑纱，暂时还要装出大圣主的身份，听说这一条出入之路上，布置了很多险恶的机关和防守的高手，如若是在下以大圣主的身份，能够轻易过关，似乎是用不着和他们力拼了。”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相互望了一眼，同时欲言又止。

原来两人同时都已觉出这位康无双是一位心机深沉的人物，深沉得出了两人的意料之外。

但两人都有着强烈的感受，但在那互望的一眼中，却都忍了下去，未说出来。

康无双果然仍有着大圣主的尊严，把守孔道的人，个个垂手肃立，大礼拜见。

滑车早已备好，一个似是头目，身着黑袍的老者，恭恭敬敬的把三人送上滑车。

那老者虽然对慕容云笙和杨凤吟等有些怀疑，但因心中畏惧圣主的尊严，竟然不敢多问。

这一段险阻重重的行程，竟然是出人意外的顺利，沿途未遇上任何阻碍。

康无双面垂黑纱，一直是端然而坐。

慕容云笙和杨凤吟也未开口说话。

直到将近出口时，杨凤吟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这样顺利？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那两丈外已然升起的石门，却砰然一声，放了下来。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三位是何许身份？”杨凤吟知道自己多言闯祸，不禁怔了一怔。

康无双回身握住杨凤吟的左手，低声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来应付。”但闻先前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三位如是不答老夫的问话，只要老夫一声令下，你们将在片刻之间，身化浓血而死。”康无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可知晓你在跟何人说话？”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连本座也不认识？”

那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在下得到张舵主传来消息，三位之中，有一位是本门中的大圣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，那大圣主就是本座。”

但闻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你是本门中大圣主，不知有何物为证？”

康无双怒道：“我是三圣堂最高的首脑，还要什么证物？”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但老夫却无法分辨你的身份？”

康无双厉声说道：“本门中规戒森严，你敢对本座如此无礼，当受五刀

分尸之刑。”

那人不再答话，幽暗的甬道之中，突然间静了下来，静得落针可闻。

良久之后，暗影中突然传出一个平和的声音，道：“圣主不要见怪，我们奉守此门户要区，临事不得不小心应付，适才法明长老不知圣主身份，故而多有开罪，希望大圣主不要放在心上。”康无双生恐言语之间，逼得太紧，激起对方杀机，当下缓缓说道：“本座亲离圣堂，访查一件事情，姑念尔等不识，此番不罪，日后再对本座无礼，决不宽贷。”

那平和的声音应道：“圣主吩咐，我等谨记在心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圣主可知你两位同行之人的身份吗？”康无双道：“一位是慕容公子，一位是杨凤吟姑娘，本座岂有不识之理？”

那平和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们都非我三圣门中弟子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他们来时不是，但我既能带他们离此地，自然已是本门中人了。”

那平和声音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开罪大圣主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本座圣堂事务繁重，不能在外多留，我要早去早回，快些启开秘门。”

那平和声音应道：“敬领法谕。”关上的石门，又缓缓升起。一片天光由那大开的石门中透了进来。

幽暗的甬道中，骤然间一片明亮。

康无双当先而行，大步出了石门。

杨凤吟、慕容云笙，鱼贯相随，快步行出了石门。

这一道石门，避在一座悬崖之间，抬头看壁立千寻，门外却是一片草坪。

只见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，站在五六尺外，面色肃然，垂首而立。

慕容云笙抬头瞧了那僧侣一眼，认出正是万佛院的方丈普度。普度身后，站青四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。

康无双缓缓向前行了两步，望了普度一眼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普度大师道：“贫僧万佛院的住持，守护三圣门的门户，已有十余年了。”

康无双微微点头，道：“你守的很好，本座回到圣堂之后，将传谕调升你的职务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多谢圣主隆恩。不过，贫僧已习安这万佛院方丈之位。”

康无双一面举步而行，一面接道：“那是说，你不愿离开故位了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能得圣主隆恩主持万佛院，已然心满意足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既喜爱此职，本座将传圣谕，让你终身担任此位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多谢圣主。”

抢先两步，走在康无双的前面，接道：“属下已在方丈室中设下茶点、酒饭，请圣主移驾进过酒饭之后，再上路不迟。”康无双略一沉道：“好！你带路吧！”

四个红色袈裟的和尚，一个个合掌当胸，走在前面带路。普度却落后一步，紧随在康无双的后面。

慕容云笙、杨凤吟并排走在普度大师的身后。

杨凤吟瞧了普度大师一眼，道：“大师还认得我么？”普度大师道：“杨姑娘能追随圣主同行，想来已加入我们三圣门了。”

杨凤吟笑道：“此后，咱们应该是同门了。”

普度大师笑道：“还要杨姑娘多多照顾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大师不知是否还能记得在下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慕容公子，贫僧怎会忘记？”

普度大师几人行过两重庭院，到了方丈室内。

这是一座布设高雅的房间，一色的黄绫壁幔、黄缎子桌布、黄色椅垫。

两张铺着黄缎布面的方桌上，分摆着酒菜、细点。

四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，留在大门外，普度大师却带三人行入室中，欠身说道：“圣主可要先进用一点细点。”康无双未理普度大师的问话，却自行坐在了席位之上。杨凤吟和慕容云笙对望了一眼，分坐两侧。普度大师殷勤，拿起酒壶，斟满了三人面前的酒杯。

康无双脸上仍然戴着蒙面的黑纱，缓缓说道：“非我近身侍卫，都不能见我真正面目。”

普度大师一合掌，道：“属下告退，候驾室外，圣主如有使唤，但请呼叫就是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要他们离开这座跨院。”

普度大师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杨凤吟目睹普度大师去远之后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这大圣主的架子很大啊！”

康无双右手突然一挥，向后摔去。

一道寒芒，破窗而去。

但闻一声惨叫，续接着砰然一声大震。

杨凤吟微微一怔，站起身子，正想冲出室外瞧个明白，却被康无双摇手阻止，示意她坐下。

只听普度大师怒声喝道：“胆大孽徒！”

波然一声轻响，如击败革。

片刻之后，只见那普度大师抱着一具尸体，大步行进了进来。康无双端坐椅上，身未移动，头未转顾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那死去的是一个身着灰袍的中年僧侣，前胸之上，插着一柄金色的短剑，鲜血汨汨而出。除了那胸口处一剑致命外，嘴角间，也有鲜血渗出。

显然，康无双的一剑，并未使这中年僧侣立时毙命，却被普度大师一掌震断了心脉而逝。

康无双并未瞧那尸体一眼，只冷冷地说道：“哪一个如再敢暗中窥视，这人就是榜样。”

普度大师面色苍白，顶门上不停滚着汗珠儿，道：“属下该死，圣主开恩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寺中人多，难免良莠不齐，此事和你无关，把这尸体抛去吧！”

普度大师连连躬身，千恩万谢而去。

康无双脸上戴着蒙面的黑纱，别人无法瞧出他的表情。良久之后，康无双才缓缓说道：“现在不要紧了，两位有什么话，可以说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很奇怪，那明明是普度大师派遣的人，暗中监视你的举动，你为什么放过他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放过他，又该如何？需知他把守万佛院时日甚久，寺中的僧侣，都已对他信服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此刻他只要说出我不是三圣门的大圣主，寺中的僧侣，人人都信他之言，咱们纵有百口，也无法使寺中僧侣信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心中既然对你怀疑了，你为什么不借此故，把他杀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杀死他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但万佛院即将立时陷入了群龙无首之状，那对咱们有百害而无一利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两位腹中如若饥饿，可以进些酒食，咱们早些上路。”

杨凤吟举起筷子，夹了一口菜，正待吞下时，突然又放了下来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是有些饥饿，但我不敢吃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们三圣门的酒饭之中，都已下过药物，食用之后，慢慢中毒，那就永远无法脱离你们三圣门的控制了。”康无双道：“那药物很珍贵，不会轻易施用，偶尔下一次罢了，再说这地方，也不会配有那种珍贵的药物。”

一顿，又道：“这酒饭之中，是否有毒，在下一试便知了。”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象牙的簪子，伸入了酒菜之中。他试过了所有的酒菜，但牙簪上颜色未变，显然酒菜之中，并未下毒。

康无双收了牙簪，缓缓取下蒙面黑纱，低声说道：“如若他们由圣堂上传下圣谕，咱们难免要遇上连番的截击、恶斗，因此，在下觉着咱们此刻进一些酒食，一旦发生些事，只怕咱们很难找到食用之物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举起筷子，大吃起来。

慕容云笙，杨凤吟也同时进食。

三个人放怀食用，直到酒足饭饱后，康无双才擦擦嘴，带上蒙面黑纱，道：“咱们不用在此停留了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慕容云笙皱皱眉头，暗道：“这康无双蒙上面纱后似乎是自觉着真的恢复了大圣主的身份一般，有着一股独断专行的气势。”他心中虽有此感，但想到了杨凤吟和他是夫妻身份，只好忍下未言。

康无双当先带路，大步行出了方丈室。

室外花香淡淡，青松环绕，但却一片静寂，不见一个人影。原来，那康无双杀了一个僧侣之后，果收了杀一儆百之效，无一人敢再在这跨院之中停留。

康无双回顾了杨凤吟和慕容云笙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从此刻起，两位要小心戒备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戒备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两位要注意我的手势，只要我一挥手，两位就立刻出手，而且下手要愈辣愈好，一击之下，取人之命。”但见普度大师带着四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，行了过来，只好住口不言。

普度带四僧行近了康无双，一欠身，道：“见过大圣主。”康无双一挥手，道：“本座要立时离此，去查证一事！”普度大师接道：“万佛院外，已为圣主备下了送行的仪队。”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用了。我这次离开圣堂，知晓之人不多，而且此行要力求隐秘，不宜声张，你要他们撤回吧！”普度大师应了一声，回首低言数语，一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，飞奔而去。

谈话之间，已到了第二进庭院之中。

院中一片静寂，但却隐隐间有一股肃杀之气。

普度大师突然抢快两步，到了康无双的前面，道：“大圣主！”康无双

似是也已警觉出不对，停下脚步，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第六十三回 突来圣令

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心中有几句话，不敢出口，还望大圣主能够先恕属下不恭之罪。”

康无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最好先想明白再说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”

普度大师面色苍白，汗水滚滚而下，道：“但如属下不说，也是难逃一死。”

康无双面上黑纱拂动，四顾了一阵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说吧！”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适才接到一道急鸽圣谕……”

抬头望了康无双一眼，接道：“那圣谕之上，要属下……”康无双冰冷地接道：“要你怎样，说下去！”

普度大师缓缓说道：“要属下拦住大圣主。”

康无双：“什么人下的圣谕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圣谕之上，刻有圣堂特制的暗记，令谕来自圣堂，属下想不致有错了，至于是哪位圣主所下，属下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康无双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圣谕何在？”

普度大师向康无双恭应道：“现在属下身上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拿给我瞧瞧！”

普度大师缓缓从身上摸出了一张白笺，双手递了过去。康无双接过白笺，看过之后，冷笑一声，又把白笺交还给普度大师，道：“你现在作何打算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很为难，大圣主圣驾在此，圣堂中竟然又有圣谕到此，这就叫属下有些无所适从了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圣堂中共有三位圣主，除了本座还有两位，本座接得密报，二圣主竟敢结党营私，本座此番离开圣堂，就是查他的恶积，大约他已知晓此事，所以私传圣谕，要你拦截本座，此人大胆妄为，叛象已现，只此一桩，已可依律治罪了。”

普度大师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属下职微卑小，不知圣堂中事，大圣主觉得此事应该如何办呢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现在要你决定了，你是遵从圣谕呢，还是听从本座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圣谕森严，属下不敢有违，但大圣主大驾在此，属下也不敢冒犯，因此，属下至感为难，圣主明察，有以教我。”康无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敢对本座如此讲话吗？”普度大师道：“这个属下原本不敢，不过，属下心中亦有一点怀疑之处，还望圣主见示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觉着这位杨姑娘和慕容公子，原本是咱们三圣门之敌，就算已然投入咱们三圣门下，也不致在数日之内，已成为圣主的亲随，因此……”

康无双接道：“因此，你对本座的身份，亦有了怀疑，是吗？”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对三圣门一片忠心，圣主明察。”康无双突然伸出手去，扣向普度大师的右腕。

普度大师早已有备，纵身闪避开去。

慕容云笙只看的心中奇怪，暗道：“以那康无双的武功之高，出手之快，这出手一击，那普度大师应该很难躲过才是，但那普度大师竟然能轻而易举的避开了一击。”

再说那康无双出手的速度，只要是一个可称作武功高强的人，都不难闪避开去。

忽然间，他对康无双生出了怀疑，他想暗施传音之术，把事情告诉杨凤吟，因为这等微小的事情，如若是不先行留心，仔细观察，那是很难知晓。

但他转念想到人家已是夫妻身份，如是没有很确实的证据，难脱故意挑拨之嫌，当下忍下未言，只是暗中更留心了康无双的举动。

但见那普度大师迅快的退出了一丈多远，口中发出一声低啸。

只见人影闪动，树后、屋角、四面八方，迅快的闪出十几个僧侣。

康无双由蒙面黑纱中射出的目光，扫掠了四周一眼，看那些现身僧侣，已然个个戒刀出鞘，立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普度，就只有这几个埋伏吗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万佛院中，僧侣众多，埋伏重重，这几人不过是打旗的先上，当头的罢了。”

康无双声音冷漠地说道：“如若本座不展露一手绝技，让你们开开眼界，想来，你们定然是不会相信我的身份了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圣主请暂息雷霆之怒，属下这番布置，实是情非得已，圣堂中立时就有高手赶到，以鉴别圣主身份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若证实了我是三圣门的大圣主，你将如何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属下对三圣门一片赤忠，纵然冒犯了圣主，想来圣主也不会怪罪了。”

杨凤吟心中暗道：“这和尚油嘴滑舌，很会说话，不知康无双何以要和他多作交谈。”

她心中明白，不要说合出三人之力了，就是康无双一人之力，也可把这万佛院视作无人之境。

但那康无双却似是别有所图，所以一直忍着性子不肯发作。但闻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三圣门唯我独尊，不论何人，也不能要我等他，不知者不罪，你无法确知我身份是真是假，也是实情，这一点我不怪罪于你就是。但我要离开这里，圣堂中如若有人赶到，叫他们向前面追我……”

语声突然提得很高，叫道：“你们都是三圣门中弟子，本圣主不忍杀戮，但如有人敢接近本座三尺之内时，那就别怪本座下手绝情了。”

说完话，也不待普度大师答话，立即向前行去。

他步履悠闲，走得很慢。

慕容云笙一面暗中分析康无双言中的含意，一面推想他这番话的用心。人却随在康无双身后行去。

杨凤吟走在慕容云笙的身后，她无法知道那康无双脸上的神情，但却瞧到那慕容云笙的神色间若有所思，所以，她一直忍下去，未出言打扰。

普度大师追在杨凤吟的身后，但却保持了三尺以外的距离。守在四周的群僧，一直都是随着康无双的行速，向前移动，未得普度大师之命，这些僧侣既不敢出手，也不敢撤退。普度大师虽然是位见多识广的人物，可是圣堂的权威，早已深植心中，面对着这位似真似假的圣主，竟有着不知所措之感。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圣堂中的高手，能够及时赶到，以证实这位大圣主的身份。

康无双行过了一片空广的庭院，到了二门口处。

环守在四周的僧侣，心中似是牢记着那不得近身三尺的话，一部分快步奔出二门，一部分却闪退到二门两侧，目睹康无双等三人，行出了二门。

普度大师一直追在身后而行，苦苦思索，想不出个应付之策。出了二门，又是一座宽敞的前院，穿过此院，就算出了万佛院。普度大师如若想把康无双等留于万佛院中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时机稍纵即逝，普度大师不得不硬起头皮，说道：“圣主如若身份真实，何惧圣堂中派人证实？”

康无双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举步而行，似是根本来听到那普度呼喝之言。

普度心中大急接道：“如若圣主不肯稍留片刻，以证身份，贫僧只好下令他们出手拦阻了。”

他呼叫声音很高，前院中人人可闻，康无双却是连头也未回顾一下。

普度大师突然加快脚步，由杨凤吟和慕容云笙身侧掠过，越过康无双，举手一挥，四个随着康无双的行速倒步而退的僧侣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手中戒刀平举胸前，拦住康无双的去路。

康无双行速不变，缓缓向前行走。

普度大师道：“圣主留步，弟子……”

只见康无双右手一挥，一阵连续的闷哼，传了过来。

四个执刀拦路的僧侣，两个人连刀摔出了七八尺外，两人却弃去了长刀，双手捧着小腹蹲了下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康无双举手一挥，能够连伤四人，姑不论那四人的武功如何，只是这等快捷的手法、气势，都足以震撼人心了，就算是武功卓绝之士，也不易在一招间伤了四人，康无双所以不肯停下休息，必是在借走动的时间，暗中在提聚真气，施展一种特殊的武功，是以能在一举手间，就伤了四个人。他心中有了这层想法，对那康无双不停走动的举动，自是不再觉奇怪了。

普度大师看那康无双一挥手间，四个人同时受伤弃去兵刃，心中大惊，急急欠身说道：“大圣主，请听属下一言……”康无双停下脚步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圣主威震八方，三圣门万雄毕集，承圣主恩典，使小僧掌理万佛院，数年以来一直兢兢业业，克尽职守，从不敢稍有逾越，此番圣堂有谕到来，小僧如何敢稍存轻藐之心，大圣主只要再多留片刻，就可以见到圣堂特使了。”

康无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三圣门中，有何人能让本座等待，你代我回谕圣堂，要他们查查看什么人这样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查询本座的行踪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这个小僧怎敢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小僧怕圣堂惩罚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怕圣堂惩罚，难道不怕本座吗？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你已不是三圣门中人，何怕之有？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来的好快，如若我们不吃这一顿饭，想来，此刻已经离开这万佛院了。”

但闻康无双道：“什么人？敢对本座如此无礼。”

只听砰然一声，关闭的寺门，突然大开，两个身着黑衣的人，一先一后的行了进来。当先一人身材细长，面目一片冰冷，毫无半点表情，右手执着一面铜牌。

后面一人，长的五短身材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也执着一面铜牌，不同的

是把铜牌握于左手。

康无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敢对本座如此无礼？”

那当先的细长大汉，一举手中铜牌，接道：“咱们奉了圣谕而来，擒你回圣堂听候发落！”

康无双道：“对本座如此讲话，理应当场问罪，给我拿下。”说话之间，一挥左手。

慕容云笙略一犹豫，欺身而上，右手“惊涛裂岸”拍出一掌，击向那瘦长黑衣人的前胸。

那瘦长的黑衣人嘿嘿一声冷笑，身子一侧，避开了慕容云笙的掌势，左手陡然一翻，闪电一般扣向了慕容云笙的右腕。

慕容云笙看他五指色呈深紫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人练得有黑砂掌力。”右手一缩，避开那黑衣人五指的扣拿，陡然飞起一脚，踢了过去。

这一腿直踢那黑衣人的右膝之上。

但那黑衣瘦长人，实有着过人的武功，匆忙之间，腿未屈膝，脚未跨步，硬生生把身子向旁侧闪开了五尺，避开了慕容云笙的一腿。

慕容云笙暗道：“圣堂中人，个个武功不弱。”

心中念转，拳掌却展开了凌厉的攻势，招招奇幻莫测，攻向那瘦长黑衣人的要害。

慕容云笙自取得慕容长青的剑谱、拳经之后，本已武功大进，在地下石城和慕容长青一番博争之后，更是获益非浅，武功之强，已属江湖中顶尖的高手，一轮急攻之后，那瘦高的黑衣人已呈手忙脚乱之状。

那矮胖的黑衣人，眼看同伴不支，立时出手攻去。

杨凤吟看对方以二攻一，正想出手相助，却被那康无双低声喝止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慕容云笙拳路一变，招术扩展，竟把两个人一起圈在了拳掌之中。

杨凤吟虽然听从了康无双的吩咐，没有出手助战，但心中却是大感怀疑，纵然慕容云笙能够胜得两人，但他以一敌二，也必要拖延时光，如若加上自己出手，岂不是很快的可以结果这两个黑衣人，时间应正是此刻他们抢夺的目标。

杨凤吟没有把心中的怀疑说出来，却睁大着一双眼睛望着康无双出神。

她想以康无双的聪慧，应该推想出她心中正充满着怀疑。但那康无双却没有理她，似是有意的在拖延时间。

普度大师呆呆的站在一侧，脸上是一片迷惘神色。

显然，他还未想出如何处理目前局势的方法。

但闻砰砰两声轻响，传了过来，两个黑衣人各自中了慕容云笙一掌。

掌势极重，只打得两个黑衣人各自吐出了一口鲜血，手中铜牌落地，双手捧腹。显然两个人都已经消失了再战之能。康无双望了两个黑衣人一眼，突然间举步向前行去。慕容云笙，杨凤吟都觉着他的举动有些奇突，但在普度注视之下，不便多问，跟着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加快脚步，超越过康无双，回身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如想安然脱险，此刻最好不要多问。”这题目太大，杨凤吟果然是不敢再问。

康无双脚步加快，片刻间绕过山角不见。

杨凤吟却故意放缓了脚步，等候慕容云笙行到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慕容

大哥，我觉着……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聪明绝伦，但心地太善良，所以在用谋行略方面，不够毒辣、阴沉，先天已吃了很大的亏。”谈话之间，两人已然转过山角。

只见康无双当道而立，就站在转角之处，杨凤吟几乎撞入了康无双怀中。

康无双面纱已除，脸上不喜不怒，毫无表情，但却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

杨凤吟收住脚步，道：“怎么站在转角处，吓了我一大跳。”康无双缓缓戴好了蒙面黑纱，语声缓和地说道：“咱们还处在极度的危险中，他们心中一直还认我作大圣主，所以，他们不敢施用太恶毒的手段，但你们两位必需要和我配合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嫁鸡随鸡，跟着你冒险犯难，死了活该，但人家慕容公子用不着如此，你如不把你心中的计划说出来，要人家盲人骑瞎马，跟着咱们乱闯，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吧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如是慕容公子不和咱们走在一起，他很少有机会离开此地。”

慕容云笙似是怕两人再争执下去，拱拱手，道：“两位不用为在下争执了，如果很顺利，再有一个时辰，咱们就可离开了三圣门的范围，那时，咱们即分道而行，大家都忍耐一些就是。”康无双不再多言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行约十余丈，瞥见山径旁侧，站着两个少女。

康无双似是甚感惊讶，陡然停下了脚步。

原来，那站在道旁的二位少女，正是郭雪君和小珍。

郭雪君道：“杨姐姐！多承相救。”

杨凤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我救了你们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虽非你本人，但他是奉你之命，有何不同呢？”杨凤吟脑际间念头疾转，忖道：“大约是别人冒我之名，救了她们两人，此事只怕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，索性不用解说了。”当下口气一转，道：“你们没有受苦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没有，我们很好。”

康无双突然冷冷接道：“你们怎么出来的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有人送我们到此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认识，我们根本没有看清楚他的形貌。”康无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很难叫人相信。”小珍道：“不信，你问杨姑娘，那人奉她之命行事，杨姑娘自然是知晓了。”

康无双回顾杨凤吟一眼，目光又转到郭雪君的身上，道：“你们此刻，准备如何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人告诉我们在此守候杨姑娘，和她一起离开这里。”

康无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你们跟着我们走吧！不过，在咱们未分道之前，你们一定要听我之命行事。”

郭雪君点点头，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康无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慕容兄，请走在前面开道。”杨凤吟抢先而行，接道：“我替你开道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飞身而起，越过了杨凤吟，道：“大圣主既指定要在下开道，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和在下争先。”

杨凤吟叹息一声，缓步行到康无双的身侧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不可以对他客气一些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对哪一个客气一些？”

杨凤吟突然淡淡一笑，用柔和无比的声音，道：“康无双！你不要太神气啊！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吧！我就说明白一些，不过这是咱们私事，无论如何，你不能迁怒到别人身上，你心中有什么愤恨悲怒，尽管找我算帐就是。”

这时，突闻一声喝叱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杨凤吟抬头看去，只见四个身着蓝衣的武士，拦住了慕容云笙的去路，当下一提真气，两个飞跃，人已越过了康无双，直逼近慕容云笙。

四个蓝衣武士各执着一把长剑，剑上却多了一形似月牙之物。剑本是普通的兵刃，但多了一个月牙之后，变成了一种奇形的外门兵刃，看上去也增加了不少诡异之感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四个蓝衣武士一眼，挥挥手，道：“四位可是三圣门中弟子吗？”

四个蓝衣武士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慕容云笙脸色一寒，道：“既是三圣门的弟子，还不快些叩见圣主。”

四个蓝衣武士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奉了圣主之命而来，哪里还有圣主可拜？”

谈话之间，康无双和杨凤吟都已赶到了场中。

康无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慕容护法闪开。”

慕容云笙正在思索用什么法子，一举之间先夺下一人手中的兵刃，然后再行设法对付另外三人。听得康无双呼叫之言，只好向旁侧退开。

康无双缓步逼到四个蓝衣武士身前，道：“你们奉了何人之命而来？”

他面罩黑纱和那一身黑衣，似是具有一种强大的权威，四个蓝衣人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左手那蓝衣人先望了三个同伴一眼，然后把目光转到康无双的身上，道：“我们奉圣谕到此。”

康无双嗯了一声道：“到此作甚？”

左手蓝衣人道：“拦截大驾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胆子很大，你们可知晓我是何许人吗？”左首蓝衣人道：“我等虽未见过圣主，但听说过圣主这身衣着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那很好，你们既知我为圣主，还不弃剑领罪？”左首蓝衣武士道：“阁下既是大圣主，圣堂怎会还有圣谕到此，分明是冒牌货，还要狐假虎威的吓人。”

喝声中右手一抬，手中月牙剑，疾向康无双扫了过去。宝剑本是以点、刺为主，但他剑上带了一个月牙，竟然可作多种兵刃施用。横扫一击，用的是单刀中招术。

慕容云笙看他月牙剑击之间，带着破空之声，功力竟然极深。康无双身躯一闪，避开了一击，右手一探，疾向那蓝衣人的右腕之上扣去。

蓝衣武士右腕一挫，陡然间收回了月牙剑。

康无双一抓落空，身子一侧，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掌风如惊涛裂岸一般，挟带着一片呼啸之声。

那蓝衣人武功不弱，横里大跨一步，避了开去。

但另外两个蓝衣人却在同时发动，两柄月牙剑寒光交错，分由三个不同的方位，攻向了康无双。

康无双纵飞而起，掌力连发，暗劲涌出，逼住了三人的剑势。但四个蓝衣人，似是有着很好的默契，四柄月牙剑配合的佳妙无比。

康无双虽然内功深厚，掌势凌厉，但他在一时之间，也无法制服四人。

转眼之间，五人已搏斗了十余个照面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、杨凤吟、郭雪君等都已围集在五人搏斗的周围。

慕容云笙目睹四人月牙剑变化奇厉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他吃亏在手中没有兵刃，我去助他一臂之力，早些制服四人，也好上路。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只怕来不及了。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留心瞧瞧四面的情势，咱们已陷入了重围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留神看去，果然发现四周树上石后，隐隐有人影闪动，叹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被包围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在没有完全了然敌势之前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如若不慎引起混战，后果就难收拾了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大哥，你好像有心要和我疏远了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的事，在下对你感激还来不及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口口称你大哥，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妹子吗？”慕容云笙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叫你妹子，行吗？”杨凤吟自觉着已是那康无双的夫人，心中已然毫无顾虑，接口说道：“那有什么不行，康无双还没有和我拜堂成亲，你总不能叫我大嫂子吧？”

话说的太露骨，而且隐隐间有一种激愤之意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就叫你一声杨贤妹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比我大两岁，论情论理，都应该叫我一声贤妹。”但见剑光流转，康无双和四个蓝衣武士，打的更是激烈。杨凤吟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康无双大概也已经瞧出来咱们已经被围困住了，所以，他并不急于求胜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四个蓝衣人的武功不弱，如若能把那四个蓝衣人杀掉，咱们岂不是可以减少几个劲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但也将招致来埋伏在四周高手的围攻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这般的打下去，打到几时为止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正在思索拒敌之策，在他未想出拒敌办法之前，他不会先把四人制服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事情拖下去，对咱们有百害而无一利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对三圣门中情形，无论如何是不如那康无双了解，在他未作决定之前，咱们最好是不要自作主意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贤妹，小兄感觉着再打下去，对咱们未必有利，如若那二圣主和三圣主随后赶到了……”

只听一连串闷哼之声，传入耳际，打断了慕容云笙未完之言。凝目望去，只见康无双卓然而立，四个蓝衣武士都已摔倒在地上死去。

杨凤吟缓步行过去了，低声问道：“此刻咱们应该如何？”康无双长长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走脱的机会很少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既然无决定之策，咱们似乎是也不用再等待了，现在冲过去吧！”

康无双摇摇头道：“前面有一处十分险要的地方，他们如若在那里设下埋伏，咱们完全没有生存的机会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此刻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唯一的机会在这里等下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等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等他们准备好了，大家恶战一场，制服他们首脑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是说，咱们要等那二圣主、三圣主赶到之后，制服他们再作主意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唯一的可行之路。”

杨凤吟沉思了阵，道：“咱们可不可以试试看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试试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冲过去，如是真的不能过去，咱们还可以退回来。”康无双冷冷的说道：“如若咱们觉得无法再向前走时，那就再也无法退得回来了。”

两人谈话的声音，虽然不大，但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都听得十分清楚。

慕容云笙恐两人为此事吵了起来，急急接道：“贤妹不用和康兄争执了，康兄坚持留此，必有卓见，小兄亦觉应该留此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大哥也觉着应该留这里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觉着康兄所知，多过我们十倍，他要留此，岂是无因。”

康无双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见识。”杨凤吟一嘟小嘴巴，道：“人家是往你的脸上贴金，不要觉着人家真的赞成你的高见。”

康无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慕容兄，等一会要有一场凶恶惨烈的搏斗，那时，咱们只怕无法兼顾别人了，郭姑娘和小珍姑娘的安全，在下无法保证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们如是无法自保，死了也算是命该如此了。”谈话之间，突闻一个冷森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康无双、慕容公子、你们已陷入了重围之中，只要我一声令下你们即将受到毒烟毒火的攻击。”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这说话的人是谁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二圣主，他们早有图我之心，现在总算被他们找到机会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如若用人来攻，咱们还可以放手和他们一战，如若施用毒烟、毒火来攻，咱们要如何拒敌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很难有一个有效之策。那毒火还可对付，毒烟却恶毒无比，中毒之后那人就立时晕倒过去，如若未得密制的解药解救，要晕迷四个时辰以上。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是柵中之虎，有力也用不上了。”

郭雪君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三圣门中的毒烟，也许是别走蹊径，自成一门，贱妾所知，江湖上下五门使用的迷药迷烟之类，必须要抢上风，如是风向不对，施用者反而会害了自己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三圣门的火阵，与众不同，施放毒火、毒烟的人，不但经过了特殊的训练，而且，他们还穿着一种特制的衣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曾经身为三圣门的大圣主，难道就无能掌握那烟火阵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三圣门的奥妙，就在那发号施令的圣堂，受命之人，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役使，为三圣门效忠拼命，他们把圣主看成了超凡，正因如此，三圣门内个人的影响不大，纵然是圣主的身份，只要离开了圣堂，就无法发号施令。”

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那人只是在创造一座圣堂，三座铜铁铸成的神像，至于圣主何人并非十分重要的事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那身为圣主的人，如是智慧、武功，都不足领导、服众，也一样无法身居圣主之位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那座巍峨的圣堂中，几乎控制了大半个江湖中事，主事人如无足够的智能，实也无法处理这等繁重的工作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唉！若慕容兄愿意接掌三圣门，凭你的智慧，也许能够扭转三圣门目前发展的逆势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有李代桃僵之计……”

他脸上虽然戴着面纱，也使人隐隐感觉到那冷厉的目光，直逼慕容云笙的脸上。

杨凤吟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康兄李代桃僵之计，定然十分高明，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此计很简单，不知你慕容兄是否有这个胆量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是在一月之前，兄弟定然答复你康兄，兄弟一力担承。但经这一次入山经历，兄弟突感觉到，世事多难，并非是一两句承诺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因此，先得听康兄一言，兄弟自作忖量之后，才能答复。”

康无双显然对慕容云笙回答之言，甚感惊讶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慕容兄同意，兄弟愿扮慕容兄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我扮康兄大圣主的身份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不错，重回到圣堂之上，设法改变整个的三圣门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此刻是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，慕容兄不妨仔细想想，兄弟的办法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！兄弟用心想想，决定了就告诉康兄。”康无双道：“那很好，但兄弟要提醒慕容兄一句，一旦咱们离开此地之后，慕容兄再想回来，只怕是一桩不太容易的事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爹爹讲的不错，这位康无双不是一位简单人物，他突然之间要把大圣主之位让给我，不知是何用心，倒要设法套他说点内情出来。

想了一下，道：“如若兄弟能够身为三圣门的大圣主，指令三圣门中弟子，那确是一股极大的力量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何止是很大的力量，也是目下武林的乱源，如若能够整治好三圣门，武林中自然会有一段相当时间的平静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但兄弟太陌生，纵然愿冒充康兄，回到圣堂，也无法处理那圣堂中千头万绪的麻烦事务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这个不用你费心，自有人在暗中指示你办，如若慕容兄有意找出那三圣门真正的幕后人物，冒充兄弟也是一大妙法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：“好主意啊！”

康无双道：“至于混入圣堂之后的举止行动，兄弟可以详作说明，以慕容兄的聪明，兄弟相信一说就可以应付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现在就换衣服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慕容兄如若同意，兄弟自有办法，避过四面的耳目。”

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，暗道：“这法子倒是很难想得出来，倒得见识一下他有何本领，能在众目所注之下，互换衣服，使人不觉。”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好！兄弟愿聆康兄的高见。”康无双道：“慕容兄同意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同意了，如何进行，但请康兄吩咐！”康无双道：

“杨姑娘是否同意呢？”

杨凤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我也懒得管了。”康无双面纱飘动，望了郭雪君和小珍一眼，道：“希望两位能守此秘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姑娘都不愿管，我们局外人，更是无法过问了，至于守秘一事，阁下可以放心，决不泄漏。”

康无双目光转动，回顾了她们一眼，道：“三位站在此地别动，我和慕容兄更衣去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不知他用心何在，暗中提气戒备，随在身后行去。杨凤吟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要到哪里去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去换衣服啊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只要咱们一有行动，布守在四周的强敌，很可能一拥而上，那时我们要如何对付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我们会及时赶来援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贤妹放心，我们不会走远。”

杨凤吟心中暗道：“好一个傻大哥啊，我一直在护着你，你倒帮起他的忙来。”

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要先说明一件事，你们如若肯答应，我就放你们去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杨凤吟道：“如是在你们两人没有回来之前，强敌施击，伤了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，你们将要如何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能说得出，我们就做得到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！我们伤在何处，你们就照样的来一下。”康无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用这个那个，你们如若是不敢答应，那就别想去了。”

康无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好吧！我们答应就是。”

杨凤吟目光转到那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你答不答应？”慕容云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康兄答应了，在下自无不答应的道理。”

杨凤吟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好！你们去吧！”

康无双恐夜长梦多，再有变化，纵身一跃，飞出了两丈多远。慕容云笙紧随身后而起，但见两条人影，几个起落，已到了林边。

杨凤吟望着两人的去向，摇摇头道：“笨死了。”

郭雪君低声说道：“姑娘可是说慕容公子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他还有哪个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照小妹的看法，慕容云笙早已感受到了你的爱护之意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因此，小妹觉着他可能别有用心。”

杨凤吟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别有用心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是的，我有这个感觉，而且小妹还发觉了一件事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慕容公子近日之中，似乎是有了很大的转变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转变？我怎么瞧不出来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他变得很镇静，似乎是对应付目前的形势，早已胸有成竹，两个男人，正在互相斗智，只不过咱们无法事先看出胜负罢了。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想不明白，慕容云笙为什么会答应和那康无

双互换身份？难道他真的存心要再入龙潭虎穴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这就是慕容云笙转变的地方，在过去，咱们可从他的神色间，看出他的用心，也会得到他暗中示意，但此刻，他却能不动一点声色。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姑娘的才慧、武功，无不胜我十倍，你如能静下来冷眼观察，必可找出个中的关键所在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目下江湖变化，决定于三圣门，三圣门中的内情，似乎已到了水落石出之境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姐姐的看法，和小妹适巧相反，我的感觉，这三圣门中的内情，似乎是愈来愈复杂了，直叫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表面上的看法，确是如此，但如深一层看去，事情已到了图穷匕现的境界，康无双突然间提出要慕容公子改扮成大圣主的身份，岂能是毫无作用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小妹想不出，康无双的作用何在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们女儿帮中，有一个武林中各大门户所未曾有过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近百年中所有武林高手的资料，大都搜集的十分整齐，发生重大事故，也有着很详细的记载……”杨凤吟若有所思地接道：“可是记有康无双的事情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没有，武林高手如云，没有这么一位高人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但那康无双活生生的在此，贵帮的资料，实是太过简略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是简略，而是近年武林中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没有这个人？你不会弄错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刚才见了他腕上的暗记，才知晓了他的身份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化身公子王元康。他把最后一个名字作姓，易名康无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化身公子王元康，你怎么能认出是他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我们女儿帮搜集的资料之中，不但有人有事，重要的人，也记入了他的特征和形貌，王元康化身千万，形貌百变，但他却变不了左腕上一个肉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和他相处很久，怎么就没有见过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所以，我说姑娘未曾留心……”

谈话之间，只见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大步行了过来。

郭雪君低声道：“小心一些，看他还有什么诡计？”杨凤吟暗暗吁一口气，凝神戒备，目光却盯在两人身上。康无双在前面，慕容云笙追在身后。

杨凤吟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两转，道：“两位改换过装束了吗？”

当先行来一黑纱罩面的康无双，道：“换过了，现在我是慕容云笙。”

跟在身后的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没有换过，他仍然是康无双。”杨凤吟胸有成竹，暗中向两人的左腕瞧去。

但见两人左袖长垂，竟然是无法瞧到左腕。

杨凤吟暗暗吁一口气，忖道：“难道那康无双已经有了警觉不成。”

只见那蒙面人道：“杨贤妹，小兄已得康兄传授了迎敌之策，等一会，你和康兄同离此地，小兄恐怕不能再送了。”杨凤吟看不到两人左腕上肉瘤特徵，早已暗中留心，希望从两人口音之中，分辨两人的身份。

听那蒙面人的口气，果然是慕容云笙。

但闻慕容云笙说道：“在下想不通，康兄何以要故弄玄虚，欺骗杨姑娘呢？”

杨凤吟用心一听之后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怎么这人，也是慕容云

笙的口音？”

一时之间，呆在当地，半晌答不出话。

她虽是聪慧绝伦，但一时之间，也弄得茫然不知所措，回顾郭雪君一眼，道：“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郭雪君心中亦是揣测不透，但表面之上，却保持着镇静神情，缓步了过去，道：“康无双，我明白你的用心。”

第六十四回 真假难分

但见那慕容云笙脸上一片茫然，耸了耸肩头，却未答话。郭雪君望着那蒙面人，道：“你既是慕容云笙所扮，似乎是用不着再戴上面纱了。”

康无双右手一抬，取下蒙面黑纱，道：“郭姑娘，你……”杨凤吟了一惊，道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原来，那人取下蒙面黑纱之后，竟然也是慕容云笙。郭雪君嫣然一笑，“杨姑娘，不用急，我相信可以分辨出来。”

两个慕容云笙同时回过脸去，四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在郭雪君的身上。

郭雪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之中，必然有一位假的。”两个慕容云笙同声道：“我们哪一个是假的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目前我还不清楚，但我很快的可以分辨出来，因为，那假的慕容云笙，脸上不是用了药物，就是戴了人皮面具。”

两个慕容云笙不自觉的相互望了一眼。

杨凤吟道：“姊姊，何苦这样费事……”

郭雪君急急接道：“杨姑娘，暂时把他们交我分辨，如果我的法子不成，再用姑娘的办法。”

杨凤吟不知她要耍什么花枪，只好应了一声，退到一侧。郭雪君道：“哪一个如存了反抗之心，那人就是假的慕容云笙了。”

杨凤吟心中暗道：不错啊！一个康无双，一个慕容云笙，一时之间，竟然会变成了两个慕容云笙出来，自然有一个戴着人皮面具了。这法子很普通，但却是很有效的很。

但见慕容云笙右手一举，拦住了郭雪君道：“慢着！”站在旁侧的小珍，突然疾出一指，点向慕容云笙的右肋，口中还喝道：“他是假的。”

慕容云笙一闪避开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有话要说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慕容公子有何指教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地方，这时机，强敌环伺、凶险四伏，如若是咱们先自动手打起来，岂不是要授人以可乘之机？”小珍道：“你如是真的慕容云笙，自然是不会和我们打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除了在下之外，还有一位假的啊！岂不是无法避免动手了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么公子之意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实也犯不着施用这等鱼目混珠之法，使两个人的身份混淆不明。”郭雪君接道：“公子可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倒不是，这也许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阴谋，不过，在下觉得，分辨身份一事，并非太难。至少，在下可以全力合作，但此刻，似是不宜为此事争执，应付过强敌之后，再分辨身份不迟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很有道理。”

目光转到康无双的身上，道：“两位身份未清楚之前，你身穿康无双的衣服，我们还是称你作大圣主吧！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们相信他的话了。”

杨凤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一样的声音，叫人听不出一破绽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大圣主的意思呢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这是移花接木之计，如若圣堂中有人追来，他们志在康无双，如若我能挺身而出，诸位也许多几分逃命的机会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如是慕容云笙，岂不是称了你的心愿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中间有点差别。那就是他没有告诉我混入圣堂之后，如何对付那陌生的人人事事，就算我能混入圣堂，也是死路一条。”

小珍道：“康无双果然是恶毒的很。”

康无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时处境，在下实觉得有口难言。”郭雪君道：“那位慕容云笙说，咱们离开险地之后，再行分辩两位的真假，不知你这位慕容云笙的意下如何？”康无双道：“在这场决战之中，我们这两个慕容云笙中，也许有一个伤亡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伤亡之人，未必是你啊？”

康无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自然是在下的机会最大。”突然放低声音，接着道：“在下生死，不足为惜，但我慕容云笙的侠誉，却不容败坏，如是在下身遭不幸，两位要多多留心一些，不许他借用区区之名，在江湖之上为非作歹，两位就算无能除他，至少要把他的伪装身份揭穿。”

郭雪君点头一笑，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如若真到了那境界，贱妾等自然尊重公子的诺言。”

康无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听姑娘的口气，似乎是对我的身份，有些怀疑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当今之世，只有一位慕容公子，但此刻却有两位活生生的慕容公子站在我的身前。”康无双接道：“姑娘应该明白，我们两人之中，有一位是康无双啊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知道，但在我们没有分清楚真伪之前，我对两位各信一半，所以，你嘱咐之言，我也只能承诺一半。”康无双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。

郭雪君回头望着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论你是真是假，你也只好等待一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是主张对付过强敌之后，才分辩真伪不迟。”

突然听小珍叫道：“他们要动手了。”

郭雪君目光流转，只见四面闪动，已有二十余人，分由四面向几人停身之处逼来，当下说道：“小珍，靠近杨姑娘。”纵身一跃，落在了杨凤吟的身侧。

小珍紧随郭雪君的身后，飞落在杨凤吟身旁。

这时，四周陆续出现敌踪，已不下四五十个。

穿着黑衣的康无双，迅速的戴上面纱，向右侧横跨五步，独站一方。

五个人布成了一个三角形，但中间距离都超过了一丈以上，如若是真的动起手来，彼此之间，似都无法相救策应。杨凤吟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姊姊，敌势强大，咱们无险可凭，四面八方，都是敌人攻袭的方位，他们两人如不肯和咱们拒敌，只怕小妹难以防守周全。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我明白你言中之意，但你也不用因为我们担心，姑娘尽力施为就是，如果我们不幸战死，那也是命该如此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哼！康无双不知道安的什么心，如若他不耍这一次花招，我们合力拒敌，只要那二圣主和三圣主不到，咱们足可应付了。”

她说话的声音很大，那康无双和慕容云笙都听得十分清楚，但两个却无一个接口。

这时，逼近的群寇，因三人站的形势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全都停了下来。

原来，三人站的是一个三角形，各自相距一丈左右，围拢的人，不知如何包围三人才好，因为三人的距离扩大，数十人也无法围成一个圈子，把他们包围在一起。

但闻群寇之中，一个身着蓝布长衫的老者，道：“咱们分开把他们围起来。”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只有你们几人，就算你们一起出手，也不过是白白送死，如若是有别人来，你们就老实些等一等。”

那蓝衫人道：“你是何许人，口气如此托大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用问我姓名，先瞧瞧那黑衣蒙面人再说。”蓝衫人回顾了黑衣蒙面人一眼，道：“他是谁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们是不是三圣门中人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此地何地，如非三圣门中人，莫能到此圣地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圣门中人，不认识你们的大圣主，岂不是瞎了狗眼？”

蓝衫人怒道：“你满口胡说八道，如是本门中大圣主到，圣堂岂无迎接的圣谕。”

慕容云笙仰天打哈哈，道：“你不信在下之言，等一会问问你们的二圣主就是。”

康无双一直肃立原地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只是冷肃地站着。

那蓝衫人似乎是这群人的首脑，突然举手一挥，道：“分开把他们围起来。”

慕容云笙舌绽春花雷的大吼一声，道：“不许动！”这一声喝叫不但声音宏亮，而且似有着无比的威力，数十个手执兵刃的大汉，本已开始行动，听得慕容云笙吼叫之后，立时又停下来。

蓝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一个不想活了，就移动一下试试。”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郭姊姊，慕容公子一向谦和，这人像是康无双。”

蓝衫人举起手中单刀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老夫倒是有些不信。”

口中说话，人却横刀向前行了两步。

就在他第三步刚刚跨出之时，慕容云笙陡然一扬右手，那蓝衫人突然弃去手中单刀，大喝一声，摔倒在地上。场中之人，大部份不知他如何伤了那蓝衫人，连那身着黑衣面罩黑纱的康无双，也看的大为愕然，两道目光，透过黑纱，盯注慕容云笙的身上。

郭雪君慢步行到杨凤吟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他如何伤了那蓝衫人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似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武功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是暗器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，至少我没有瞧出他施用暗器，如若他施用暗器，那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数十个逼近的大汉，真被慕容云笙这一举间击倒那蓝衫人的举动所震慑，一时间全都怔在当地。

慕容云笙冷冷说道：“在诸位首脑人物未到之前，在下要奉劝诸位一句，不要轻举妄动，自速其死。”果然，数十个手执兵刃的大汉，站在原地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。

郭雪君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杨姑娘，这一次把我搅糊涂了，小妹的看法，两人未换衣服，而且康无双是有意的安排这一场搏斗，大约想借此机会除去慕容云笙，但看了慕容云笙出手一击，却又不像是他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的武功太诡奇了，不像慕容公子的武功。”杨凤吟道：

“你是说他的武功太高了，是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错，在我记忆之中，这不像慕容公子的武功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我没有和他到地下石城一行，我也会这么想，但此刻，我却有着不同的想法。慕容公子似乎是有着很强大的潜能，他的武功，似乎是越打越强，招术也是推陈出新，教人猜测不透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也不太明白，大约是他胸中熟记了慕容长青留下的拳谱剑招，每当危急之中，就想出了一招新学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小妹有一件事，却想不明白，请教姊姊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已知那康无双身上的暗记，只要一说明，立可判分两人真假，但姊姊何以不肯说明呢，而且有意造成混淆之局，不知为了何故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因为咱们要看明白，这法子叫做将计就计。”两人虽然在不停的交谈，但目光却一直注意着四周情势的变化，只见那些手执兵刃的武士，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圈，把五人围在中间，但心中却是都有着很多的顾虑，无人敢再欺身攻进。时间在紧张中过去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仍然是双方对峙之局。

杨凤吟首先等的不耐，大声叫道：“康无双，你在玩的什么花招？”

她一连呼叫数声，却无一人回答。

原来，两个人似是都不承认自己是康无双了，是以无人接言。

郭雪君低声说道：“杨姑娘，咱们此刻处境，除了武功，还得有忍耐工夫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不能永远守在此地不动啊！我要走了。”长剑护胸举步向前行去。

郭雪君看她眉宇间，满是忿怒之色，倒也不便拦住，只好跟在她身后行去。

行约一丈左右的距离，已然接近那围守的人墙。

正面拦住去路的，是一个手执厚背大砍刀的武士，一身黑衣，身躯十分高大。

只见他一横手中的大砍刀，道：“姑娘止步。”

杨凤吟长剑一探，一招“寒梅吐蕊”，迫得那黑衣人退后了两步，道：“闪开去。”

黑衣武士大刀急挥，舞出了一片刀光，道：“我们并无和姑娘动手之意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既无动手之意，就该让开去路。”黑衣武士道：“姑娘已经等了很久，为何不肯再多等片刻？”杨凤吟冷冷接道：“我觉着你们这些举动，形同儿戏，我已经瞧了半天，实在瞧不出什么动人之处，不愿再瞧下去了。”黑衣武士为难地说道：“在下希望姑娘能够再忍耐片刻，不逼迫在下动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是逼迫你们动手拦阻？”

黑衣武士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姑娘如若一定逼迫我们动手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杨凤吟长剑一振，道：“那你就接剑吧！”

寒光一闪，点向那黑衣武士的前胸。

黑衣武士大刀疾挥，猛向杨凤吟长剑之上迎去，口中大声说道：“希望姑娘能替在下留步余地。”

杨凤吟不愿以长剑硬接对方的大刀，一挫腕收回长剑，展开了一轮快攻。

但见寒芒流动，剑快如电，一瞬之间，攻出十余剑。那黑衣武士手中空有大刀，但在杨凤吟快如闪电的剑招攻击之下，迫得连连后退。

眼看杨凤吟就要冲出围困，突闻一阵呼喝，兵刃纷起，分由四面八方攻了上来。

原来，站在那黑衣武士四周的人，眼看杨凤吟剑势凌厉，锐不可当，立即纷纷出手，攻了上来。

杨凤吟长剑流转，拨开了数件近身兵刃后，剑法一变，怪招突出，但闻两声惨叫，两个近身之人，一个右臂中剑，弃去了手中的兵刃，一个前胸中剑，倒地而逝。

杨凤吟剑伤两人之后，急施一招暴雨梨花，剑如打闪，幻起了一片护身剑幕，挡住了群攻而至的兵刃，道：“如再不让路，休要怪我剑下无情了。”

那黑衣武士横刀前胸，道：“姑娘除非把咱们全都杀死，决无法冲出包围。”

这时，郭雪君和小珍，全都追了上来，各自拔出兵刃，准备动手。郭雪君一面行动，一面留心着那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举动。她想从两人的神色和举动之间，分辨出哪个是慕容云笙。但她很失望，两个人的目光，似是都投注到杨凤吟的身上，但两个人都冷冷的站着不动，是对杨凤吟的生死，并无十分关心之意。

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俗语说女人心，海底针，难以揣，但男人如若是斗起心机来，又要比女人难测难断上千百倍。”

杨凤吟似是已经决心不再等待，横了心，硬干下去，长剑疾展，硬向外面冲去。

杨凤吟长剑闪起了凌厉的寒芒，电掣流星一般，分拒四面彼起此落的兵刃。

她长剑轻逸，不宜和人硬打硬接，只好以快速的变化，凌厉的剑招，制敌机先。

但那黑衣武士，这一次也全力施为，在杨凤吟招招追魂夺命的剑势之下，为求自保，不得不全力反击。

一眨眼间，杨凤吟已攻出了四十八剑，但她剑招施为之间，多为解救四面八方攻到的兵刃，使凌厉的威势，减少了很多，仍然被她伤了三人，但四周敌人太多，一个伤亡，立时就有一个自动的补充了上来。

这时，环围在几人四周的敌势，已因拦阻杨凤吟成了很混乱的形势。

如若慕容云笙和康无双，此刻准备破围而出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但两人却一直肃立在原地不动。

郭雪君低声对小珍说道：“你瞧清敌人的合搏形势没有？”小珍道：“瞧清楚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好！咱们助那杨姑娘一臂之力，杨姑娘剑势的奇幻，世所罕见，只要咱们能够替她挡住一面敌势，使她剑招突出伤敌，就成了。”

小珍道：“弟子知道。”

长剑一伸，一招“孔雀开屏”，封住一柄单刀和一对判官笔。郭雪君紧随着欺身而上，长剑化作一道银虹，以攻代守，逼开了杨凤吟左首的敌人。

两人双剑并举，拦住两侧攻势。

杨凤吟少去后顾之忧，娇叱一声，剑招幻化起朵朵银花，奇突飘忽，莫可预测。

但闻闷哼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片刻之间，已被杨凤吟快剑刺伤了十余人。

环围四周的武士，不过四五十人，已有近半数伤在杨凤吟的剑下。

在杨凤吟惨厉的杀戮之下，这些武士们虽然剽悍勇武，也不禁有些心寒，一时间全部停了下来。

杨凤吟回头望去，只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肃然而立，一付置身事外的味道，不禁心头大怒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两个都已经死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、康无双仍是默不作答。

杨凤吟骤然感觉到一阵伤心，泪水滚了下来，道：“康无双，我是你的妻子！现在，你就如此对我，以后的日子，要如何过下去呢？”

两个人仍是不言不语，恍如未曾听得杨凤吟凄泣之言。杨凤吟只觉心头气涌，一跺脚，道：“康无双，你如再不回答我的话，咱们相约的婚约，就此作罢。”

她虽然口中发狠，但却不能确定两人中，哪一个是康无双。因为，她心中觉着，不论是康无双或慕容云笙，都应该对她有着一份深深的眷恋和关怀。这意识早已深入人心，只不过不够显明。但她看两个人全然不顾及她的生死之后，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怒道：“我不相信你们连生死也麻木不知了。”喝声中仗剑而起，直向康无双扑了过去。

这时，郭雪君已然瞧出情形有些不对，急急叫道：“杨姑娘不可造次。”

口中呼叫，人却疾跃而起，准备挡住杨凤吟。

杨凤吟及时收住了脚步，道：“郭姊姊，什么事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不信，他们真的已听不出咱们谈话的事，所以，我想试试他们。”

郭雪君低声道：“听我说，我瞧他们两人有些不对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两人似是都在全力抗拒着一种什么……”杨凤吟凝神看去，果然发觉慕容云笙肃然而立，脸上微现痛苦之色，似乎是在强自忍耐着什么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郭姊姊，你说的不错，他定然是受了康无双的暗算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脸上戴着面纱，我们无法瞧出他的神色，但看他站的姿势形态，可以想得到，他亦在忍着很大的痛苦。”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是越想越不明白了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是不是他们两人在互相搏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说他们两个人打了一架，彼此都受了伤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我是说他们正在互拼内功。”

杨凤吟呆了呆，道：“我过去瞧瞧看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郭雪君一伸手拦住了杨凤吟，道：“不可冒险，如若他们斗拼正在紧要关头，你横里插上一手，只怕有害无益。”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会小心。”

这时，突闻一阵呵呵大笑之声，划空而来，眨眼间已近身边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两个身穿葛衣的老者，并肩而立。杨凤吟打量了两人一眼，只觉这两个人，样子十分奇怪，两个人年龄相若，都有五十左右，头上却扎了一个冲天辫子，身高不过三尺左右，如非两人额下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望去有如一个大孩子般。

郭雪君突然喝道：“两位可是岭南二矮？”

两个葛衣老者呆了一呆，齐齐说道：“你这女娃儿怎的认得老夫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看两位衣着、形貌，不难知晓两位身份。”左首那葛衣老者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夫等隐息江湖，已近二十寒暑，那时，你这女娃儿，只怕还没有出世呢？”郭雪君目光一掠两人，指着左面一人，道：“你叫作勾魂判官田志。”

目光转到右面一人身上，接着：“你叫作催命鬼陈彪。”两个葛衣老者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你这小丫头，还真不简单。”

郭雪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岭南派的武功很特殊，个子高的人不能练习，所以，贵门中的人，都是身材奇矮的小个子。”勾魂判官田志道：“姑娘一口气说出了我们的出身门派，想必对我们岭南派的武功，知晓甚多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天下各门派的武功都以拳掌为主，只有你们岭南的武功，却是以抓为主。”

这两个葛衣人本来是来势汹汹，但被郭雪君一口气揭穿了两人的门派武功，两人气焰顿消。

勾魂判官轻轻咳了声，道：“姑娘既然知晓我们的来历、武功，不知是否准备和我动手？”

催命鬼道：“我们只想使诸位多在此地留些时间。”郭雪君道：“留此作甚？”

勾魂判官道：“等我圣主的大驾，几位大约都非普通人物，敝圣主要亲自和诸位一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们见过圣主？”

催命鬼陈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们兄弟，一向责有专司，很少在圣堂之上听差。”

但闻郭雪君说道：“两位没有见过你们三圣门的大圣主，大概听人说过吧？”

田志道：“嗯！怎么样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瞧瞧那边那个人，是不是你们的大圣主？”岭南二矮抬头看去，果见一个一身黑衣的蒙面人站在不远处。

勾魂判官田志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他可是我们三圣门的大圣主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天下很多人穿着黑衣，也有很多人故作神秘，不愿以真正的面目示人，他是否你们三圣门的大圣主，你们应该有办法辨识出他的身份才是？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三圣门中，有一种传达令谕的方法，不论什么人，只要掌握了那下达令谕的方法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，统率着这一股武林中最为庞大的力量。”

勾魂判官田志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在下兄弟，还是不太了解姑娘言中之意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以两位在江湖上的声誉，纵然不在圣堂听差，身份也不会太低吧。”

田志道：“咱们兄弟担任巡行执法香主，在三圣门，职位不算太低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不知你们是否有辨认圣主的方法，他虽然是你们三圣门中的大圣主。”

她故意放低了声音，气氛增多了不少神秘之感。田志也不觉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那他为何不在圣堂？”郭寻君低声说道：“圣堂之内，也有着很激烈的搏斗，三位圣主，互不相容，自然有胜败了。”

田志道：“此事当真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二圣主和三圣主，联起来对付大圣主，想把他排挤出圣堂，然后掌握三圣门大权，目下你们应该如何，不妨忖量，忖量。”

田志道：“要我们想什么法子。”

郭雪君低声说道：“大圣主权高位重，才能非凡，二圣主和三圣主虽然在此占有上风，但总有一天大圣主要重掌权位，此刻，他正在落难逃亡之际，但他生性高傲，又不肯和人解说此事，我告诉了你，那是你们岭南二矮的机会了。”郭雪君接道：“但此事应该如何，我无法代你们做主，要你们自己去思量了。”

田志道：“如若姑娘说的句句实言，我们兄弟自然要多作一番思量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信不信也要你们自己判断，不能仅凭我说。”田志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为难啊，为难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们接奉圣堂的手谕上，说些什么？”此刻，田志已然被郭雪君说服了，当下说道：“那圣谕上说，要我们截击三个人，一女二男，现在你们却是二男三女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你不是拦我们，而是拦你们大圣主，你如不信，那你就永远成为巡行护法了。”

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你如是遵照圣谕，拦阻我们，你们岭南二矮就永远成为巡行护法了。”

田志道：“在下实是想不出应该如何，姑娘能否替我们拿个主意？”

这时，突闻几声尖厉哨声传来。

陈彪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巡行总护法，带人赶来了。”郭雪君不再理会岭南二矮，疾快的向后退了四步，站在杨凤吟的身侧。

杨凤吟道：“郭姊姊，和那两个矮子，谈话那样多，不觉有些浪费口舌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先把他们稳住，你可以省些气力，就目下情形而言，很可能在此地有一阵极厉害的拼斗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准备挑拨他们自相残杀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但愿我能够做到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一直在留心着他们，似乎是两人都已经恢复了平静。”

郭雪君转目望去，果见慕容云笙的脸色，已恢复了平静，当下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已经停下不打了。”

但闻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突然举步对杨凤吟行了过来。诡异的沉闷，已使那杨凤吟失去了耐心，她期待着变化，不论变的是好是坏，甚至立刻有一场生死之战，溅血当场，也是在所不惜。

但她的神情间，仍是一片冷漠，暗中运气戒备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嘴吐出一口鲜血，道：“凤妹妹，咱们走吧！”自两人相认以来，慕容云笙从来没有这么亲热的叫过她，一声凤妹妹，叫得她心中顿生甜意。

但很快被另一个念头淹没，镇静一下心神，道：“你是不是真的慕容大哥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真的，你应该从声音举动中分辨出来了。”杨凤吟道：

“我真笨的很，我们相处这样久了，竟然无法分辨出你的真伪。”

只听康无双说道：“他是你的丈夫，你跟他去吧！”杨凤吟怔了怔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康无双接着道：“至少，我穿着康无双的衣服，不论我是谁，似乎是无关紧要了。”

但见杨凤吟上前两步，扶着慕容云笙，道：“你受了伤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要紧，胸口处一些淤血，吐出来好过一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要不要我助你运功疗伤，看情形，咱们一时间走不了啦，如若能把所有的恩怨情仇在这里一并了断也好。”就这讲话的工夫，场中形势又有了变化，十余高矮不同的大汉，护拥着两个身着黄袍老者行来。

杨凤吟回顾了两个身着黄袍的老人一眼，道：“慕容大哥，这两个身着黄袍的是何身份？”

但见站在两个黄袍老者前面一个手执金牌的大汉，沉声喝道：“圣主驾到。”

田志、陈彪齐齐拜伏于地，道：“属下恭迎圣驾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不论何人，只要能穿起黄色圣袍，就是圣主。”她似是有意的使岭南二矮听到，所以声音不高不低。田志听得心中一动，口中却道：“那缀珠滚龙的黄袍，乃我们三圣门内圣主标志，岂是任何人都可以穿得？”郭雪君道：“那圣袍不大不小，你穿起来也很合身？”但闻那手执金牌的大汉喝道：“圣谕，要你们站在一侧待命。”

田志、陈彪和数十个拜伙于地上的大汉，齐齐站起了身子，退到一侧。

这时，杨凤吟和慕容云笙等，在强大的压迫之下，不自觉的并肩而立，站成了联手拒敌之势。

护拥那两个黄袍老者的大汉，在接近慕容云笙时，纷纷向后退去，两个身着黄袍的老者，却缓步向前逼进。

四道目光一掠慕容云笙和杨凤吟，转注到康无双的身上，又向前行了几步，停下身子。

十数个随行的的大汉，迅快的散布开去，布成了合围之势。但见两个黄袍老人，齐齐从袖中取出一柄一尺八寸的短剑，握在手中。

面垂黑纱的康无双，也拔出长剑，横平前胸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慕容大哥，他们似是志在康无双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康无双如是被杀了，他们一样不会放过咱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要帮助他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是帮他，而是自保，他不死，咱们的实力强大了很多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受伤不久，不宜再和人动手，我帮助他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你在地下石城中，有着一番难得的遇合，但我自信还可接下他们几招，再说，他还是我的丈夫啊！”两人都是用着极低微的声音交谈，虽咫尺之距，亦难听到。这当儿勾魂判官田志，却悄悄挤到郭雪君的身侧，施展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姑娘之意，那是说圣袍也可以穿在在下的身上吗？”郭雪君也用传音之术，回答道：“我是说任何人穿上都是一样，那自然连你也算进去了。”

田志道：“可惜在下这一生无法穿上那件黄袍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那不一定，今天的局势很混乱，不论何人，只要具有着胆气、武功，都可能取得

圣主之位，其中智慧、胆气，尤重过武功。”

田志不再回答话，低头沉思，显然已被郭雪君说的怦然心动。

场中形势，因郭雪君的施计挑拨，杨凤吟决心不顾危险，要帮助康无双，变的十分复杂。不过，这只是汹涌暗流，表面上，仍是康无双和两个身着黄袍人的对峙局面。

只见两个黄袍人手中的短剑，突然开始微微颤动，日光下寒芒暴长，两股冷森的剑气，使得周围一丈之内的人，都有着剑气砭皮的感觉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这是驭剑术，他们存心要在一击之下，杀死康无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是一击见血的打法，如若这两个黄袍人真是两个圣主，他们不会用此搏命的打法。”

突见两个黄袍人同时大喝一声，飞跃而起，两柄短剑挟着无比的威势，直向康无双飞了过去。

康无双黑衣闪动，飞起一片绕身的剑光。

寒芒相触，响起了一片金铁交鸣之声。

杨凤吟娇叱一声，飞身一跃，直向那流动的剑气中冲去。但见几道密光错闪了闪，顿然消失。

耳际间，响起了一阵噗噗之声，场中形势又是一番景象。原来康无双和两个身着黄袍的老人，先后倒摔在地上，杨凤吟身子摇动了一阵，也随着倒摔了下去。

小珍尖叫一声：“杨姑娘。”纵身扑过去。

慕容云笙却拔剑挡住了护拥两个黄袍老者的大汉，冷肃地说道：“哪一个向前再进一步，我立刻取他之命。”他气势慑人，十余人完全被他镇住，都停了下来。慕容云笙目光环扫了四周的群豪一眼，接道：“那身着黑衣人乃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，三位圣主争权，终不免同归于尽，目下的三圣门，已无主事的人。”

郭雪君低声对田志说道：“你们岭南二矮，如想抢那黄袍，此刻，就是机会，不过……”

田志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周围有你们很多三圣门的弟子，你们纵然抢得黄袍，也无法冒充圣主。”

田志道：“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除非你们能想法子，把他们一体诛绝。”田志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这一点恐怕很难办到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你如是办不到，那你别再想黄袍加到身了。”田志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只好斗胆试一试试郭雪君道：“胀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你们瞧着办吧！”不再理会田志，却转身向杨凤吟行了过去。

此时，杨凤吟已被小珍扶坐起来倚在小珍的身上。只见她前胸处衣衫破裂，有道八寸长短的口子，鲜血从破裂的衣服中渗了出来。

郭雪君蹲下身子，低声问道：“小珍，她伤的如何？”小珍道：“似乎是伤的很重。”郭雪君凝目望去，只见她脸色惨白，似乎除了身上的伤之外，内腑中也受了极为强烈的震荡。

伸手摸去，还有一缕气息，行若游丝。

暗暗叹息一声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颗丹丸，道：“小珍，轻轻的捏开

她的牙关，这药物对她未必有效。”

小珍黯然泪垂，依言捏开了杨凤吟的牙关，低声问道：“她还有救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不知道，除非现在能有一粒保心护命的灵丹，暂时保住她最后一点元气不散，然后再行慢慢的设法疗治。”小珍道：“杨姑娘美绝人寰，她要是就这样死了，那是皇天无眼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由来红颜多薄命，杨姑娘实也生的太美了。”只听慕容云笙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杨凤吟的伤势如何？”

原来，他横剑拦阻群豪，无暇查看那杨凤吟的伤势。郭雪君道：“伤的很重，气若游丝，随时可断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希望姑娘能够尽其所能，维持她一口气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你如若身有灵丹，最好能先拿一粒来。”慕容云笙左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粒丹药，道：“姑娘接着。”左手一挥，掷过来一粒丹丸。

就在他投掷丹丸之时，寒光连闪，两柄单刀，直劈过来。慕容云笙长剑一起，画出一道银虹，挡开了两柄单刀，剑势突然一转，幻起一片剑花，反击过去。

但闻两声惨叫，传入耳际，两个大汉同时跌倒。

他一招之下，连伤了两人，其余的全都愣在当场，不敢妄动。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诸位如若是不想死，最好是站在原地不要妄动。”

环布四周的群豪，虽然未收了兵刃退走，但也再不敢向前行进一步。

慕容云笙镇住群豪之后，缓缓回过身子，行到了郭雪君的身侧，低声问道：“她怎么样了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内腑受震，外有剑伤，目下神志还未复元，你那一粒丹药，已给她服下，是否有效，目下还看不出来。”

慕容云笙望望两个黄袍人，又望望康无双，道：“他们伤的如何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情形大致一样，都还没有死，但都陷入了昏迷不醒之中，这是同归于尽的一击。”

慕容云笙看杨凤吟前胸衣衫，尽为鲜血湿透，不禁为之黯然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本可不受此伤……”

郭雪君低声接道：“不论这场同归于尽的一击，是有人故意设计，还是偶然发生，此刻都该到了结束的时候啦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似是不用再掩饰了，你究竟是慕容公子，还是康无双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么姑娘的看法，觉着在下是谁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原先，我认为你是慕容云笙，但现在，我发觉自己错了。至少，我不该那样武断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说证明了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证明了杨凤吟对你的情意，虽然她心中也被你维妙维肖的动作、声音所迷惑，但她和我一样，认为你们并未交换身份，但当康无双遇上危险时，她仍是不计生死的扑身相救，因为，她心中有一个无法打开的枷，她自觉已经是康无双的妻子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姑娘似是已肯定在下是康无双了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这么想，至少你是康无双成份大些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说你是康无双，也不过是个……其实，你是化身公

子。”

第六十五回 生死一线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不是康无双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么你是慕容公子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可是不肯相信。”

郭雪君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想你是谁，似乎是已经无关紧要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最重要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要知晓你如何处理这件事。”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呢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我没有意见，只想看到结果。”

慕容云笙转望着小珍，说道：“杨姑娘的伤势如何了？”小珍反口问道：“你给她服用的是什么药物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小珍道：“她未服用你的药物之前，还有一缕气在，服过你药物之后，似乎是气息就要断绝了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伸出手去，按在杨凤吟的鼻间，只觉她气息微弱，果然是已然将要断去一般。

郭雪君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看她是否还能撑得下去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目下她脆弱难禁一指，也无法查看她的伤势……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那粒丹药，是世间最好的药物，如若还无法使她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恢复，恐怕是没救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如若她身上剑伤，触及了内腑要害，只怕难得救活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鲜血染衣无法查，只看血色，不似伤到了内腑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此时大局已定，你可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再等一会，看看她死活再说？”

郭雪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我们可以走吗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最好你们等一等，确知了杨姑娘的生死之后，诸位再走不迟。”

郭雪君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小珍，把杨姑娘交给慕容公子。”小珍道：“为什么？她此刻伤势奄奄，如何能够移动？”郭发君道：“不错，杨姑娘复生的希望不大，她死也该死在慕容公子的怀中，你这样抱着她，岂不是叫她死不瞑目。”小珍怔了怔，道：“说的是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公子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抱着杨姑娘吧！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郭姑娘想要在下抱着杨姑娘，无法再执剑追踪，两人可以破围而出，这法子不错啊！”小珍突然接道：“你不是慕容公子，那慕容公子，乃有情有义的人，看到杨姑娘这等情形，你却毫无伤感的样子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杨凤吟如若死去，我就算哭断肝肠，她也是不知道，她如果能够恢复过来，我也用不着悲伤。”小珍道：“你这人果然阴沉、恶毒的很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珍姑娘，好好的照顾杨凤吟，你们最好能乞求她复生过来……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如若她不能复生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们是她生前好友，想必不忍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独居于青冢之内……”郭雪君接道：“是了，你要我们殉葬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似杨凤吟这等绝色玉人，岂可无人相伴，你们陪她同居于一穴之内，那也是一大幸事了……”仰天打个哈哈，接道：“杨姑娘死去

之后，必然有很多人到她的墓前奠祭，两位也可得食些人间烟火。”

郭雪君还能够沉得住气，小珍却听得全身抖动，几乎抱不住杨凤吟。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长剑突然递出，但见寒光一闪，掠着小珍的头顶而过，削落了一片青丝，道：“小珍姑娘，如若那杨姑娘断去了最后一口气，姑娘就死定了。”

郭雪君一挥手，道：“小珍好好照顾杨姑娘。”

小珍一嘟小嘴巴，道：“我不怕，大不了一条命，死了打什么紧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能想得开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她年纪幼小，武功又差，无足轻重，你不要唬她，什么事，何不和我商谈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可是觉着在下有求于你，故意做出此等模样么？”

郭雪君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未作此侥幸之想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么姑娘要和我谈什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是告诉你，不管杨姑娘的生死，你此刻仍处危境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记得你身受内伤，虽非很重，但并不轻，如若我靠助这些环伺周围之人，和你动武硬拼，鹿死谁手，还很难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已为我剑势震住，自知不济，再者姑娘也未必能够说动他们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错了，在他们之中，在几位高手，被你拿话套住，未曾出手，他们此刻心中，正燃烧着一个希望，如若他们一旦希望断绝，必动拼命之心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知你诡计多端，连骗带诈，无所不为。你倒说说看，他们心中存的什么希望，又如何会动了拼命之心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他们其中数人，想得到黄袍，如若我告诉他们，你是唯一阻力，他们是否会存拼命之心呢？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可是告诉他们，这黄袍代表圣主的身份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还认为这些人都是来自圣堂？”郭雪君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贱妾却有此想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还认为两个身着黄袍之人，真的是圣堂中两位圣主，赶来和我们为难？”

任她郭雪君聪慧绝世，也被慕容云笙这一连几问，问的有些糊涂了，呆了一阵道：“难道这都是你事先的安排？”慕容云笙正待答话，突闻阵低沉的古怪的乐声，传了过来。郭雪君还未想出那乐声的目的何在，突见环布在四周的群寇个个口发狂啸，直向那乐声传来之处奔去。眨眼间，走的一个不剩。

那古怪的乐声，就在群寇走完之后，也忽然停了下来。慕容云笙抬头望了郭雪君一眼，道：“这些人不可恃，姑娘此刻准备作何打算？”

郭雪君茫然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些古怪的乐声，怎么对这些人有着这么大的影响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三圣门的古怪事很多，这一点点的诡异事情，何足为奇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些变化，可都在你的记忆之中吗？”慕容云笙谈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把在下看的太高了，这些事，在下事先亦未料到，只不过当它发生时，在下并不觉得太过奇怪罢了。”

郭雪君所有的希望尽成泡影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现在，我外无助力，内无援手，以你的武功，如想杀我们两人，直如反掌折枝一般，现在，你似乎是用不着再对自己的身份保密了。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一个人处事的最高境界，那就是叫人不能测透他的用心，最好也叫人无法摸透他的身份。”郭雪君心知再问无益，索性也就不再多问，退到一侧，静坐沉思。

目下的情势凄迷诡异，郭雪君已无法预测他的变化，她必要静静的想一想，作最坏的打算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闻小珍叫道：“杨姑娘醒过来郭雪君睁眼望去，只见杨凤吟眼皮轻轻闪动，微睁微合，当下探过头去，低声叫道：“杨姑娘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启双目，颌首一笑，重又闭上眼睛。慕容云笙道：“杨姑娘醒过来了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醒过来片刻，笑了笑，又睡了过去。”慕容云笙望望躺在地上的康无双和两个黄袍人，笑道：“郭姑娘，你是否愿意替在下办一件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躺在地下的三个人，都还未死，你把他们全都杀死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要我做一个杀人的凶手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不想作一个杀人的凶手也行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死于此地，日后这番恩怨，在江湖上无人能够指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看到的人很多，你杀了我们，也堵不了悠悠之口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些人不会活下去，这方面，阁下尽可以放心。”

站起身子，又道：“不然的话，在下给你一个机会，我赤手空拳，对你兵刃，你如能够杀了我，亦算自救。”郭雪君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们自知不是敌手，不愿作无益的抗拒，但我们并不畏死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论你说什么话，也无法使我改变心意。”

右手一振，竟把长剑投掷在郭雪君的身前，但见剑身颤入了地下半尺，冷冷接道：“我数到十，你如是仍然不肯下手，那只好取你之命了。”

说完，径自一二三四的数了起来。

郭雪君不理睬慕容云笙，却回顾了小珍一眼，道：“小珍，放好杨姑娘……”

小珍应了一声，放好杨凤吟，伸手去抓长剑。

慕容云笙伸手一指，一缕指风，疾射而出。

小珍顿觉右肘一麻，手还未触及剑柄，已然无法再动。郭雪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康无双，小珍不过是我女儿帮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弟子，难道你也不放过她吗？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“郭姑娘，你似乎是觉着我慕容云笙就下不了这等毒手吗？”

杨凤吟突然睁开双目，似要说话，但却被郭雪君伸手拦阻道：“杨姑娘，不要讲话，不为我们，你也要活下去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现在好了……”

小珍奇道：“什么好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杨姑娘功力深厚，只要她想活下去，伤势再重一些，也不会死。”

杨凤吟微弱的喘一口气，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何人，康无双或是慕容公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时此情之下，谈我的身份，未免有些伤情，你安心的等一会吧！”

杨凤吟似是极为困乏，无力多言，立时又闭上双目。慕容云笙回顾了郭雪君一眼，道：“郭姑娘，咱们现在似是还不宜行动，只有再多候片刻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她胸前创伤，血还未止，虽然她内腑伤势，重过外伤，也不能要她失血太多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唉！姑娘会疗伤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一般外伤，自然可以疗治，但她伤的太重了，我不敢下手。”

慕容云笙凝目望着杨凤吟的伤口处，良久之后，才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除非有一种极好的金疮药放在她伤处之外，只有等她内伤稍好一些，才能动手疗治，她虽有一身武功，但此刻无法禁止疼痛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凤吟内外都受了很重的伤，替她疗治时，固然她将身受很多的痛苦，但如不及早替她疗治，让她失血过多，只怕一样无法活得下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那颗灵丹，应该是很有效用，等她内伤稍为好转一些，能够运功抗拒时，再想法子疗治她的外伤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咱们守在此地，阁下可是觉着很安全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觉着很安全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咳！一切事，你似是都已经胸有成竹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两位不妨安静的坐息一下，等待杨姑娘伤势好转一些，咱们立刻动身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到时候再说吧！”

缓步行到杨凤吟的身侧，慢慢坐了去，双目凝注杨凤吟的脸上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杨凤吟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了一片艳红之色。

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现在好了，咱们可以看看她的创伤了。”

伏下身去，用手拉开了杨凤吟身上的衣服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杨凤吟前胸上一道剑伤，由右胸直到左胸，伤势十分严重。

郭雪君探头望了一眼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伤到了内腑没有？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但她伤得很重，重得出乎人意料之外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她伤的这样重，你会不会弃她而去？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世间只有一个杨凤吟，再没有人能够代替她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，像她这样举世无世的美女，如若死了，实在是可惜的很。”

慕容云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们怕我看到她伤势之后，不再管她是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这人性格难测，我们对你实是无法预料。”目光转到康无双身上，接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对付他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杀了他如何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不是快死了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但他还没有死啊！留下他终是后患。”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可以过去仔细的瞧瞧他吗？”慕容云笙笑道：“你想证实你心中的猜测是吗？”忽见杨凤吟脸色由红转紫，颜色渐深。

小珍和郭雪君看的大为震骇，认为杨凤吟的伤势，有了什么变化。

慕容云笙却突然伸手，抱起了杨凤吟道：“郭姑娘，你若不愿下手，那么要小珍姑娘动手吧。”

小珍道：“要我做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把两个黄袍人和康无双，每人在致命地方

补他一剑，那就行了。”

小珍摇摇头，道：“你自己动手吧，那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”慕容云笙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，道：“这小丫头不知好歹，把她宰了算啦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要我杀了小珍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只有两条路走，一个杀了小珍，一个自刎而死。”

郭雪君似乎是已觉出事情有些不对，知他已动了杀人灭口之心，一面运气戒备，一面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我两条路都不愿选择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么，只有我自己动手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杀了我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杀了你再杀小珍。”

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现在，药力发作，杨凤吟已失去了知觉，我杀了你们，她也是全然不知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你一直在等这个时刻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脸色突然一寒，道：“郭姑娘，时间不多，我无暇和你斗口，你如要自刎，既可选择死法，亦可落下一个全尸，如是要在下动手，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为什么？难道一个人，还能死上几次不成？”慕容云笙左手托着杨凤吟，右手举起了长剑：“姑娘小心，这一剑我要斩下你的右臂。”

但闻小珍叫道：“接住兵刃。”一柄长剑，抛了过来。郭雪君伸手接过长剑，平横胸前，蓄势戒备。

小珍手中执着一柄单刀，站在慕容云笙身后。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目光前后转动，望了小珍和郭雪君一眼，道：“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两个人，一齐出手吧！”郭雪君突然弃去了手中长剑，向前行了几步，一闪双目，道：“你已经存下了杀我们的用心，不管我们帮你做什么，最后终是难逃一死，而且我们之间的武功，相差极为悬殊，就算我们两个人都存下了拼命之心，也非你之敌。”

慕容云笙笑道：“郭姑娘的意思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不用假慈悲，也不用找借口，杨凤吟神志昏迷，此地只有我和小珍两人，你把我们杀死了，别人也不会知晓，快些出手吧！”

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好！我成全你们！”小珍突然一闭眼睛，道：“先杀我！”

慕容云笙长剑一挥，迎头劈下。

郭雪君心想他这一剑落下，小珍即将生生被劈作两半，不忍目睹，急急转过脸去。

但闻砰的一声金铁大震，传入了耳际。

郭雪君觉着有异，正待转脸瞧看，突觉脑后“玉枕”穴上一麻，知觉顿失。

昏迷中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。

醒来时，只见自己仰卧在一堆干草之上。

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洞，盘膝坐着三个服色身份都不相同的老人。

郭雪君缓缓坐起身子道：“多谢诸位老前辈相救。”三个人端坐如故，竟无一人回答。

郭雪君镇静了一下心神，目光转动，回顾了一眼，只见这石洞之中，除了三个端坐的老人之外，再无其他陈设。既不见慕容云笙和杨凤吟，也不见小珍姑娘何在！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，仔细打量了三个老人一眼。只见那居

中之人，头有戒疤，显然是一个和尚。左首之人，身着道袍，木簪椎发，是一位道长。右道一人，五绺长髯，身着青衫，五官端正，头戴方巾，看相貌，颇似传言中的慕容长青大侠。

郭雪君心头突然泛起了一阵剧烈的震动，出了一身大汗，尚有些昏迷的神智，顿然清醒。

她定定神，开始思索适才经历的一番凶险景象，她自知无法想出来是被何人救到此地，只好暂时抛开，目下最重要的是先得确定那慕容云笙的真伪。

那短暂的时刻，就算有世间最好的易容之法，也无法把两个人的形貌，化装成一般模样，而且互换过全身的衣履。但康无双面上一一直带着黑纱，只要他稍经改扮，即可蒙混过去，问题是康无双如何肯同意让自己的面容稍经改扮，而又自愿去模仿慕容云笙的声音，这期间包含了极高的一种智谋，彼此相斗，只是一方失败而已。

经过一番推索之后，郭雪君已确定两人并未换过衣服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还是保持真实身份。

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，举起双手，揉一揉鬓角，又开始思索慕容云笙这个人。

她和慕容云笙有着一段不算短的相处时间，照相处一段时间中观察所得，慕容云笙实不像险诈之人，但那番决斗后的表现，慕容云笙却有着无比的阴沉，也正因他的阴沉，使得自己和杨凤吟都觉着他们两个人已经改换了身份。

一番深长的思索之后，郭雪君确定了两件事。

一是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一番斗智之后，康无双失败，全军尽没，落得身受重伤，而且牵连到了杨凤吟。

二是慕容云笙仍然是慕容云笙，只是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这改变，是在三圣门内短短数日而成。

剩下的问题是：

一、慕容云笙这番设计，必有后援，他的后援是谁？

二、自己为何人所救？

三、那人救了自己之后，是否同时救了康无双、杨凤吟和小珍姑娘？如是救了他们，他们现在何处？

四、在几人之中，自己应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，至少自己并非是最重要的，那人为何相救？

五、那人如是击败了慕容云笙，救了自己，自然会同时救了杨凤吟和小珍，但为什么却把自己单独的放置在这个地方？如是只救了自己一人，那又为了什么？”

六、那慕容云笙忽然间性情大变，由一个开朗明快的侠士，变的阴沉险恶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想下去只觉仍有着无数的问题，但她心中明白，这些问题，必需要一件一件的解决，而且息息相关，推判出第一个问题，才能去思索第二个问题。

对这六大难题，想通之后，以后的问题，虽然仍多，但已有线索可寻，不难一一想通答案。郭雪君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之后，觉着问题虽然复杂，但并非全无脉络可循，但必需先要想通第一个问题，然后，依序推研，或可找出一条路来。

于是，她开始推想慕容云笙如若真有奥援，也是在这三圣门。

身入圣堂后的诸般变化，大部都是自己亲眼所见，纵然有些没有见到的地方，也都听杨凤吟说过，慕容云笙唯一能够结为奥援的，只有在地下石城了。

在地下石城中，常和慕容云笙守在一起的，只有杨凤吟一个人，可惜杨凤吟受了重伤，人又不在此地。

就目下情形而言，只有姑作判定，慕容云笙在地下石城中结了奥援。

一切事情和变化，都早已在他们设计之中，康无双出言相激，想使慕容云笙自上圈套，却不料反为慕容云笙所用。

确定了第一件事之后，开始推想第二个问题，自己为何人所救。

她转过脸，望望并排而坐的三个人，心中泛起了一阵轻微的迷惑。

这三个人自然是最可能救自己到此的人，何以三人竟然不肯说话。

郭雪君轻轻咳了一声，对着三人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，道：“晚辈郭雪君，多承老前辈等相救，心中感激不尽，我这里大礼拜见了。”

郭雪君行过了三拜大礼，站起身子，凝目向三人望去。

只见三人除了脸色稍显苍白之外，其他全无异样，心中大觉奇怪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三位老前辈可听到晚辈说话吗？”她一连问了数声，却不见一点反应。

郭雪君感觉事情有些不对，缓缓伸手出去。

见那位老禅师面相慈和，手指缓缓触及那老和尚的僧袍。指尖触及之处，僧袍突然落下了一片。

郭雪君吃了一惊，急急缩回了右手。沉吟了片刻，才伸手去捡起地上一块落下的袍布。

手指触处，化作了片片碎末。

敢情那老僧身上的衣服，经过时间过久，早已风化，只是这石洞中没有山风，未曾散落。

一道灵光，闪过郭雪君的脑际，暗道：“他们身上的衣服，既已风化，自然人也西归道山，余下的只是三具盘坐的尸体了。”郭雪君尽量保持着表面的平静，又仔细的瞧了那三具尸体一眼，心中暗道：单就外表观察，实叫人无法确定三个人是死是活，一具尸体经过了数年不坏，定然需要一种特殊的处理。忖思之间，耳际间突然响起清朗的声音，道：“在下晚来了一步，姑娘醒来多久了？”

郭雪君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说话的人，是一位年约五旬，面貌清瘦的长袍老者，当下点头应道：“晚辈醒来不久，老前辈可是此地主人？”

长袍老者笑道：“那三位并排三个，才算是此地主人。”郭雪君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他们三个，难道还活着？”长袍人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这本来是存放他们尸体的地方啊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是老前辈救了我们？”

长袍人接道：“救你的人，现不在此地，在下只是奉命留此，保护姑娘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奉何人之命？”长袍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救你的人，他原想和姑娘谈谈，但他现在太忙，无暇和你会晤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可否告诉我他是谁？是何身份？”长袍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他和你见面时自然会告诉你。”

郭雪君打蛇顺棍上，急急接道：“你呢，可以告诉晚辈了？”长袍人道：“我是他的仆人，但我们相处日久，中间有了一层近似朋友的情谊。”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他不肯坦然说出姓名，也许有其苦衷，我这般追问不休，实是难为他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话题一变，道：“老前辈，那盘膝而坐的三个尸体，是何身份？为什么死后不葬，却摆在这小洞中？”长袍人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好！我先告诉一些秘密……”仰天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他们三人，就是真正手创三圣门的三位圣人，他们创设之初，原本有着一一种很崇高的理想，但他们忽略了人性的贪婪，不但使原意大变，而且他们都身受了暗算。”郭雪君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三人之中，可有一位是慕容长青？”

长袍人道：“不错，就是那青衫人，他在江浙上名望最重，也被他们利用的最多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既知晓此等内情，在三圣门中的身份，想也不低了？”

长袍老者笑道：“目下身拥权势的人，未必知晓三圣门中的隐秘，知晓内情的人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凝神听去。

郭雪君也随着倾耳静听，竟然听不出一点声息，心中大感奇怪。正待开口，却见那人频频摇手。显然，室外有着动静，但自己却一点也听不出来。突然间，那长袍人站了起来，牵起了郭雪君，轻步行向那三具尸体之后，用极低微的声音，道：“不要发出一点声息。”郭雪君不敢答话，点点头，表示领会。

长袍人神态十分紧张，不住的探首向外面瞧看。

郭雪君看他紧张神情，立时暗中凝神运气，准备必要时舍死一拼，也不愿再被人生擒制服。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入耳际，两个身着黑衣的人，缓步行入洞中。

郭雪君目光一瞄来人，立时藏到那盘坐的和尚身后。但闻一个沙哑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大哥也多心了，这地方知晓之人极少，怎会有人藏在此处呢？”

另一个尖细的口音接道：“大哥叫咱们来，决非捕风捉影，自然会有过一点消息。咱们既然来了，就应该仔细的搜查一下。”那沙哑的声音应道：“这地方一目了然，看的清清楚楚，只有那三具尸体之后，可以藏身。”

尖细的声音道：“那么咱们就过去瞧瞧吧！”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菩萨有灵，千万别叫那两人过来。”但闻那沙哑的声音叫道：“慕容大侠，慕容大侠……”尖细的声音奇道：“慕容大侠怎么样？”

那声音沙哑的人，似是遇上了极为惊怖之事，连声音也抖了起来，道：“他的眼睛，眼睛……”

那声音尖细的人，似是也瞧到了什么，尖叫了一声。紧接着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显然，两人已转身而去。

长袍人缓缓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不能再在此地停留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长袍人道：“现在我没有工夫给你说明，快些走吧！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郭雪君随后跑了出来，想到那两人狼狈而逃的情形，忍不住回头一看。

这一看，也瞧得郭雪君“啊哟”一声大叫。

原来，那慕容长青紧闭的双目，此时却突然睁开，满脸怒容。

长袍人一伸手，抓住了郭雪君的衣服，低声道：“姑娘不能叫。”

其实郭雪君失声出口，已然警觉而住，但她心中余悸犹存，忍不住道：

“慕容大侠，睁开了眼睛。”

长袍人淡淡地说道：“如若他不睁眼睛，咱们很难避过他们的搜寻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举步行出山洞。

郭雪君紧追在身后，道：“尸体还能睁开眼睛，死人岂不是也会打架了？”

长袍人笑道：“姑娘可是觉着奇怪？”

郭雪君若有所悟的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是阁下动的手脚。”长袍人道：“在下岂会有这份才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是何人的设计？”

长袍人道：“除了在下的主人之外，还有何人能有此等智慧？”

两人一面说话，一面举步而行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人已走出了石洞，到了一片树林之中。

郭雪君跟着他左弯右转，又跟了半个时辰，那人才停下了来。

长袍人奔行的速度，由慢而快，快而加快，后面一段行程，快得郭雪君连看一下四周形势的时间也没有。

原来，他穿行于密林深草丛中，只要稍不留心，就难再看到他的行踪了。

直待那长袍人停下了奔行之势，郭雪君才喘了一口气，流目四顾，打量了四周的形势一眼，只见古木参天，遮天蔽日，地下长满及膝青草。

郭雪君忍了忍，仍是忍不住心中之疑，道：“还有多远？”长袍人道：“到了，就在此地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四周不见一个可资容身的茅棚，你们主仆，宿居何地？”

长袍人道：“如若这地方有一个容身之处，如何能逃过三圣门的耳目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你们主仆们如何生活？”

长袍人道：“幕天席地，何处不可容身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些年来，你们就生活在这古林丛草之中，一住数年，当真是有心人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地林深草密，要如何才能见到你那主人？”

长袍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法子找他，只有在这里等他了。”郭雪君心中大为焦急，但她心中又明白自己如再追问，也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急得来回在地上走动。

那长袍人却是神情悠闲，背着双手，不停的四下瞧看。突然间，那长袍人转过身子，望着郭雪君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可是希望很快的见到我家主人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错，我要越快越好。”

长袍人道：“那么要委屈姑娘一下了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要我如何？你吩咐吧！”

长袍人从怀中取出一条黑布带子，道：“并非是我家主人故作神秘，他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姑娘在见他之时，请把眼睛蒙起，如若他想让姑娘见面，自会替你解开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就凭你们主仆的这份神秘，我已屈服，阁下请动手吧！”

长袍人蒙起了郭雪君的眼睛，道：“姑娘，我还要在你身上绑一条绳索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绑捆绳索，任凭处置。”感觉到腰间被一道绳索捆起，片刻之后，身子突然离地升起。

郭雪君虽然目难见物，但判断已有人在树上垂下一条绳索，把自己拖上大树。

果然又过了片刻，觉四周枝叶拂身，上升的身子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耳际间响起一个威重的声音，道：“姑娘很安全，不用担心跌下去。”

郭雪君心知如若擅自解开蒙眼的布带查看，必将把事情闹砸，只能用心记下他的声音，希望再听到这声音时，辨别出他的身份。

心中暗作主意，口中说道：“晚辈已是数度死里逃生的人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”

那威重声音叹息一声：“世道崎岖，人心不古，但世间总还有些不为名利所诱，不为威武所屈的愚人，武林中就凭这一股愚正之气，得以使正气长存。”

这一番感慨之言，却听的郭雪君暗自心折，忍不住道：“老前辈救了晚辈，恩同再造，如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”

那威重的声音笑道：“你有此心，那就成了，但此刻时机未至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三圣门中充满着诡异、神秘，晚辈虽然身临其境，但看过了也是白看，回想起来，竟未能留下一点回忆。”

那威重的声音，道：“三圣门中事，曲折万端，一言难尽，岂是你走马看花般能够了然，你如真有救世之心，替我办几件事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但得晚辈力能所及，无不答应。”

那人道：“那很好，我这里有三封密函，你必须把它送交他们本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们女儿帮中人手众多，最擅通讯之法，只要我能离此，必可完成老前辈支付之事。”

那威重的声音接道：“此事关系很大，如若这一举仍不能瓦解三圣门，从此之后，江湖上再无正义可言，我武林中人，也将永远沦入魔掌之中，难再有翻身之日，听起来，送几封信的事，十分简单，实在事关重大，我等了数年之久，才找着你这么一个人来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送几封信，也这么重要吗？”

那威重声音道：“不错，此事很重大，不过送信的人机智尤重过武功，但你必须把此信送交他们本人，而且要绝对机密。所以你不能假手他人，只要这消息外泄，这一番心血就算白费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尽力而为。”

那威重的声音说道：“不是尽力而为，而是必须送到，因为这不是一二人的生死，而是关系到武林命运的大事。何况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因此不能失败。”

郭雪君突然感觉到肩上责任沉重，不觉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晚辈倾尽全力，如是不能送到此信，唯死而已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老前辈可否先行指示一些机宜，以开晚辈茅塞。”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居此已数年之久，江湖上被三圣门闹成了什么样子，我却全然不知，但我相信，三位受信人，都仍会居住原地，至于如何送到此信，要凭藉你的才智了。不过，有一点，我要事先说明，就是送你离开此地时，将有一个人代你死亡，才能瞒过三圣门的耳目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谁要代我死讯？”

那人应道：“这不用你管了。时间宝贵，老夫为救你们，已暴露了行踪，三圣门中人，即将尽出高手，搜我行踪，你也该动身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是否还可向几件事？”

那人道：“好！但要简明一些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凤吟和小珍，是否也为老前辈救出？”那人道：“救出

来了。但我无法保护她们的安全，能否活下去，要靠他们的运气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一身黑衣的康无双呢？”

威重的声音道：“也救了他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位慕容云笙呢？”

威重声音应道：“他进入过地下石城，任何进入石城的人，都会性情大变，只有两条路走：一条是永留在三圣门中，一条是为他执行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是为何？”

那人道：“姑娘，我无暇和你解说，你可以走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如有好奇之心，把三封信全部送到，自然会了然内情。”

郭雪君感觉到有三封信函件递入了自己的手中，接过藏入怀中，道：“老前辈可否把名号告诉晚辈？”

那人道：“这桩隐秘未揭穿之前，我不愿见人，也不愿把姓名告诉人，你称我无名老人就是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这就动身。”

但觉悬在空中的身体，缓缓向下沉落，片刻间落着实地。

第六十六回 九指魔翁

郭雪君未立刻解去脸上的黑色带子，却站在原地未动。片刻之后，眼睛一亮，那青袍人替郭雪君解开了脸上的黑色带子。

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，不自觉的抬头向树上瞧了一眼。

青袍人笑道：“敝主人已去远了，姑娘不会瞧到他。”郭雪君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虽然没有瞧到他的人，但我听到他的声音。”

青袍人似是对主人有着无比的关心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姑娘对敝主人的看法如何！”

郭雪君沉吟一阵，道：“我虽然未瞧过他的形貌，但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来，他是一位很稳重、威严的人，有着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力量。”

青袍人对这些评论，似是极感满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他是这样一个人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他可曾提过要我送你离开此地？”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那人告诉我要绝对的严守机密，身怀信件之事，连他也不能说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应道：“他说过要一个人送我出去，但我不知那人是谁？”

青袍人人道：“自然是我了。除我之外，他已无再可遣用之郭雪君心中忽然想到，那位送自己离开此地之人，可能也是自己代死的人，不禁为之一呆。双目盯注在那青袍人脸上瞧着。青袍人道：“我又老又丑，有什么好瞧的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是他身侧唯一的人，如果你不幸死去，岂不是无人照顾他了。”

那青袍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不用转弯抹角的说话，你是说送你出山之后，就难再活，是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话不是我说的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是我那主人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是他，他说，要找一个人替我死。”青袍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这个我早知道了，希望姑娘能改扮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身份，否则，就算我替你死了，别人也是一样怀疑。”

郭雪君双目盯注在那青袍人的脸上，只见他神色平静，似乎是早已把死亡之事，置之度外。心中暗自敬佩，问道：“你早已知道是你了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我们主仆，只有两人，如若不是我那主人去死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好像全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？”青袍人道：“姑娘，一个人死亡时，只有片刻的痛苦，这几年来，我们的日子，那是比死亡还要苦了。”

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但你却甘之如饴，这等崇高的情操，贱妾十分敬佩。”

青袍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谈这些了，你可以换衣服啦！”言罢，闭目盘膝而坐。

郭雪君道：“我没有衣服换，只好盘起头发，脸上涂点泥土”青袍人接道：“不论怎样改扮，只要不让人家注意就成。”他口中说话，但双目仍然闭着。

郭雪君缓缓脱下衣服，翻转穿着，打乱长发，盘在头上，脸上涂了污泥。

郭雪君改装完成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我改扮好了。”

青袍人睁开眼来打量了郭雪君一眼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走吧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改扮的如何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马马虎虎，此地没有衣服更换，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青袍人举步向前行去。

只觉那青袍人奔行的速度，愈来愈快，迫得郭雪君不得不全力奔行。

那青袍人奔行之路，不是高山，就是深谷，绝壁断涧，跑得郭雪君满身大汗。

不知翻越过多少山岭，越渡过多少断涧，那青袍人才突然在一座山壁间停了下来。

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怎么不走了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现在咱们已面对第一道埋伏，我去引他们现身动手，希望能在二十招内搏杀了他们，如是二十招内我还无法得手，他们就可能有援手赶到，你必须设法过去。”郭雪君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要我如何一个逃法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那是你的智慧了，在下无能助你。”郭雪君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你去吧！我自己设法逃过去。”青袍人应了一声，突然纵身而起，飞起了两丈多高，斜斜落到三丈开外。那是一片较为平坦之地，但也生满着很多岩石。

青袍人脚落实地，立时，一个腾身而起，又向前跃出了两丈多远。

就在二度跃落的当儿，瞥见寒光连闪，四柄单刀，分由岩石后面飞起，闪闪刀光，一齐刺到。

青袍人冷哼一声，侧身一闪，由北面方位攻来的刀势下面钻了过去，右手一抬，扣住了执刀人的手腕。

郭雪君瞧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人的武功不弱。”但见青袍人右手加力一转，那执刀大汉闷哼一声，一条右臂，被青袍人由时间扭成两断，单刀脱手而出。

青袍人手中多了一柄单刀，立时如虎添翼，单刀展动，一阵叮叮当当，三柄单刀，尽被他封挡开去。

青袍人展开了刀法，但见一片刀光，三个施刀大汉，先后死于他快刀之下。

青袍人搏杀了三个执刀人，举手一招。

郭雪君应手飞奔过去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吩咐？”青袍人道：“跟在我身后三四丈处，如若你能不现身，那就不用现身了。咱们逃走之法，事先无法预定，全凭临时应变的机智应付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青袍人纵身一跃，人已到两丈开外。

郭雪君远远的追在那青袍人的身后，跟从而去。

青袍人不但地形熟悉，而且对三圣门设计下的各路埋伏，也十分熟悉。

郭雪君一直远远的跟在那青袍人的身后，看着他过关斩将，连闯过六道埋伏，每一次埋伏动手都不过十招左右。就一般武林中高手而言，这青袍人已算得绝顶高手了。郭雪君每当他动手之时，都隐身在一座岩石之后，暗中观察。

直待那青袍人搏杀了所有的埋伏人手之后，郭雪君就以极快的速度，追上前去。

两人在途中的顺利，大出了那青袍人的意料之外。片刻之后，两个人到

了一座悬崖之上。

青袍人手中单刀上仍然不停的滴下血来，人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看来武林还有可救之道，我们很意外的顺利到此。”郭雪君抬头看去，只见两峰之间，一道深涧，低头望去，深不见底。

青袍人道：“姑娘能够跳过去吗？”

郭雪君摇摇头，道：“这道深谷，宽有四丈以上，晚辈不能飞渡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必须跳过去。”

郭雪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不计成败生死，自然是敢跳了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但你先要有这份勇气，整个的武林命运，都在你这一跃之中了。”

青袍人右手伸出，按在郭雪君的背心之上，道：“姑娘，不用犹豫了，在下全力助你。”

郭雪君暗提真力，一门双目，奋身而起。

就在她跃起身子的当儿，突然觉着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，推向了她的后背，直向前面冲去。这是生死一跃，郭雪君也用尽了生平的力量，当她觉出力道用尽，身子向下垂落时，仍然以全力向前一冲。

但觉怦然一声落着实地。

睁眼看去，只见自己正摔在深涧边缘，数寸之差，就要落在深谷之中。

郭雪君向前爬了两步，站起身子，回头看去。

只见那青袍人举手一挥，飞起的身子，直摔入深涧之中。涧中一片黝黑，深不见底，纵有绝世功力的人跌进去，也要粉身碎骨。

郭雪君望着深谷，心中忖道：“他自求残废，用心只在使三圣门中人觉着无人漏网，我如不能把身怀书信传到收信人的手上，他的死亡就全无价值了。”

心中凛然于自己的责任重大，不再多作回顾，振起精神，向前奔行。

由于这道深涧拦路，非轻功所可越渡，三圣门中人，并未在此设有埋伏。

那青袍人对三圣门中事，又十分熟悉，这时间，这地方，正是无人巡视的时刻。

郭雪君放腿而奔，一口气跑出了十余里路，才停了下来。自那人交给他书信之后，她一直无暇取出瞧看。

四顾无人，闪身躲入了草丛之中，取出怀中书信。三封书信，都用白纸密封，上面分编着号码。

第一号信封之上，写着：依序拆阅，不得提前拆看。因为，这是一场最艰难的工作，任何人看完了三封信后，都没有勇气承担起这份工作。

郭雪君看完了信封上书写之言，沉思了片刻，第二、三号书信放入袋中，拆开了第一封书信。

只见白笺上，写道：“赶到泰山云封涧，求见九指魔翁，他是位正邪之间的人物，性喜女色，但他又是位极持身份的人。”信写的很短，但个中含意却是十分深长，看得郭雪君沉吟不决。良久之后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收起了书信，起身向东行去。一路之上，郭雪君不停的改变自己的身份，以瞒人耳目。晓行夜宿，一路无事。

这日，天近午时光景，进入了泰山千壑万峰之中。郭雪君一路探问，费了两日工夫，才找到了云封涧。那是一处形势奇怪的深谷，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黑岩，圈住了一道深谷。

谷中云气朦朦，难见景物。

郭雪君借身带索绳之助，下入深谷。

放眼看去，但见绿草如茵，山花杂生，谷中的景物，竟然十分美丽。

郭雪君找了一处山泉汇集的小池旁边，坐了下来，洗去脸上的尘土，打开随身的包裹，取出了早已备好的鲜艳衣服，四顾无人，索性脱了衣服，跳入水中，洗了一个澡。

当她浴罢登岸，换着彩衣时，突见一条人影，身着黑衣，手执木杖，站在池边七尺以外。

郭雪君急急拉过一件衣服掩住身体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那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混入老夫的住处？”

郭雪君匆匆穿上衣服，道：“你是九指魔翁？”

黑衣人似是大感意外，回顾了郭雪君一眼，道：“老夫已数十年未出此谷一步，武林中人，早已把老夫忘去，你这女娃儿，怎会知晓老夫的名号？”

郭雪君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那有什么稀奇，我来此找你，自然知晓你的名号了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你来此为了找我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为找你，怎么会跑到这荒无人迹的深谷之中。”

九指魔翁打量了郭雪君两眼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和老夫相差一甲子的年龄，如是无人告诉你，你决不会知晓世界上还有老夫这么一个人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如巧言花语，只怕也欺骗不了你老前辈。”

九指魔翁接道：“老夫眼睛中揉不进一颗沙子，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好吧！但我未说明来历之前，先要问老前辈一句话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避世深谷，必有所图，如若晚辈猜的不错，应该求取仙道之方，但不知老前辈是否已有成就？”九指魔翁道：“小小丫头，倒很聪明，老夫可以告诉你，延年有望，仙道无凭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是说老前辈并未求得长生不老之术。”九指魔翁道：“世间原本无长生不老术，要老夫如何求得？”郭雪君道：“那是说老前辈也难逃避老死之关了？”九指魔翁仰天打个哈哈道：“但老夫还健壮的很，再活上三二十年，大有希望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雁过留声，人死留名，老前辈是否愿在死去之前，留给武林一点怀念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老夫数十年前，已经名满天下，名利二字，对老夫已然毫无诱惑之力。”

郭雪君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勘破了名利之关，但还未到四大皆空之境，心目中总还有所爱之物。”

九指魔翁双目盯注在郭雪君的脸上，道：“老夫唯一的嗜好，就是喜爱美女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够美么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你该算是一位很美的小姑娘，不过，老夫为人，虽然谈不上正人君子，但也不是很坏的人，我如是不择手段，此刻我这云封涧中，早已经美女成群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个么，晚辈早已听过了。如若老前辈真是色中饿鬼，晚辈也不敢孤身来此了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老夫早已息隐，在江湖上，早已被人淡忘，年过古稀，形貌丑怪，你以处子之身，挟秀绝容色而来，甘愿投怀送抱，想来定非无因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如若我说无因，老前辈也不会相信。”九指魔翁道：“那么，你就把原因说出，老夫酌量一下，再作道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要你出山救世，不知你是否答允？”九指魔翁道：“对付三圣门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身上有一封书信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快拿给老夫瞧瞧！”

郭雪君取出第一号书函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人被称九指魔翁，倒是魔而不邪。”

原来第一封密函之中，除了一封致郭雪君的书函之外，另有一个致云封涧主的封函。

九指魔翁接过书函，立时拆开瞧看。

郭雪君目光一转，见上面书写甚多，不似给自己函件那等简短。

九指魔翁瞧过之后，缓缓收起函笺道：“你瞧过这封信吗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没有瞧过，那封套上面写名由你亲拆，晚辈怎敢拆看？”九指魔翁道：“可惜啊，可惜，你应该先瞧瞧这封信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你瞧到这封信，才能决定是否应该来此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告诉我也是一样啊！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这个老夫很难出口。”

郭雪君道暗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可是约请老前辈出山拯救武林同道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是否答允呢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老夫答允，但这中间有一个条件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老夫喜爱女色，偏又生了一副不讨人欢心的面孔，老夫又不愿强人之难，他知晓我的毛病，所以，派了你这样一位美貌的信使，送信到此。”

郭雪君黯然垂下头去，道：“如若老前辈答允出山救人，晚辈甘愿献身。”百条命，这快乐岂是常人所能够享到！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如若老夫猜的不错，这世间只有三个人可以助他，老夫只是其中之一。”

郭雪君心头一凛，暗道：“他虽然数十年未离此谷一步，但对武林中的形势，竟不陌生。”

但闻九指魔翁接道：“三个人缺一不可，但愿他们都还好好的活在世上。”

郭雪君急急说道：“如果死了一个呢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死了一个，那就是三圣门的运气，你白白的牺牲了清白的身子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是说，必要你们三人聚齐，才有望拯救武林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三人聚齐，还要会合修书人，才有希望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认识这修书人吗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自然认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是何许人？”

九指魔翁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没有见过他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见过，不过，我见他之时，眼睛被黑布蒙住，没有瞧到过他的人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那是他有意不让你瞧到他的身份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大概是吧，晚辈无法知晓他是有意，还是无心。”

九指魔翁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既是他不愿让你知晓他的真正身份，老夫倒也不便泄漏了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不能留此陪你很久……”九指魔翁大步而行，把郭雪君抱入了一座石洞之中，洞中一张木榻上，铺放着几张虎皮。

郭雪君身上衣服还未穿好，却从九指魔翁怀中一跃而起，随手抓了一件衣服，人落虎皮榻上，用衣服掩住身子，娇声笑道：“那书写此信之人见我的时候，虽然要我蒙着眼睛，但我想也许是别有原因，至少，他对我很信任，才会把三封书信，交我带来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你想问他的身份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如若你不愿泄漏他的身份。可以不说他的姓名，但我知道三圣门是怎么回事，目下为止，就我所见，三圣门中的情形，似乎是愈来愈见错综复杂，叫人想不明白，以慕容长青而言，那三圣门中，就有三个……”

九指魔翁接道：“果然是够复杂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所见过的慕容长青，是什么样子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有些是我亲眼所见，有些却是听同伴所说。”九指魔翁道：“不管是听闻或是你亲眼所见，全都要说出来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第一个被囚于地下石城。”

目光转到九指魔翁的脸上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地下石城？”九指魔翁道：“知道一点，可惜不多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三圣门中，除了发号施令的三圣堂外，还有一座地下石城，囚禁的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人，慕容长青也被囚禁在那里，不过，我们以后知道了，他是假的，是被人用来作为替身。”

九指魔翁点点头，道：“那第二个慕容长青呢？”郭雪君道：“就是地下石城的主事之人，奇怪的是那三圣门和地下石城，似乎是两个派别，但又像合二为一，实叫人无法了解，是何人统领着三圣门。”

九指魔翁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先谈慕容长青，他是关键，这个人一身系江湖上数十年的恩怨安危，前无古人，以后也难有来者，告诉我，还有第三个慕容长青，是何身份？”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好像对那慕容长青的事，很感兴趣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不错，只要能把慕容长青数十年的行踪查个明白，那就算了了数十年的江湖情势。”

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，道：“第三个慕容长青是一具死去了甚久的尸体，除他之外，还有一僧一道，那三具尸体，似是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。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他们身上的衣服，都已腐朽，但他们的面容、肌肤，并未化去。”

九指魔翁点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就是我耳闻、目睹的三个慕容长青。”九指魔翁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的确叫人眼花缭乱，不过，你们已确定了那被囚之人是假

的，目下只余下了两个慕容长青。”郭雪君接道：“如若他是死了，那也就一了百了。”九指魔翁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慕容长青死去了二十年，说他是死，不如说他是失踪。这二十年不算它，再向前推二十年，江湖上，所有发生的重大事故，都牵连上了那慕容长青。”郭雪君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老前辈退隐于此，难道也和那慕容长青有关吗？”

九指魔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老夫如非被一种不得已的力量逼迫，怎么甘愿在这山谷之中，一住数十年。”郭雪君心灵上似乎是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启发，但却又无法捕捉那问题的重点，肘支双膝，手托香腮凝目沉思。那是个很美的姿势，只瞧得山居数十年，嗜爱女色的九指魔翁欲火焚心，难再自禁。

突然间，九指魔翁跨前了半步，伸手抓住了郭雪君作为掩身之用的衣服，嚓的一声，撕成了两半。

一个白如美玉，羊脂般的玲珑胴体，呈现在虎皮榻上。九指魔翁大喝一声，弃去了手中的木杖，扑上了虎皮榻。九指魔翁似是受到了极度的兴奋、刺激，全身微微的颤动，鸟爪般的双手，拥抱着郭雪君白身体，也似用出了很大的力量，眼睛中是欲念和惊恐混合的光辉。

郭雪君心怀大仁，抱着舍身喂虎的心情，紧闭着双目，等待着蹂躏。但觉那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双手，渐渐的松开，砰然一声，九指魔翁身躯跌落在虎皮榻上。

睁眼看去，只见九指魔翁闭目盘膝而坐，似乎是老僧入定一般。

他脸上的欲念，已经消退，但却仍然留着痛苦的神色。郭雪君取过几件衣服穿好，再看那九指魔翁，脸上痛苦神色，也消退了下去，已恢复了原有的镇静。心中暗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已是刀下羔羊，俎上之肉，他怎会忽然轻轻松松的放过了我。”

只听九指魔翁长长吁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道：“厉害啊！厉害。”

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可去了。”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……”九指魔翁道：“老夫为人，一生自私，偶尔为人一次，难道不对吗？”

郭雪君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咱们哪里见面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老夫会如约赶到聚会之处，你尽管放心。”郭雪君心中既是奇怪，又有着逃脱虎口的侥幸之感，举步下榻道：“老前辈保重，晚辈去了。”

九指魔翁点点头，道：“另外两人，比我还难应付，你要多小心，老夫祝你幸运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，不再望郭雪君一眼。

拆开第二道书封，又取出一支封筒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转往黄山松月观，找疯哑道人，把此书交付于他。那疯哑道人，最喜看人忍受疼痛之状，但他心志并未完全丧失。”

短短两行字，把那疯哑道人刻画出一个很清晰轮廓。那是个很残忍的人，一个又疯又哑又冷酷的人。杨凤吟收起书筒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奔向黄山而去。一路上晓行夜宿，这日天亮时分来到了黄山地面。那松月观乃黄山中有名的道观，而且就在入山口处。郭雪君很容易的找到了松月观。

那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道观，共分四进殿院，全观近百道长。郭雪君日夜兼程，一身青衣，落满了尘土，脸上也落满了灰尘、自然的掩去了她本来的

面目。

她一身灰土，形同乞丐，直行入殿，也无人问她一声。郭雪君暗中观察，发觉观中道人，都不似练过武功的人，心中感慨丛生。暗道：“如若这观中道人，个个都是练过武功的人，只怕也已卷入这场武林纷争之中，难有这一股宁静之气。”心中念转，人已行到第三层大殿之上。

只见一个年约半百的道人，正站在殿门前面，拦住了郭雪君的去路，道：“施主是女的吧？”

原来，郭雪君一身尘土，看上去叫人很难分辨是男是女。郭雪君点点头道：“道长好眼力。”

中长道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第三重大殿，尚未开放，姑娘来的早了一些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不是进香的。”

中年道长道：“那么姑娘是找人了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正是来找人的。”

中年道长笑道：“姑娘找什么人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疯哑道人。”

中年道长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疯哑道人，他是姑娘的什么人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。”

中年道长接道：“那疯哑道人当年囚居此地，贫道还未入本观，贫道入此观已三十六年，从未听过有人来瞧他，姑娘……”郭雪君接道：“我是受祖母之托来此瞧瞧他。唉！可怜我那祖母年纪老迈，不能同来，还望道长指示我一条明路。”中年道长捋髯沉吟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千里迢迢，冒着风霜到此，贫道理该带姑娘去见他一面，不过，贫道想奉劝姑娘一句话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中长道长道：“姑娘不用看他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中年道长道：“他数十年来，都被锁于那座密室之中，吃喝便溺，都在那里，脾气又暴躁无比。有一次，一个为他送饭多年的道人，不知何故触怒了他，被他一掌活生生劈死。”郭雪君只觉心头一凉，接道：“那么，以后就没有人替他再送食用之物了？”

她想到那疯哑道人，如若被活生生饿死，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么，而且拯救武林同道之望，也永无实现之日了。但闻那中年道说道：“被他打死了这人之后，敝观主确感到十分气愤，饿了他三天，但敝观主是一位仁慈的长者，又不忍把他活生生饿死，因此，又下令供应他食用之物。”郭雪君心中一喜，道：“那他现在还活着了。”

中年道长道：“是啊！以后无人敢再接近那密室，都把食用之物，远远的投入那密室之中，但他却越活越长命，一直活到现在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么请道长带我去瞧瞧他吧！如若他真是疯癫得一点不解人事，我见他一面，也好对我那老奶奶有个交代。”中年道长道：“好吧！你如一定要去，贫道就带你去瞧瞧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多谢道长。”

中年道人转身行去，郭雪君随在那中年道人身后，又行过两重殿院，到了后院之中。

后院里十分荒凉，虽然草木也都经过修整，但却有着一股萧索的寂静。

那道人伸手指指不远处一座浓密的松林，道：“就在那里。”郭雪君道：

“多谢指点。”举步向松林行去。

中年道人道：“姑娘小心，贫道不送你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

急步入松林之中。只见数十棵丛生在一处，葛藤绕树而生，密密严严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围墙。

郭雪君顺着一条小径，行入藤篱之中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座青石砌成的石屋，矗立在群树葛藤环绕之中。

一道铁栅门，早已锈成了红色，石屋两面小墙上有两个小窗，也都用铁栅横阻。

郭雪君看铁条粗逾手臂，显然，修建这座石屋，用心就在作囚人之用。

仔细看过了这座奇特的石屋，郭雪君不觉的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心中付道：“就是一个好好的人，被关在这石室之中，与世隔绝了数十年，也难免要变成疯癫之人，和一个疯人相见，实非口舌能够应付。”

但这是唯一能揭开三圣门内幕的机会，一种重大的责任感，激起了郭雪君的勇气，缓步行近室门。探首望去，只见屋角处盘坐着一个皓发垂地的老者。在郭雪君想象之中，这石室之内，定然是便溺满地，室中人定然是发髯蓬乱的老人。

但一切都出了郭雪君的意料之外，石室中并无便溺，那人虽然发髯很长，但却似经过梳整，有条不紊的垂在地上。郭雪君在门外站了一阵，不见那老人有所反应，立时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白髯老人抬头望了郭雪君一眼，摇摇头，又垂了下去。郭雪君忽然想到他是聋哑之人，大声说道：“晚辈郭雪君有事求见老辈。”

白髯老人重又抬起头，点点头，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伸手从怀中取出书信，暗运内力，把书信投向那老人面前。

白衣老人伸手取过书信，拆阅之后，又在地上写道：“你可要进入石室，和贫道详作笔谈。”

他指力强大，写在地上的字迹十分明显。

郭雪君点点头，道：“晚辈极愿入室，和老前辈仔细一谈，但我无法开此铁门。”

白髯老人沉思了良久，才在地上写道：“由进来的地方向左数，在第七棵树上，可以找到开启这石室铁锁的钥匙，贫道只知在第七棵树上，却不知他放在何处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去找。”

他依照那老人吩咐，果然在第七棵树上，找到了一个石盒，盒中放着一个钥匙。

由于石盒保护，钥匙仍然甚完好。

郭雪君很容易的打开了栅上铁锁。

郭雪君心中虽然觉着这位疯哑道人，不似传言那般不讲情理，但心中仍然有着极大的恐惧，暗中提气戒备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白髯老人一直圆睁着双目，盯注郭雪君的脸上瞧着。郭雪君缓缓行到那老人身前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我叫郭雪君。”

白髯老人点点头，又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我无法离开这座石室。”

郭雪君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髯老人突然用手掀起了已然腐烂的衣衫。

郭雪君凝目望去，只见四条细如线香的白色绳子，分别穿在疯哑道人两个肩胛骨和琵琶骨上。

但那绳索很长，足可使得疯哑道长在这间石室中活动。四条绳索，从石壁间穿了过来，但那石壁并无洞穴，显然，在建这座房子时，就预先将绳索穿过石壁。

郭雪君缓缓伸出右手，抓着一根绳索，暗道：“此人一身武功，这四条细细的绳索，怎能把他困于此地数十年。”心中忖思，右手却暗运内力，双手一扯绳索。

哪知那细小的绳索，竟然是坚牢无比，郭雪君暗中加注内力，但绳索却丝毫未伤。

那疯哑道人也不阻止，直待郭雪君确知无望时，自行放手。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纵然是发丝合以精钢，也难有如此坚牢，这四条绳索定是大有来历之物。”

疯哑道人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天蚕丝索，此物把我留在此地数十年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是被人囚在此地了。”

疯哑道人又在地上写道，“正是如此，连这座石室，也是为我兴建。”

突然左手一挥，砰的一声，拍在石壁之上。

郭雪君回顾看去，只见石壁上掌痕宛然，不禁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青石壁间，坚硬无比，纵然是铁锤击打，也只能使它碎裂，这人能把掌痕印在坚石之上，这份内功，的确是叫人惊奇了。可惜，他双肩双腿，都被天蚕丝索锁起，我纵有苏秦之才，舌灿莲花，说动他出山助我，他也无法解去绳索离开此地。心中念头转动，口中却问道：“什么人把老前辈囚锁此地？”疯哑道人突然微微一笑，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慕容长青。”郭雪君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可惜那慕容长青已死去多年。”疯哑道人摇摇头，又在地上写道：“贫道甚愿助你一臂之力，但你得助我解开身上的绳索。”

郭雪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老前辈可否指教晚辈一条明路。”疯哑道人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照着这四条白色的绳索，找出它们系在何物上，解开绳索，贫道就可以离开此室了。”郭雪君站起身来，道：“除此之外，目下似乎是也别无良策了，晚辈先到外面瞧瞧，这四条绳索通向何处？”她起身向外行去。

郭雪君行出室外，绕到石室后面，她心中早已算计好，那白线应该通往石室后的方位，仔细的瞧过之后，竟然不见一点痕迹，心中恍然大悟道：“这座石室在建筑之初，早已有了设计，也是专为囚禁这疯哑道人才建筑这座石室，此等隐秘，天下极少有人知晓，那修书人怎么知晓此事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右手却暗运功力，在石壁上推了一把，只觉那石壁坚硬无比，如若要找出那绳索系在何处，非得大费一番工夫，顺着绳挖掘下去才成。

看完了室外形势，缓步行回室内，道：“这绳索系在地下，除了挖掘开这片石壁之外，追根寻源，别无良策。”疯哑道人点头一笑，突然出手一指，点中了郭雪君的右腿穴道。

郭雪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怕我逃走吗？”疯哑道人点点头，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不错，你如无法救我离开此室，你也不用走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不能救你离此，老前辈撵也撵我不走。”疯哑道人又在地上写道：“当年慕容长青把我囚禁于此之时，曾说过囚我三十年，化去我的野性，那时，如若我还活着，他定然会来此救我。慕容长青失约未来，但

他必留有解开这索绳的办法。”

郭雪君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也相信那慕容大侠不会说谎，但他救你的办法，决不会留在你这石室之中，使你能够找到，你必得解开我的穴道，我在室外再仔细的寻找一下。”疯哑道人又在地上写道：“我如何能够信得过你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你必需赌这一次，我是有为而来，如若无法教你离此，此行就算失败。”

疯哑道人沉吟了一阵，又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贫道要点你左右神藏和紫宫二穴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如若不作解救，必然会呕血而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来此之时，已抱舍身成仁之心，老前辈但请出手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疯哑道人出手点了郭雪君二处穴道之后，又解了郭雪君腿上穴道，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老夫这独门手法，天下无人能够解得，你如不愿冒死亡之险，就不要存逃亡之心。”

郭雪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晚辈明白。”

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我到室外再仔细瞧瞧，希望能够找出解除索绳之法，咱们要尽早离此。”

疯哑道人点点头。

郭雪君行出室外，绕着石室走动，双目神凝，四面查看，虽一草一木之微，亦不放过。

她全神集中，心无二用，不知不觉已绕过石室走了五圈之多。

突然目光落在屋后丈余外一块高出地面黑岩石上，不禁心中一动，缓步走了过去。

仔细查看之下，发觉那块黑岩和当地石质，颜色全不相同，显然，这一块黑岩，是从别的地方移置此处。

一念动疑，伸手向下挖去。果然，挖了尺许左右，发现了一个玉盒。

郭雪君拂去盒上尘土，凝目望去，只见盒盖上写道：“此盒中是祸非福，取得人不可轻启。”

手捧石盒，沉吟了一阵，郭雪君终于缓缓打开了盒盖。只见盒底上刻着数行小字，道：“再挖深一尺，就是室中人穿骨天蚕索系缚铁桩，但室中人嗜杀成性，而且武功高强，非数十年之功，难磨去他的野性，非受托而来，不可多管闲事。不信吾言，解去此索之时，就是你死亡之日。”

下面署名慕容长青。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我是受托而来，自然是非得解开天蚕索了。

心中念转；双手却已向下挖去。

一切都如石盒中留字所示，又挖一尺，果见两根铁桩，深埋土中，四条天蚕丝索分拴在两根铁桩之上。

那索绳虽然捆的甚紧，但却是挽的活结，郭雪君很轻易的解开丝索。

放去石盒，掩去洞穴，郭雪君才缓缓行回室中。只见疯哑道人两目闪烁冷峻的光芒，盯注自己身上，脸上却是一片期待之情。郭雪君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，不动声色的行近疯哑道人，道：“我已经找出解除天蚕丝索之法，不过……”但见疯哑道人目中杀机连闪，立时住口不言。

足足过了有一刻工夫之后，疯哑道人目光中杀机才缓缓消失。

郭雪君心中暗暗震惊，忖道：他被囚禁了数十年，仍然是如此暴戾，满

怀杀机，当真是很难对付的人，和他相处，稍一不慎，就有性命之忧。

疯哑道人抬动了一下右手，缓缓在地上写道：“那你为何不解除贫道身上丝索。”

郭雪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解除你身上的丝索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过，咱们先谈好条件。”

疯哑道人又挥手写道：“贫道已阅过书信，答允助你，还有什么条件可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数十年幽室囚禁，并未使你嗜杀之性化除，反使你心怀怨毒，杀机更重，和你相处，随时有被杀之虑。”疯哑道人急急在地上写道：“贫道答应姑娘，决不轻易出手伤人。”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此人被囚数十年静坐长思，应该早悟妙谛通晓玄机，但看他神情，似是仍然是莽懂人物，对付此等人，需得用些手段才成。

心中念转，缓缓从怀中取出一粒丹丸，紧握手中，道：“你张开口，吞下这颗药丹。”

疯哑道人脸色一变，在地上写道：“什么药丸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毒药，不过它发作很慢，你离开此地之后，如能够慎守信约，不轻易伤人，又一切按照信上所示而行，我自然按时奉上解药，如若你仍然暴行如故，只好让你毒发而死了。”疯哑道人双目中又闪起杀机，但却很快消失，写道：“这药丸要几时发作？”

郭雪君随口说道：“三七二十一日。”

疯哑道人略一凝思，张开了嘴巴。

郭雪君目光一转，只见他口中只有半个舌头，显是那一半舌头是被人割去。

她无暇多问，扬手把一粒丹丸，投入了疯哑道人的口中。疯哑道人一口吞下药丸，同时闭上双目。

郭雪君凝目望去，只见他脸上神色一片冷漠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已把解药放在别处，你就是一举把我杀死，也无法取得解药。”

看那疯哑道人没有反应，她立时接道：“我正要借重阁下之时，决不会让你毒发死去，只要你能照吩咐去做，自会及时得到解药。”

伸手一拉，索绳透墙而过。

疯哑道人突然睁开双目，目中神光如电，逼注在郭雪君的脸上。只见他缓缓收起了身上四条索绳突然举手劈出一掌。掌势之快，有如迅雷闪电一般，郭雪君明明看到掌势落下，但却无法避开，但觉颈间一麻，人便晕了过去。

醒来时，室中已空，那疯哑道人早已离去了多时。郭雪君揉揉脖子，缓缓站起身子，低头看去，只见地上写道：“贫道当照信中约言助你，但你如不能按时送上解药，贫道将搏杀千条人命，以作你失约之惩。”

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，这人当真是疯狂的利害，搏杀千人，皆属无辜，对我又如何算是惩罚呢？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缓缓站起身子，向前行了两步，突然心中一震，暗道：“糟啦，我要在何处和他会晤，要他如何助我，都在给他的信件之上，我既未曾阅读，全然不知，如何能和他会晤。”

心中念转，伸手从怀中取出第三封书信，拆开封套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设法制服玉蜂娘子，借重玉蜂之力，对抗三圣门中高手。此函之中，记述一招擒拿法，为天下擒拿手法最为奇奥之学，

玉蜂娘子除了驭蜂术外，她的武功并不太高，只要你能设法接近她，施展出这一招擒拿法，必可一举把她制服。但玉蜂娘子机警过人，万一被她心中觉出可疑，你必将先受玉蜂针螫之苦，慎重行之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片刻，又打开第二个封套。

果然，在那封套之中，记述着一招很深奥的擒拿法。

那修书人十分细心，不但在那信笺上记述的十分详细，而且还绘有图形。

郭雪君仔细的看完了图形文字之后，感觉之中，那确是一招十分深奥的擒拿手法，心中暗道：不管如何，先把这一招“缚虎降龙”的武功练会再说，这石室之中十分清静，正是习武的好地方。

心念一转，立时依照图形说明，开始习练起来。

这虽然只是一招，但它蕴藏的变化，却是千头万绪，极难领会。

初习之时，郭雪君感觉到攻出一招，含有三个变化，但练了一阵，感觉到这一招中蕴含有七个变化。

再练下去，变化含蕴愈多，几乎不论对方如何来封挡这一招，都无法封挡得住。

郭雪君意志集中，愈练愈觉博大精深，练得满身是汗，犹自不觉，心中暗暗想到，世间竟有这等博大的武功手法，当真是能叫人陶醉其中，如痴如狂，无怪有很多嗜武之人终主为武所述，不作别想。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觉着这一招“缚虎降龙”的手法、脉络已熟记心中，才停下手来。

第六十七回 蛇王复出

郭雪君照着信笺上记述的擒拿手法——“缚虎降龙”，苦练不休，刚停下来，只见一位中年道人手捧一盘食物，站在室门口处发愣。郭雪君专心习武，心无二用，竟不知道这道人何时到此。那中年道人看郭雪君停下来，才满脸惶恐地说道：“这位相公、姑娘……”

原来，郭雪君衣着褴褛，头发蓬散，满身汗水，一脸尘土，骤像男童，又像少女，叫人无法分辨。

郭雪君看他惊慌之色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用怕，什么话尽管说吧。”

那中年道人道：“这石室中的疯哑道人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跑啦！”

中年道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怎么跑了呢？”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这疯哑道人被囚在此地数十年，这些道人似乎还不知晓，此事还是不要揭穿的好。当下说道：“他不愿意在这里住了，自然是要走了。”

中年道人道：“糟啦！他疯疯癫癫，又会武功，如若离开了此地……”

郭雪君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道长，你手中拿的什么？”中年道人道：“食用之物。”

郭雪君伸出手去，抓住了中年道人手中的木盘，道：“道长，我腹中十分饥饿，可否把手中的食物给我充饥。”口中说的虽然客气，其实手中却暗加内力，把木盘夺了过来。

中年道长对疯哑道人的逃走，似是十分震惊，呆在当地。郭雪君匆匆吃完了食用之物，看那道人还站在原地出神，当下把手中木盘食具，交到了那道人手中，道：“也许他不会走远，过几天还会回到此地。”

纵身而出，飞离石室，加快脚步，奔出观外。

郭雪君出了道观之后，顿感到前途茫茫，不知该去何处？她暗暗的埋怨自己道：“那人交信给我之时，已然再三的说明，要我运用智慧，从他们的口中探问出三圣门的内情，我竟然忽略了此事，未能运用谋略，问出此事。”

玉蜂娘子和女儿帮结仇极深，接近她谈何容易，必需设法扮装成一个使她不生疑心的人才成。

脑际间灵光一闪，付道：“目前曾见那玉蜂娘子离开了她的巢穴，现在不知是否已经回山。目下三个人我已找到了两个，何不先赶回三圣门附近瞧瞧，一面设法召集女儿帮中弟子，查那玉蜂娘子的下落。

心中念转，放步而奔。

沿途之中，经过岔道、要隘，就留下了召集女儿帮弟子的暗号。

原来，她囚于三圣门中甚久，和女儿帮中的活动早已断了讯息。

这日，行到一处大镇之上，觉着腹内饥饿，找了镇上最大的一处饭庄，并在店门口处，留下暗记。

郭雪君叫了菜饭，慢慢食用，等待着女儿帮中弟子出现。一顿饭吃完，又等了良久，仍然不见有何动静，只得会了饭帐，起身向店外行去。

只见店门口处，站着一个小叫化子，迎着郭雪君擦身而过，道：“向北走，五里路双柏树下，帮主敬候副帮主。”柔音细细，竟是女子声音。

女儿帮中人一向很少扮作叫化子，此刻必然处在十分险恶的境遇之中，才有这等破例情事。

郭雪君立时更为谨慎起来，暗中留神四周，举步向南面行去。

直到了荒野之地，确定了无人追踪时，才折向正北而行。

双柏树，顾名思义，是两棵并在一起的柏树，但这两棵树年代甚久，枝叶茂盛，荫地甚大，郭雪君看身后无人，直行树下，只见人影一闪，由树上跃落一个村女装扮的姑娘，道：“见过副帮主。”

郭雪君认得她是帮主近身的护法黄凤，急道：“帮主何在？咱们女儿帮可是发生了什么变故？”

黄凤道：“一言难尽，月来，女儿帮遭到空前惨变，五花舵主尽遭毒手，各地分舵也被人踏平，连总舵也被人攻入，烧的片瓦不存。帮主苦战伤臂，逃出总舵，为了不愿帮中姊妹们再遭无辜伤亡，下令女儿帮中人，就地潜伏，不得再有活动，帮主带着小妹等八人流浪江湖，暗中访查突袭我帮的凶手，徐图再起。但我帮中弟子，大都心怀忠贞，虽然奉命就地潜伏，但大多数仍然不甘雌伏，不过由有系统的指挥活动变成了单独行动，所以，副帮主的暗记，仍能很快的传入帮主耳中。”

郭雪君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帮主的伤势如何？现在何处？可否带我去见她一面。”

黄凤道：“帮主伤的不轻，虽经过了甚久养息，仍未能恢复，原想和副帮主晤面一谈；但因发觉了追踪敌骑，特遣小妹送来了帮中的印玺，万一她身遭不幸，这重振旗鼓的大任，就交托副帮主了。”

郭雪君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能和帮主晤面吗？”黄凤道：“她以身诱敌，恐已到十余里外。”

伸手从怀中摸出玉玺，交给郭雪君，道：“帮主说，我帮中两处隐秘分舵，还未被敌人发觉，副帮主有此玺令，日后不难恢复女儿帮的盛誉。”

郭雪君接过玉玺，叹道：“你呢，准备如何？”黄凤道：“帮主命弟子暗中随护副帮主，听候调遣，不过，为了副帮主的安全，咱们不能走在一起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

黄凤道：“月来都是弟子代帮主下令指挥，对女儿帮劫余的形势，弟子十分了然，只要弟子代帮主传令，能在极短时间中召集附近帮中弟子。”

郭雪君藏好玉玺，道：“你传下令渝，查查看那玉蜂娘子现在何处？”

黄凤道：“副帮主的决定，想必早经思虑，弟子告退，玉蜂娘子的消息，弟子探到之后，即刻送上。”欠身一礼，转身而去。郭雪君心中明知黄凤并未尽吐秘密，但她却未再多问，她虽遵照帮主之嘱，把玉玺交出，但心中对自己久未和帮中联络一事，存有很大的疑问。

大局发展，正值紧要关头，郭雪君不能详作解说，只好忍辱负重，承担起帮中弟子对自己误会的痛苦。

她站起身子缓步向前行去，心中是一片茫然。往常，她自负才华过人，但此刻，却有着不足以担当大任的感觉。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，是否能依那修书人的嘱托，按时赴约，自己无法预料，而且既未从两人身上了然经过，也不知两人要在何处赴约？暗忖此行，可算是彻头彻尾的失败。

目下，只有玉蜂娘子这一条线索可循，希望能早日找到她，从她身上问出内情。

但有一点，郭雪君可以想到，那修书人不能早把书信传出，定然是自己不能离开那片区域，除非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，不肯赴约，赴约亦必在三圣门所在之地。

有此一念，郭雪君决定重回三圣门去，好在她自信已熟记了道路，三圣门虽然僻处于群峰千谷环绕之中，但方向形势，已然深印她的脑际。

沿途之上，她留下了女儿帮中的秘密暗记。

郭雪君兼程赶路，不数日已重返武夷山中。

但见群峰罗列，涧谷纵横，颇有云深不知处的感觉。

原来，这武夷山中群峰万壑，多有相似之处，不得有一步之错。……郭雪君只好耐心寻找，狂群山之中，行了两日。这日天晚时分，行到一山神庙前，甚觉困倦，缓步行入庙中，依壁而坐，想休息片刻，再寻找些食用之物充饥。

哪知她两日来翻山越涧，体力消耗过多，倦意甚浓，不觉之间，竟然沉睡了过去。

朦胧之中，突觉身上似是被捆了起来，心中一惊而醒。

睁眼看去，只见全身被一条红色大蛇，紧紧的缠住，腥气阵阵，扑入了鼻中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白须垂胸的老人，站在庙门口处，除了缠在自己身上的一条红色赤练蛇外，还有全身红鳞闪闪的巨蛇盘在身前。

郭雪君虽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但此刻也不禁为之心头大震。但闻那白须老者说道：“女娃儿，老夫只要稍作手势，缠在你身上的赤练蛇，就会咬你一口，或者老夫令它收缩蛇身，把你生生勒死。”

郭雪君定定神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白须老人道：“老夫蛇神汤霖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早应该想到是你。”

蛇神汤霖微微一怔，但并不未立时反问郭雪君的姓名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如是不想死，那就老老实实的回答老夫的问话，如有一句虚言，被老夫瞧出破绽，立时将死于毒蛇口中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你问吧？”

汤霖道：“女娃儿很有豪气，你由何处来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由黄山来！”

汤霖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来此作甚？”

郭雪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找三圣门总坛所在之地。”汤霖道：“你是三圣门中人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是！我是女儿帮的副帮主郭雪君。”汤霖道：“老夫没有问你的姓名身份啊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不问，我也得说出来啊！”

汤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很聪明。”

口发低啸，举手一挥，缠住郭雪君身上的赤练蛇，突然间松开来，游回汤霖身侧。

郭雪君伸展一下双臂，道：“汤老前辈很久未在江湖上走动了。”

汤霖道：“此刻咱们的时间宝贵，寸阴如金，咱们应该谈些重要的事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好！老前辈到此为何？”

汤霖道：“和你一样找三圣门的总坛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是访友或是寻敌？”

汤霖道：“姑娘呢？”

郭雪君察颜观色，已知那汤霖不似来此访友，当下说道：“我来此地救人。”

汤霖先是一怔，继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是说笑还是当真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。”

汤霖道：“就凭你姑娘那点能耐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决胜千里，未必要仗武功，何况我还有后援。”

汤霖道：“姑娘的后援是谁？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九指魔翁、疯哑道人，不知汤老前辈是否认得？”

汤霖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两个人还没有死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没有死，而且，都已答允了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汤霖道：“女儿帮老夫也听人说过，但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，都已在武林中消失了数十年，贵帮出现武林，不过十数年而已，老夫不相信你认识他们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确是不认识他们，而且，在一月之前，也不知道有这两个人。”

汤霖道：“那你如何能找到他们，又得他们相助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晚辈是受人指示。”

汤霖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郭雪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老前辈质问晚辈的话，晚辈都已经据实而言，这最后一点，晚辈是否应该暂时保留一下？”汤霖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一生之中，最喜欢聪明的人，你可是想问问老夫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错。”

汤霖道：“好！你问吧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找三圣门的总坛作甚？”

汤霖道：“眼看整个江湖，都已落入了三圣门的控制之中，老身也不能独善其身，想找他们的首脑谈谈，而且，三圣门中，老夫有很多故友，顺便来此探望他们一下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能够进得三圣门吗？”

汤霖道：“老夫既然敢来，自然也有一点准备，再说，老夫这把年纪，死亦不足为惜。”

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老夫说的够清楚了吧。姑娘还有什么要问？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三圣门中事，晚辈知晓了很多，老前辈如想知晓一点内情，晚辈可以奉告。”汤霖道：“越说越玄了，姑娘进入过三圣门吗？”郭雪君道：“进去过，如若晚辈未去过三圣门，怎知疯哑道人和九指魔翁两人？”

汤霖皱皱眉头，道：“老夫倒是被你唬住了。”郭雪君接道：“晚辈不但进去过三圣门，而且还去过‘地下石城’，那里才是囚禁天下英雄的所在。”汤霖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有点谱儿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何止有点谱儿，而是确确实实，我到过圣堂，走过九曲桥，也见过三位圣主的真面目。”

汤霖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要是不信，晚辈就不再谈了。”汤霖道：“啊！一代比一代厉害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认不认识慕容长青？”汤霖道，“认识。”

郭雪君话锋一转，道：“康无双，这个人你是否认识？”汤霖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三圣门中的大圣主。”

汤霖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名字不太熟，但老夫已然退休了数十年，晚一辈中的人物，老夫就不认识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好！咱们暂时不谈此事，老前辈几人到此？”汤霖道：“很多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如若是有名有姓的人物，说几个给晚辈听听。”汤霖道：“老夫相信你会认识他们，申子轩、雷化方等，慕容长青的亲信属下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和慕容长青有渊源吗？”

汤霖道：“姑娘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删繁从简，一言包括，他对我有恩，也有怨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这次重出江湖，是否是报他之恩而来？”汤霖道：“说来十分可笑，申子轩、雷化方费尽口舌，都未把老夫说动，但老夫却被一个小女孩说动，答允重出江湖。所以，老夫对你们晚一辈的人，都心存戒惧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倒想知道，那人是何许人物？”汤霖道：“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，说不上有何心机，她对老夫说，我早晚要死，为什么不留给人一点怀念？”郭雪君道：“常常是最真诚的话，也是最动人的说词。”话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老前辈是否要和晚辈合作？”汤霖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夫来此之时，本未存有生还之望，但此刻，老夫似是已被你启发一线生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既愿合作，必得相互遵守一个条件。”汤霖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郭雪君道：“彼此要但然相处，言无不尽。”

汤霖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郭雪君站起身子，道：“那么，咱们走吧！”

汤霖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到哪里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去见申于轩和雷化方，晚辈当仔细的告诉你三圣门中内情。”

汤霖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他们居留之处，距此不远，老夫自然会带你去见他们；不过，老夫觉着你应该先带者夫见见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唉！他们一定会来，但晚辈此刻却不知他们在何处？”

也不待汤霖追问，就把有人赐赠书信要自己往见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的事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汤霖听得十分用心，听完之后，沉思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他能指使那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，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”郭雪君只觉心中灵光一闪，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怀疑解铃系铃是一人？”

汤霖接道：“姑娘是否也有此疑呢？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晚辈无法预料，但晚辈心中怀疑的最大关键，是那位要晚辈下书的人。”

汤霖道：“什么关键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对三圣门的事，似乎了解很多，对武林中也是知晓极多，他信任晚辈，才要我下书邀人，但他又不肯让我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汤霖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但你怀疑他什么呢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我想他是一位武林中十分熟悉的人物，他不让我见他真面目，最大的原因，是怕我把此事泄漏出来。”汤霖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言之有理，只有和三圣门有着很深关系的人，才能对三圣门有了解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晚辈话已说完了，老前辈如果相信我，就该带我去见见申子轩等人。”

汤霖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并非是老夫不带你去，老夫和他们见面的时刻未到，我们的实力，实难和三圣门对抗，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一直不肯带我去见那申子轩等，我也得小心一些才成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老前辈孤身到此，想必是有所用心了？”

汤霖望望天色道：“老夫用蛇传信，约一个故人在此相见。”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用蛇传信，倒是初次听人说起，但他有蛇神之称，对役蛇也许有特别的能耐。”当下问道：“老前辈等的是何许人？”

汤霖突然站起身子，闪入庙内，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举手一挥，两条红色巨蛇，突然疾窜出庙，躲入了庙外草丛之中。

郭雪君凝神静听，却听不到一点声息，心中暗道：他已觉出有人，我还听不到一点动静，看来他的武功，确实强我甚多了。汤霖似是已瞧出了郭雪君的心中之疑，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可是信老夫的话？”

郭雪君亦用极低微的声音，道：“晚辈不是不信，而是觉内功不及老前辈，无法听出一点声息。”

汤霖凝神听了片刻，道：“如是老夫猜想不错，咱们已被人发觉了。”

郭雪君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有这等事吗？”汤霖道：“你出庙去和他们对面交谈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老夫役蛇助你，最好能生擒他们。”

郭雪君略一沉吟，举步出庙。

这时，天已破晓，阳光下景物清晰可见。

一个身着灰色长袍的老者，站在七八尺外一株矮松之下。那老人神情严肃，对郭雪君的出现，并无意外的惊愕，冷漠地说道：“老夫何行飞，来此会见蛇神汤霖。”郭雪君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请稍候片刻。”

正待回身去招呼汤霖，汤霖快步而出；道：“何兄很守信用。”

何行飞会见故友，但脸上却是毫无喜悦之容，打量了汤霖两眼，道：“我忙的很，汤兄有什么话，快些请说。”汤霖一皱眉头，似想发作，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弟想请何兄帮个忙。”

何行飞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事了。”

汤霖突然放低了声音，说了数言。

何行飞神情冷漠，只是摇头。

郭雪君无法听到而人说的什么，但从神色间瞧出了两人争执甚烈。

汤霖突然间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咱们有着结拜之义，这点忙你就不肯帮吗？”

何行飞道：“如若没有结拜之义，我也不会来此见你。”说完，转过身子，大步而去。

郭雪君眼看汤霖数度抬起手来，重又放下，显然，他既想暗施算计，又有些下不了手。

几次犹豫，那何行飞已走的人影不见。

郭雪君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也许他别有苦衷，情非得已。”

汤霖道：“我们交往数十年，义结金兰，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位如此无义之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，入了三圣门下的人，都已不能再予信任。”

汤霖道：“他不肯帮忙，老夫也要想法子进去给他瞧瞧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如若咱们能见到申子轩、雷化方等人，也好仔细的商量一下，他们对慕容

长青十分了解，也许能够找出一点新的内情来。”

汤霖道：“好！老夫带你去见他们。”

转身向前去。

郭雪君追在汤霖身后，转过两座山峰，到了一片浓密林木之中。

汤霖正待打出暗记，瞥见人影一闪，一个青衣中年人缓步而出，道：“汤兄，见到故人了吗？”

汤霖点点头道：“见是见到了，但他已全无情义。”青衣中年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汤兄，投入三圣门中的人，哪里还会有什么道义，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。”

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晚辈郭雪君。”

青衣中年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女儿帮的副帮主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可是金笔书生雷化方吗？”青衣中年道：“正是区区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据在下听得消息，我那位慕容世侄。和郭副帮主走在一起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不错，但他此刻已陷入三圣门中。”雷化方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他受了伤吗？”郭雪君道：“受了伤，而且还伤的很重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他身受重伤，又陷在三圣门中，那岂不是死定了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据实而言，慕容公子的死活，晚辈也不知晓。”雷化方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汤兄和郭姑娘请入林中坐吧，在下带路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郭雪君追在雷化方的身后，穿过了一片林木，只见一片丈余方圆的草地上，坐着男女十余人。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指着一位身着黑衫，面貌奇丑的中年人，道：“二哥，这位是女儿帮的郭副帮主。”

那黑衣老者站起身子，道：“郭姑娘，幸会了，在下申子轩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中州一剑申老前辈。”

雷化方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小弟已从郭姑娘的口中，得到慕容世侄的消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在何处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身受重伤，流落在三圣门内。”

申子轩陡然间睁开双目，道：“他还活在世上吗？”郭雪君黯然说道：“晚辈不知道。”

申子轩双目圆睁，道：“他落在什么人的手里？”郭雪君道：“晚辈当时也晕倒地上，但却被人救了出来。”申子轩饱经风霜和忧患的脸上，泛现出一抹凄凉的笑意。郭雪君道：“就当时情形推判，晚辈的看法，慕容公子和杨姑娘，都不致于丧命当场。”

申子轩道，“但愿上天佑他。”

只见另一个五旬老者，霍然站起，道：“在下已然瞧过了四周的形势，有一条水道，可以潜入三圣门禁地之内，在下之意，先行设法进去瞧瞧。”

申子轩目光转向汤霖的身上，道：“汤兄，见过贵友吗？”汤霖道：“见过了，想不到我们数十年结义之情，他竟然变的全无情义。”

申子轩又转道望着那五旬老者，道：“包兄请稍候片刻，咱们要商量一下，如是找不出好的办法，兄弟也想冒险进去看看。”那说话的五旬老者，正是神钓包行。

郭雪君摇摇头，道：“申大侠，三圣门内布置的极为严密，如若是没有计划，不可冒险进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老朽想请教姑娘一些事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：“不劳你老前辈多问了，晚辈知晓的事情，我先说出来。”

当下把进入三圣门中经过，又很详尽的说了一遍。申子轩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，目下有两件大事，如若能弄明白，有很多秘密，就可明朗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哪两件大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是那地下石城的主人是不是真的慕容长青？那位差遣姑娘的人，又是何许身份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地下石城的主人真正的身份，可能只有慕容公子一人知晓。就晚辈听闻所得，他在地下石城之中，一直是大夫身份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他对我们很好，放我们离开地下石城。”

雷化方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他既是大夫的身份，何以又是那石城中的首脑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放我们离开之时，告诉晚辈等说，放我们的原因，全看在慕容公子的份上。那时，晚辈虽然神志不清明，但这句话却记得十分清晰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郭姑娘，你见过那石城主人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见是见过，不过，看的不够清晰，但慕容公子和他相处甚久，如若能见到他，定可问出一个详细的内情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可是，到哪里去找慕容公子呢？”

郭雪君目光转动，四顾了申子轩等一眼，说道：“晚辈有几句话，说出来，希望诸位不要见怪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诸位忍受了很多年，希望能再多忍耐几天，就晚辈所知，凭藉诸位几人的力量，攻入三圣门，无异是以卵击石，凭一股血气之勇，只不过徒招灭亡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个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此刻已到最后的时刻，我这位五弟，跑遍了江湖，费时二十年，希望能约请几位帮手，唉！如今能够约到的，只有这几位，除了汤兄、包兄两位是仗义相助之外，余下的都是和慕容世家有关的幼童、弱女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毁容、埋名，隐居了二十年，希望能约请一些武林同道，为慕容大哥复仇，至少也该查清楚夜袭慕容世家的仇人是谁，但我等了二十年，这愿望仍然无法实现，看样子再等二十年，也未必能够替慕容大哥报仇，趁我此刻还未完全老迈，进入三圣门中查个明白，纵然是拼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。”

突然汤霖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双手一抖，两条赤练蛇陡然窜了出去。

雷化方一探手拔出金笔，正待飞身而出，突听唰的一声，一面大如月的铜钹，破空而出。铜钹过处，枝叶纷飞。

郭雪君转眼望去，只见那发钹之人，年约五旬，身着灰衣，跛着左腿，只有一条右臂。

正是九如大师。

九如大师第一面铜钹出手之后，第二面铜钹又握在手中。申子轩也翻腕

抽出了背上的长剑，几个坐在草地上的年轻男女，也纷纷亮出了兵刃。

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，丛林中剑拔弩张，布成了迎敌之势。

郭雪君连经凶险，倒是变的有一种出人意料的镇静，流目四顾，只见枝叶浪裂，那飞出的飞钹，突然又飞了回来。九如大师右手一抬，手中飞钹飞出，却伸出独手，接住了回旋而来的飞钹。

郭雪君暗道：“他能利用回转之力，把发出的飞钹，重行收回，也算得武林中罕见之学了。”

只听一个清柔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诸位暂请住手。”那声音柔美娇甜，听得人舒畅无比。

声音入耳，郭雪君已听出那是杨凤吟的声音，不禁心头大震，失声叫道：“杨姑娘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哪个杨姑娘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凤吟杨姑娘。”

话未说完，九如大师把一面飞钹，插回腰间革囊，右手一探，抓住了飞回来的铜钹。

他虽是独臂跛腿，但发钹接钱的手法，却是干净利落。就在九如大师接钹的同时，一个黑纱缠身长发披垂，赤手空拳的少女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郭雪君急道：“杨姑娘，果然是你。”急步迎了上去。杨凤吟胸前裹着重重的黑纱，左臂软软垂着，显然，她重伤并未痊愈。

经过了一次大伤之后，杨凤吟似乎是变的和蔼了很多，望着几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哪位的蛇？”

蛇神汤霖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女子，虽然她胸裹重纱，无法显出那苗条的身材，但却不影响那天香国色的容貌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的蛇，它可是伤着了姑娘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没有伤着我，我也没伤它，只是点了它的穴道。”

蛇神汤霖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夫玩了一辈子的蛇，却不知蛇有穴道。”

杨凤吟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对不住，我不知叫什么，也许那该叫关节。”

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脸上，道：“姐姐，咱们能再见面，实是不容易啊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不会死的，你这么美的人，死了天也会哭。”杨凤吟笑一笑道：“姐姐，不用夸奖我了。一个人生存的价值，与美不美无关。”

转脸望着申子轩，道：“申老前辈，还记得我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杨凤吟杨姑娘，不论何人只要见你一次，那就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我心中有两个很大的疑问，想请教两位一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请说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慕容长青大侠，究竟有没有儿子？”申子轩怔了怔，道：“自然是有了，姑娘不是和慕容公子很熟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是很熟……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听说他受了伤，不知伤势如何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伤的没有我重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那么，他现在还活在世上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嗯！我知道他还活着，但我很少见他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现在，你们应该回答我几句话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姑娘要问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是关于慕容公子，我有些怀疑他不是慕容公子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个姑娘不用怀疑，在下等早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，他确

实是慕容公子。”

杨凤吟美丽的眼睛，盯注在申子轩和雷化方的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和慕容长青相处很久，定然是对他十分熟悉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你见到了慕容长青，是否能一眼辨认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就算他经过易容，在下也自信一眼间可以辨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三圣门内幕很复杂，但最有力量的并非总坛，而是集中在地下石城之中，那里面囚禁的全是当今武林中英雄人物。”

蛇神汤霖急急接道：“那地下石城有多大？囚禁的都是什么人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不知有多大，但决不会太大就是。”蛇神汤霖道：“囚禁些什么人，姑娘大概总该知道吧！”杨凤吟摇摇头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但这都不关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地下石城中的主持人，就是慕容长青。”

汤霖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说那地下石城中的主持人，自称慕容长青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这个不可能吧！慕容长青已死去了二十几年。”杨凤吟神情平静寻说道：“不错，你这么想，我也这么想，世人都这么想；所以，慕容长青活在世上，也就不为人知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几乎是有些痴人说梦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们是不是想见见他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和慕容云笙在一起，你们如若想见他，明日就有一个机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机会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今日午夜，他和人有约，你们如若想见他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就可以见到他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杨凤吟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我说不出来，但我知道那地方，我应该和你们多谈谈，可惜，我没有很多的时间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姑娘有事情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我要吃药，不能拖延时间。”仰脸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你们要很真诚的跟我合作，所以要讲你们最真实的话，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我再来看你们，希望那时候你们能告诉我最真实的话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走约十余步，重又停了下来，回头接道：“这地方虽然未进三圣门的禁地，但他们的巡查仍然是极为严密，尤其是中午时分，你们最好能躲一躲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他们用什么方法巡查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能用飞禽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飞禽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是一种目力很好的飞禽，所以你们要躲的严密一些，避开飞鸟的眼睛。”

手按前胸，微皱眉头，似乎是在强自忍耐着一种痛苦，急急转身而去。

她在痛苦之中，另有着一种动人的风韵，使人一见之下，不忍再多问她。

郭雪君目睹杨凤吟背影消失，才回目一顾群豪，缓缓说道：“申老前辈你们可以放心了。杨凤吟没有死，慕容云笙决不会死。杨凤吟突然提出了慕容云笙的身世，和慕容长青是否还活在世上一事，你们要仔细的想想看，她既然提出来了，决不会空穴来风。”

申子轩回顾了九如大师一眼，道：“三弟，你几时离开大哥？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救助慕容贤侄的经过，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，是在大哥遇难之后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我是说大哥有孩子的事，此事在我记忆之中，似是未曾听过。”

九如大师皱皱眉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”雷化方道：“大哥遇难之时，咱们已经离开一年多，生个孩子，自是不足为奇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诸位争执的很奇怪，那慕容大侠如有妻子，他就可能生出儿子，如是他没有妻子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雷化方道：“慕容大侠有过一次情场失意，所以未娶妻子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他没有妻子，自然不会有儿子了。”蛇神汤霖冷冷说道：“你这小女娃儿，知道什么；一个人不娶妻子，难道就不能生孩子了？”

申子轩、九如大师、雷化方相互望了一眼，默然不语。郭雪君若有所思的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慕容公子是私生子？”

申子轩神色严肃地说道：“姑娘，目下事情还未证明，在下无法奉告。”

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慢慢的想吧！杨姑娘到此之前，希望你们三人能够想出一个结论来，至少，你们能够提出有关慕容公子身世的详细情形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们自然商量，不劳你姑娘费心。”郭雪君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杨姑娘说，此地有飞禽巡视，那是自然不会错了，咱们最好能早些躲一躲，诸位也可借此时刻养息一下精神。”

说完话，不再理会几人，直向一处深草丛中钻去。大概是在场之人，都很相信那杨凤吟的警告之言，个个都躲入了草丛之中。

郭雪君连日奔走，精神上一直保持着紧张，这时心神稍松，顿觉困倦袭来，不觉间熟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一觉醒来，只见红日衔山，已是傍晚时分。急急一跃而起，行出草丛。

只见申子轩、蛇神汤霖、九如大师、雷化方、神钓包行，五人围坐一圈，分食着干粮。

其他人围坐一圈食用。

雷化方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姑娘好睡，在下等不敢惊扰。”郭雪君望了那分食的干粮一眼，口中却问道：“杨姑娘来过没有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果杨姑娘能守信约，她就该来了。姑娘先请进点食用之物，保持着体力。此时此地，咱们随时可能和敌人发生恶斗。”

郭雪君缓缓坐下去，拿起干粮进食。几人刚刚进食完毕，耳际间已响起了杨凤吟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吃好了吗？”

群豪转头看去，只见杨凤吟身着黑衣，站在四五尺外。郭雪君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姑娘来了很久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久，看几位正在进食，我不便惊扰。”目光转到申子轩的身上，道：“你们想好了没有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想好了，不过，我们不能给姑娘一个确定的答复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们是终日和慕容长青厮守在一起的金兰之交，如若是还不能确知，这件事再也无人知晓了。”雷化方道：“我们愿就所知，一字不漏的奉告姑娘，内情如何，要你推想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明白，咱们到这边谈谈吧！”转身向一侧行去。

申子轩、九如大师、雷化方鱼贯行了过去，四人环立一处，低声交谈。

郭雪君回顾了汤霖一眼，道：“听说老前辈也是隐居江州附近。”

汤霖道：“不错，你们女儿帮的消息，倒是灵通的很啊！”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夸奖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老前辈是否见过慕容长青？”

汤霖道：“五十岁以上的武林中人，如若不识慕容长青，那人定是无名小卒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老前辈和他熟不熟？”

汤霖道：“我们打过一次架，喝过三次酒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打架之时，彼此意气飞扬，不足为凭，你和他喝酒之时，彼此心平气和，相对而坐……”蛇神汤霖大声叫道：“不对，我和他喝酒之时，彼此之间，相隔着七八尺的距离。”

郭雪君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彼此对饮，为什么要距离那样遥远呢？”

汤霖道：“那是慕容长青的意见，他说彼此保持一些距离，可免去很多误会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句话，晚辈有些想不明白。”

汤霖道：“当时我也想不明白，但事后我想了一阵，才想清楚，彼此保持一些距离，可免去心中杀机，因为我心中对他仍然充满着仇恨，如是相距过近，我可能动了杀他的念头，有了距离，我就没有了下手的机会，心中纵有此念头，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慕容长青是一位思虑缜密的人物了。”

汤霖道：“他是一位百代难见的才慧才士，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因为他大都能防患未然。”

郭雪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就有些奇怪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汤老前辈，你是否知晓那慕容长青的私事？”

汤霖道：“什么私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是否有妻子？”

汤霖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唉！慕容长青一代大侠，娶妻生子，乃人生大事，武林中岂有不知之理，如是汤老前辈没有听说，可以断言八成那慕容长青没有妻子，既未娶妻，自然也不会有子了。”汤霖淡然说道：“那倒未必。”

郭雪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问题就在这里了，如是慕容长青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孩子，也可能有两个不为人知的孩子或女儿了。”汤霖道：“这等家务私事，和武林大局何关？老夫想不明白。”

第六十八回 以毒攻毒

郭雪君道：“综观武林数十年来的恩怨，都牵扯在慕容长青的身上，他的个人私事，自然会影响到武林大局了。”汤霖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倒也有道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汤老前辈，晚辈想动问一事，希望老前辈不要见怪。”

汤霖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为何要隐居江州，而且数十年不在江湖走动？”

汤霖道：“唉！说就说吧，反正事情已过去，就算传扬江湖，老夫也不在乎了，我被人废了武功，所以不能在江湖上逐鹿争雄。”

双目盯注在郭雪君的脸上瞧了一阵接道：“不过，此刻，老夫武功已复，至于我如何隐居江州，又和慕容长青有关了。”汤霖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被人废了武功，捆在一艘小舟上，小舟顺水漂流，而且他在那舟上凿了两个小洞，缓缓向舟中渗水，一旦水满小舟，老夫就将随舟沉入江底，那人美其名曰要我品尝死亡滋味……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结果是慕容长青救了你？”

汤霖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想当然耳，下面如何？”

汤霖道：“老夫役蛇之术，天下无双，慕容长青武功才慧，样样胜我，他救我之命，我也无以为报，只好把役蛇之术，转授给他了。”

郭雪君嗯了一声，道：“然后，他要你隐居江州。”汤霖道：“不错，而且他还传了我一种内功，要我慢慢的恢复功力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一恢复就是数十年。”

汤霖道：“但他没有骗我，终于使我恢复了功力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可是这几十年中，慕容长青就是天下第一役蛇高手？”

汤霖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老夫传授的役蛇之法，天下再无人能够胜他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人废你的武功？”汤霖道：“似乎是一个女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汤霖苦笑，道：“惭愧的很，我没有看清楚她，只闻到一阵香粉气息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只闻到香粉气息，那人未必就是女人啊！”汤霖又是一怔，道：“是啊，这数十年中，老夫就没有想到这件事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慕容长青只要在双手上擦上香粉，就可能使我心生迷惑。”

郭雪君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人未必是慕容长青，但至少和他有关。”

汤霖道：“照郭姑娘的口气听来，似乎怀疑到那三圣门和地下石城，都是那慕容长青一手造成的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目下有一个最大的不解之处就是那具尸体……”但闻一个娇甜的声音接道：“那不是太难的事，只要能查明那位慕容长青的过往一切，就可解去这一段武林悬案了。”两人转头看去，只见杨凤吟衣袂飘飘的缓步行了过来。汤霖看了杨凤吟一眼，垂下头去，说道：“老夫的看法，两位都还年轻，本末倒置，只一心一意的要查明慕容长青的过去，就算两位查明了又能如何？老夫已然看出内情，咱们合在一处，抗拒三圣门，固然是螳臂挡车，就算遍天下高手，也难和三圣门决胜负，看来是天数使然，大劫已定，

咱们几人无法挽回天数，照老夫的看法，咱们还是独善其身算了，老夫告别了。”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慢着，你如想逃命，将是个反得速死的结果。”

汤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姑娘可是准备拦住在下吗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如出手阻拦，你固然难以走脱，我就是不出手阻拦，你也无法逃过三圣门的追杀。”

汤霖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目下你只有与我合作的一条路，除此之外，你已经别无选择。”

汤霖道：“姑娘，我汤某人虽然已很久没有在江湖上走动，但我汤某人也不是初出茅庐，逃走或许是九死一生，和三圣门拒抗动手，那将是必死无疑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汤老前辈如是觉着我们非要借重大驾不可，那就大有误会了。”

汤霖道：“那是说，姑娘答应放在下走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一直没有说动手拦你，只是要你慢走一步，听我几句话。”

汤霖道：“好，姑娘说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想先请教一事，你说本末倒置，指何而言？”汤霖道，“如是咱们武功胜过三圣门，那就直捣圣堂，击破石城，一举间生擒了三圣门中的首脑人物，严刑逼问，他们自然会招出内情，那时，自然是真相大白了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现在，我们已有对付三圣门的法。”汤霖接道：“那很好，老夫洗耳恭听姑娘之言，不知请到些什么人物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很多武林高手，他们原是三圣门中人，目下却已为我所用。”

汤霖道：“姑娘是否可以列举出他们的名字来。”杨凤吟望望天色，道：“你最好在见识过今夜的搏斗之后，也许会瞧出一些内情出来，如若你还有不解之处，咱们再谈不迟。”

汤霖道：“在下已被姑娘说服了。”

杨凤吟目光一掠郭雪君，道：“姑娘也请来吧！”汤霖和郭雪君紧追在杨凤吟的身后，行出草丛，只见申子轩、九如大师、神钓包行、雷化方四人围站一起。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也许是申子轩、九如大师等的神情过于庄严，使得郭雪君和汤霖，也变得严肃起来。

几人鱼贯随行，到了一座杉木林中。

林内满是五六丈高、笔直的杉树。

杨凤吟直行入林中一片空旷的草地上，道：“诸位请各自选一棵可以隐身杉树，不过，诸位选择的位置只要能看到这片草地上的景物即可，不要选的太近，免得为刀风剑气所伤，诸位要记着一件事，那就是哪一位被人发觉了，必死无疑，我没有能力救他。”汤霖心中怀疑，正待开口询问，瞥见申子轩等五人，已分头选择停身之树，只好忍下心中疑问，选择了一株高大的杉树，爬上树顶，隐好身子。

杨凤吟目睹几人藏好了身子之后，也选择了一株杉树爬了上去。

这时已是二更过后，天上布满了一层云气，掩去了星月。足足等候了一个更次，仍然不见动静。

汤霖等的有些不耐，正想开口询问，突见火一闪，亮起了一枚火炬。

密林草坪中，不知何时已停了十几个黑衣劲装大汉。蛇神汤霖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几人来的无声无息，分明是轻功已有了极深的火候。

但见十余个黑衣，分别把肩上扛的火炬燃了起来，插在草地上围成一个四五丈大小的圆圈。

那火炬都是用松油枯木扎成，燃烧力十分强大，火焰高达尺许，照得草地上一片通明，耀如白昼。

十几个黑衣人插好火炬之后，立时退入林中，躲在树后。空旷的草坪上，除了高燃的十余支火炬之外，已不见一个人影。

汤霖感觉到那强烈的火光，透过了浓密的枝叶，照射在自己的身上，停身之处似乎是距离场中太近，但情势已然不允许他再有移动的机会，只有停下身子。

又过约顿饭工夫之久，突见两条人影利箭一般，投入了草坪之中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左面一人，长发披垂，身上穿着一件破洞处处的道袍，手中却提着一柄长剑，正是疯哑道人。右首一个身着黑衣，手执木杖，却是息隐甚久的九指魔翁。汤霖昔年曾在江湖和两人有过一面之缘，眼看两人陡然在此地出现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这两个老魔头竟然还活在世上。”

九指魔翁望了疯哑道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听说你昔年曾和慕容长青拼一昼夜，才败在慕容长青手中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疯哑道人点点头，弹剑怪啸。

九指魔翁道：“如若你不是吹牛，当世武林高手，你该是最和慕容长青接近的一位高人了。”

疯哑道人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那动作乃表示他不是吹牛，确和慕容长青打了一天一夜。点头之意，是对那九指魔翁赞美他是仅次于慕容长青的第二高手，心中甚感满意。

九指魔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虽然听过此等传言，但心中却是有些不信，好在等一会就可证实了。”

疯哑道人听得又连连点头。

汤霖心中暗道：“这疯哑道人的武功，虽然高强，但如论心机，那就大为不成了。”

但见那疯哑道人左手乱摇，右手长剑在地上写了起来。虽然火炬明亮，但因相距过远，汤霖仍然无法看清楚他在地上写些什么。

九指魔翁看完了地上的字迹，忍不住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夫亦有同感，在山谷中隐居了数十年，只怕已非那慕容长青之敌，见面之后，咱们还是一齐动手吧？”

疯哑道人点头一笑。

讲话的声音虽非太高，但几人都有着很深厚的功力，耳目异于常人，仍然听得十分清楚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等，只觉心头震撼不已，暗道：“听两人的口气，慕容长青大哥果然还活在世上了。”

这时，隐身在树上群豪，大都已知晓了来人的身份，凡是认得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的人，无不心头震撼，暗自警惕道：如若是被这两人发觉了有人藏在暗中偷看，定然是难以保得性命。原来，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，乃是数十年前江湖中最为嗜杀的两大凶人。

但郭雪君看到两人，却又是一番感慨，暗道：这两人怎么会找到了此地。只见九指魔翁突然举起手中的黑色手杖，疯哑道人也缓缓扬起了手中长剑。

群豪吃了一惊，只道两人要动手搏斗，哪知两人剑尖和手杖触接之后，竟然各自退了三步，然后，各自盘膝而坐。原来，两人心中还是有些互不信任，彼此之间保持的距离，正是两人足够的防卫距离，不论何人要想跃起施袭，对方都有着防卫的机会。

火炬下，只见两人闭上双目，端然而坐。

显然，两人对即将降临的一场恶斗，都怀着凛然以临的心情。

时光在紧张的沉寂中度过，虽只是片刻光阴，但却给人一种悠长的感觉。

寂然中，忽闻一声轻轻的咳嗽声，传入耳际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青袍，脸垂青纱，手提长剑的老者，缓缓行入场中。

九指魔翁、疯哑道人同时站了起来，各举兵刃，护住了身子。

汤霖距离场中最近，也看的最是清楚，觉着那青袍人两道锐利的目光，有如两道有形之物一般，穿出蒙面青纱，炯炯照人。九指魔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慕容长青，咱们是老对头了，用不着青纱罩面，故作神秘，揭下面纱来，大家以真正面目相对，也好打个痛快。”

青袍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老魔翁，你口中虽然说的轻松，但你内心之中并没有真的确定我的身份，是吗？”九指魔翁手中黑杖一抬，冷冷说道：“此时此情，似是用不着再弄玄虚了。”

突然，手杖一伸，快如闪电一般，直向那青袍人脸上的面纱挑去。

青袍人长剑一挥，画起了一圈银虹，当的一声，封开了手杖，冷然说道：“动手之后，你们就没有活命机会，所以，老夫要在未动手前问你们几件事？”

九指魔翁向后退了三步，道：“好！你问吧！”青袍人道：“你们两人到此，是何人所差？”

九指魔翁冷冷说道：“阁下约我们到此，但却又故作不知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青袍人奇道：“是老夫约你们到此？”

九指魔翁道：“慕容长青，你不用装腔作势了，我们既然来了，自然是免不了了一场决战，你带了多少助拳之人，要他们一齐出手就是。”

那青袍人并未立刻回答两人之言，双目神凝，两道锐利的目光，四顾了一阵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你老魔头可是觉着老夫非你之敌吗？”

九指魔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你折磨了我数十年，老夫恨你入骨，因此，已决心和疯哑道人联手取你之命，事前说明，也好叫你有个准备。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除了你们两人之外，不知另带了多少助拳人？”

九指魔翁怒道：“只有我们两个，余下的都是你的人了。”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派来了十二个布置场地之人，带来了四个随行的仆从，连老夫在内，合计一十七人。”九指魔翁接道：“你慕容大侠如是觉着人手还不够，再下令多召集他们几个不妨。”

青袍人轻弹手中长剑，道：“你老魔翁既然想故作神秘，老夫也不再多追问了。”

这两人对答之言，却听得躲在林中的申子轩等，个个心头震撼不已。

从那青袍人口气中听得，显然他并未瞧到几人，但他凭藉一种超凡的内功成就，已感觉林中藏的有人。

只此一桩，疯哑道人和九指魔翁，显然已落下风。九指魔翁回顾了疯哑道人一眼，道：“老道士，你被他囚禁了数十年，受尽了痛苦，今日正是报仇雪怨的时机，还不出手，等待何时？”

喝声中手杖一抬，捣向青袍人的前胸。

疯哑道人长剑一起，斜里攻出一剑。

这两大武林高手合击之势，威力非同小可。

剑如闪电一般，幻起一片森寒的剑气，铁杖如山，幻起了重重的杖影。

远远看去，火光下只见一圈白芒和一片杖影，直对那青袍人压了过去。

青袍人突然间举剑一挥，人影顿失所在，只见一道银虹射入了寒光杖影之中。

三人武功，都入极峰，剑快杖快，快得人看不清招术变化，只见到一圈光影，交错盘旋，在广阔的草坪上翻滚流动。夜仍是一片寂静，听不到一点兵刃相触的声息。但那激荡的金风剑气，使四周高燃的火炬，忽明忽暗，摇摇欲熄。

隐身在林中的人，都算是久走江湖高手，经历过风浪的人物，但却从未见过这等打斗，个个都看得屏息凝神。蛇神汤霖距离最近，感受亦最强烈，只觉阵阵剑气，直逼上身，有如冷风霜刃，砭肌生寒，迫得汤霖不得不运气护体，和那强烈的剑气抗拒。

突然间，感觉到腿上一凉，裤子上裂了一个大口子。低头看去，只见腿上有一条红色的迹痕，隐隐透出血迹。突然间，响起了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，交缠在一起的人影霍然分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九指魔翁右手握杖，左手按在小腹之上，脸上是一片痛苦的神色。

疯哑道人手中高举长剑，顶门上有一股鲜血缓缓流出。终于长剑软软垂下，身体栽倒地上。

那青袍老者突然仰面大笑三声道：“两位本可逃过这劫难，想不到你们竟然千里迢迢的跑来此地送死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在劫的难逃，但阁下却也在这大劫之中。”

青袍人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一个清冷的声音应道：“我！”

一个身着黑衣，面垂黑纱的人，缓步行了出来。郭雪君只觉那声音十分熟悉，极像救自己的人。青袍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黑衣人缓缓取下脸上的蒙面黑纱，露出长髯五官。纵然是没有见过其面的人，也都听师长说过，正是名满天下的慕容大侠长青。

青袍人身子颤动了一下，继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那慕容长青早已死去，老夫亲眼看到，你冒他形貌，再来见我，岂能骗过老夫？”

黑衣人冷肃地说道：“你杀了慕容长青，却又借他之名，邀请武林中三十六位高手，共商江湖大计，酒宴之中、暗下迷药，把他们一举迷倒，分别囚禁，逼他们交出武功，燃后，又把他们囚入了地下石城，是吗？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是想诱使老夫供出此事，让那些藏身在林中之人，全都听到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我已尽知内情，你虽然行事缜密。但你仍有遗

漏。第一桩，你就未想到我还活在世上，你就是不肯说出内情，我也会说给他们知晓……”

青袍人接道：“你是想清楚了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想清楚什么？”

青袍人冷冷说道：“最后的结局，你已经不是我的敌手了，我可以在百招之内，取你之命。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你杀了疯哑道人，重创了九指魔翁，耗去了相当的内力，目前你已经没有杀我之能。”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你等待的时机……”黑衣人道：“也是我的安排。”

话声突转严厉，道：“取下你脸上面纱吧！此时此情，似是再无掩遮身份的必要了。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取下面纱，又能如何？”伸手取下了面纱。

郭雪君凝目望去，果然瞧出那正是地下石城的主人，心中诸多疑问，陡然间了然许多，自然，仍有很多疑难问题，无法全然明白。

黑衣人双目凝注在青袍人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虽然费尽了心机，仍然无法使容貌完全像我……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听说，你找过很多替身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但闻砰然一声，那手按小腹的九指魔翁，一交跌摔在地上。黑衣人回顾了九指魔翁一眼，叹道：“两位被我用计诱来此地，落得如此下场！唉！就私人而言，兄弟至感抱歉，但两位一生作恶多端，死于人手，那也是罪有应得了。”

青袍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人人都知慕容长青是一位排难解纷的大侠，其实你却是阴沉、自私无与伦比的人物。”黑衣人正待答话，突闻一声高呼道：“大哥。”一条人影，由树上直扑下来。

那人疤面驼背，正是中州一剑申子轩。

原采申子轩目睹那黑衣揭开面纱之后，心中激动无比，忍了又忍，终是忍耐不住，纵身飞下。

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小弟申子轩，大哥不认识了么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的声音我还听得出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三弟五弟，都在这里，只可惜四弟却不知到了何处？听说他混迹在三圣门中，寻访大哥下落。”这时，九如大师、雷化方等，全都由树上飞身而下，行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想得我们好苦啊！”

慕容长青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二十年来，你们定然都受了很多痛苦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大哥还活在世上，兄弟们受这一点苦，算得什么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唉！咱们虽然亲如兄弟，但你们对我这个作大哥的，亦不了解……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大哥侠名满天下，谁不尊崇敬仰，我们作兄弟的，向以大哥为荣。”

慕容长青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世人都知慕容长青是一位大侠士，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什么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人性，世间没有一个人，会像传言的慕容长青一样，那不是人，那该是神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但大哥是。”

慕容长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耐心一些，就可以看到大哥的真面目了。”

雷化方还待接言，却被申子轩阻止道：“五弟，这不是咱们兄弟叙旧的时候。”

慕容长青目光转到那青袍人的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我几个义结金兰的兄弟，他们对我情义极深，他们只知道我的侠名，却不知我的恶迹，你如要告诉他们，尽管据实而言。”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侠名，不怕毁于一日吗？”

慕容长青黯然说道：“这件事，我想了很久的时间，现下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，这件事早晚都要揭现于江湖之上，所以，名誉一事，早已对我构不成威胁了。”青袍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除了你这三个兄弟之外，还有人隐藏在树林中吗？”

慕容长青说道：“有！不过，有多少我不知道。”青袍人道：“叫他们全都出来。”

慕容长青目注林中，高声说道：“这是一场难得的盛会，你们既然赶上了，何不现身场中，看个仔细，如若你们命中注定死，躲在林中，也是一样的难逃劫难。”

语声甫落，蛇神汤霖，首先跳下树来。

接着郭雪君、杨凤吟、神钧包行，鱼贯行出了林子来。青袍人双目中神光闪动，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没有死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只怪那人刺出的剑势偏了一些，留下了我一条命。”

青袍人沉吟了一了，道：“什么人救了你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，我一生做事，都别有目的所图，这次救她之命，却是没有别的目的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望着那青袍人道，道：“你究竟是何许人，为什么要冒充慕容长青，你在地下石城说过的话，都是假的了。”

青袍人淡淡一笑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那位慕容云签呢？现在何处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青袍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慕容长青，咱们在动手之前，该先约定一事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好！你先说出来，只要合情合理，在下无不答允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老夫对你十分了解，如若这一战你胜了，他们就别想生离此地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如若你胜了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老夫不作违心之论，我胜了，他们有两条路走，一条是被我杀死，另一条是被我拘禁于地下石城。”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你慕容长青想了几十年，但一旦事到临头，只怕还难改去本性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依你之意呢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咱们各自说出隐秘，让他们离开此地，咱们再动手一决生死，不论任何人得胜，他们都已走远，三圣门中事迹，和慕容长青的为人，都可以传入江湖了。”

慕容长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主意，不过，有一点在下不大放心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属下众多，，关卡森严，他们能离开这片森林，却未必能够生入江湖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老夫有一块圣牌，只要他们带在身上，三圣门中人都不会再拦阻止他们。”

谈话之间，伸手取出一面金牌递向杨凤吟的手中。慕容长青望了那圣牌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确是三圣门中最高权令，姑娘要好好收着。”

青袍人人笑道：“你瞧清楚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三圣门中一共有三块圣牌，都是我手造之物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这三圣门，又是何人所创呢？”

慕容长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我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能故意的把罪恶揽在身上，肉身不过百年，难免一死，但你一生侠名、清白……”

慕容长青打断了雷化方的话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们追随大哥十余年，怎的未见你做过一件为非作歹的事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如若一个人，能被人瞧出为非作歹，那人怎还能算大奸巨恶呢？”

雷化方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”

慕容长青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五弟，你不用激动，耐心点听下去，你就会知道，侠名满武林的慕容长青，只不过是假侠名以遂私愿罢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个怎么可能呢？”

慕容长青不再理会雷化方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技兼天下之长，集数十种绝学于一身，这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那就是我挟恩求报，用方法逼别人交出武功。”

申子轩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如若那人不肯交出武功呢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这就要用方法了，软硬兼施，攻其弱点，这一生中，我学到百种以上的武功，从未失败过一次。”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大哥之言，也有道理，因为千古以来，从无人像大哥一样，几乎是身兼天下之长。”九如大师道：“大哥和我等相认之后，一直没有很多时间练习武功，但大哥的武功却似日在进步之中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你们相信了就好。这些年，我欺世盗名，良心上极为不安，我要把慕容长青的侠名毁去，使武林中人人知晓此事，才能够死得安心一些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听完了大哥这一番话，使小弟心中生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要叫我大哥，我不配作你们的大哥，也不用对我有何顾虑。我受尽了武林同道的恭维，但细辨恭维，比骂我更为难受，如有人当面义正词严的骂我一顿，也许我会好过一些。”

目光盯注在申子轩的脸上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什么念头，请说吧！”申子轩道：“未见大哥此面之前，小弟觉着对大哥了解甚多，但见过大哥此面之后，小弟确有着对大哥全无所知的感觉，细想过去的事，似乎是一片空白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不错！你们根本对我就一无所知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对，细想起来，确然如此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大哥，那慕容云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小弟记忆之中，慕容府那宽大的宅院，似乎是一直没有女主人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那是别人冒充的了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大哥手笔书信，也都是别人伪造的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手书是我留下，因为那时间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到现在，所以，要一个报仇的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所以，你留下一封书信，把那孩子认作了自己的儿子，再替武林掀起了一阵波涛。”

慕容长青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害得你佝背毁容，自残躯体，为我苦了二十年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小弟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，咱们有这份交情，但你耍了这个大骗局，无数武林同道为了到你墓前奠祭丧命，用心又是何在？”

慕容长青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就不用怪我了。”

目光转注到那位青袍人的身上，道：“完全是他的设计。”青袍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那些人，都是对你崇敬的人物，也对你死亡一事极为关心。如若不用那等残酷的手段，使天下武林同道，把慕容长青埋骨的坟墓，视作恐怖的屠场，在大家公议之下，打开坟墓一瞧，发觉了那坟墓之内空无所有，必将引起天下武林同道的疑心，阁下一番设计，岂不是白费了。”慕容长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才派了很多人守在那坟墓之前，凡是赶往慕容长青墓前奠祭之人，一律搏杀，以保我留在人间的侠名。”

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段，好卑下的用心。”

左手抓起长袍，右手长剑一挥，斩下一方袍角，道：“我们被你骗了十年，心目中把你看成了人间圣主，却不料你竟然是卑下恶毒、冷酷绝伦的魔头，我申子轩今宵和你割袍断义。”

雷化方手中铁笔一探，在地上一划，接道：“雷老五也和你划地绝交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敬重数十年的大哥，竟是魔鬼化身，惭愧，惭愧！”

申子轩左手一挥，把手上一片袍角，投向慕容长青的脸上。

慕容长青也不闪避，任那袍角打中，砰然有声，显见申子轩投出的袍角，用力甚重。

慕容长青木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是不配和你们称兄道弟，你们才是真真正正的侠客，一个人节操、价值，不能以武功的成就而论。”

目光由申子轩、九如大师、雷化方脸上扫过，黯然接道：“三位请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作一件有益武林的事，然后，我会自作了断，谢罪天下。”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他武功如比起慕容长青，直如小巫见大巫，相差数百倍，但他那大义凛然，至情至义的节操，却使得慕容长青有着不敢逼视的窘迫，缓缓垂下头去，道：“我要瓦解三圣门，使武林能重归宁静。”

突然抬起头来，双目炯炯，逼视着那青袍人，道：“你是否还能想出威胁我的方法，如是想不来咱们可以动手了。”青袍人还未及答话，申子轩却抢先说道：“且慢动手，我心中还有几桩疑问，希望你向你问个明白。”

慕容长青脸上闪掠过一抹焦虑，但不过一瞬之间，重又恢复了镇静，道：“你问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慕容云笙是什么人？”

慕容长青目光投注那青袍人的脸上，道：“他的儿子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震惊，所以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注那青袍人的身上。

申子轩啊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事情很复杂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但他自

己也许还不太清楚。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如若是真不知道，你们岂能够安然而出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你对他那样好，原来你早已知晓了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他只是心中有些怀疑而已，我想他心中并不能肯定慕容云笙是他的儿子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但他对他很好。”

青袍人脸上泛起怒容，冷冷接道：“如若不是你这丫头，老夫安排好的事情，也不会有这些变化了。”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你现在该知道了，那位慕容云笙确是你的儿子，他虽非伤在你的手中，但却是伤在你安排之下，这就叫报应。”

青袍人虽然极力想保持着外形的镇静，但却仍然无法按捺下心头震动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他现在何处，伤势如何？”慕容长青道：“伤的很重，人被老夫藏在了一处很隐秘的所在。”

话说了一半，但却突然住口不语。

青袍人道：“慕容长青，我说你狗不改吃屎，到现在你仍然在动心机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他本是一个平凡的孩子，只因世人误认他是慕容长青之子，所以，他极快的成了武林中天之骄子，但他却一直在他父亲的迫害之下，你们父子相残，也算是武林中一大奇事了。”

青袍人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用心，如若是咱们在这场搏斗中，你伤在老夫手中，老夫之子再无法得到食物、药物，必然会伤重而死，是吗？”

慕容长青接道：“不错，你如想救他之命，只有一途，那就是搏斗中死在我的手中。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你一番心机白费了，老夫岂是甘于受人摆弄的人。”

申子轩、九如大师、雷化方，二十年来，受尽了挫折屈辱，但却一直奋发不辍，时时以慕容长青的仇恨为念，但慕容长青几句话，却使他们二十年屡折不挫的豪气，顿然消失。

三个人黯然相顾，长叹一声，垂下头去。

郭雪君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慕容老前辈，我想请教一事，不知可否见告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只要老夫知晓，无不据实奉告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受伤晕迷，可是阁下救我之命？”

慕容长青点点头，道：“是我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蒙我之眼，吊我上树，赐我书信，搬来九指魔翁、疯哑道人的那位神秘人物，也是阁下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也是我。但九指魔翁和疯哑道人，都非好人，我虽然在他们身上动了手脚，加了禁制，但他们还活在世上，我如一旦死去，对他们终是难以放心，因此，在我死去之前，借这假冒我的人之手除去两位魔头，免得替武林留下祸患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我在一处山洞之中，看见三具尸体，其中一具尸体，似是阁下，那尸体也是假的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尸体是真的，不过，不是我。”伸手指着那青袍人，接道：“他费尽心机，找了很多长像和我一般的人，他用活人，我却用了那些人的尸体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说穿了，倒也无神秘之感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天下事大都如此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罢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山洞之中，共有三具尸体，除你之外，还有两人，似是一僧一道，又是何许人物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和尚是少林寺的天通大师，那道人是武当门中的铁剑道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，他们的尸体也是假的了？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真的，天通大师、铁剑道人和我，才是创立三圣门的祖师。”

郭雪君回顾了青袍人一眼，道：“这一僧一道，也是死于他的手中了？”

慕容长青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天通和铁剑，都是死于我慕容长青之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为了要独揽三圣门的大权，所以害死了他们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姑娘只说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是，他们都是正大门派出身，不愿以权术治世，和我争执甚烈，冰炭无法同炉，不是他们两位死了，就是我亡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觉着他们会杀你，所以，就先把他们杀了，这样，你觉着良心上不致受到谴责，是吗？”

慕容长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确是如此，我慕容长青一身罪恶，但我一生中，却未妄杀一人，谋害天通大师和铁剑道长，实是我一生中最大一桩憾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是杀过甚多人，也不会被人误尊为慕容大侠，但你所用的借刀杀人手法，其阴毒、险恶，又强过你亲手杀人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我一生用谋施诈，罪恶甚多，都已记入我交给你的那武功密录之中。那上面的武功，都是我强逼、狡骗而来，武功渊源和我逼骗的手法，都有很详细的记述。我死之后，希望姑娘能把我的谋略、骗术，公诸于世，使天下武林同道，都能提高警觉，日后，武林之中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慕容长青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会完成你的心愿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月来，我传你的几招武功、手法，你是否都记熟了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记熟了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那很重要，因为，我死去之后，你将是唯一能够解救被囚于三圣门的人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再问一件事，希望你据实回答我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此时此情，我怎会再说谎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是处处使用心机的人，但对我却有些例外，月来，你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，那又是为了何故？”

慕容长青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做尽了世间所有的坏事，死去之前，忽然想到尝尝作好人的滋味，那该是不用找什么理由了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孩子，我也要问你一件事，你要据实回答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论你的人多么坏，但你对我有恩，纵然万人对你唾骂，我也不能骂你，你要问我什么，尽管请说。”慕容长青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听你这两句话，我死也可以瞑目了。孩子，你伤势怎么样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承你细心的照顾、调理，我已完全好了。”慕容长青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。”那青袍人一直静静的站在旁侧，未发一言。

慕容长青目光投注那青袍人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功力恢复了没有？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猜猜看吧！”

慕容长青宝剑一扬，道：“咱们可以动手了。”缓缓一剑，刺了过去。他攻出的剑势，大异武学常规，剑势缓慢，有如蜗牛慢步，剑芒闪闪，

缓缓点向青袍人的前胸。

这等缓慢的剑招，别说对付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，就是对付一个普通的人，也是无法伤得。

但那青袍人却似乎对这一剑十分重视，双目神凝，盯在慕容长青的剑上，神态间十分严肃。

场中人都算是江湖上一流高手，一生之中，见过无数的搏斗，但目睹慕容长青和人动手大都是第一次，想这一场搏斗，必将是武林中第一等剧激的恶战。

申子轩和郭雪君等距离慕容长青较近，感觉到那缓缓而出的长剑上，每向那青袍人逼近一寸，剑气就强烈了很多。不自觉的，两人向后退了几步。

火光下，只见青袍人身上的衣服，有如灌气一般，突然间膨胀起来。

慕容长青的脸色，也随着接近那青袍人的剑势，泛起了一阵红晕。突然间，慕容长青的剑势加快，点中那青袍人的前胸。青袍人疾快得向后退了一步，右手一翻，手中长剑疾快绝伦的飞了起来，寒芒一闪，斩向慕容长青的右臂。这一剑，大反慕容长青之道，剑势疾快如闪电一般，快得连站旁立侧的人，也无法看得清楚。

两个人交错而过。

只听波波两声金铁交鸣。

没有人看清楚两人交手的详情，但从两人的狼狈形状上，看出了两人交手一剑的凌厉。

但见那青袍人前胸衣服破裂，缓缓流出血来。

慕容长青右臂上衣服破裂，也缓缓流出鲜血来。两个都未顾及到身上的伤势，迅速的转过身子，又成了相对之势。

慕容长青又缓缓举起长剑，道：“我想三剑之内，咱们就可以分出胜负了。”

青袍人冷冷说道：“不是胜负，而是生死，三剑力拼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

慕容长青道：“很好，再接我一剑试试。”

青袍人长剑缓缓举起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一剑我要攻你。”话声甫落，人已飞跃而起，长剑一振，直向慕容长青撞了过来。

慕容长青也同时飞身而起，执剑冲去。

两个人悬空挥剑，但见两道白光，纠缠一起。

这是一场江湖上极为罕见的搏斗，两个人借剑相触之力，竟然停在空中甚久。

两人拼斗了四五招，才落着实地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人对面而立，身上衣服破裂，鲜血淋漓，满身都是！

杨凤吟回顾了申子轩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他们两个人功力悉敌，难分胜负，打下去，很难预料胜负。”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瞧出来了，但却不知如何插手？”杨凤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至少，慕容长青现在所做的，是一件好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杨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别误会我要你们帮忙，你纵然想帮忙，也帮不上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更不明白姑娘的意思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们心中如是还有问题，应该早些问了，照目前的看法，

他们很可能打成个同归于尽。”

申子轩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得问问他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慕容大侠，慕容大侠……”

他一连呼叫数声，却不闻慕容长青回答之言。

申子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慕容长青，你……”

但闻慕容长青大喝一声，飞身而起，连人带剑，直向那青袍人撞去。

青袍人长剑挥动，幻起一片护身寒云。

但见慕容长青挟着一道白光，直冲入一片寒云之中。一阵金铁交鸣之后，光芒尽敛，那青袍人突然仰身倒卧下去。

慕容长青长剑支地，身子摇摇，回头望着申子轩，道：“兄弟，不要误会我。刚才我如回你一句话，势必伤在他的剑下，你要我问什么？”

话落口，人也无能再支撑下去，一仰身，向下摔去。申子轩一个箭步，扑了过来，伸手去扶慕容长青。只觉一股强大的潜力，直通过来，硬把自己向前冲奔之势挡住。

杨凤吟玉腕一探，抢先一步，接着了慕容长青的身子。申子轩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是姑娘发出的掌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对不住啦，我怕你们伤了他。”

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他虽然多行不义，但我们作兄弟的也不能杀他，不阻止别人杀他，私心中已是甚感不安了。”低头看去，只见慕容长青双目紧闭，满身是血，形状极是凄凉。

雷化方探首望了慕容长青一眼，道：“杨姑娘，他死了吗？”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他没有死，但他伤的很重。”雷化方道：“他还能说话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目下不能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也要尽力救他。”

慕容长青突然挺身坐起，道：“我没有救了，他一剑刺断了我的心脉，穷天下灵药，集世间名医，也无法使我重生……”他似是全力在忍耐着痛苦，希望把话说完，说到重生二字，突然一张口，吐出两口血块，闭目而逝。

申子轩仔细瞧过慕容长青吐出的血块，道：“这是两块心脏。”

雷化方缓缓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咱们忘记问他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咱们已大约的知晓了慕容长青的为人，但这青衣老者是什么人，如何变成了三圣门主宰人物，又为何要借用慕容长青的名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人的身份，虽然神秘，但咱们不难查得出来，困难的是三圣门仍然是一个实力强大、充满着神秘的组织，这个组织不消灭，武林中就无安宁可言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只有一个法子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杨凤吟并未立时回答雷化方的问话，缓步走到那青衣老者前面，蹲下身，伸手在那人前胸上按了一阵，道：“他死的比慕容长青还早一些。”

目光转注到申子轩的脸上，接着道：“他告诉过我，这是唯一的结果，也是最好的结果，余下的，是我们的事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我们的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慕容长青死了，但他留下一局残棋，我们要帮他完成，他需要助手，但这里却没有一个能够助他，他等待了很多年，才等到了我和郭雪君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之意，是想凭我们几人之力破去三圣门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别说我们几人力，就是集目下武林中全部力量，也未必能够对付得三圣门。”

雷化方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是无能为力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！咱们可以借用三圣门的力量，瓦解三圣门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诸位还不知晓，那就是九大门派的掌门人，都已为三圣门所控制，武林中人人梦想的霸主，于今已成为事实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霸主是谁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能造成今日局面的人，除了慕容长青之外，别人怎会有此才能，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”

她顿了顿，接道：“他辛辛苦苦的奠定的武林霸业基础，却为别人取代，就是那位在石城中自号王大夫，又诈用慕容长青的青袍人了。”

申子轩奇道：“这人是谁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长青留下一本书，说明了他一生中所为的经过，说这是一本罪恶的秘录也好，说它是一本忏悔的传记也好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看过了那本书吗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，我要和各位商量一下慕容长青的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请说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长青用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在江湖上建立的信誉，决无第二个人能够取代，如是我们把慕容长青伪善实恶的真相，公诸于武林之中，其所引起的震动，必将是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，因此，这件事暂不宜公诸天下。”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说的也是，武林中人人都知晓慕容长青代表正义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对，何况慕容长青最后已用自己的鲜血洗去了他的罪恶，用他留在武林中的侠名，当可使江湖上人人信服，武林中元气未复，实也再经不起一次波动，因为很多被害的人，都不知害他们的是慕容长青，此事一旦揭穿，必将又引起一次武林暴乱。”

申子轩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们同意姑娘的高见，但……”蛇神汤霖接道：“在下也同意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其实，就算一二人把今夜真相说出去，没有具体证据，世间也无人相信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咱们再决定一件事，就可以动身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关于那慕容云笙，世人人都知道有一位慕容公子替父复仇，但却无人知晓慕容长青根本就没有儿子，连你们这等义结金兰亲如兄弟的人，也对他知晓不多。唉！你们口口声声叫他慕容大哥，却连是否有慕容大嫂也不知道。”

第六十九回 手足相残

申子轩道：“说来实是惭愧。”

包行道：“慕容长青的光亮太强，照得人眼花缭乱，不敢逼视，只觉他十全十美，无一处不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公子无辜，为人也很君子，也许因为他不是慕容长青血统之故，所以咱们不能伤害他，也别告诉他事情真相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要他以慕容公子，出现江湖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几位仍然要像过去一般爱护他，不要让他感觉到你们都有了改变，那会引起他的怀疑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们被骗了数十年，心中充满着激愤，如何还能忍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骗你们的是慕容长青，和慕容云笙何干？再说，如非那青袍人心中挂念着慕容云笙，慕容长青未必是他之敌。唉！他是个无辜的人，你们不能伤害他，他如一旦了解真相，必将是痛不欲生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我们答应姑娘。”

杨凤吟突然流下两行泪水，道：“我们把这两具尸体埋了吧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慕容长青晚年悔悟，改过向善，替武林除去了大患，我们应该把他埋了。至于那青袍人，我们还未了解他的身份，先找出他的身份，再埋他不迟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们仔细看看他，也许能够认出他是谁。”抱起慕容长青的尸体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汤霖看杨凤吟抱着慕容长青的尸体满脸泪痕，心中甚感奇怪，说道：“姑娘和这位慕容长青，似极投缘。”杨凤吟黯然一笑，道：“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埋了他的尸体，也不过是聊报万一罢了。”

汤霖啊了一声，未再多言。

但闻九如大师高声道：“我认出来了，他虽改变了自己的面貌，却忘了割去他耳后的一颗红痣。”

雷化方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耳后红痣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是的，他耳后有一颗红痣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说的是四弟紫云宫主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就是他。唉！咱们早该想到他了，他说混入三圣门中，访查杀害大哥的真凶，但却一直没有和咱们联络过。”申子轩缓缓走到那青袍老人身侧，转过他的尸体，凝目望去，果见右耳后面，有一颗红豆粒大小的红痣，不禁一软，道：“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杀咱们的理由，以他的武功而论，如在慕容长青和咱们说话时，突然出手，至少可使咱们身受重伤。”雷化方如遭雷击一般，呆呆地说道：“不会错了，是四哥，这是手足相残。”

九如大师喝道：“五弟，我想起一件事，我这残废之身，就是伤在老四手里，我那一刀被他封开，使我无法变化，那一刀本是慕容大哥所创的刀法，如不知底细的人，决难破解。”申子轩冷冷接道：“那不是他创的刀法，而是骗迫来的奇招。唉！一个人不论聪明到什么程度，也无法兼通天下武功之长啊！这一大破绽，咱们竟未能想到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对大哥太信任了，不论他说什么，做什么，咱们从没有怀疑过，只要咱们当时稍为用心想想，那就不致于被他骗过去了。”

九如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咱们如是要稍为用心想想，提出疑问，只怕此刻尸骨已寒多时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早死几十年，也比被冤了几十年好些，唉！但有一点，咱们应该明白，那就是慕容长青的智慧，比咱们高的太多了，所以，咱们都被他玩于股掌之上。”

雷化方仔细瞧过那青袍老人的面容之后，黯然说道：“是四哥，除了那耳后的红痣之外，面貌之间，还隐隐可见他昔日的轮廓，他用尽了心机，想改变自己，但都无法完全的改去。”

神钓包行突然一扬手中的鱼竿，道：“诸位和那慕容长青，有过金兰之谊，你们留此办理他身后之事，是尽私情，情有可说；但在下为了他，吃过不少苦头，现在想来，既可笑又觉可悲，死不记仇，在下也不想再数说慕容长青，但也不愿在此停留，我要先行告辞了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申子轩急急说道：“包兄留步。”

包行道：“申兄还有何见教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包兄意欲何往？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一向钦敬的慕容大侠，数十年来对他被害一事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寝食难安，但在下想不到慕容长青竟是一位伪善行恶的人物，这数十年来的崇敬之心，一旦消失，对在下的伤害，比死亡还要难过。在下实不愿在此多留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慕容长青虽然一生罪恶，但他此刻已经死去。还望包兄能振起精神，协力破去三圣门。”

包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已心如死灰，这世界再没有一个人能使我重振雄心。”

言罢，不再理会申子轩，举步向前行去。郭雪君娇躯一闪，拦住了包行的去路，道：“你不能走。”包行头也不抬的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地方步步杀机，你走不出三圣门的范围。”这时，杨凤吟已埋好了慕容氏青的尸体，一跃而至，道：“郭姑娘说的不错，如不能毁去三圣门，任何人都可能借其为恶，现在三圣门首脑虽去，但他们的组织并未解体。”包行道：“那关我什么事，我离此之后，就要遁迹深山，宁可和禽兽为伍，不再和世人相见。”

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哀莫大于心死，立在你心中几十年的偶像，一旦破灭，内心中的痛苦不难想到；但那只是一个人的事，如若三圣门不被消灭，那将是千万人的痛苦。”包行突然停下脚步，双目中闪掠过一抹神光，冷冷说道：“三圣门实力最为庞大，但三圣门以下的女儿帮，也是武林中一股强大的力量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瓦解了三圣门后，我将力劝敝帮主解散女儿帮。”

包行道：“如是她不肯听你呢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至少我将离开女儿帮。”

包行默然未语，但却停下了脚步，显然，他已被郭雪君所说服。

申子轩望了杨凤吟一眼，道：“杨姑娘，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，去瓦解三圣门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就算集合了武林中所有之人的力量，也无法打过三圣门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么姑娘留我等在此，有什么作用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慕容长青和紫云宫主都死了，但你们对两人了解多少呢？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：“古往今来，又有何人能够建立起三圣门这等气势庞大的力量呢？几位对此，难道全无好奇之感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姑娘解说了半天，但在下仍未听

出，要如何才能瓦解三圣门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三圣门是一股武林中从未有过的庞大力量，但它却是被智慧串联了起来，瓦解三圣门，智谋要重过武功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这要凭姑娘的调度了。”

杨凤吟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好！希望你们推我出面，用心至诚。”

突然举手连击三掌，同时口中发出一个极怪的声音。但见林中人影闪动，数十个佩带兵刃的黑衣大汉，急奔而入。

每人的脸上，都泛现出愤怒的神色，拔出了身上的兵刃。火炬下但见寒光流转，大有立刻出手之意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、神钧包行等，都不自觉的亮出了兵刃，准备拒敌。

九如大师也举起了飞钹，汤霖举起了手中的赤练蛇头。但闻杨凤吟喝道：“不能动手。”

缓步向前行去，一面口中低声诵吟，似是唱歌一般。那声音中，充满了一种祥和之气。

九如大师低声对申子轩，道：“二哥，这是佛门中的大悲经文。”

申子轩奇道：“杨姑娘怎么会念起经来了。”

只见那些黑衣大汉，纷纷收了兵刃，团团把杨凤吟围了起来。

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杨姑娘如遭围攻，咱们决不能坐视不管。”其实，不用他提醒，场中各人，都已经运气戒备，随时可以出手。

但见那些黑衣大汉，齐齐对着杨凤吟拜了下去。杨凤吟口中仍然低诵着大悲经文，娇躯转动，闪转于一群黑衣大汉之中。

只见她右手挥动，在每一个黑衣大汉身上拍了一掌。她手法快速，落掌极快，别人只见她衣袖飘飘飞舞，却无人瞧出她掌势拍在那些黑衣人的什么地方。

片刻工夫，那些黑衣人脑后，各自中了一掌。

中掌后黑衣并未躺下，反而各自盘膝而坐。杨凤吟也同时停止了诵念经文之声。

郭雪君信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杨姑娘，这些人怎么了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们需要休息，恢复自己。”

郭雪君奇道：“恢复自己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的，他们被一种禁制控制着，忘了自己，慕容长青以举世无俦的侠名，骗了天下人，也骗学了武林高人的武功，集数十百种武功于一身，也学了各种用毒、下毒的办法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他能这样行恶数十年，竟然未被世人发觉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他有一种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从不肯轻易杀人，非必要，也不肯施用强硬的手段出手伤人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他最大的能力是骗，骗得人团团乱转，还要人人称赞他是好人，就算吃过他亏的人，也未必知晓他是坏人。”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他一生骗人，但他也吃人骗的亏，我从他那本记述的传录上，瞧出他的悔恨。他毕生心血建立的霸业，却被人家轻轻松松接了过去，这十几年来，他体会到被骗的痛苦，所以，他有万恶骗为首的一句记述，他极力想悔过，忍辱负重，活到现在，目的就在完成他毁去三圣门的心愿。”申子轩望了那些盘坐的黑衣人一眼，道：“杨姑娘，这些人几时才能清醒过来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们有年纪大小、功力深浅之别，不会同时醒过来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道：“不用管他们了，他们清醒之后，自然想起往事，这

几十年来，他们会像作了一场梦样，咱们要动身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进入三圣门去，希望能在一夜之间，毁去三圣门。”

包行道：“就凭咱们几人之力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是啊，咱们个个神智清明，三圣门中人，却都是迷途的羔羊，说咱们去摧毁三圣门，倒不如说咱们去救他们来的恰切。”

包行道：“就算他们是身受禁制的人，但他们神志未复之前仍然把咱们看成敌人，一旦出手，咱们还手不还手？”杨凤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问的很对。咱们去救人，有如进入了一座疯人院中，我虽然知晓对付他们的法子，但不能保证一定有效。如果没有侠心义胆的人，那就不用去了。”言罢，不再理会几人，径自举步向前行去。

申子轩等，燃烧于胸中二十余年的仇恨之火，在了然真相之后，顿然熄灭去，这是他们仗以奔走二十年的动力，一旦熄灭去，即有着万念俱灰的感觉。

但杨凤吟一席话，大义凛然，也激起了这些人消沉的豪情。群豪相互望了一眼，齐齐追在杨凤吟身后行去。

没有人再问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，也没有人问此去有多少成败之比率，似乎是都有慷慨赴义的气势。

行约数里，到了一处双峰夹峙的谷口。杨凤吟停下脚步，回顾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哪一位不愿意去，可以由此转向南面行去，运气好的人遇不上三圣门的巡查拦劫，天亮时分就可以离开险境。”

群豪无人答话，也无人左顾右盼，似乎是每人都早经定了主意，用不着再瞧别人。

杨凤吟目睹无人离开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攻入三圣门，纵然能一切顺利，也难免有几场凶险搏斗，诸位能否安然无恙，我是毫无把握……”

群豪齐声接道：“我等死而无憾，姑娘不用费心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慕容云笙就在这峰上一处隐秘洞中养息，我去瞧瞧他的伤势如何。他武功高强，如若伤势痊愈，约他同行，诸位也可少几分伤亡的机会。”

汤霖道：“全凭姑娘做主，我等听候调遣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！诸位请在此坐息片刻，我去为诸位准备点食用之物，三圣门埋伏恶毒，天亮之后，咱们再去不迟。”转身向一处峰壁之上攀去。

郭雪君道：“杨姑娘，是否需要小妹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姐姐如肯帮忙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小妹甚愿效劳。”

两人联袂而起，攀上峰壁。

这时，申子轩等都已由衷的对杨凤吟生出了无比的敬佩之心，对她之言，无不听从，当下席地而坐，运气调息。郭雪君追随那杨凤吟，一口气攀上峰顶，杨凤吟推开一块巨岩，行入一座山洞之中。

杨凤吟对洞中的景物，似是极为熟悉，伸手摸过一个火折子一晃，点起了一支松油火烛。

郭雪君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姑娘可也是在此地养伤。”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是慕容云笙养伤之处，小妹不在此地。”

郭雪君早已瞧过四周，只见四壁空荡，哪有慕容云笙的影子，问道：“那慕容云笙现在何处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是慕容长青老前辈的设计，纵然被人找到这座岩洞，他们也找不到洞中的暗门。”

伸手在壁间推动，一扇暗门应手而开。

只见慕容云笙身着青衫，仰面而卧，似是睡的十分香甜。紧旁慕容云笙身侧，躺着一个身着黑袍的光头和尚。郭雪君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。”

郭雪君骇然，道：“是康无双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他原本是个和尚，当了三圣门的大圣主之后，就蓄了头发，目前不过是让他恢复本来的面目罢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小妹一度猜想他是化身书生，想不到他却是和尚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目下我虽得慕容长青告诉了我很多事，也在他留下的传录中，看到了数十年来江湖上的恩怨轨迹，但他的传录上，偏重于他个人的恶行和武功解说，必得求证之后，才能了解真相。”

一面动手由暗门内取出了甚多风干的鹿肉，一面接道：“姐姐，这些野味，足够我们几个人饱餐一顿，不过，要拿到外面用火烤过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个小妹很在行，不劳费心。”

接过了风干的鹿肉，回顾了慕容云笙等一眼，道：“他们睡着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不过，他们如是没有别人帮助，将永远不会清醒。”

郭雪君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服用了一种药物？”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他们被金针钉了几处穴道，这能使他们全身的神经、肌肉完全的松弛下来，据说这等休息，是全眠的休息，不但对疗伤大有帮助，而且能在极短的时间中恢复体能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姑娘可是不愿我看到那金针刺下的方位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姑娘是聪明人，这金针刺穴之术，可用于医道，也可用于其他，我受慕容长青老前辈的嘱咐，不能把此术公诸于世。”

郭雪君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。”纵身跃出石洞。当她烤熟了鹿肉，重进石洞时，慕容云笙和身着僧袍的康无双，都已坐起来。

两人的腹中似是十分饥饿，四双眼睛一齐盯注在郭雪君手中的鹿肉上，馋涎欲滴。

杨凤吟笑一笑，道：“给他们两块鹿肉吃。”

郭雪君应了一声，撕下两声鹿肉，分给了两人。

两人接过了鹿肉，立时大吃起来。

郭雪君很希望慕容云笙或康无双说几句话，但她大失所望，两人一直是低头大吃，未发一言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郭姐姐，咱们走吧！把鹿肉分给他们食用。”

郭雪君虽有千言万语，但杨凤吟却不给她说话的机会。纵身跃出了石洞，郭雪君也只好追了出去。

杨凤吟把鹿肉分给群豪，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诸位饱餐过后，咱们就该动身了。”

群豪都已经存了必死之心，个个神情开朗，接过鹿肉，立时大吃起来。

杨凤吟坐在地上，撕下一块鹿肉，放入口中，笑道：“郭姐姐，你也吃了一点啊！”

郭雪君也撕块鹿肉，放入口中，问道：“那两位呢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们两人的武功，都很高强，自然是要用他们了。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杨姑娘，恕我多一句口，那两位是什么人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一位是慕容云笙，一位原是三圣门中的大圣主康无双。”

申子轩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康无双是何出身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原是少林寺的禅机大师。”

汤霖道：“禅机大师，老夫认识，他是天通大师的弟子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对他的往事，我所知有限，无法一一奉告诸位。”

包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杨姑娘也许早已胸有成竹了，但我们确是一无所知，此番进入三圣门，从好处说，是九死一生，在下想求姑娘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包行道：“慕容长青是否早知道慕容云笙是那紫云宫主的儿子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大概吧！他当时也许没有想的这么深远，但他心机太深了，处处都留下了一招，如是没有紫云宫主篡位夺权的事，这世间就不会有慕容公子复仇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慕容云笙的事，我那位四弟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知道，但他知道的太晚了。”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慕容长青就利用他们父子之情，把严密的三圣门露出了一个空隙，如若没有慕容公子这个人，诸位虽然有报仇之心，恐怕未必能激起武林这股狂潮。”包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如若不是慕容公子出现江湖，在下就不至于加入这一伙复仇行列之中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慕容公子，我和这位郭姐姐，也不会到这里来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想不到我们被他利用了十几年，竟自不知。”汤霖道：“杨姑娘，老夫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问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们还可以再谈几句话动身，你问吧！”汤霖道：“你姑娘这点年纪，和这一身成就，必是出自武林世家，令尊和令堂，亦必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不知何以竟然也卷入这场武林阴谋恩怨的争执之中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奇。”

汤霖道：“好奇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告诉你们也不妨事，我是对慕容公子好奇，慕容长青的名气太大了，影响所及，使人对慕容公子也发生了极深的好奇，他年纪轻轻，身负大仇，形成了一种少年持重的忧郁，那就使他和同样年龄的人，有着很大的不同。”回顾了郭雪君一眼，接道：“慕容长青盛名余荫，使很多人常在暗中帮助他，那些也许是三圣门中的弟子，不论如何坏的人，总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，这就使慕容公子创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奇迹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很有道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姑娘现在了解了慕容云笙的身世，对他的看法，是否有些不同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大大的不同了，我觉着现在的慕容云笙，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罢了，因为他失去了慕容长青余荫的光辉。”九如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姑娘这几句话，深入浅出，但却是人世间的至理，有些人一生一世，只知照理而行，却不了解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太了解了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在呢？”包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该动身了，再要谈下去，咱们都将豪气消沉，也不用进入三圣门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去叫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来。”

片刻之后，带着慕容公子和一个身着黑衣，面垂黑纱的人，行了过来。

郭雪君望了那黑衣人一眼，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以康无双的身份，出任三圣门的大圣主，咱们还要他以大圣主的身份进去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三圣门太庞大了，咱们虽然是有备而去，但却无必胜的把握，最好先把他们搅乱。紫云宫主已经死去，已无真正统治三圣门的人，目下三圣门能够阻拦咱们的，只是靠三圣门严密组织上的本能，如若咱们一举把三圣门的组织系统打乱，可以省去不少麻烦，也可以减少很多伤亡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姑娘是否已经胸有成竹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没有，目下是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姑娘，有一件事，不知你是否想到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康无双是否靠得住？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你尽管放心，他不会背叛咱们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姑娘在他身上动了手脚？”

杨凤吟不理睬郭雪君的问话，目光一掠群豪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举手一样，低声对慕容云笙和康无双道：“对不住啦，请两位开道吧！”

慕容云笙、康无双也不答话，同时举步向前走去。杨凤吟紧追在两人身后而行，一面说道：“从此刻起，诸位要当心一些了，咱们随时可能会遇上三圣门中人偷袭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突然一声鹰鸣传入耳际。

杨凤吟道：“三圣门中，人才实在不少，咱们已经被他们发现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是说那声鹰鸣吗？据在下所知，天下驯鸟能手，无人超过齐夫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，齐夫人会驯鸟，但三圣门中的驯鸟人，是他大哥。”

申子轩啊了一声，不再多言。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应该早走片刻，就可避过这一战。唉！只为我讲话太多了，误了时间。”

只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杨凤吟突然向前奔行了两步，沉声说道：“两位要准备迎敌了。”

慕容云笙、康无双同时停下脚步，两人同时抬手，拔出了背上长剑。

就在两人长剑出鞘的当儿，一群黄衣人疾奔而至。杨凤吟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们可以出手了。”

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一语未发，齐齐欺身而上，双剑并举，迎向人群之中冲去。

但见两道寒光电掣风飘一般，卷入了一群黄衣人中。双方接触，立时响起了两声闷哼，两颗人头，飞落地上。原来，两人一接上手，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就各杀一人。杨凤吟目光一顾包行、申子轩等，道：“他们两人都已习得上乘剑术，如若是放手搏杀，必然是一个惨不忍睹之局。”就这两句话的工夫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又杀了两个人。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见过不少惨烈的搏斗，却从未见过这等凶残的杀法，这不是搏斗，倒像是一场很残酷的凶杀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本来，他们的剑法也不致这么凶残，只因……”她似是突然觉着说漏了嘴，立时住口不言。

包行道：“同样的一套剑法，不可能忽然间变的凶残起来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自然那和剑法无关，用剑的是人，人主宰着剑招的变化。”

包行道：“姑娘是否有难言之隐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是难言之隐，而是不愿说出来。”包行轻轻嗯了一声，

道：“那么是在下多问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不能算你多问，只是我不愿说出来。”就在两人谈话的当儿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把十余个黄衣大汉，全都杀死。

申子轩行近尸体停放之处，仔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好恶毒的剑法。”

杨凤吟缓步行了过去，望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收了剑势。”

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缓缓把剑还入鞘中。

两人似是一直听杨凤吟的命令行事，一听即迈步向前行去。包行暗中数了一下，道：“一共十四个人，在这片刻工夫中，两人各杀了七个。”

杨凤吟仔细的看了几具尸体一眼，道：“康无双杀了八个，慕容云笙棋差一着，杀了六个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攻入三圣门中，似是用不着我们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和慕容云笙只是两个人，如若是他们遇到了敌手众多，或是武功高强的人，那就要诸位出手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已看过他们两人的剑招，在下自知难以胜过他们两人，如是他们不敌，我们更难是敌手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诸位和他们两人有些不同，他们在心中毫无顾忌，攻敌剑招中，不留余地，也不为自己的安全保留下招数上的缓冲，这就是他们剑招异于常人的地方，对敌时也特别恶毒；但我们神智清明的人，决办不到，因为每一招武功中，除有着伤敌变化之外，还有着自保的潜能。但他们两人，把每一招都用到极致，攻敌之能，完全发挥了出来，同是一招武功，在他们手中用出来，就特具威力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勿怪在下有时看到他们剑招，似甚熟悉，但却又感觉出有一些不同之处。”

谈话之间，转过了两个山弯，只见一排身着黄衣的大汉，并肩而立，拦住了去路。

杨凤吟突然加快了脚步，追上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这时，两人已然行近黄衣人七八尺处，闻声停下脚步。

杨凤吟越过两人，行近黄衣人，一挥手，道：“哪位是领头的人？”

居中一个黄衣大汉，一举手中的梅花夺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杨凤吟双目盯注在那黄衣大汉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姓名？”郭雪君虽然站在两丈外的地方，但她心中有了准备，选择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角度，把杨凤吟看的十分清楚。

她留心着杨凤吟每一个细微的举动，也全神倾听她说的每一句话和她神色表情。

但闻那黄衣大汉冷冷地说道：“在下奉命守护此处，任何人未执圣牌，不得出入。”

杨凤吟微微颌首，道：“你神志很清明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你想恢复自己，去见你的妻儿、亲人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在下没有妻儿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突然低声唱起来。

郭雪君凝神倾听，觉出杨凤吟的歌声，和适才在林中念的经文，大不相同，两个音调，两个内容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三圣门中，果然是复杂的很。

但见那一排并立的黄衣人，脸上泛现出惊愕之色，慢慢的转变成了平和的神情。

杨凤吟缓缓伸出手去，望着那居中大汉道：“把兵刃给我。”那居中的黄衣大汉，缓缓举起了手中的梅花夺，交到杨凤吟的手中。

杨凤吟接过了梅花夺，放在地上，突然向前行了两步，玉手挥动，在那居中大汉身上，拍了数掌。

那黄衣大汉身子摇了两摇，突然一交跌摔在地上。杨凤吟挥挥手，高声说道：“你们都丢去兵刃。”那一排并肩而立的黄衣大汉，似乎是被杨凤吟所控制，个个都拔出了兵刃，丢在地上。

杨凤吟娇躯转动，疾快的由黄衣人身侧行过。

她动作迅快，人在行走，手不停挥，每个黄衣人都中了一掌。

片刻之间，所有中掌黄衣人，都伸展双臂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倒摔在地上。

杨凤吟目睹那黄衣人全都倒地，才长长吁一口气，缓步行近了包行，道：“咱们可以过去了。”

申子轩望了那倒在地上的黄衣人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点了他们的穴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们何以不反抗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就是三圣门的秘密，武林之中，从来没有一个门派，有此庞大的势力，而且又不为武林中知晓。”包行道：“姑娘心中似是早已了然了三圣门的秘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知晓一点但并不完全，我在试验自己。”包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郭雪君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杨姑娘，我听到你唱的歌声，似是和林中的歌声有些不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们受的禁制不同，用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如何分辨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从他们的神情之中，瞧出他们是受何物控制。如是方法使用不当，那就毫无效用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看得出，你适才的神情也很紧张。”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总算过去了，咱们再往前走走吧！”

当先步向前行去。

群豪又过了一个山角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片柳林，隐隐透出一座寺院。杨凤吟指着那一片柳林说道：“这片柳林之后，就是万佛院了，这是初入三圣门的门户，过了万佛院，就进入了三圣门的禁地。”

举手一挥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向前奔去。杨凤吟一面加快脚步，一面说道：“那普度大师，似乎是一位神志很清醒的人物，其人面善心恶，是一位很阴沉的人物。”这时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冲入了柳林之中。但见两人同时拔剑一挥，寒光闪动，已有两个身着僧袍的和尚，倒摔地上。

杨凤吟突然加快脚步，奔了过去。

申子轩飞跃而起，追上了杨凤吟道：“姑娘，让他们少杀几个人，好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一句俗语说，除恶务尽，你知道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如若他们是失了自主的人，杀了他们，岂不是冤枉的很。”

几人动作愈来愈快，说完几句话，人已经奔近了万佛院前。只见普度大

师带着十余僧侣，手中各执兵刃，拦在万佛院前。

杨凤吟一个飞跃，落在康无双和慕容云笙身前，挥手示意两人停下，冷冷说道：“普度，你认识他们两人吗？”普度大师道：“一个是慕容公子，一个是假冒大圣主的康无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是让路呢，还是想死在他们剑下？”普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贫僧奉有圣谕……”

杨凤吟冷笑一声道：“什么圣谕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圣堂传下的令谕。”

杨凤吟本有着满脸不耐神色，听完话后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大圣主现在此地，哪里还有圣谕出来，那圣谕定然是假的了。”

普度大师摇摇头，道：“那圣谕上加有圣堂的特殊标记，自然是不会有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可否拿给我看看？”

普度大师略一沉吟道：“可以，不过在下有个条件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心中明白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活命的机会就不大了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所以，贫僧要姑娘答应，我交出圣谕之后，姑娘要答允贫僧不伤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神志很清醒，大约是可以保住性命了。”普度大师缓缓从中取出一块白绢，交了过去。

杨凤吟接过白绢，展开看去。

那是一块很小的精制丝绢，其薄如纸，上面写着：全力阻敌，后援即到。面上的字迹方正，显然不是用笔写成，似乎是用雕刻成的字印上。

杨凤吟看了一阵，道：“我瞧不出，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”普度大师道：“姑娘举起来映着日光瞧瞧。”

杨凤吟迎着日光望去，果然见那白绢之内，写着灵堂圣谕四个字。

字是淡红色，不映着光，瞧不出来。

杨凤吟看过之后，随手放入怀中，笑道：“普度，你现在有两条路选择，一条是跟着我走，听我之命；一条是你们现在动手，我让你们先机，要你们死而无怨。”

普度大师摇摇头，道：“贫僧自知非诸位之敌，不管如何，贫僧都不会选择动手的路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么，你是要听我之命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这个给贫僧一段考虑的时间如何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不行，你站开一些。”

回目一顾慕容云笙和康无双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见认一下，他们两人的剑招，再作决定不迟。”

话未落口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长剑出鞘，攻了过去。普度大师疾快向后退了五步。

群僧未来得及举起兵刃，已有四个人摔倒在地上。

两支剑有如出柵猛虎，但见寒芒流转，滚汤泼雪一般，逼得群僧纷纷退避。

但两人的剑势太过恶毒，群僧虽想逃避，已然没有机会，寒芒流转中，群僧纷纷倒地。

普度大师一看苗头不对，转身想溜，杨凤吟却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普度，想要命你就别逃。”

这声呼喝，使得普度微微一怔，回头望了杨凤吟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贫僧到后面瞧瞧就来，俗语说的好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能逃到哪里去呢？”口中说话，人却向后退去。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一定找死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喝声中，右手一挥，一道金芒，破空而去。

普度大师眼看金芒飞来，立时一提气，向后倒跃而退。他应变虽然够快，但那道飞去的金芒更快，掠着普度后脑而过。

如若那普度大师的行动再快一些，那金芒刚好射中普度的头顶。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跑的比我想的慢一步，要不要再试试。”普度大师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是不愿贫僧走，贫僧就留这里了。”

原来，他相度情势，已然无法再走，这一阵工夫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已然尽杀群僧，两人双剑，直向普度逼来。杨凤吟飞身一跃，抢到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身前，举手一挥，两人立时停了下来。目光却转到普度大师的身上，道：“你想好了没有？如若帮助我，背叛三圣门，你可能不死，但至少你可多活一会；如是不肯受我之命，立时就让你溅血而亡，你既然怕死，多活一刻，也好一些，是吗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贫僧对三圣门的诸多措施，早有不满……”杨凤吟一摆手，接道：“别给我说理由，我此刻时间宝贵的很，只要答复我问你的话。”

普度大师望望群僧的尸体，道：“贫僧愿听姑娘之命。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看起来，世间不怕死的人，实是不多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替我们带路，告诉你那些属下，他们反抗也是无用，只有自取死亡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贫僧明白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你们都放下兵刃，站在道旁。”

杨凤吟紧随普度大师身后而行，群豪鱼贯随后。但见人影闪动，埋伏于两廊树后的僧侣，纷纷放下兵刃，走了出来。

郭雪君突然加快了脚步，追上了杨凤吟，道：“杨姑娘，这位普度大师，在这座寺院中，似是极具权威。”杨凤吟接道：“这就是三圣门异于其他门派的地方。他们派出的分舵，主持人有着绝对的权威；自然，他们有一套控制的方法，只要主持人不生叛离之心，他们就不用担心分舵的叛离。”郭雪君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。”

两人一面谈话，一面向前行进，说完了几句话，人已走到了寺院后面。

普度大师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寺中所有之人，都已放下了兵刃，听凭姑娘吩咐。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处置他们？”普度大师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听凭姑娘的裁决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选择十个武功高强人，要他们带上兵刃。”普度大师应了一声，选出十名高手，各执兵刃，排成一列，道：“姑娘要他们做什么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用的什么兵刃？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戒刀。”伸手取了一柄戒刀。

杨凤吟道：“带着你十个属下，替我们开道。”

普度大师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要我帮你们开道，和三圣门作对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你这些行动，已经背叛了三圣门，就算你不帮我们，三圣门也一样要把你作叛徒处置。”普度大师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三

圣门的布置，一关强过一关，而且贫僧一直守在万佛院，过了万佛院，贫僧就不熟悉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只管往前走，我熟悉，不懂的我告诉你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贫僧武功不济，只怕不能承担开道的职位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些事不用你烦心，你打不过的人，自会有人帮你。”

普度大师无可奈何，道：“好吧！贫僧相信姑娘。”带着十个僧侣，当先向前行去。

普度大师带着群僧穿过了万佛院，到了一崖壁前面，停下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这里有一道暗门，通过一条地下密道，才能进入三圣门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你定然有法子可以叫他们开启密门。”普度大师道：“平常也许可以，但今日只怕不成，圣堂中既有圣谕传与贫僧，他们自然也早有准备了。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惜的很，你连这点办法也没有，只有杀了你算啦。”

右手一摆，康无双应手向普度行去。

普度大师急急说道：“且慢，让贫僧试试看。”杨凤吟点头一笑，道：“过了这条地道之后，就不用你走前面了。”

口中说话，人却疾快的行了两步，阻挡住康无双。普度大师行近石壁，仔细瞧了一阵，举手在石壁上击了三掌。

一道石门，应手而开。

门内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普度，什么事？”普度大师还未来及答话，杨凤吟突然举手在康无双和慕容云笙背心各拍一掌。

两条人影，突然间疾如离弦之箭一般，射入了那启开的石门之中。

普度轻轻咳了一声，话还未出口，石洞中已响起了一声惨叫。

杨凤吟道：“普度，带着人走进去。”

普度大师道：“姑娘，这石道之中的埋伏很多，非人力所能抗拒。”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样怕死吗？”

一伸手，扣住普度左腕脉穴，直向石洞中行去。但闻普度大喝道：“你们还不进来，站在那里等什么？”十个僧侣应声而起，抢在普度大师前面，奔入石洞。雷化方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普度和尚畏首畏尾，但却被杨姑娘惩治的服服贴贴。”

但闻杨凤吟清亮的声音，由那幽暗的山洞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诸位请进来吧！”

群豪相互望了一眼，鱼贯行入了幽暗的石洞之中。一路无阻，只是愈行愈觉黑暗，深入了八九丈后，已然伸手不见五指。

郭雪君道：“应该到了啊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该到了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地道中有埋伏，咱们早该到了。”申子轩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火折子，随手一晃，亮起了一道火光。

火光耀射下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只见道旁躺着数具僧侣尸体，外面不见伤痕，但口中却渗出血来。

申子轩道：“此处距洞口虽然有八九丈远，但途中并无阻拦之物，如若他们受伤之后，发出呼叫，咱们都可以听到。”汤霖道：“但他们来不及发出叫声，一击致命。”只见杨凤吟缓步行了过来，脸上泛出微微的笑意。她

姿态优美，快步行来，有如行云流水，片刻间，已到了群豪身侧。

郭雪君道：“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们在前面，想不到这一关过的如此顺利，这地道中，本有很多的机关埋伏，现在，咱们不用担心这些阻碍杨风吟一面举步而行，一面说道：“不用捧我，我不过是机会凑巧罢了。”

群豪鱼贯随行。

郭雪君加快脚步，走在杨凤吟的身侧，道：“姑娘，我想请教一点私事。”

杨凤吟沉思了良久，道：“你说说看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我看你对那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一般模样，似是已毫无惜爱之意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早想到你会问我这件事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我要反问你一句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小妹不怕问，问什么都可以，但你还未回答我的话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如回答了我的话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”郭雪君眨动了一下眼睛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杨凤吟又抢先道：“你对那慕容云笙的观感如何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很好。他是很正直的年轻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要不要小妹替你做个媒，唉！事实上，他是个很好的男人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不论姑娘说什么，小妹都觉着你对那慕容云笙一度有过很深的情意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过去我确实对他有过一段很深的眷恋，但我们之间，有着一段距离。唉！你是知道的，目下我还是康无双的夫人啊！”

郭雪君道：“姑娘仍然准备嫁给康无双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几时听说过和尚娶太太了？”郭雪君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的意思很明显，名义上我已是那康无双的妻子，自然是不能再嫁人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想一想似是而非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只要找出一种理由，使我自己相信就行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杨姑娘，这石道中机关虽然已被你控制，但上这条石道时，还要坐一阵缆车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劳费心，不但这石道中的机关完全破去，缆车处也应该安排好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了上车之处。

果然，一切都在那杨凤吟预料之内，停车处早已有车相候。杨凤吟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诸位可以上车了。”除了郭雪君之外，大都未坐过这等缆车。

郭雪君当先踏入车中，道：“诸位请上来吧！”申子轩等举步踏上缆车，杨凤吟立时高呼开车。缆车开动，片刻后，已见天光，缆车疾快的出了穴洞。只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各自手执长剑，守在穴洞口处。长剑上仍然滴着鲜血，旁侧倒摔着几具尸体。

普度大师站在一侧，右手执着戒刀，左臂鲜血淋漓。十余个随行和尚，已然一个不见，显然都已死于石道之中。这是一幅很凄惨的画面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毫无表情，更使这凄惨的画面中，增加了一份恐怖的感觉。

杨凤吟摆摆手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收入剑势，又转身向前行去。

普度大师似是已被慑服，不敢多发一言，默然跟在两人之后。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身经百战的人，不知对此刻情形，有何感觉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恐怖凄厉，使人不寒而栗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所说的恐怖凄厉，并非是指这场搏杀而言，而是这里的气氛，使人有着如入九幽的感觉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就是三圣门的厉害之处，他们能罗致天下各门派的高手，但又都能为其所用。”

包行道：“姑娘用什么手法，竟然使康无双和慕容云笙成了两具武功高强的行尸走肉，除了可听你之命出手杀人之外，似乎是再不知别的事了，故友亲人，一概不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若他们还存有人性，还能够分辨出亲疏故交，他们的凌厉剑招，也将减弱很多，因为他想到了保护自己。”

九如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你这样用他们卖命，是否会觉着残忍一些，而且一个暂失人性的人，可以用之对敌，他也可反噬同道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要紧。我对他们有着很精密的控制方法，只要你精通此道，他们就可俯首听命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三圣门异于其他门派者，就在这一套精密的控制方法，任何人只要能精通此道，就可以控制三圣门。”

这时，几人已然行近花阵，放眼看去，但见繁花似锦，一片灿烂。

只见慕容云笙、康无双，手执长剑，停在花阵前面。普度大师提刀站在两人身后。

杨凤吟行近花阵，仔细瞧了一阵，回首说道：“那一位精通五行奇术。”

包行道：“在下略知一二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分成两批入阵，你我各带一批，就算遇上阵中的埋伏，也好彼此呼应。”包行仔细瞧瞧花阵，道：“奇阵变化，似是都在花丛之中，如若咱们行走于小径之上，就不致迷入阵中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你只要记下生克，不要让人走入阵中就成了。”

蛇神汤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有个法子，不知道成是不成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有何高见？”

蛇神汤霖道：“咱们放起一把火，烧去那臭花，岂不可畅行无阻了。”

第七十回 生死一搏

杨凤吟道：“法子不错，只是这花阵不易燃起，而且咱们也没有时间等着这花阵烧光，趁他们中枢无主时，咱们要尽快的攻入地下石城。唉！如等他们有所准备，咱们几人之力量，决难抗拒。”口中说话，人已举步行入花阵，带路向前行去，一面接道：“我带普度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三人开道。”

包行回顾了申子轩等一眼，道：“诸位请听在下一言，五行变化，是一种极尽幻变之妙的奇术，不了解个中之理的人，一时之间，很难明白，因此，在下不作解说了，请诸位紧追在我身后，最好能照着落足之处落足。”

申子轩等都是久走江湖之人，虽然都不懂五行奇术这一门深奥的学问，但却听说过五行奇术的厉害，果然是人人小心，都踏着包行的足印而去。

包行肩负大任，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诸位小心啊，别掉入花阵之中。”

穿过了花阵，景物一变。只见数具横尸，躺在一片疏落的林木之前。

申子轩目光一转，只见那些尸体，都是身穿黑衣的童子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这些人一色衣着，定是三圣门中人，但看上去都不过是十几岁的童子，明明知晓他们不是好人，但咱们也无法下得毒手杀他们。”

包行目光转动，但见翠林中一片静寂，除了那几具尸体之外，不见一个人，也听不到一点声息。杨凤吟一行已走的不知去向。此时，天色已快近午，日光普照，满眼仙境一般。只见前是翠林，身后丛花，真如置身于仙山。

雷化方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好景色啊！在下走遍了大江南北，从未见过这等美丽的景色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景色虽美，但却太寂了，似这等花香林茂的所在，正该是百鸟齐鸣之地，但却未听过一声鸟语。”他这一提，群豪果有同感，抬头四顾，不见一只鸟影。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穿过这片翠林、疏屋，就找到了一座石城，诸位将可以看到另一个奇怪的景象，灰色城壁，绵连的石屋，每一间屋内都有人，但每一间房门都紧闭着，你只要推开了一扇门，就会引来一场麻烦。”

包行道：“那座灰城，可就是有名的地下石城吗？”郭雪君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地下石城，是另一处奇幻的景象，深处地层之内，坑道交错，防守的十分严密。”包行流目四顾，仍然不见杨凤吟，不禁心头大急，道：“杨姑娘哪里去了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他们定然走在前面，咱们已经离开了花阵，向前走就是。”

包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瞧这翠林之中，情形有些不对。”雷化方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瞧这翠林的形式，似是一种阵图。”雷化方道：“什么阵图？”

包行道：“我瞧不出来，我如瞧得出来，早就带诸位进去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要在此地等吗？”

包行道：“是啊！要等杨姑娘回来再说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杨姑娘来了。”抬头看去，只见杨凤吟衣袂飘飘的缓步行了过来。

片刻之后，杨凤吟已行到林边。

包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幸未辱命，把他们带至此地，但这片翠地……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翠林中本有埋伏，但已清除，诸位请随我来吧！”转身

向前行去。

逐渐的，群豪都对那杨凤吟生出了十分敬重之心，鱼贯随在身后而行。穿过一片翠林，景物果然一变。只见一座灰色的小城，拦住了去路。

慕容云笙、康无双各执长剑，站在城门前面，一个青衣童子横尸在城门口处。普渡大师左臂上伤势已经包扎，右手执着戒刀，站在康无双的身后。

申子轩行近那青衣童子，低头看去，只见那青衣童子，前心之上，鲜血缓缓渗出。一剑毙命，正中心脏。摇摇头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刀攻正门，剑走偏锋，这一剑正中心脏，剑法倒是少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是你们那位慕容大哥创出的剑法，名叫‘点红唇’，属于阴手剑招，十分恶毒，慕容云笙似是已经把这招剑法练的很熟了。”

申子轩听他语含讥讽，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，就不再多言。

杨凤吟脸上的微笑敛失，变成了一脸严肃之色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已过了那石道险关，目前却面临着最凶险的一关，这一关，需要各位武功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硬碰硬的搏杀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这石城之中，囚禁的都是当代武林高手。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他们也是身受禁制的人，杨姑娘为什么不用像对付别的人一样手法对付他们，却要我们硬拼过关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很多三圣门的秘密，但我不是三圣门的主人，也不能把任何事都晓得细微不遗。这石城被囚之人，和别人身上的禁制不同，也许是他们在武林中德高望重，慕容长青不忍使他们神智迷失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所以他用了别的方法。”

郭雪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是否忘记了一件事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只要咱们不开两侧石屋之门，他们就不会现身阻拦，如是我记忆不错，他们似是不能离开被囚石室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此刻情形不同，也许情况有变，如是这石城没有一点别的作用，慕容长青也不筑这座石城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为恶作歹的是紫云宫主，但姑娘似是仍对那慕容长青存有成见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但这座石城，乃慕容长青修筑，凭紫云宫主那点才能，如何能造成这等局势。”

目光一掠群豪接道：“进入这石城之后，各自注意一些，因为石城中被囚之人，都是当代武林中第一流高手，他们都是各具绝招的人物，他们被囚多年，诸位不要寄望他们仍会是当年的清高的光明磊落性格。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。”

杨凤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诸位不要对我寄望太高，我对这座石城中人，并不熟悉，为了彼此能够相互照应，咱们排成一个方阵入内，由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双剑开道，申大侠和雷大侠走右面，汤老前辈和包老前辈，请走在左面，九如大师请与普度居中，我和郭姑娘断后，诸位如若遇上攻击之时，请各自设法自保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和人动手之时，咱们是否要停下来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申大侠这一问，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未说明白，咱们主要的是穿过这座石城，瓦解了三圣门的核心，必可找出解除这石城禁制之法，咱们这一次进入石城，用心在顺利的通过，不是和人动手比武争名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明白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现在，诸位可以准备一下，咱们立刻动身。”

群豪不再多言，各自运气调息。一盏热茶工夫之后，群豪已依照杨凤吟的安排，布成了一座方阵。

慕容云笙、康无双仗剑先行，申子轩、包行等，都已取出兵刃，握在手中，每人神色变得十分严肃，只有杨凤吟还能保持着轻松神情。

群豪布成方阵，直入城中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片凄清不见一个人影。两侧都是房屋，相隔不远，就有一座木门。这地方如说是座石城，倒不如说是围墙圈着两排石屋。

一条青石铺成的大道，向后伸入，几人行到第一座石屋所在，突闻呀然一声，木门大开。一个年逾半百，身着一袭蓝衫，长髯垂胸的老人，缓步行了出来。紧随在蓝衫老人身后的，是一位布衣荆钗，四十左右的妇人。这一男一女离开了石屋之后，并肩站在青石道中，拦住了几人的去路。

杨凤吟道：“诸位请自保重。”飞身一跃越过了慕容云笙，回身拦住了康无双等。

整座方阵，在距那老者四五尺处，停了下来。杨凤吟还未来及开口，申子轩已失声叫道：“龙凤双剑。”

蓝衫老者两道目光，转注申子轩的身上道：“阁下何人？怎会认得老夫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兄弟申子轩，唐兄不认识了。”忽然想到自己佝背易容，自是难怪对方不认，急急道：“兄弟体形、容貌，都非当年形象，难怪贤夫妇不认得了。”

蓝衫老人目光在申子轩身上，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管你是不是申子轩，你既然认识我们夫妇，老夫就要奉劝你几句话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唐兄有何见教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离开方阵，退出石城，如若不听老夫劝告，休怪老夫剑下无情。”说完话，右手一抬，拔出背上长剑。那中年妇人，也同时伸手拔出长剑。

申子轩道：“龙凤双剑合手，威力倍增。”这两句话，明里是赞扬龙凤双剑，暗里却是告诉杨凤吟龙凤双剑的虚实。蓝衫人打量了整个方阵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想不到蛇神汤霖也来了。”

汤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玩长虫的人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唐兄高称兄弟了。”

蓝衫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最好也退出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唐老前辈不用多费口舌，带路童子已经死在我们剑下。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老夫不管你杀了多少人，也不管你们如何到此，只是有一件，你们不能从此地经过，老夫夫妇已奉得圣谕，不许人越过此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想，总有办法可以过此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只有一条路，你们能胜过龙凤双剑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是的，此刻一部份是你故旧，余下的，你都见过。”

蓝衫人长剑一指慕容云笙道：“他是慕容公子。”杨凤吟指指康无双道：“这一位你们夫妇认识吗？”蓝衫人打量了康无双一眼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，贵门中的大圣主。”

蓝衫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只听圣堂令谕，不认圣主其人，姑娘纵然说的天花乱坠，也难使老夫相信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看你神智很清楚，才耐着性子，和你多说了几句话，你

如是一定想在武功上分个高低，我们并不害怕；不过，贤夫妇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，竟然甘愿作阶下之囚。”

蓝衫人双目中神光闪动，凝目沉思了片刻，突然一挥长剑，厉声喝道：“诸位再不退出，休怪老夫夫妇双剑无情了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唐兄，杨姑娘说的不错，贤夫妇被人囚此，居矮屋，受人命，是何等委屈，怎的竟不肯借此机会摆脱囚居生活，我们不敢期望贤夫妇帮助我们，但至少贤夫妇可脱离这等囚居生活。”

蓝衫人怒道：“老夫不愿和你们耗时间斗口，再不退走，老夫要出手了。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他们身受一种特殊禁制，无法控制自己，既然无法善罢，只好动手了。”娇躯横移，闪开五尺，一挥手，道：“闯过去。”

慕容云笙、康无双，应声而上，双剑并出，分向那蓝衫老人和中年妇人攻击。

蓝衫人和那中年妇人同时挥动长剑，接住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剑招恶斗起来。龙凤双剑乃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尤以龙凤双剑合璧之后，威力倍增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成名的人物，都毁在龙凤双剑合璧手中。

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出手之后，都是极为恶毒的剑招，唰唰几剑，把龙凤双剑生生分开，龙凤双剑虽然极力想使双剑合璧，但因两人剑招凌厉，出手剑招，尽都指向蓝衫人和中年妇人的致命要害。

因为两人剑招的恶毒凌厉，大出常情，那蓝衫人和中年妇人，竟然被两人剑招逼得连连后退无法合在一起，但尤凤双剑究是有着深厚武功的人，康无双等的剑招虽然恶毒，但经过了十招之后，两人已把阵脚稳住。但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攻势，凌厉绝伦，龙凤双剑虽然把阵脚稳住，但仍然是一个有守无攻之局。这四人搏斗凶残，但见剑光霍霍，不见人影，在场之人，都看得目瞪口呆。

杨凤吟盯注在四人搏斗之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龙凤双剑武功只要再高出一筹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就要伤在两人的剑下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可是说四人平分秋色？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慕容云笙和康无双武功要高出一筹，只不过两人几处穴道受制，有些呆板，再打下去，两人武功发挥出来，龙凤双剑非要伤在剑下不可。”

包行道：“姑娘的话，听起来，前后有些矛盾。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我没说清楚，但我想诸位应该知道，因为我说过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的剑招，攻中无守，发挥到攻势的极致，所以破绽也多。如若龙凤双剑，武功高上一筹，就可以在极短的几招中找出破绽，或刺伤两人，或取两人之命。”

包行道：“如是打下去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愈打的时间久，他们剑招愈是恶毒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一声闷哼，一声尖叫，传了过来。凝目望去，只见龙凤双剑各中一剑，蓝衫老人创伤前胸，中年妇人却伤在左大腿上。本来，康无双、慕容云笙，剑法恶毒、剑招直取两人的要害，总算两人武功高强，及时避开了致命要害。

杨凤吟突然口发清啸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将要沉落的剑势，及时收住。杨凤吟娇身一晃，飞到龙凤双剑身前，道：“两位老前辈都是好人，留你们性命。”双手齐出，分点了两人穴道。申子轩道：“好一场凌厉的龙争虎斗。”

包行道：“奇怪的是，怎的会无人出来助拳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就是三圣门的大缺点，他们奉命行事，却是各自为战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咱们往前走吧！此后只怕是一仗比一仗凶险。”

申子轩转目望去，只见慕容云笙和康无双，头上都见了汗水，想他们这一战，虽然胜了龙凤双剑，但却胜来极是不易。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他们这一战胜的很艰苦，如是要他们再对付下一场搏斗，只怕是力难从心。”

杨凤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下一场搏斗，要哪一位出手呢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姑娘目下是首脑人物，不妨就我们之中，选出两位迎敌之人。”

杨凤吟略一沉思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先看过拦攻之人，再作决定不迟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石屋门户相距，也就不过丈许距离，众人行不过数步，第二扇木门已开，只见一个身穿灰色僧袍的老和尚，行出门来，拦在路中。这和尚年纪已很老迈，但衣着却很干净，满脸红光，显然他的衣食，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

杨凤吟停下脚步，同时扬手拦住了康无双和慕容云笙，回头说道：“哪一位认识这位老禅师，请把他的法号、出身说出来。”神钓包行道：“在下认识，这位老禅师法号一雷，乃出身少林寺的高僧。”

白眉老僧接着道：“正是老衲。”

杨凤吟两道清澈的眼神，盯注在一雷大师的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老禅师是有道高僧，想来还未被他们迷去神智？”白眉老僧道：“所以，老衲不伤你们性命，你们退回去吧！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对三圣门中事了解了很多，但对这座石城中人，却是全然不解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老禅师，可否回答在下两句话？”

一雷大师道：“可以，你问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的神志很清明吗？”

一雷大师道：“老衲清楚的很啊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是否很怀念少林寺？”

一雷大师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衲怀念少林寺又能如何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等已破去了石道机关，老禅师离开时前路无阻，可以重回少林寺，再度清静岁月。”

一雷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里很清静啊！”

杨凤吟摇摇头，黯然说道：“大师也无法自拔了，你亮兵刃吧！”

一雷大师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衲已很多年未和人动过手了，你们还是回去的好。”

杨凤吟拔出宝剑，道：“老禅师，除非你肯放我们过去，否则，我们只好闯过去，老禅师不妨看看龙凤双剑的下场，你如自信能胜过龙凤双剑合璧的威力，再和我们动手不迟。”一雷大师摇摇头，笑道：“龙凤双剑，如何能和老衲相比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大师是非要动手不可了。”一雷大师不再答话，却盘膝坐在地上，双手互相搓揉。这动作大出意外，连那申子轩、包行等久走江湖，见多识广的人，也是瞧的茫然难解，暗道：难道坐在地上，双手互搓一阵，就能把我们挡回去不成。普度大师似是瞧出了便宜，低声对杨凤吟道：“贫僧先过去。”

突然飞身而起，从那一雷大师身侧跃过。

但见一雷大师搓动的双手，突然一放，一股强大的暗劲，疾快的撞了过来。普度大师只觉前胸如受千斤铁锤击中一般，身不由主的离地而起，砰然

一声摔了七八尺远。杨凤吟急急奔向前面，凝目看去，只见普度大师口中缓缓流出血来，竟是早已气绝而亡。

雷化方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三哥，你出身少林寺，知道这是什么武功吗？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贫僧没见过这种武功，如是要我猜一下，可能是佛门中般若掌力。”

一雷大师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般若掌力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既知道是般若掌力，想必早知它的力量了。”

九如大师道：“就弟子所知，这般若掌力，无坚不摧，不论练的什么防身武功，都难抗拒。”

一雷大师道：“不错，所以，还是听老衲相劝，不可妄言闯关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不再理会群豪。

杨凤吟突然一伸手，道：“包前辈，把你的钓钩借给我用用。”

包行应了声，递过钓钩。

杨凤吟借过钓竿，道：“诸位请向后退开一丈。”群豪都不知杨凤吟的用心，只好依言退后一丈。

杨凤吟举起手中的钓竿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想试试老前辈的武功。”

一雷大师睁开眼睛，望了杨凤吟一眼，道：“你手中用的什么兵刃？”

杨凤吟：“钓鱼竿。”

一雷大师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钓鱼竿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钓鱼竿，我对你攻出一招时，人还在一丈开外，你的般若掌力，能否伤到我？”

一雷大师道：“那么姑娘试试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小心了。”右手一振，手中钓竿突然飞出。但见白芒一闪，钓竿前面飞出一条白线，带着一条金钩，直飞过去。

一雷大师右手一抬，一股暗劲，疾飞过来，直向那金钩之上击出。杨凤吟右手腕一挫，手中的金钩，突然收了回来。但一收即发，又是一招击了过去。忽收忽发，片刻之间，连攻了五竿。一雷大师双掌随着杨凤吟飞舞的钓钩，连连发出掌力。郭雪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杨姑娘果然是聪明的很，她在诱引那一雷大师发出掌力。”

片刻之后，杨凤吟已然攻出了二十几招，一雷大师也连发了二十余掌。突然间，杨凤吟弃去了手中的钓竿，翻腕拔出了背上长剑，娇叱一声，身剑合一，直向那一雷大师冲了过去，场中群豪都瞧出这一击之下，双方将立判生死存亡，都不禁别过头去。但他们又都有着早见后果的强烈愿望，日光一瞬间，立时又向两人望去。

就这一瞬间，场中已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只见杨凤吟手执长剑，站在一雷大师的身侧，那一雷大师闭目而坐，前胸处缓缓流出血来。

杨凤吟并未回头招呼几人，也未查看那和尚的伤势，却蹲在地上，伸手在那和尚身上乱摸。

包行捡起地上的钓竿，低声说道：“杨姑娘在做什么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求证一件事，如若她成了，咱们就可以畅行无阻了。”

忽然间，杨凤吟挺身而起，右手扬动，点了一雷大师三处穴道，又在他身上拍了四掌，然后仰面一交，倒摔在地上。群豪齐声惊呼，道：“杨姑娘。”齐齐奔了过去。郭雪君一探手，扶起了杨凤吟，轻轻一掌，拍在杨凤吟的后

背之上。

杨凤吟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，道：“这和尚的掌力好生强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杨姑娘，你的伤势如何？”

“我不要紧了。”杨凤吟道。

目光盯在一雷大师的脸上，神情肃然地接道：“希望我的手法没有错，如是错了，咱们就很难闯进此城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申子轩道。

杨凤吟道：“这城中人物，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但凭咱们几人力，只怕是很难闯得过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要把这些人收为己用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也必需要收为己用，咱们才能够对付三圣门。”回顾了群豪一眼，挣脱郭雪君道：“姐姐，你拿一把长剑，顶在这一雷大师的后心要害，听我之令，取他性命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要杀他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如是他不能为我们所用，只有杀他一途了。”郭雪君不再多问，伸手取过长剑，顶在一雷大师的背心要害。

杨凤吟道：“我一举手，你就取他之命。”

郭雪君点点头，暗自凝聚功力。

但见一雷大师紧闭的双目，缓缓睁开，双目却盯注在杨凤吟的脸上瞧着。

杨凤吟伤势不轻，但她却无暇休息，强振精神，微笑道：“大师认识我吗？”

一雷大师点点头，道：“认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受了伤？”一雷大师道：“老衲伤的不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郭姐姐，你请退。”

郭雪君收剑而退道：“你成功了吗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天佑武林，可笑那紫云宫主，这多年来，只知使自己武功精进，不知调整这些人身上的禁制。”缓缓抬起右手，接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知晓这是什么？”一雷大师目光一直随着杨凤吟的右手，但群豪却未注意，听得杨凤吟出口询问时，急急抬头瞧看，但杨凤吟已缓缓放下右手。

一雷大师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老衲明白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很好，劳请大师为我们开道了。”一雷大师点点头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杨凤吟急行两步，追在那一雷大师的身后而行。

她的脸上一片困倦之色，伸出左手，扶在郭雪君的肩上，道：“姐姐，扶我一程。”

郭雪君回目一顾，只见她秀美的脸上，惨白得不见一点血色，不禁油生爱怜，道：“你自己也要紧啊！你连受大创，不能再勉强支撑下去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咱们要一鼓作气冲过这座石城，然后再休息。”郭雪君身子向右横移半步，把那杨凤吟身子的重量，大部分移到自己肩上，道：“急也不在这一时，我瞧你全身要虚脱了。”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你扶着我走路好多了。”只听一声炸雷般的大吼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杨凤吟似是被那声大吼振起了精神，突然挣脱郭雪君的扶持，在一雷大师背心处拍了一掌。

这一下郭雪君看的十分清楚，杨凤吟一掌拍在那一雷大师的“命门穴”上。行走中的一雷大师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郭雪君的视线，正好被那一雷大师挡住，急急一侧身子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黄袍，手执金刀，颀下短髯如戟，根根见肉的大汉，拦住了几人的去路。

杨风吟一推郭雪君，低声说道：“去和他答话，但不要和他动手。”

郭雪君应了一声，侧身而出，一挥手，道：“你身着黄袍，图龙绣花，全不像武林中人，怎会也被囚于此地？”黄袍人冷冷说道：“金刀黄袍飞龙王，你就没有听人说过吗？”

郭雪君心头一震，暗道：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飞龙王，这低矮石室之中，当真是藏龙卧虎，乾坤自成了，天下最有名望的人物，竟都作石室之囚，如非目睹，实难相信了。

郭雪君回顾了身后的一雷大师，道：“飞尤王，你认识这位老和尚吗？”

飞龙王道：“哼！少林寺的一雷大师，老夫怎的不识？”郭雪君道：“你认识他是一雷大师，自然也知晓他的武功了？”

飞龙王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他的武功不错，但他如要强闯此关，老夫金刀，亦不留情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一定能打过他吗？”

飞龙王道：“一雷天师那点武功，岂是老夫之敌。”郭雪君心中暗道：“那杨风吟叫我来应付这飞龙王，不知她存心如何，我要如何应对，才算得体，照这样对答下去，是非打不可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突见一雷大师缓步向前行来。

郭雪君心头一震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。一雷大师逼近飞龙王身前四五尺处，一语未发，举手拍出一掌。

他般若禅功深厚，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，随手一掌，就有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直逼过去。

飞龙王似是对那一雷大师掌力十分忌惮，急急侧身避开。他刀势雄浑，出手一击，带着一股强劲的刀风。那金刀来势虽极凶猛，但一雷大师却不肯让避，左手一抬，迎着刀势拍出。

眼看飞尤王手中金刀就要劈中那一雷大师，刀势却突然顿住。

原来，一雷大师掌力及时而出，击中了那飞龙王握刀的右腕。

飞龙王大喝一声，五指一松，手中金刀突然落地，五指一翻，抓住了一雷大师的左腕，五指加力一收。

一雷大师左手一翻，也扣在了飞龙王的右腕之上。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扬起了另一只手，扣向对方。两个人的掌势，砰然击在一起。

双方这一击，力量强大，震得两人同时向后退了两步。但因两人另一只手，紧紧的扣着对方的脉门，纠缠在一起，双方借势一用力，又都挺身而起。

飞龙王身子一侧，竟然用肩头向一雷大师前胸上撞去。一雷大师竟也是一沉肩头，迎向飞龙王的肩头。双肩撞在一起，两人同时放手，身子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两步，倒在地上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个人嘴角间都缓缓流出血来。似乎是两个人都受了重伤，虽然都想盘坐调息，但都未能如愿，盘坐不稳，反仰摔地上。这两人打斗的时间很短，不过是三五招而已，但打斗的凶悍和搏命的气势，使人看上去有着一种悍栗震骇的感觉。郭雪君急步奔到一雷大师身侧，伸手扶起了一雷大师，道：“大师，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一雷大师睁眼望了郭雪君一眼，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郭雪君瞧出他的伤势很重，急急说道：“老禅师，你不用说话。”

一雷大师张嘴啊了一声，吐出一大口带着片片内脏的鲜血，闭目而逝。

郭雪君伸手摸去，一雷大师竟然气息已绝。

杨凤吟缓步行了过来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他死了？”郭雪君点点头，道：“死了，但不知金刀飞尤王怎样了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他中了般若掌力，自然是活不了。”郭雪君道：“世上高手相搏，竟用如此手法，实是很出人意料之外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过去瞧瞧！”

郭雪君站起身子，缓步行到飞龙王的身侧，只见他七窍流血，早已气绝。

摇摇头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杨姑娘，他也死了。”杨凤吟缓步行了过来，群豪鱼贯随行。

郭雪君道：“一击之下，两人同归于尽，你杨姑娘也受了重伤，如是再出现一个和飞龙王一般武功人物，咱们要如何应付？”杨凤吟道：“这石室中人武功太高，慕容云笙和康无双体能未复，无能再战，我也受了伤，所以，咱们还得有一人叫阵。”申子轩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姑娘看在下如何？”

杨凤吟淡笑道：“你满腔仁侠情操，不够心狠手辣，动上手就要大打折扣。”雷化方道：“我们这群人中，可有谁最适合？”

杨凤吟伸手一指蛇神汤霖，道：“这位汤老前辈最为适当。”汤霖接道：“姑娘看错了，还是选别人的好！”

包行怒道：“汤霖，杨姑娘选中了你，那是你的光荣，你这般推三阻四的，全不像男子汉、大丈夫。”

汤霖抬头望了前面的石门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距城门口，不过数丈距离，如若咱们飞身一跃，就可以越过两道石门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身上的赤练蛇，是否听你的话。”汤霖道：“自然是听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你何妨选用手中的赤练蛇试试，如是它能平安渡过，咱们都可以过去了。”

汤霖目光转动，四顾一眼，道：“好吧！老夫试试。”口中说话，右手陡然向外一摔。

这一摔用了他九成气力，一条赤蛇，如同暗器一般，直向对面飞去，快如流星。

只见那两座石屋紧闭的木门，第二扇木门，突然大开，一道匹练似的寒芒，暴射而出。

寒芒舒卷，一闪而逝，那飞过的赤练蛇，却突然化成了一片血雨，洒落在地上。

汤霖仔细看去，只见投出之蛇，碎裂了数十段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招法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剑气，剑道中至高的武功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龙凤双剑、一雷大师、金刀黄袍飞龙王，无一不是绝世高手，但仍是排列有序，一道强过一道，这最后的一关，竟然是一个力能驭剑的人。”

汤霖道：“这等高人，老夫岂是敌手，上去了也是白白送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咱们如若不过去，他也不会放咱们退走。”包行道：“汤兄，头掉下碗大个疤，男子汉死就死了，你这般害怕，岂不怕被人耻笑么？”

汤霖道：“包兄如此慷慨激昂，怎不请命一试？”包行道：“如是杨姑娘觉着在下可以，在下立刻应命。”杨凤吟道：“那你过来吧！”

包行果然是大有男子气概，大步行了过来。

杨凤吟目光转注到汤霖的身上，道：“汤霖，你不要后悔。”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一粒丸药。

汤霖大行一步，冲到杨风吟的身前，道：“后悔什么？”杨风吟道：“不怕死者，未必会死，怕死却未必能活。”汤霖哈哈一笑，伸手抢过杨凤吟手中的药丸，一口吞下，道：“杨姑娘，此刻，在下应该如何？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闭上眼睛。”

汤霖依言闭上了双目。

杨凤吟道：“暗中运气。”

汤霖果然依言运气。

杨凤吟举起右手，突然疾快如凤，点了汤霖身后三处穴道。只见汤霖脸上突然泛起了一片浓浓的红晕，双目不停的眨动。每一次眨动之后，汤霖眼中的光芒，就似是增强了一些。杨凤吟回头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申二侠，这人是善是恶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蛇神汤霖自非好人，不过，他已数十年没有作恶了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是慕容长青废了他的武功之故，唉！想想慕容长青的作为，真叫人无法了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杨姑娘，咱们不再提慕容长青了，提起他的名字，就叫在下痛心疾首……”

杨凤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”

跃起一掌，拍在蛇神汤霖脑后之上。

他身材娇小，汤霖高他甚多，跃起才能拍到。

汤霖突然举步，挺胸昂首的向前行去。

郭雪君看的心中一动，急步行近了杨凤吟，道：“汤霖决非那人之敌，你不是害他送死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人能驭剑伤物，固是出我意料之外，但此刻的汤霖，亦非吴下阿蒙，我无法预测他的胜负，但咱们非要过去不可。”

只听一声重咳，一个身着道袍，怀抱长剑，胸前白髯飘飘的者道人，大步而出，拦住了汤霖的去路。

申子轩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武当派的清虚子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清虚子怎么样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近年武当派中第一高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剑上的造诣，的确是很精深。”这时，汤霖已然冲到了那清虚子的身前。

清虚子长剑一振，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知汤霖根本不听这一套，双手一伸，突然向清虚子抱了过去。

他的动作快速无比。

清虚子长剑一闪，电光石火一般，扫了过来。寒芒一闪，汤霖被长剑斩下了一条右臂。但清虚子却也被汤霖一条左臂紧紧抱住。

这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打法，只瞧的观战群豪，无不为之呆。

杨凤吟一咬牙，疾如飞鹰一般，直扑过去，扬手一指，点中了清虚子的穴道。

同时，左手发掌，在汤霖身上拍了两掌。

汤霖缓松下左臂，站起了身子。

他一条右臂为人斩断，鲜血淋漓而下，但他却浑如不觉一般。

汤霖身上原本盘有两条练蛇，一条早被那清虚子斩作数断，另一条盘在臂上也被斩死。

杨凤吟拍过汤霖两掌之后，似是疲倦万分，身子摇摇欲倒。郭雪君飞身一跃，伸手抱住杨凤吟，道：“姑娘，苦了你啦。”

包行、申子轩等大步走了过来，齐声说道：“姑娘为武林正义，劳心费神，使我七尺男儿，羞惭的很。”

几人目睹杨凤吟在过关斩将中所付出的心力，实非一个年不及二十，美如春花的少女所应有的魄力，心中顿然间生出了无比敬重。

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，笑道：“过了这座石城，余下的都好对付了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，盘膝而坐。

经过这几阵凶险的搏斗之后，群豪都对那杨凤吟生出了无比的敬重，只觉她的才华和她的美丽一般，光芒四射。但闻汤霖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断臂之疼，不过尔尔，杀了脑袋，也没有什么可畏了。”

杨凤吟在他身后击了两掌，似乎已使他神智尽复。包行撕下了一片衣服，包扎起汤霖的伤势，道：“你能和清虚子对手一搏，不死剑下，只此一事，足已使你汤霖名震武林了。”

汤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包兄夸奖了。”望望倒在地上的清虚子，接道：“兄弟像作梦一样，接了这位高手一剑。”

他口中虽然说的豪放，但脸上却是一片惊悸之色。显然，他已神智尽复。

这时，杨凤吟运功正值紧要关头，群豪不敢再大声谈笑惊扰，环守身侧，肃然而立。

其实，杨凤吟已隐隐成群豪之间的主宰，她静坐调息，群豪无法行动，也不知如何行动。

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之久，杨凤吟的脸上，才泛现出艳红之色，人也同时睁开了双目。

她似是早有成竹在胸，睁开眼望了清虚子一眼，道：“这位道长过去的为人如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武当名宿，人间大侠，是位望重一时的武林高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的武功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武功绝高，江湖上罕有敌手。”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形势逼人，咱们只好借重他了。”

运掌如飞，连拍清虚子身上十余处大穴。杨凤吟落掌太快，群豪虽然在一侧观看，也只能记下她掌势击打的一半穴道。片刻之后，清虚子忽然挺身而起。

杨凤吟作出了两个手势，清虚子连连点头，若有领悟。群豪心中都明白，这是指挥这位武林高手的暗记，但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

杨凤吟道：“这石城的门户，隔一间打开一户，那表示，还有一半人，未出手阻拦咱们，如若不通晓对付他们之法，这四个关卡，足可阻拦来人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咱们得走快一些，在九大门派掌门人未到之前，先占领三圣堂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举步向前行去。

群豪鱼贯随在身后，清虚子也仗剑随行。

郭雪君抢前一步，道：“杨姑娘，咱们先到那地下密城呢，还是先到圣

堂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先到圣堂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就小妹的看法，那地下密城，才是三圣门中的真正核心。

杨凤吟道：“不错，但那地下密城中已无主持之人，三圣堂虽非要害，却是控制三圣门的枢纽，传令天下，控制三圣门数万弟子。”

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如若慕容长青没有骗我，诸位当可见到一桩很惊异的大事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很惊异的大事，姑娘可否先说给我们听听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三圣门中，有着无数的武林人物，就算我们能使他们自相搏杀，但这一阵一阵的杀过去，也要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是吗？”

郭雪君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从此刻起，除了遇强大的阻力之外，人人都要全力戒备，保护自己，因为咱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闯入圣堂。我想沿途两侧，必有很多埋伏道旁的人，出手阻止，希望诸位能合手相援，各用其长，以过关为主，不可恋战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何人开道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和慕容云笙经过这一段休息之后，应该已经恢复功力，仍由他们开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汤霖断臂不久，疼痛未消，不能让他再挡一面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那就要他和九如大师走中间，你和雷化方守在左面，郭姑娘和包行走右面，我和清虚子断后，记着，诸位要相互支援。”

行近慕容云笙和康无双身前低语数言，举手在两人身上拍了一掌。两人仗剑向前行去。

群豪各占方位，紧追在两人身后而行。出得石城之后，果如杨凤吟所预料，途中遇上了甚多拦截。慕容云笙、康无双两支剑，疾如闪电，冲开一条血路。余下的攻势，都有申子轩、雷化方、郭雪君、包行接下。九如大师不时发出回旋飞钹，分助两侧，汤霖也振起余勇，发力暗中相助。杨凤吟看情势出手，以助威势，只有清虚子仗剑随行，一直未出过手，沿途上，虽然有不少拦阻，但几人组成的方阵行速一直很快。不大工夫，已到了九曲桥前。只见身着红袍的段天衡，站在桥前，拦住了几人去路。康无双、慕容云笙双剑并出，二龙出水一般，攻向段天衡。段天衡双掌齐发，打出了两股潜力，逼住了两人的剑势。

杨凤吟一掌拍在清虚子的身上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请出手了。”

清虚子身剑合一，呼啸而起，连人带剑，撞向了段天衡。段天衡大喝一声，跃飞半空，双手扬挥间，飞起了一片金芒。悬空交接一招，两人重落实地，立时又斗在一起。

杨凤吟急急道：“冲过去！”一跃而起，当先上了几曲桥。群豪鱼贯相随，直逼三圣门堂前。只见耸立的黑色建筑，铁门紧闭，却无人出来迎敌。

杨凤吟道：“各位小心，铁门一开，立时冲入。”行近铁门，举手在门上连击三掌。片刻之间，铁门果然呀然而开。杨凤吟仗剑护身，当先冲入。群豪各仗兵刃，一拥而入。圣堂中一片黑暗，看不清堂中景物。

杨凤吟高声说道：“你们身份已泄，再无法控制这众多的属下。”

但见火光一闪，铁门亮起了一个火折子，连玉笙满身是血，坐在一角，道：“姑娘，不用叫阵，他们都已死在我手中。整个圣堂中，机关未损，姑

娘已知怎么用，只要传出圣谕，圣门即可尽入姑娘的掌握。”

杨凤吟急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很重，全凭藉了那粒丹丸和见你一面的心愿，支持了很久未死，如今这心愿得偿，我亦可死的瞑目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先使你真气凝聚，再用丹丸延续生命，以作治疗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多谢姑娘一番美意，但是不成了。我内腑受创太重，又未能及时调息，已无法再撑下去了，让我说完几句遗言，也好安心死去了。”

杨凤吟已瞧出他目中瞳光已散，纵然华佗重生，也无法再使他还魂重生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！有什么话，你尽管说吧！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一定会替你办到。”

连玉笙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陷身三圣门中，沾了一手血腥，能够死去之前，为武林中做了一件好事，死也瞑目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长长喘了两口气，接着道：“我使用慕容长青告诉我的方法，一举间，把圣堂中八神将和两位圣主一齐暗算，但仍被他们在毒发之前发觉，合力围攻于我，把我打成重伤，我身中十二剑和六件暗器，因此早已无活命之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他们死了多久？”

连玉笙道：“应该在六个时辰以上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所以，我们才能够很快的进入圣堂。”

连玉笙点点头，道：“有数次警报传入圣堂，但他门都死了，无人理会。所以，诸位行来，少了很多阻碍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今日战死于斯，必会在武林中留下英名。”

连玉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说出此事，把我的尸体收起，悄然一埋了事。”伸手指着那高大圣像前的供案，道：“那案上的油灯可以燃着，案前石鼎内常有令谕出现，那人才是真正统治三圣门的人。”

突然一阵急咳，张嘴吐出了两大口血来。

申子轩急急说道：“连兄，你要保重，不能再说话了。”

连玉笙道：“我要把话说完再死……”又吐了一口鲜血，接着道：“这圣堂中的机关，康无双很熟悉，这人虽是傀儡，但机智、武功，都很高强，解除他身受禁制时，要多多小心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连玉笙连连喷血，但口中仍然不停地说话，道：“这圣堂中的机关，他最熟悉，问问他，如何传出圣谕，瓦解三圣门……”突然一口浓血，由口鼻中涌了出来，言未尽意，人已死去。

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燃起案前油灯。”

雷化方行了过去，晃燃了折子，燃起了灯火。幽暗中三圣堂中，陡然间一片通明。火光下，见原来排坐的圣堂八将，此刻仍身着蟒袍，腰围玉带，但都已下了座位，横尸圣堂前。除了八将之外，那两个难看的二圣和三圣主也仰卧在台前面。大约是他们死亡之前，十分痛苦，所以把脸上的人皮面具也扯了下来，露出了本来面目。

申子轩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杨姑娘，这些是何许人物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十具尸体是两个圣主八位将军。这地方就是号令三圣门十万徒众、千位高手的枢纽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建筑很坚固、特殊，想必满布机关，不知用何法传出令

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详细内情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有人知道。”语声微住，目光投注在连玉笙的尸体上，接道：“这位十二飞环连玉笙，本是圣堂侍卫首领，他被慕容长青解去了禁制，使他重返圣堂，深悔手沾血腥罪恶，不惜以身相殉，一举间毒毙了两位圣主和八将，使三圣门枢纽失灵，咱们才得顺利的进入此地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应该对他行下大拜之礼才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的意思并非是让你们对他行礼，只是想说明一件事，三圣门中人，并非都是坏人。他们为三圣门效命，有的是情非得已，有的是身难自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个我明白了。”

包行道：“姑娘似是深通解去他们身上禁制之法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慕容长青说，因为世间有了此术，所以才有三圣门，他要这深奥的武功，到我为止，随我而绝。因此，沿途上我所用之术，都尽量避开了你们的耳目，所以，你们别再探询此事，让我为难。”群众听得相顾愕然，片刻之后，才各自点头称是。

杨凤吟缓步行到康无双的身侧，道：“现在，我解开康无双身上的禁制，要他说出圣堂中机关，但他是这圣堂的大圣主，一旦旧地重游，很可能激发他重为圣主之心，你们要小心一些，听我之命，就各施绝技，出手对付他。”

群豪点头，道：“我等遵命。”

杨凤吟口中低诵梵音，左掌右指，连续在康无双身上点指。群豪都想看出她指点、掌拍的穴道，但她指掌太快，快得无法看清楚。

但见杨凤吟娇躯一闪而退，道：“诸位小心了！”群豪各自凝聚功力，蓄势戒备。只见康无双伸了一个懒腰，摇摇头，伸手取下面纱，目光转动，四顾了群豪一眼。

杨凤吟道：“康无双，你已经泄漏自己的身份，你蓄下的长发，已被剪去，头上疤痕，已证明你是谁人。”

康无双愣了一下，伸手探摸头顶，果然发觉，留下的长发，已被人剪除。

杨凤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该认出这地方，也该认识那横躺一地的尸体。”

康无双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我认识。”回头望着杨凤吟，道：“杨姑娘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是康夫人。”

康无双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康无双死了，我现在是一位僧侣。”杨凤吟道：“这世间，本来也没有康无双，你是谁，似乎并不重要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们既已知晓真相，为什么不杀我？”杨凤吟道：“我们要借重你办一件事，不知你是否愿意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你传出令谕，解散三圣门。”

康无双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姑娘为什么不传出解散三圣门的圣谕，却要假借在下之手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因为，要给你一个功过相抵的机会。”康无双道：“也许姑娘还不太了解这圣堂中的机关布置。”包行冷冷接道：“你最好少存取巧之心，需知你稍有异动，我们都将同时出手，置你于死地。”

康无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不过，那传出圣谕的机关，藏在神像之中，在下要进入神像之内，才能从命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可以，不知你要多少时间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约要顿饭工夫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好！我给你一粒药吃，药性在一个时辰左右发作，你如是借机会逃走，你就活不过一个时辰。”康无双道：“在下如按时出来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再给你解药服用，可保你平安无事。”康无双道：“那时，在下还要追随诸位听命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可以回少林寺，也可游行天涯，做一个走方和尚，还可以……”

康无双摇摇手，接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姑娘不要许下太多的承诺，在此刻处境，有如俎上之肉，任凭宰割罢了。”杨凤吟探手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，递了过去。

康无双倒是十分大方，伸手取过药丸，吞入腹中，道：“我可以行动了吗？”

杨凤吟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了。”

康无双四顾一眼，道：“诸位应该给我让条路啊！”群豪只好各自向后退了两步。康无双缓缓行近神像之中。但见康无双一脸肃然神色，对着那神像拜了下去。就在他拜倒地上的当儿，身子突然也随着沉下去，但那裂开的地洞，极快的合上。群豪心想他必然会触动机关，才会引起变化，哪知睁着眼睛，竟未看清楚那康无双如何搬动了机关。

包行摇摇头，道：“邪门的很。”

郭雪君看群豪面露异色，立时冷冷说道：“这事不足为奇，他在向下叩拜时，暗中运足功力，隔空击动机关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嗯！不错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”郭雪君道：“至少他泄漏了这圣堂的一处暗门机关，正对圣像，站到他停身的位置上，就不难找到。”

只听圣像中传出康无双的声音道：“诸位太大意了，放我进入圣像，有如纵虎归山，放龙入水。”杨凤吟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想当然耳，我早已想到你会提条件，但希望你量力一些，提出一些我们容易接受的条件。”康无双道：“有一点，姑娘和诸位都不知晓，我可以发动一些机关，放出毒烟，诸位都将死于那毒烟之下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先说出条件再说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好！第一是诸位不许说出我真实身份，我已无颜再回少林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答应你。还有什么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此间事完，任我离去，不许阻拦。”杨凤吟道：“很应该，还有第三个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第三个比较困难，我要你立下重誓，以康夫人之名，终老人世，不许你再和他人结成眷属。”

郭雪君接道：“这太苛刻了，杨姑娘不能答应。”杨凤吟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康夫人，你提出的那是我本份中事。”

只听那神像中传出康无双的笑声，道：“杨凤吟，你可知道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知道，至少眼下这些人知道我答应了这件事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好！你要我传出些什么令谕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谕告三圣门各处分舵，就说三圣门自令到之日起，着即解散，分去库存金银，各自谋生。”

康无双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圣堂此谕，必将引起他们的怀疑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你只管照办就是，后果如何，用不着你担心了。”

圣堂中突然间沉默下来，良久之后，才传出那康无双的声音，道：“第一道令谕已传出，第二道说些什么？”杨凤吟道：“传谕各堂堂主，以及圣堂中各级护法，明晚子时，齐聚圣堂，面聆圣偷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要一网打尽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放他们离开此地，各归林泉。”圣堂中又是一阵沉默，高大的金身塑像，才传出康无双的声音，道：“我也照办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可以出来了。”

康无双沉声说道：“恕我难再从你之命，这神像有一道暗门，我先走一步了。”

杨凤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怕死吗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你已知我是谁，我纵然不死，今生亦难和你真的结成夫妇，与其生受相思之苦，倒不如死去的好，但我不愿别人再伤害到我的尸体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在离去之前，一定毁去圣堂的印信，从此之后，三圣门再也不会传出令谕了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我还有一事不明白，不知可否见告？”康无双道：“我的时限不多，你说快一些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圣堂令谕，用何法传出，竟能使各处分舵，在极短的时间接到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一般使用信鸽，如遇特殊大事，或距离遥远者，都用四头巨雕传谕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信鸽巨雕，养在何处？”

康无双道：“就在圣堂之后，一座崖壁洞穴之中，这圣堂之下，有一个密道，直通那石洞，和圣堂有一道铁门相隔，那密道之中，日夜有人值守，把圣谕送往石洞，缚于巨雕和信鸽腿上传出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康无双道：“事情很平常，但不知内情的人却是百思不解，夫人多多保重，为夫的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贱妾仍然希望夫君能回心转意。”

康无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如能为我这个挂名的丈夫守节，我虽然死去，也将含笑九泉，但你如想再嫁，我希望你至少能为我守孝三年……”话至此处，突然中断，杨凤吟高呼了数声夫君，已不再闻康无双回答之言。

申子轩等，都觉着这局面十分尴尬，半晌想不出一句话来。郭雪君低声说道：“杨姑娘，康无双人已去了。”杨凤吟抬起头，黯然说道：“哪一位精通建筑机关学问？”郭雪君道：“小妹稍有涉猎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好，那你就留在此地，请选两个人留此助你，我要尽半夜和一日之功，瓦解地下石城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那里面防守森严，只有你一人之力很难破去。”杨凤吟道：“武林之中，没有任何力量，能够胜过地下石城中人物，我自信已了然破解那地下石城方法的十之六七，还有一二不解之处，只有随机应变，设法应付了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么由姑娘指定一人留此助我就够了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要两个人，我想留下雷比方和九如大师。”郭雪君道：“悉由姑娘做主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明天日落时分，如是还不见我们归来，那就劳请三位用心

思破坏这座圣堂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这圣堂看起来十分坚牢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所以，要诸位用些心机。”举手一挥，接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当先向外行去。

申子轩、包行和断去一臂的汤霖以及慕容云笙等鱼贯随在身后而去。

杨凤吟直奔到地下石城的入口之处，回顾了申子轩等一眼，道：“时间太短促，虽然我已经用了最大的心力，但我心中却是毫无把握，因此，进入这地下石城后，咱们各碰运气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伸手解开了慕容云笙身上的禁制。

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手法，以医学上的成就，制住了人的两道知觉神经，使他听命一种特定的动作和声音。

慕容云笙穴道解开之后，忽然伸动双臂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双目转动，四顾了一阵，突然奔到申子轩身前，道：“二叔，爹爹没有死，就在这地下石城之中。”

申子轩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，现在咱们就要破去这地下石城，这是武林万恶之源。”

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小侄去通知爹爹，要他迎接二叔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爹爹哪里还会记得我。”

杨凤吟接道：“慕容兄，令尊已经卫道战死，他要毁去这地下石城，但却反为魔道所伤，你要继承父志，完成他的遗志。”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杨凤吟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把金色短剑，道：“这是你爹爹赐你之物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望了那金剑一眼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这金剑是这地下石城中权威象征，你执此剑开道，人人都会听你之命。”

慕容云笙伸手接过金剑，欲言又止，举步向前行去。申子轩道：“杨姑娘，这把剑，怎能交给……”

杨凤吟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那本来是他爹爹之物。”慕容云笙举剑当胸，大步而行。杨凤吟等鱼贯随行于后。群豪各自运气，戒备凛然而行。只见那幽暗甬道中，突然亮起了一道火光，四个手执兵刃的大汉，拦住了去路。

但他们目睹到慕容云笙手中金剑之后，突然弃去兵刃，拜伏于地。

杨凤吟低声说道：“这四人是好人，还是坏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们叫南天四凶。”

杨凤吟手起剑落，刺死了四人，道：“如若是遇上大恶不赦的人，诸位只管施下毒手，留他们难免要为患后世。”

申子轩等眼看她手起剑落，刺死了四人，心中暗暗一震，忖道：“这位杨姑娘面如娇花，但下手却是恶毒的很。”

在那金剑威权之下，地下石城中人，全都拜服于地，杨凤吟在征询申子轩回答之后，把地下石城中人，分门别类的集中起来，大恶不赦者杀，罪恶较轻者囚入石室，武林素有佳誉者，点了他们的穴道，集中敞厅，才回头对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道：“这石城中事，虽已定局，但还未结束，有劳两位，在此多留几日，他们常服一种毒药，如若骤断供应，必死无疑。这石城存药，尚可供他们三月之需，石城要从此开放，要天下武林人，随意出入，也许他

们还有可救之法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明白姑娘用心，在下愿以有生之年，留居于此，但愿吉人天相，石城中能找出救他们的秘方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才当得大侠之称，我会尽力助你，我要去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送姑娘离此。”

地下石城一番延误，杨凤吟带着包行、汤霖赶回圣堂时，天色已近初更。郭雪君果然在一日工夫中，找出了圣堂大部机关变化方法，正等得十分焦急。

杨凤吟似是已胸有成竹，问明经过之后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了六粒丹药，分别分给了包行、汤霖、郭雪君、雷化方、九如大师等五人，道：“诸位请服此丹。”自己却当先吞下，然后，分配几人，各自行入一座高大的神像之中，杨凤吟却拉着郭雪君行人正中一座圣像之中。子时光景，三圣门中各堂主和圣堂护法，大部遵命赶入圣堂。

杨凤吟粗着嗓子道：“以先后入堂顺序，拜见本座。”

进入圣堂之人，自是依序对着三座圣像，跪拜下去。

天到四更，杨凤吟突然一拉郭雪君，行出圣堂，但见广大的圣堂中，跪满了人，奇怪的是那些人并无抬头瞧两人一下。

郭雪君被杨凤吟牵着手，一口气跑出圣堂，才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，那么多人像是没有瞧到咱们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已在那油灯中放了毒药，明日日落之前，他们不会醒过来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姑娘给我们服用的是解药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你不用惊奇，这都是慕容长青的设计，我不过照计而行罢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还要姊姊助我一臂力，但却不许你多问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好像样样都已有计划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说过，我只是执行慕容长青的计划而已，咱们走吧！”回手搬动机纽，关上圣堂铁门，牵着郭雪君飞奔而去，出了重重门户，一口气奔出数十里，到了一处出入口要道所在。

杨凤吟望望天色，在石后取出一青袍方巾换好，带上面具，又取出一件青衫、面具，道：“姊姊，委屈你暂时扮成随身童子。”另外交给郭雪君一个木盒，道：“捧着这个，站我身后，咱们要演一场戏。”

盘膝坐在道旁一座巨石之上。片刻，只见晨雾中，鱼贯行过来九个人。

杨凤吟等人行近，高声说道：“在下慕容长青，各位掌门人好。”

九人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慕容大侠还在世上吗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在下探访仙道之学，入山数十年，三圣门崛起江湖，伪称我已死去，三日前在下重入红尘，探知此事，已带随身药童，夜访三圣堂，尽制凶顽，但在下遁山已久，不知这些人是否全都该杀，特地在此恭候诸位。我绘有入山图案，九位掌门随图入山，有劳诸位合议，代我处置凶徒，木盒还有一卷丹书，上有疗毒秘方，诸位一并收存。”

郭雪君投下手中木盒，九位掌门人，齐齐拜伏于地。

杨凤吟趁九人拜伏于地时，一拉郭雪君，跃下巨石，奔入林中，脱去衣服、面具，恢复本来面目。

郭雪君道：“好计划啊！这才能使他们信服，代我们料理善后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九大掌门人来此之后，订下降约，以保武林，咱们却替他们解了一大劫难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那木盒中，已有详细的说明，告

诉他们处置之法，姊姊如不放心，最好是回去瞧瞧。九如大师他们还在那里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呢？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要去了，慕容长青再去求访仙道之学，姊姊，答应我去照顾慕容云笙。”

郭雪君道：“你是下谪凡间的仙子，不能和我们俗人相处。”

杨凤吟道：“我是康夫人，死了丈夫的小寡妇，姊姊听到的，我已答允替他守节，这些事只有偏劳你了。”

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锦囊，道：“慕容长青搜尽天下的隐秘奇技，这锦囊之中，是对付玉蜂娘子的玉蜂的法子。”

郭雪君接过锦囊，道：“你真的要走。”杨凤吟道：“也许咱们以后还能见面，但不知何时何地，姊妹，有一件事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才是慕容长青的女儿……”眨动一下双目，流下来两行泪水，缓缓转身而去。郭雪君望着杨凤吟的背影，道：“不错的，除了慕容长青的骨肉之外，谁能有这等绝世智慧……”